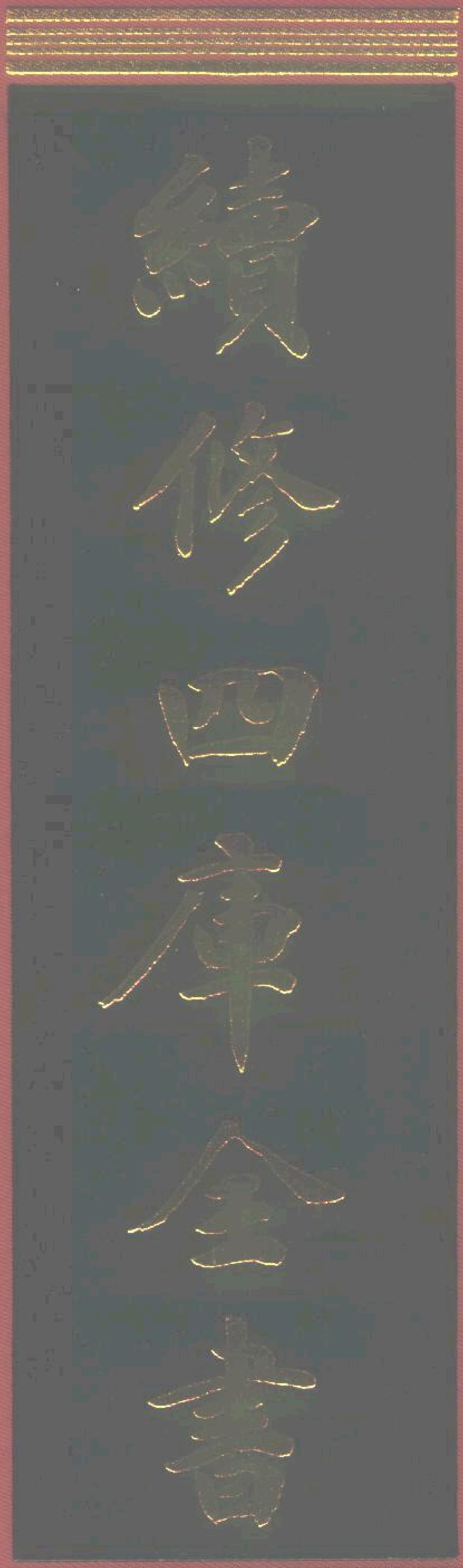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五七・史部・政書類

古今治平畧三十三卷（卷二十至卷三十三）〔明〕朱　健撰……一

2155/07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徵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學校篇

三代學校

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敎有敎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

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簡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澤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夏弦秋學禮在焉澤宮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賑獻馘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命立學亦于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亦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敎以三德曰至德敏德孝德敎以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保民養以道而敎之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敎之六藝曰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曰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敎國子小舞以樂儀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凡教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莅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也時教旣有正業矣退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縵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敬業樂群焉五年視博習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灑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教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于是比長掌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于微渺而月吉族師則屬民讀法焉四時孟月之吉者春

秋祭禜則黨正屬之讀邦法焉正月之吉若歲時祭祀于州社則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之于德于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賓于序而飲射焉當是時教始于比閭設于州鄉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不遽棄也在鄉學則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命左移之右右移之左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至是而猶不變焉然後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率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然後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外此則無不盡矦明挺記之方以並生之也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枝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

見聞有不待閱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興于後世之人而當其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蓋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葉文康曰人皆知周之學政掌于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于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掌于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爲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冑子教于典樂殷之太學藏于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于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藏是爲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爲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爲和非禮無以爲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

爲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爲防禮之爲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鼓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于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于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于後玆豈非禮樂之相爲用耶常觀大胥掌致諸子春入學則先舍采而後合舞盖釋奠于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典禮也合舞者所以典樂也二者

常並行也既舍釆合舞于其春而後須學合聲于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爲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葢謂是耳議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古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徃徃教之以射策甲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講於此

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豫乎學校所敎不豫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

馬端臨曰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黨在州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其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

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葢役之則爲民敎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敎其弟子二者漢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敎所敎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已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親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

者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務徇也民何豫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葢未嘗豫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項平甫曰周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無一事無法者而獨于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衆士之廩則其士

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

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卿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方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曾子固曰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才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于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

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訓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才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

久則中才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敎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敎養之漸則其才之不成天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才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敎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兩漢學校

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馳及於其大人表衿城闕詩用爲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故閔王道之廢邪說大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敎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

第767冊　續修四庫全書

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嫺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著選首于一唱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其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浸向于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貴清淨慈儉爲道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帝親策而問之博士董仲舒對有曰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詔書下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于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兩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大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其後傳著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闕西瑯琊千乘閒教授生徒復往往千餘人猶不屬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醇方宣帝少時受詩於東海澓仲翁及即位乃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稱制臨決爲經學高等者增立博士員以傳習之元帝好儒詳擇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尋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而已哀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

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任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爲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猒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較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較置五經師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意深遠矣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林永元十四年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有十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

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廳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

又言儒職多非其人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紛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迨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蓺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首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今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于是制詔公卿妙柬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令察舉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又召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

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而安帝覽政薄文藝弗好也於是博士倚席不講朋徒怠散學舍頽獘順帝初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詔繕太學更開拓房舍一萬陽嘉元年

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之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桓帝延禧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矣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機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而楷言果驗矣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

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諷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也亦後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郎乃有封矦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

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史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延追先志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立教于上俗成于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奸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

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繇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晉學較

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魏文帝黃初元年之後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二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即位壽亭侯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

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吏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厲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教以勸學者于化爲弘帝納之太和二年詔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四年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繇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

退之然是時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焉太學諸生至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敎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者冬來春去歲復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至齊王芳正始中劉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敎也自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繇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敎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敎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敎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則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時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郎中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上至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員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皆相從飽食而退學業

廢隕乃至于此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較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畧聽畱詔曰已試經者畱之大臣子弟堪受敎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于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國學然自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虛括放而成俗讐視禮法繼視名敎流濫無節貪實溺女視爲性然時王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敎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繇于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敎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敎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志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

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葢善闇者無怪、故所遊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黙所未究、况揚之以為風乎、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于不足、其言詭譎、其義恢誕、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

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可勝悼哉、又李充深抑虛浮、常著學箴曰、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辯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縣于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教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

競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投兔陵岡、游魚逝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競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然陵夷已久、卒莫能正、晉元帝初立、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

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使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繇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

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者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今將二紀矣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誠宜建明學業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今方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禧作泮宮而服淮夷今若律遵前典

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甚納之時戴邈亦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于魯衛賢哲乏于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寇羯飲馬于長江兇狡鴟張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

倉卒而成古之俊義必三年而通一經此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誠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王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謂宜以三時之隙漸施修建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理學較時太常賀循言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顯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一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于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

朝臣一人經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較惟周易尚書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春秋左傳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又應詹疏曰性近習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逵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繇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才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環太常馮懷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理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于南蠻頌聲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爲首也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蹔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繇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咏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于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疏奏帝有感焉繇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繇此遂廢孝武太元元年尚書謝石又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理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敦詩悅禮王化以斯爲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大晉受命值世多阻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翳焉莫抽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于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

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大啓群蒙茂茲成德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于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宜依舊準令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言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于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時范甯以世方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傾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

之覆邪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罪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甯初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曰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日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聞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精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而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明爲條制欲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

晉史曰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于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用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彝蕃魏邦泰既抗禮于邦君亦馳聲于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于塵埃填儒林于坑穽處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宗尚文儒爰及東京功風不墜于是旁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應台鼎故縉紳之士靡然向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于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貢以好禮居秩宗雖娓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于綸言東序西膠未聞于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畧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訖于

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

南北朝學校

宋高祖受命明年建議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始立國學至二十七年旋廢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盧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嗚呼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明帝太始中初置聰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一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爲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上以國學既立省聰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繇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儉以宰相領祭酒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焉及東昏欲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

之光者有所缺也君以國諱官寮昔晉武立學爰洎建元百餘年中未常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年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屆輿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帝亦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而特以美行與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于北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陳文帝天嘉初承梁季之亂國學未興學士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于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理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奸回內奰洪儒碩學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于是不修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宇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官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

故能擢秀雄州、栖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涖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寧可使玄敎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詔付外施行、然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敎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矣、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葢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元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郡縣立學始于此也、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進、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于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廷、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較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于邊朔、長于戎馬、仗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然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廣陵

罷于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闕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于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簡察皆繇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

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焉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繇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于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于京邑濟濟焉足以踰于向時矣隋文旣平一寰宇稍責

旌帛于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又親釋奠之禮考正亡逸研覈異同于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

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致諸經議疏縉紳咸宗師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于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

者可不慎歟

隋志曰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正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疆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湖之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雖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必委弃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于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俗易風移必繇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

唐代學敎

唐始受命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有太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縣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爲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爲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吏主焉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

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亦甚設矣太宗櫛風沐露銳精經術卽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旣卽位于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毎聽朝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昃夜艾不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制大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玄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師而文治勃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讐正五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于孔子廟庭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龍朔二年復置國子監二館六學生徒于東都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敎授其經藝學成者長吏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明年以書學隸蘭

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玄宗卽位重儒學詔群臣及州府縣舉通經事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侍讀入勸講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癃老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陸堅頗以爲多費欲奏罷之張說曰古帝王于無事時徃徃肆意于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亞意典籍爲益者大爲廢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時詔天下州縣里各置一學而擇師資敎授焉又

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書以故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至二十九載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第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祿山之亂兩京所藏一爲灰埃宮縢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刼爲縵胡于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須率戎車屢駕諸生輟講

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蕭昕時爲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群臣著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旣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内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德宗時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而講試無法欲因以更法復古乃建言天子學曰辟雍水環繚如璧然其誼言以禮樂明和天下也云爾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至晉別立國子學以造士今辟雍獨缺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而易祭酒爲太師氏司業爲左司右司近世明經不課易先帖經纔門業廢傳授義絕請經各置博士一員皆兼通孝經論語四品以上各舉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儀矩莊重可爲師表者以聞有詔尚書集議皆以去古久遠制度難明省禁非外司宜稱國學非世官可氏

崇敬議竟紬蓋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都監生而館無定員至元和二年始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老佛盛行儒道媮末濫竽儒紳者願相助波頹翼其幻惟昌黎韓愈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喟然引繩爭四海之惑屢踣而復振焉常爲國子博士上書言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不復原本至使公卿子弟恥游國學而工商凡冗或占上庠宜華正以賛鴻猷請國子生以六典廕補太學館許無麥廕有才業者以充如有

蔭資不補儒生應舉禮部弗錄爲又近年吏部所注學官多循資敍不考行能令生徒鄙視不自勸勵而自今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登科人不擬而新授者必加研試用副崇儒尚學之意疏奏未聞施行大抵當時上之好尚與下之肆習類多疵駁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臨有學矣而崇玄亦有學文宣有祠矣而玄元亦有祠嗣至元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藉者騖于詞章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

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雖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亦寥寥一二可紀誠李觀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者也

舒元輿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爲之顑頷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二禮教胄子誕敷文德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于鄒魯張于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奸臣賊子猶解日周公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于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

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于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京今濵澥無波兵器可以櫜之虎皮矣乃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群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廢也

宋代學校（元附）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爲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齋長諭月書其行藝于籍行謂率敎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凡内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等取肯授官一優一平爲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等

以俟省試元祐間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無常崇寧建辟雍于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于是縣州郡貢之辟雍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初國子監因周舊制頗增學舍以應蔭子孫隸學受業仁宗時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即位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蓋本實于是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無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敎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繇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初立四門學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學生歲一試補未幾旋廢時太學之法寬簡而上之人必求天下賢士使專教導規矩之事安定胡瑗設敎蘇湖間二十餘年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于是推本古聖賢所以治己治人者爲然本嚴條約以身先雖大暑必公服端坐終日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解經中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所以治身約心者置經義治事齋其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始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務之于道藝學徒政不遠千里而來來以千數日月刋劂爲文章皆傳經義本師說以理勝尤敦尚行實至是有司言瑗湖州學諸所爲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爲太學程而召瑗爲國子師瑗既至請擇其徒之已任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衆始疑駭謗蜂起而瑗誨誘精力不怠倦率以有立衆大嚮服四方士雲集黌舍不能容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間歌詩奏琴瑟而弦誦之聲徹于中外其弟子雖散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其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正叔詣大學就瑗學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事蓋卓然有得于古守約達才之教者如此神宗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意欲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頒以此取士罷廢科舉四年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者直盧始僃足用又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初置小學教授而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而帝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俗未盡美士鮮廉遜之節鄉乏廉恥之行刑繁而奸不爲止官僃而才不足用則學較不修師儒不立無以風勸表勵之而然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今去聖久遠儒學廢熄人執私見家爲私學經訓支離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固在于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僃足爲師表者其次篤志好義才良行修者以名聞上者朝廷厚禮延聘次者州縣敦遣萃于京師館之宴閒豐其廩餼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皆有節度其要在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于聖人之道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省至于列郡擇民之俊

秀士之願學者優其廩而蠲其徭自太學及州郡學擇其道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學而千室之邑達于黨遂咸以次修其庠序之制爲師歲縣令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鄉老推經明行修而才者升之州學郡守又與其師行鄉飲之禮會郡士推經義性行才能三物而賓興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必推行篤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充薦舉私非其人者覺免失舉者奪官二等如此則教養之法一

出于仁義道德而升進者又專于行實才能諸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獘盡屏不用不數年間學者丕變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漸于謹淳王化之本也當是時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于六經顥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爲洛學古學蔚然勃興傳數世而關中張載銳然于古知禮並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蓋孔子没至是千五百年矣而神宗于顥公甚信用會王安石柄國欲以其說易天下尼不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齋五楹三舍生各以差次增廣又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司教一徃徃峻要束爲煩苛元祐初御史劉摯疏言學較以養育人才爲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宣以法也雖群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焉今法禁比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相疑以求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往來教導無施質問無所但月一巡所隸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爲造士之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

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已矣于是詔崇政說書程頤看詳學制頤覆議以爲學較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等第爵高下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學官召而教之不復定制高下至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鐫解額以去利誘置待賓吏師齋省繁文以專委任他諸勵行簡以厚風教者數十條而議者訾其高濶慕古尼不行始宋興未遑庠序之事諸名碩條天下事莫不以建學明教爲先務其大患稱

以爲在不立不行紹聖中蔡京上所修内外學制始頒諸天下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内舍二人歲貢之崇寧元年又請天下州縣並制學州制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毎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内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三年始定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京又請建外學乃命將作

少監李誠即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賜名辟雍太學專處上舍内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内舍始得進處大學大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是歲貢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罷歸而提學官皆罰金初立八行科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才所自出也今法制未立殆無以利天下成周以六行賓興萬民否則威之以不孝不弟之刑近因稽周法立八行八刑頒之學較兼行懲勸庶幾于古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跡以應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剏經明行修科至德行而畧辭藝閒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寘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跡求與名格相應于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乃無一人能自卓然著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夫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分十齋以處之又詔

學較教養額少則野有遺士應諸路學較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時宰相畱意學較因事究敝有司考閱防閑益密嚴元祐學術之禁學官講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尊王荆國公安石爲舒王配饗孔孟位次孟軻博士弟子語稍及休兵節用卽懼禁網雖引用尚書制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擯排之用與大獄已而徽宗崇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于御注道德經注中出論題范致虛亦乞用聖濟經出題宣和元年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内經者升之以爲第

三年詔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課試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崇寧以來士子各狥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尚詞賦則誚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群論紛紛欽宗即位臣僚言科舉取士要當質以史學詢以時政今之策問虛無不根古今治亂悉所不曉詩賦設科所得名臣不可勝紀專試經議亦已五紀救之之術莫若遵用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背聖人旨意亦許采用至于老莊之書及字說並應禁止詔禮部詳議諫議大夫兼祭酒楊時言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社稷乞奪安石配饗使邪說不能爲學者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異見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許采其長實爲通論而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聞時之言群起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齋生始散詔罷時祭酒而諫議大夫馮澥崔鶠等復更相辨論會國事危而貢舉不及行矣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御史葉林言光武起河朔晉元興江左于天下纔十分之二三而急于建學未嘗以恢復軍興爲解皇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今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畧備而太學未建非所以觀天下也計太學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詔之大臣咨之宿儒復盛典以光文治時廷議以爲學制倣元豐則國力未贍苟加削弱即自損細請需後迫和議定而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時上謂宰執曰學校人才所出人才須在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宗人才輩出爲國家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耶于是復置三館太學養士七百人多士雲集中興特盛焉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于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恢儒右文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簡非冠[illegible]不敢行于道路過鄉曲

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于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繇乎學校至于德行道藝惟取決于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寧宗慶元嘉定中始兩行混補而朱侍講熹者議言古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皆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

學校所教既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弊則所爲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常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眙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式文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先于致知格物而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官而不苟相混也況今樂亡禮缺二載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至于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

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爲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焉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才達可爲世用若學敎之師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于敎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專敎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當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寖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敎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常得儁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旣無求于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敎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敎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敎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敎官亦以德行

人先而責以敎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得加義理之敎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然獨其私議云爾議雖未上識者韙之自崇紹至熙豐設黨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尊用程氏之學潛居敎授術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焞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士傾師尊之爲左司諫陳公輔忌惡上書言大學宜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軻死不傳而傳之頤狂言恠語滛說鄙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焞方以處士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勑敦遣旣就道聞之留不進懇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十二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濫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則欺君也遂留不進于是侍讀胡安國力疏言君父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想而得也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取世資徼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頤學是猶欲入室而不繇戶也夫頤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遺旨而知夫入德之方則狂言恠語豈曰其文孝弟顯于家庭忠信動于鄉里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

也則高視闊步豈曰其行自嘉祐來頤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爲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加封爵著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用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于是公輔等交章痛詆其學術頗僻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于此初秦檜本從游酢爲程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禍國如露爲士論所不與慚之欲反是以自快右正言何若阿檜意言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

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絕檜從中禁焉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淸議矯激徒爲名高心惡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顧安石之說取士而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士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辭相高而別爲洛學飾詐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獘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明好惡所在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以謂己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僞耳願詔中外痛革于聽納除授間擯其人勿用庶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實宗社無疆之福此其說未始不以六經聖賢爲主意若以抑浮僞而不知謹獨踐履正心誠意之說彼習聞其號曾未常一寘諸心而泰然以爲世所共學也用行其媢嫉豈不謬哉會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對侍郎林栗與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坐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滿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耶緣熹旣除郎官于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之戒帝謂栗言過當相周必大曰熹上殿日足疾猶未瘳牽勉登對非有傲睨帝然之而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以私意遂忘其欺至中所謂道學一語尤利害所繫不可無辨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或以爲好名或目爲立異或斥爲朋黨近又剏爲道學之目以鋼之始于鄭丙繼以陳賈居要津者密相指授見士大夫有稍慕修絜者輒以是名加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愆尤于是賢士惴栗中才解體銷形滅影以避此名栗官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襲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甚害

第恐游辭一倡譏言横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願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逆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内批扼己也欲甘心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偽學可立盡于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勑學士專師孔孟禁偽學將近世語錄之類燔毀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紘者故常詆熹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有加大不悅曰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常掠熹語孟說以自售至是共詆誣熹以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黨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後禁梢弛紘復言自御札有救偏建中之說急于承奉者取爲黨次爲擢用建中靖國之事可爲永鑒茶馬使丁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以爲證務扼之俾不通于是顧以元祐黨人爲賢而籍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時選人余嚞至上書請斬熹以絕偽學參政謝深甫擲其書于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猶爲有人心焉耳蓋侂胄偽學之禁大設而非久誅死其黨具獲罪至理宗崇尚正學追祀諸儒道術大明後淳祐中詔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諫不報而武學京學宗學諸生皆上書論列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鬨之作捲堂文以辭明日遂行與籌盡削其籍已而士論猶紛帝曰學較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較要當保其一綫之脉後寶祐四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其奸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圜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妄議國政時號爲六君子焉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力勝遂以術籠絡之于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悞國禁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則視爲曩之忠直又大不侔矣豈下之志趣踈上勵率乎曩者勵之以明道正誼之學故下亦以明道正誼自勸似道誘之以趨利苑勢之貪故

亦以嗜利趨勢自媒同勢之必然無足恠者雖然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謂何而橫議干政抗直沽名已非運世所宜况乃操持不固終以利見奪則豈不羞黌序鐵衣冠之甚哉是宋之太學又不得與漢之鉤黨同日而語也乎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敎及提學官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按此元置學之始也夫以一蠻夷之主金華未定即思文敎之典豈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與世祖二十四年設國子監立國

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時葉李爲尚書左丞一日從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爲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又史院簡閣官袁桷上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畧見于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于

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與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對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制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隆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眞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于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

而國學定制淵源有典學敎胄子之意倘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于當時之要務則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于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

人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敎法止于四書彩批諸生習師成風字義精熟靡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覇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以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

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敎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詬誚國學而化成于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如何能以病于世哉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較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敎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敎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敎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于是者守令舉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爲敎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是年司業司上諸路所設學較凡二萬一千三百餘陶安曰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井田敎有學較三代迹熄首

變治養之制惟學較久而益廣漢晉以下學盛于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于郡縣而致[illegible]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郡庠而已今邑必置學學必置官祿雖輕而道則尊勢雖孤而事則專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仁宗時集賢修撰虞集議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敎官猥以資格泛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自求經

明行修之士身師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爲衆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及爲考官爲同僚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不必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同列服其言故所取多得人焉泰定帝三年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槩與前法畧同而防閑少加嚴密焉

國朝學較

明典　太祖高皇帝未卽位時卽建置子監典學二年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樂之教遲翅于夷狄人紀蕩然兵變而夷人習戰鬭惟事干戈莫講俎豆欲與化何由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廪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俸講聖道使日漸化于先王之舊八年春詔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親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典才于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給食遣之而時擬翰林院修撰檢討爲郡學官已復　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叅重郡縣學如此已　詔郡縣閭里皆設塾立師守令程課于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士益知嚮方矣方　上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訪學謁先

陟巳乃祝事巳念國學地臨隔不稱登雞鳴山見其下地平曠去市朝益遠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于學莞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興一代學也 命工部集百工營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 上數臨視爲位置規畫明年成 上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 御彝倫堂 諭祭酒顒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孔子生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于中正故爲萬世師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兩天下于道復尚書大禹謨洪範親反覆開諭 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已 命國子生月賜糧給其家先是 上諭博士倣言爾等宜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以儀秦縱橫巳 命參讀漢劉向說苑及律令尋 勅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復手 勅諸生言爾太學生務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人我之聚固守仲尼所謂四非之目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朕巳 勅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無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屬之禮務于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

理性明倫期于適用諸所爲防非遏欲之道甚嚴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令遵守焉初禮部奏增國子生 上曰楊雄有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人則才成不得其人虛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于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辟 召至皆手 勅晉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 勅諭之曰大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蓋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爲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耆德茲特 命爲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 國家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命曹國公李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助維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撿撫士恩義並至恆寢食堂廨不休沐私第諄切訓召不遺餘力而 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觀一日 上召問卿非午點坐廨房色頗厲何也

誠頓首言臣荷　皇上恩厚念欲爲　國家效犬馬力造士非生徒有造次步領蹶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靜自尅責　上嘉歎誠頓首問主臣犬馬臣勤息　聖明何從知　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誠誠感泣頓首謝當是時、上時時召儒臣便殿廣咨詢國學官李思迪馬懿緘不言　上斥去因　勅國學師生言賢士所爲務學者欲推行之有裨于　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補于世學曷故爲今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廷之上君就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若是乎事朕且然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今自師弟子一以孔孟爲法副朕責望之意諸御大學恩意隆洽常　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未悉吾意諸生入學日久其令歸省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悉携以來月與衆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調視有醫賜予有特恩而鄉衆有者令諸愛養至矣已患　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　命擇弟子員質美能文者得三

十五人　命學士濂教之日程業課功常　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壹常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已熟未對曰未也　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攸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吏部常奏下縣某人授教官　上諭之曰教學之方未求速化譬爲層臺必基于累土行千里必始于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遽急苟且未得此而志彼非徒學者無益亦爲徒勞矣爾等盛年雖職教當勉修毋自滿常見己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己則業漸于下即百工盡然況于學乎蓋府　上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倦如此一傳　建文伏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芟愈出則三十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猗歟盛哉永樂初　上諭禮部言我　太祖高皇帝内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俊秀豐餼廪蠲繇所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舊祭酒胡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　上諭儼曰此學于科條抑

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又患天下士所爲學言人人殊俗異政無統也　諭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于是遂勅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廣等總其事書成　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序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部國子監及天下

府州縣學　勅盡心講究毋虛文于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禁祀孔子于釋老宮會鄱陽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自是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仁宗即位謂吏部臣言比來國子生中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歷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愼選以充　章皇帝御製儒學箴言君國子民

敎之育之有育無敎或淪于夷竝建伊育茲學伊敎爲敎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傳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才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篇一原本于君上之躬行于德意蓋深篤矣先是定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缺然士雜居營巷　正統中大學士李賢請修建而廟學益嚴時兩京祭酒皆得人北爲李文忠時勉南爲陳

祭酒敬宗于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恥抑奔兢別賢否爲勸懲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學成德皆宗之政肅于　朝廷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漫

憲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隷　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　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做國子監所定科條畫一所爲申督者甚備　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爲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餘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于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慴不務子弟于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先是　景

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　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與歲貢同　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于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債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

衰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與治有補于　國家哉自令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已又以南京兵部李賓賑饑復議諸生及軍民子弟納米送監上言國子監育才之地　朝廷資以致治者也近因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濫令又行此令將使天下以貲爲賢士風日趨于卑陋安望有資于治理哉憲宗曰　祖宗以來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

者不得濫進令賓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才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當是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飭冠昏器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于躬行以變華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締視周旋盤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唔咿之聲鏘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羣士競奮前後三年章

縫　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辭之威即與息不施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于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爭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國朝督學使者之冠蓋身先之也始　文皇帝時天下新脫于鋒鏑湯火之苦俗尚簡質　天子又表章濂洛關閩諸儒先風勸之于學言學者有所統而居官者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施于　洪熙　宣德　天順之間家喻戶曉傅士弟子語獨視其粗合

經義傳肯者錄稍爽忤者汰其爲辭淳質尚欲工而不能時之賢者各往往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二者並修務悖于本實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蓋士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而日專經學研義理不廢也即閭巷父兄長老亦各往往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及　御製大誥榜文故風習最淳異時大學士薛瑄處士吳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爲明儒冠嗚呼甚哉　弘治初監規積弛　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以矯修羅欽順爲司業皆宿儒時士多放逸有差擬爭先者欽順念以爲放心宜收非習靜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精稽考公予奪與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恥明道術著功令所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業人人自以爲得師也鐸初爲南京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畧曰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駁奔仰聽之際無以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

聞臣恐會饌撥歷一切皆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倚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擇師儒必先將臣能黜然後力求道德之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至于選學等官權足以黜陟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爲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托以叅私恩科貢由之而弊人才以之而衰臣豈敢推過于人哉其實天下之士十數年養成于彼而欲一旦責成于此雖有智者

亦無如之何伏願　聖明精擇其人而無如用臣之說則庶幾于教化之職無負矣夫　國家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不可不慎也茲科舉必本于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物歲貢必先于食廩今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宜　勅提學等官凡日抄等書在書房者焚之在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宜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廩者痛加裁革而不恤其私恣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者皆賢矣鋒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鋒盡籍于官均聯僚屬搆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邪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具疏言　國家聚英才教育之備任使即選諸科貢尤恐未精況邇年來開納粟納馬之令利未什一害已千百彝倫之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源且係教人歛才之法以上而　懋欽順亦疏言臣聞官不必備惟其人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糜餼廩爲國費況各官爲諸生表模風憲有鈌例于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備也乞　勅該部參酌裁減遇員鈌行令撫按提學等官推選學官中學行超卓訓誨有功者奏補毋苟爲備員　旨允行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度外故學專而識益陋而郡縣學列官闈冗未論即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之文蓋程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佔俾循誦者非心到自得徒爛于空言而已又俗日漸于文異時所崇尚性理或問諸書習久而厭頗以爲樸學弗好也于是諸高明儁異之士顧往往誦習先秦兩漢之書爲文章嫺美士爭歸往王學士鏊至以爲宜別立科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者倣古制科之選奠以收非常之士其反本近實者爲窮究物理之學顧蠶絲牛毛棼詰汎遠無可從入于是新會陳獻章始復追沂程門主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

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訣要其徒尚書湛若水試禮部爲舉首入翰林爲編修官成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庚緝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論者頗訾其實行時王守仁論龍場實始悟知行合一深肯于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誠意特傳之旨日弘廓簡易真切高明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向往至數千百人于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而風俗一變其論 國家立學校之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以明倫名堂

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離于人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僞之端也倫外無心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植灌溉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校必由此而教之而後無忝于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由此而精之而後不愧于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負于行義達道諸語立教之本甚詳其示敎蒙訓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于咏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

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義理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稺者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

盍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當時士習以辭章訓詁爲學不復知聖功爲何事自守仁倡而天下始知立本于求心一時俊乂響臻駢集又益有造其高第弟子鄒守益歐陽德程文德先後爲辟雍師于是名區勝地各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羣人士論心質學考業講德于其中游談閒作而師友之道切劘之益亦因以不墜蓋庠序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向往者固不得不出于此也自守仁之說行于時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惟羅欽順呂柟爲最醇呂爲祭酒時條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義未閑遇事與爭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 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于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遴照 祖宗卧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雖取其不誖經傳理明詞達而止不專于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遐荒鄙邑亦取

士以充用照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給與劄付遵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捍守令箝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 勅該部將依親劄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避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參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于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 勅該部重刻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雍周禮樂語之義 世宗初載垂意于典學明禮之務製敬一箴注宋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天下府州縣學風士蓋先天下以聖學如此而大學士桂萼疏修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本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士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

士不出于畎畝而行不外于彜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期後世政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獘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冬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見荷蓑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逹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

親褻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𡍼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　勑諭提督學校官敎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皆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毋于考較後旁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係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貢舉不以應科而　命府州縣敎官集諸生爲會尋繹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册

論商之次將倫理閒事未盡分若所造不加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之內而致覈然有復古之漸矣至舉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敢決裂經傳擬題講文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故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令申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復而近思

之體認深至而後已乃小學之敎本古庠序序以明敎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敎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敎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敎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

爲熟以爲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整序行道出入務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弁道將復所撰禮圖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肄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

鼙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磬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磬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于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于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禮時　上用大學士張璁議　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益勵有存者又　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探討歸于古雅爲明文極甚始　祖宗時重國子儲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廳遷陟于他司絕等即博士學正錄學傳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內臺當是時國學生非强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事叙選而任官其後進士科日益重舉人下第者冀後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頓願就教爲祿仕

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與時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啟而國學愈淆初例開時提學官猶試文理通者而後聽後彌與濫郡縣學凡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及民間自丁子稱俊秀得納銀齒于學于是商賈之子丱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之輩咸混迹其中士恥與爲伍而虎闈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又法齒學者無斥退于是燕朋僻友恃畜聚自恣蔑繩法不守即有教無所施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屑訓

進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顧獨類剩員亦負濟下遷往往冗縱聵妄說于是太學特為出身之途舉人官生入監俟六月以上歲貢生俟八月以上撥例生亦不過終歲即序撥而司教者即欲選之歲月莫從游于學不能矣方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所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類皆海內名宿後督學官稍稱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與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開倖門聽請托不恳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過浹

旬月獨品所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問行能考察他道藝即甄考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辨獎汰之不復有案覈甚乃僻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刓而人鶩于奔趨始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遂學以克選科目法行選授舉人之登副榜者凡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于陟陞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刓與師儒之職益輕會試副榜者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既倦學術紕繆無能為諸生先于是奔走有司結姻富家凡月考課及上下三等濟卒以貲不復問行能蓋亡盡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缺然如　祖宗以經術作人俾研討義理簡黜身心為文一主典實諸剽竊老莊及獵奇闘異者槩不錄于是文治漸開自　弘治迄　嘉靖初最盛其後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即戾經畔義者皆

得售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以為取足行文而止于微義與辭固無俟深解為也于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諭即與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為試目者為擬題構文已然者輒效帳轉摹擬習盖靡邀而少俊者多得售用猖狂自恣甚至遥醟酬歌伍徘優不耻彼其以　國家設科取士直為祿利資旦夕效高第取右職試官與時業棄如弁髦即夙昔受學師升沈利與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他

進暇問哉　萬曆初輔臣自陳　詔申　飭國家用經術造士爲實學禁㧞書院標門戶聚黨爲空談重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　勑遣歲貢士若附學生勑嚴遴以充然謬悠日久未易卒返夫正學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修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要術衛道之嘉謨也今天官春官國學官郡縣提調教官畿省督學官疇非任正學之任者天下中和之士自足供一代之用　太祖良法美意咸載在方策間誠愼簡其人力行舊典教士不專責記誦而導

之以潤身校士不專試詞章而稽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爲逕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聚訟之第令于聖經賢傳字繹句解沉潛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奚患人才不古若哉

續通考曰　二祖篤建二雍紹隆周室　列聖光嗣丕贊前徽一代人賢之盛近古莫並焉太學諸生彙列四途月貢曰舉曰廕曰例貢若師逵許觀虞謙張本周新劉子輔共寬舉若夏原吉楊問陳誥陳綱姚夔商輅彭時王恕岳正張寧羅倫陳獻章何景明朱希周廕若張敦華倒若羅玘或以行義或以風節或以功業或以理學皆卓然特出著名當世不特援巍科躋膴仕福于中外已也　國初太學生皆貢自郡邑選鄉學之秀彥者充之其後乃有各省鄉試舉人暨進士之科未盛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諸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科旣重太學生成材者與天下賢士盡入蒐羅于是內外要重之司皆歸進士而舉貢所稱監生者則有遺賢銓人

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州正而臺諫藩臬則必待其歷官有譽而後得之然亦千百而什一耳往年江陵張公當國嘗力主三途並用之議僅一行焉而輒不能繼豈太學之英能盡錄于甲科耶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一

豫章
邪[illegible]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律呂篇

周漢律呂（魏晉南北朝附）

昔者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

正也故冬終一月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故以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至黃帝之時又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生而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於周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則后稷之所經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

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此所謂七律也故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迨於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執六律六同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典同掌律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至其分樂而序也冬至圜丘則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六變而天神降夏至方丘則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八變而地示出宗廟之中則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九變而人鬼禮是何所用之不同而迭變耶葢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王常也天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央之管人宮中冬之管木中聲也圜鍾於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鍾生於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於虛危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

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卯陰得酉沖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卯陰得丑沖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箾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竅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

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於土隨音而動故箾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鬼升鬼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見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

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大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戸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戸以出而萃於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焉樂之流南不歸北也將是謂與後迄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出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均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蓋其致謹於律如此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而黃鍾爲律元黃鍾之宮其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十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神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

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於聲微於氣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然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繇是而天下富庶鷄鳴狗吠煙火萬

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繇是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蓋時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茍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否則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銅定形究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合否窮日夜之力以爲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

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又以竹聲不可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蓋陽以員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皆參天兩地員蓋方覆六偶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

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而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簽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然音聲精微綜之者鮮會房刺而罷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

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其言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

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皆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

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萬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

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隸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

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未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宮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黃鍾之實也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

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效律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故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累而至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斗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

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數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銅職在大樂大常掌之不特此也夫推律生曆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

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爲五則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自陰陽言之太陰北方爲冬冬終也物冬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太陽南方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少陰西方爲秋秋䪥也物䪥斂乃成就金從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少陽東方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運動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而皆本於黃鍾此所以爲萬事根本歟東漢

元和元年殷形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候部莫知復見熹平六年召典律者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淸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太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淸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圍布緹縵室中以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

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智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毁故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謬也至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則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加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方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定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定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穴疏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爲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嘗識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爲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宫徵旋韻各以次從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合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南宮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

運一律爲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以九三爲法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卽合其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卽宮徵之次也是時武帝旣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二絃一曰玄英通應鍾二曰青陽通太簇三曰朱明通仲呂四曰白藏通夷則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用笛以寫通聲考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孺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嘉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緩急聲之清濁仲孺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

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故調和樂器文節五聲非準不妙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求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九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則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自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畧而張光等旣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

授然後尋奇栽時以尚書蕭寶貪尼而止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器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往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隋唐律呂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白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宜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

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候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膽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建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弾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

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宮聲應用南宮爲商乃用大蔟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旨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偏解六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合於絲竹文

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律變化終於十二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嘆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正不爲時所好太常善知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七始之文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告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

今樂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以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推爲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

得和韻今惟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七調之調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則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兢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長樂諸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八月其氣即

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於篇名曰律譜其畧云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爲宮之正法也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仲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子權母故相變者與時而各應相通者同

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雖然古之飛灰效和獨無子母乎若之何不攝通而奇應耶善乎歐陽公之言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敝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至其聲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自漢魏之亂晉遷江南中國遂沒於夷狄至隋滅陳始得其樂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時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時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樂相與譔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爲七音音爲一調凡十二律爲八十四調其說甚詳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而已豈易言哉唐興武德九年祖孝孫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

南呂迭爲綱紀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樂既成奏之太宗爲侍臣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文收又依周禮祭天以圜鍾方丘禘祭文以函鍾宗廟明堂五郊日月星辰以黃鍾社稷神州先農以太簇山川蕤賓先妣夾則爲宮食舉隨月律爲宮臨軒大射后太子朝祭雨師皆用姑洗爲宮大蜡大報兼用陽呂六調大享用姑洗蕤賓二調子午之數九故黃鍾蕤賓爲宮樂終九變迎降以一窮於四變而止矣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謂太常諸樂調皆下

不合黃鍾請悉更制帝以爲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人於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下迄梁唐以歷晉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泯滅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以宣其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六焉而發調歌奏之曲由之以出其說曰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

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得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半之淸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道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神理人厚風俗而恢教化宗周以上胥由斯道由也噫言似精矣然不再傳而律遂過於高何耶由是言之樂有所謂本中聲者樂之本亦有所謂末器者樂之末也秉本以正末若挈裘振領之易也就末以濟本猶治

緐而紛之也先王之作樂豈徒事其干戚羽旄鍾磬管籥綴兆疾徐以爲世俗觀美哉採天地之至順收陰陽之妙美得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信乎其爲樂本也黃鍾以一而生三以三而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之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其書之辭則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

宮信乎無不在其中是則元之文高極蒼天深入黃泉大也包畛藏也入歲艮由求黃鍾之法而創爲方州部家也夫得黃鍾之法猶足以華元又況以是而制作烏不足以考中聲哉黃帝之雲門顓帝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堯之咸池舜之簫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成王之大酌樂名雖異其中聲之和未始不本於黃鍾也是以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地祇昇搏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來翔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也三代而下號爲博識之士相與論撰定次多矣出漢以來則有京房之六十律由唐以來則有祖孝孫之八十四調因而轉相傳述又從而損益高下之其間祖意決著眉睫之論無所考者類皆棄經任傳徒紛紜爲此贅疣也彼烏知所謂中聲哉古語有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吾知始爲此曹設也夫欲樂之聲淸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之中聲求之也

宋代律呂

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取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校朴所定尺短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宋祁李照及肅等典其事照以爲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夫樂而高五律若二律也是謂冬興夏令春召秋氣也安所得和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鍾鎛鍾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鍾一虡樂可當和詔於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莩灰以

候氣從之鍾成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以爲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鎛鍾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時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鍾磬纔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皇祐二年復置局於秘閣詳定而胡瑗阮逸房庶皆驛召預議而議者安所習爲至當兢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皆相讐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耳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

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葢始以九分爲九方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吕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鍾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

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寸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龠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解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用上黨秬黍大者累尺小者實龠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製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葢天

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古雅之氣校騐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特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

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衆莫之信而秘閣范鎮獨是之乃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尺管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

不介之差校煎二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瑗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十九分龠徑九分徑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生二百黍初瑗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瑗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爲火不宜缺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帝召輔臣觀瑗所進律尺龠又令瑗自陳其法因

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行相戾非是當改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加言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瑗試校書郎遣之鎮又上言曰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尺六寸三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

長短厚薄而中律孰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鬴漢斛爲據光謂鬴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

定法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爲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鍾律之論往反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自今論之鎮得蜀人房庻言謂制律之法必以一千二百黍實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爲一分是度由律起也光則據漢書正本之度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本無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其意謂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爲一分九十分則得黃鍾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鎮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然庻之論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則非必如其說則是律非起於度而起於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樂之本而後之爲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故律者述氣之管也其候氣之法十有二月每月爲管置於地中氣之來至有深有淺而管之入地者有短有長十二月之氣至各驗其當月之管氣至則灰飛其爲管之長短與其氣至之淺深或不相當則不驗上古之聖制爲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氣而十二辰之音亦因而出焉以十二管較之則黃鍾之管最長應鍾之管至短以林鍾比於黃鍾則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之林鍾則長其三分之一其餘或長或短皆上下三分之一之數黙符於聲氣自然之應者如此也當時惡覩所謂三分損益又惡覩夫一千二百黍爲黃鍾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之說哉古之聖人既爲律矣欲因之以起度量衡之法遂取秬黍之中者以實黃鍾之管滿龠傾而數之得黍一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廣而度之得黃鍾管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龠之黍之重而兩之因以生衡去古既遠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傳而猶有所謂一千二百黍爲一龠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爲一分者可考也推其容受而度分寸則律可得而成也先王之本於律以起度量衡者自源而生流也後人以度量衡而起律者

尋流而及源也光鎮爭論往復前後三十年不決夫槩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闢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度數安得如古聖人黙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哉且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葢四者之中議律爲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

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葢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葢四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鎛鍾簴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今卽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叶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絫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絫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焉耳未嘗專言絫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爲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倀倀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

爲得之葢亦踈矣葢律度量衡雖曰相爲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易則有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爲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魏尺之屬何異刻舟而尋劍哉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

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旣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旣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旣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旣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則

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而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所以未敢以爲通論也善乎沈括之論有曰八十四聲生於十有二律十有二律生於黃鍾黃鍾者聲氣之元萬事之根本也自非神解度律均鍾何足以知之此亦不然周禮太師以六律爲之音蓋言先令歌者作聲而吹律以合之視律與歌聲同乃令歌其所宜之詩此以

律效人非以人效律也故論樂者徒曰樂高於律或下於律雖賢者亦所未喻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也故必以人聲爲主而截管以效之則元聲可得而定矣夫人聲也者氣出於喉而爲聲其輕重清濁疾徐之節蓋有促之不能使之密豁之不能使之疎損之不能使之少益之不能使之多者其一定不易之倫還相爲宮之序心實主之然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又非預爲凝度而後然者是聲音之道雖存乎人其實出於天也聖人作樂毋亦寫乎

是耳後世求律太深以謂人聲凡無足貴者乃索諸幻耿而不得不從事乎斛銘玉尺累黍候氣等術而讐校乎毫釐秒忽之末卒無定論聖人設教本因人情曾謂若是乎其譎且艱哉元豐時楊傑言大樂七失并上十二均圖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

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illegible]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因召范鎮劉几參定几條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爲聲雜鄭衛且律有四聲六毫之差太簇爲黃鍾宮商易位欲求眞黍以正尺律造樂采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嶶宗崇寧三年正月方

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大聲有少聲大者淸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宜用帝三指爲法先鑄九鼎諸鍾均絃裁管爲一代樂從

之劉炳主樂事建白太少不合儒書請罷太少議而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不用徑圍爲容盛之法遂爲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淸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蓋以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宮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宮商角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災變則參酌歲氣運譜以調之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謂歲會氣之平也

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未至而至爲太過至而不至爲不及故聖人持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補之以調鼎則有法以調樂則有術事徵則祭本方之鼎而運本均之譜事逆則祭剋制之鼎而運剋制之譜而禮部員外郎陳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其說曰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坤爻者爲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隔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

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大司樂以是合大樂則幽明内外遠近微顯無徃不通豈非樂通倫理之效耶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主庇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始萌者小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間其位間乎陽也亦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分而言之則然合而論之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焉此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者謂應中氣而中律故也中央特言律中黄鍾之宫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黄鍾五聲本於宫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黄鍾之宫爲聲律之本考工記量中黄鍾之宫亦此意歟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宫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覆爲體其

宫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爲圜同意以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宫之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以其爲萬物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宫之鍾稱黄與易黄中通理同意以其爲生者所守之方也且樂以中聲爲本而唱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宫仲冬之管爲人宫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宫國語有四宫之說不亦妄乎今夫五聲旋相之法圜鍾之呂爲宫無射之律爲之合黄鍾之律爲角大呂之呂爲之合太簇之律爲徵應鍾之呂爲之合姑洗之律爲羽南呂之呂爲之合凡此宫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爲四函鍾之呂爲宫蕤賓之律爲之合太簇之律爲角應鍾之呂爲之合姑洗之律爲徵南呂之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宫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黄鍾之律爲宫大呂之呂爲角太簇之律爲徵應鍾之呂爲羽而兩相合焉凡宫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

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葢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王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陽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王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易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蓍卦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則知陰陽

之律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奉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祇以函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世以先儒

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迭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葢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淸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爲太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太晟府又奏田爲爲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語爲曰此太少律也爲信

之以白攸攸因執爲是遂不用劉炳中聲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大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泒聖傳義理精究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盛德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

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生皆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鍾黄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絶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

者矣且生當全盛之時天子鋭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儒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發明必有可觀者矣奈何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中原既失禮樂淪亡高宗南渡時胡銓著審律論曰夫律度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濫觴於班固劉昭挹其流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汨其泥而揚其波遷之言曰黄鍾之實八十一以爲宮而以九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則黄鍾爲九寸矣又曰丑二寅八十六辰六十四夫丑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陰律者皆二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財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於馬遷乎固之言黄鍾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然以林鍾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爲六百四十林鍾太簇之實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小同於黄鍾之宮耳然則魏曹王製律而與黄鍾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夫自子一分終於亥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然其言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夫所謂濁倍之變夫蕤賓之比於大呂則蕤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豈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於夾鍾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此矣是不亦濫觴於班固乎遷固之意昭則詳矣然蕤賓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夷則何也蓋昭之説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蕤賓爲上生大呂則是陽生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

夷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蔽亦由夫不知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扼其流於劉昭乎若夫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夫班固以八十一分爲黃鍾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長以容其實初未嘗有徑三圍九之說也康之徒惑於八十一分之實以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方圓之異於是有徑三圍九之論與焉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廣爲三百六十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由黃鍾進於壯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焉以下生由依行進於億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焉以上生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法大相牴牾自遷固而下至是雜然莫適爲主是不亦汨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說有可考焉臣敢輕議哉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

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生陰數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鍾南呂應鍾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當陽自然之理也而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而數不可行故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

調之和繆故變聲非正不爲調然如是而後可夫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者也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爲宮各具有七聲合之爲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爲調故六十調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二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樂有六律有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顧強哉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如雷霆細至蠛蠓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雖有十二律六十調實惟寫黃鍾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已發而中節者也故樂者聖人所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大都本太史公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之言以黃鍾爲聲氣之元班固所謂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時至今欲求聲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具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可從而定也朱文公熹讀其書以爲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鑿鑿可見之行也其後文公考訂禮書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而鍾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稱明遂矣其論有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

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陽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輪之又有

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律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

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一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聲而在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

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然書雖具備而卒托之空言惜哉其後宜春歐陽秀復著律通自序曰自律呂之度數不見於經而釋經者反援漢志以爲據蓋濫觴於管子呂氏春秋流衍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助於劉歆京房之學班固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盡房所出也後世協律者類皆推守以爲定法歷代合樂不爲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所以不能追還於隆古之盛者大抵

止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固不能舍損益之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失之未免乎聲與數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蓋嘗因其損益上下生之義、而去其專用三分之蔽、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鍾以往、其下生者爲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出於自然、而與舊法固不侔矣、若謂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既上而復下、則其法之窮也、於蕤賓大呂間見之、夫黃鍾而降轉以相生○至於姑洗則下生應鍾○而應鍾之上生蕤賓者法也○今乃蕤賓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此班志所載、所以變其說爲下生大呂、而大呂之長遂用倍法矣、夫律之相生而用倍法、猶爲有理、獨專用三分以爲損益、則律之長短不中乎天地自然之數耳、生律之分蓋不止於三分損益之一端、以一律而分爲三、此生律之極數、特一求徵聲之法耳、苟以三分損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則聲律殆無窮矣、何至於十二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唯其下生者

損之極也而後上生者益焉上聲則律窮矣○此窮上反下○窮下反上之理也○琴一絃之間具十二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未以上生法終之、若以七絃而緊慢之爲旋宮之法、則應鍾一均之律、宮聲之外、多用倍法生一律矣、此天地聲音自然而然、不可拘一而不知通變也、故正律止於十二而已、窮意十二律世無以考其度數之詳、而三分損益之說散見於書傳者、恐或得之目擊而不及識其全、或得之口授而未能究其誤、或求諸耳決而不能究其眞、因是遂著爲定論、

夫人皆以爲法之盡善矣、豈知三分損益所生之律、乃僅得其聲之近似而未眞乎、後世之制樂者、不知律法之固有未善、而無患其聲音高下之不協、以至取古者遺亡之器而求之、蓋亦不知本矣、聲以數而傳、數以聲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則、如修者聲必昨○弁者聲必爵○高者數必短○下者數必長○修弁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有昨爵之分○高下者聲也、未見其數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故不得其自然之聲、則數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數、則聲不可得而言、今

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顧先區區於秬黍之縱橫古尺之修短斛斗之廣狹鍾磬之高下諜之是何足以得其聲之和哉邵雍曰世人所見者漢律曆耳然則三分損益之法爲未善亦隱然矣近世蔡元定特著一書可謂究心然其說亦有可用與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證於古凡載於吾書者可見矣其否者皆由習熟於三分上下生之說而不於聲器之近似者察之也豈嘗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律通之所以作也葢律之所以長短不止乎三分損益之一端今律通之作其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總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二百一十有六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世不用則已用則聲必和亦因古黃鍾九寸法審之以人物之聲而稍更定之耳或曰律止十二胡爲復衍百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四十四者變聲使不爲百四十四者何以見十二宮七聲長短之有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淸濁之有定分邪其要主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通其變然後可[illegible]律矣大抵上古造律其天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聲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槪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夫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簇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鍾而毋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淸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淸而四淸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且觀夫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洵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呂求黃鍾殫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而虧

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鍾變律又推以爲林鍾太簇南呂之變甚者托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鍾徒使人得以窺算術之涯涘而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律之起始因律埒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術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耳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蓋太史公之言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彼氣之盈縮聲之清濁固有非器數之末可得而盡稽者不然烏用聖人神明爲哉故審律之道神解爲上得數者次之不求律於心而求律於器斯最下矣陸唐老曰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還相爲宮以應十二月之律此律之正也至於周禮九變之樂宮尚徵羽之法考之七始之次序乃雜然而不同也周禮之變爲人思而作人以情相合大呂太簇應鍾律之相合者也將以致人思則安得以相生之正體而必其同歟音律之用自是而變益不窮學者於是求爲法以通之京房之六十律通十二律之法也房受學於焦延壽既以律呂之本術而相生始於黃鍾極於中呂然後又立執始去滅南事之名以畢之其爲術亦精矣五音之敘宮商必濁徵羽必清正也然律呂之用或相配而成或相反而生其清濁豈得獨有定體耶黃鍾之宮在十始之次則太簇爲商而濁在九變之序則太簇爲徵而清可疑也五音之宮商角爲徵徵羽爲變同也然五聲之作其配則金木水火土其象則君臣民事物臣與民不可變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無變商角羽何分之瀆哉若所謂積黍爲律之制此又古人定律之法後世學者紛紛於短長廣狹之辨而不一也古者因一稃二米之黍以起數由一黍之多積而到於律度量衡皆以黍而定後世之黍未必皆與古同學者之法不生於自悟之心而責諸不同之黍其惑亦宜矣要之公

孫宗之以長累寸即李照之以橫累寸也劉若之以質積分即胡瑗之以橫累尺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安得不求法於心以斷之哉

國朝律呂

我朝以土德王聲尚宮初制樂時冷謙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為十六成一代完樂豈非洞達音律者哉嗣是探討解悟代不乏人　成化中丘學士濬言樂無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循俗法之所依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擊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合作於一堂之上爲有和

應之美不徒協奏者之心而且諧聽者之耳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講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法裁竹為筒以求黃鍾之聲繇是以制律均音而造器焉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使其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衆器之間自然翕合無相奪倫庶幾得古人之彷彿矣是其意一本於蔡元定朱晦庵之意而推廣之至　嘉靖中李教授文利實始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鍾日含

少之文辨黃鍾九寸之誤以[illegible]六[illegible]管[illegible]三[illegible]由一寸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辨宮聲獨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鍾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鍾亦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以復於黃鍾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

律之爲數三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謙等信其說從授

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爲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謂其不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徃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决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之平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

音出於喉乎出於脣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制備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皆足考繫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

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淩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與職樂器形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斷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又著論曰夫人有性情則有歌詠有歌詠則有音樂有音樂必有律呂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之謂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鍾旣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鍾作而林鍾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律呂之始終要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謂律本黃鍾是也漢志以黃鍾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十二律雖有長短其徑三圍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亭無餘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所謂本也何謂律度中聲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傳所傳者器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黃鍾

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損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律呂之義盡矣論樂者皆以黃鍾大呂爲大音而不知大呂之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黃鍾同論故爲上下以減清濁期於中聲而止所謂度也如是而五音可以辨矣聲出於脾謂之宮宮主喉出於肺謂之商商主齒出於肝謂之角角主牙出於心謂之徵徵主舌出於腎謂之羽羽主脣此五聲之內外象也辨其大節即知其相生故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

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此聲氣自然之機理人力一毫不可强造也其正聲之外復有子聲何也聲者以漸而清者也如黃鍾爲聲元其管最長諸聲俱不能越黃鍾之上故以順而役其音自諧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夾鍾爲角夷則爲羽則四聲俱濁而宮獨清雖有韻亦不成音必須子聲湊合乃始成調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曰旋相爲宮何也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換氣必及於舌本及齶而極於脣與舌中是七律旋轉皆可以爲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鍾發聲自喉或自林鍾而及黃鍾或自太簇而及黃鍾或自黃鍾而及林鍾其發聲之處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爲宮非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旋宮之外復有二變何也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俱清然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要非十二律之外別制此二聲無此二變則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不成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

能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蓋聲有二變則不可廢四清非如後代以子聲爲四清也斯亦鉤深致遠得其衷者矣至韓公邦奇博極群書研律呂之學於是作志樂以爲古今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以九寸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鍾終仲呂而爲十二律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宮爲六十律

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奚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棼綸乎簡冊之閒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

鍾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分之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鍾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幾迭相誹也卽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

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鍾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寧之樂制器不成刜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弗之知又惡用是吹吹者爲也遂使近世輕於變古若莆田李文利氏獨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以太極陰陽五行從一生二從少及多故言黃鍾數少爲極清以辨宮聲極濁之誤其所著律呂元聲二篇雖一時有驚爲天授者要本之呂氏春秋而長孫無忌劉恕亦嘗主之然黃鍾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

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儻執含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掀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卽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曆質諸曆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

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櫛比無不巧爲輳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横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即剖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儻稟諸河圖洛書參諸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即不中宜不遠今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古

斛龠或求之古泉布而大要多稟承於河東之羣黍輕於千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千二百則易以小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其放飯流歠而虛爲此紛紛也余持論一歸本於理即以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叶恐亦當移絲竹以就理愼不當舍理而姑爲遷就以徇絲竹況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趍理持論寔合造化而不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此

亦超解創見矣獨其盡棄古法謂七音二變四清聲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以爲淮南之誤用管子而漢史之誤用淮南則好亦好爲持異厭梁肉而躭珍錯之故與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借聞於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氲翕欲均觸乎物而爲客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

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蓂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猶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矣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必非有他謬巧也然琯乘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尚其中

故黃鍾爲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綱故足貴已而鄙生小拘務新臆見傳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逺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諸解非泛沿襲未始猶可無論至於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氣辨聲可爲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說而深言之

附曆律總論

葉臺山曰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聲音可以器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曆有實積有差數自加減以至章蔀紀元不爽分杪而法始寄律有元本有此變有倍半以至往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班固志律曆曰推曆生律而洛下閎布算又以律起曆夫以曆生律是也而候氣則非蓋黃鍾始於一陽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變始衝緹素必無六律並理應止一管假室移數試即子午易位且地有南北則濕燥不同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鍾而即以日至之分杪歷期實則十二律之隅位固可定也所謂天效以景非地效以響也以律配曆可也而以生曆則不可蓋黃鍾之八十一黃鍾自爲數耳何關於曆今以九九乘之以取日法又以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無等差晦朔平步尤多錯繆然以黃鍾之子起冬至陽唱陰和周流六虛則十二律之應節適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也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爲京房之六十律取八卦之變因而六之則爲錢樂之之三百六十律以當期數京固歸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無定論隔八隔九未免乖次直卦而截去其四徙取

成數之合損益而棄增其餘何分不盡之算錢樂之則推演其術逾加煩碎者也劉歆三統曆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於占僧一行大衍曆用通法相乘除强附於易而時雜於緯劉蓋附經傳而失者月策取於交蝕何關揲法歲實得於測景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漫無憑氣至朔至之差吉凶安在若一行所增修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蓋曆法疎於四分病在斗分太强音律備於五聲患在旋宮不足鑿度不

合先天本漢儒之僞讖卦氣出於易緯豈孔氏之微言京劉輩不知律曆而竊取其數以成文一行頗稱知曆而竄入於易以眩衆總之於二者無當耳至如楊子雲太玄準易以牽牛起冬至周旋牽牛郎鑿度律曆相得之說也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即太初四分數也日躔六曆周而復逢斗分小爲一年大爲一元爲曆分也一辟三公九卿象三方九則皆一三九以治律呂亦漢律曆志數也侮弄造化繫藉聖賢劉歆用

以覆訛承天譏其謬玄所自來矣邵堯夫儲泳頗惑其說曰太玄加天地之心今觀堯夫以日月星辰爲聲加水火土石爲音亦如八卦六十四以十二與三十相參起元運會世氣盈朔虛一章而蔀亦祖四分身在堂上固不能辨堂下之是非矣洪範昔言徵洛書而今云倣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illegible]而九之福極經緯錯綜爲數皆四十有九以是論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始於宮終於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

之相生自子而亥始黃鍾終林鍾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以是占曆日爲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四之爲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焉月爲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爲三十日而月成焉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爲天之四象五十土爲衍之中數與諸家同也謂範有五行無七行則律有五音無二變與諸家異也氣朔交食取大衍而棄劉歆與諸家異也異者互有是非同者並歸舛錯何者曆與律非

出易範也同紀陽而已曆與律亦不相用也同賓度數而已今曆家名易差者盈縮遲疾之度諸如步日躔步月離七政四時十二會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歲差長短之度歲差與率本循環消長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年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長上極則反消猶冬夏寒暑之永短相禪故名歲差今律家名未定者損益進反之數諸如互相側互相生五均七始六十調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黃鍾短長之

數蓋黃鍾本律實九九八十一分當其爲宮則用全當其爲徵商角羽則用半倍半爲七十八分併吹口爲八十一分故伶倫吹管聲出三寸九分之間名曰含少少者半聲也夫律家之法濁之徐清而必以絫實爲九寸最長則清濁之數與聲音之理一切相反也歲差定而後可言盈縮遲疾日之盈縮由日纏最高最卑於今最高適在鶉火故冬縮而夏盈也月之遲疾由月離入交入轉行道南北曆分陰陽故陽疾而陰

進也究之則日有盈縮月無遲疾月之本輪恒有平行於白道內外循環出入外與列宿偕行則疾內與列宿違行則遲又推之則五星之行視月而遲於是有疾留伏逆其推步之術與月同理而已黃鍾定而後可言損益進反律之有損益也制短長大小爲清濁高下而變雜駕辨與無窮也律之有進反也因陰陽逆順爲環轉旋宮而出入周流與成文也究之則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叅五而數終於八三五八之用

不可勝言損益固不定於三而進反亦不止於八又極之則十二律與其長圍皆可遞加遞減其相傳法數特宜用以爲例而已今律曆二學廢壞已久必欲明晰審聲無先於明理理者物之所由然也是不可虛揣不可空譚要當於器數之中究極其元本之處夫是之謂明理理明而後可以御數數者物之所不得不然也是其多寡各有度損益各有故必先之較然畫一乃可令彬然錯比夫是之謂御數御數而後可以

制器器者曆所自成聲所自出也曆之器先立儀七政各有儀而無要於日月今之儀象晷所宜詳求之者也樂之器先立均八音各有均而無精於絲竹今之均法亡矣所宜創爲之者也器成而後使明理御數之士各效其能以爲曆則實測焉耳以爲樂則和聲焉耳夫天行者曆之本也實測之法在悉去牽合之說而熟察夫往來遲速蕩摇逆順之數人聲者樂之本也和聲之法在悉合律同之音而一稟於上抗下墜曲止倨句之節則律曆之義明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二

豫章　[illegible]健子强[illegible]
弟　[illegible]美父訂
武林[illegible]鍾源長仁孺父較

曆法篇

周漢曆法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至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曆而是歲巳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蔀於是時惠而辰從消於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爲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起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命南正

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爲曆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氷凍始泮蟄虫始發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惠鳥獸萬物莫不惠和是爲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葢曆雖定數象爲不定之法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與仁民之政孳希毨氄受物

之政無非順天者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故其時日星爲紀月以爲量發歛得度燮調無方天工用亮而庶績咸熈年者受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而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時爲首務由是觀之誠王者之所重也嗣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正月周正以十一月葢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咸正曆紀以應天道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莫不受軌而敘事焉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

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莫統於時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爲在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惟蟄虫之不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誠謹之也且夫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故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經於

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朔之月所謂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聖王之重閏以閏所以正時而作事厚生者也今閏不告朔棄時正矣奚以爲民故舉之者傷治曆之法失也厥後戰國並爭在於强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至於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自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

月色尚墨豈不益謬哉漢興曆凡五改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能覩其真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爲元年於是詔卿遂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星度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閒治曆二十餘人唐都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閎平法先藉半日名陽曆先朔月生不藉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上使校曆官淳于陵渠覆校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實始行夏時也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於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壽王課最疎太初曆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萬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竟下吏故曆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書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禮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

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原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黄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之所受以生者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爲黄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爲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月必書王易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爲閏法以參天九兩地十爲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爲朔望之會是爲會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爲章月以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統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統受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厤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與三統相錯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營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故厤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

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四營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引而伸之五星會終觸數而長之歲與日月會三會而與三統會三統而復於太極上元得一陽一陰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至後漢太初曆施行百餘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平中部曆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亶誦邊韶馮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立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然至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是差矣會稽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疏濶者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於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嗣是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漢曆之凡五收也要而論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謂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

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緒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驗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日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情著然後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致思哉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等言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因改造景初曆葢二曆皆寫子模母終不過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及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

正曆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唯得一食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十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大抵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曆無有不先後也始失於毫末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今學者不循經傳月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各據其學以推春秋何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哉咸平中李修卜顯依預論爲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太始參較乾度殊勝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曆穆帝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

四度葢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濶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曆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用泰始而餘曆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之至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羸縮不辨知也於是即朔弦望皆承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

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術用焉然當其新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而河西王牧犍亦遣使獻趙欧所撰甲寅元曆亦未施用梁天監中冲之子暅疏言先臣在晉仰覩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執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即輕重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一陽滋始萬物萌芽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濁即狐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暅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疏密冲之曆皆密由是施行又名大明曆焉至大同十年又詔太史虞氏造大同新曆未及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冲之曆蓋南朝之曆曰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大同新曆然甲寅元與大同不用永初又復因晉四朝所用惟元嘉甲

子元二曆而已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沮渠得趙欧玄始曆時人以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久之世宗以玄始浸疏命更造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甲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又有信都芳因祖暅之法私撰靈憲曆筭月頻大頻小食必在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考也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光曆漸差命李業興更修號興光曆齊文宣受禪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文宣悅而施行後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上甲寅元曆時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並更創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其年諸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大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張孟嘉言食於申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宋景業言食於巳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西魏入關尚

行正光曆至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諸日者孫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頗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寅元曆施行之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其意自言曆星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名巳巳元曆其法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張胄玄並稱其失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令參問日食事胄玄所尅前後裏時起分數合於是令參定新術而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名七曜新術奏之與胄玄之法頗乖爽胄玄害之焯遂罷而胄玄曆施行焉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集曆筭之士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官不稱意稱疾歸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曆實竊焯曆前本因糾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胄玄復難以爲既定朔不應復有歲月平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爲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罷歸大業四年大史奏日食無效召焯欲行其曆會焯卒事竟寢廢蓋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玄始曰正光曰靈憲此元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之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巳巳元曰皇極此後周隋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則以何承天爲宗而北曆則依趙歐祖冲之以爲據是何故哉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十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及其久也有非智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士因其差之未遠苐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爲推步之師表而韓翊楊偉咸遵其法而不及其深

妙朔又復㨿其術而背其言何也不特此耳齊宣惑宋景業讖緯之故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是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諛佞耳初不爲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爲劉焯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胄玄所容是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冀寵利耳初不探其法之是非也㨿是心以往其奚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疏遠更驗星躔可也夫何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與其所入之門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是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爲七曜曆後又更爲皇極曆是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皆沿襲舊法而增損焉耳曷足貴哉

圖書編曰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躔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之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蔀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盍自堯典觀之所謂曆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時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數以爲曆也明矣凡謂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爲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筭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

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筭不密哉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為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其日月曆象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不可變也

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歲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可執一論也

唐代曆法（五代周附）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傳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爲本爲木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至開元中日食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爲大衍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曆議十篇上之頒於有司時善曆筭者瞿曇譔怨不得預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述天竺九執曆而其法未盡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令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四九執纔一二而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頴言更曆節增二日爲至德曆而不與天合寳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曆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必更曆紀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

望密近惟宣明庶幾焉遂以遵用至昭宗時數亦浸差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用筭巧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至其氣朔發斂盈縮朓朒定朔弦望等術皆大衍之舊餘雖不同亦殊途而一致者葢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葢以易轉曆而唐曆莫善於大衍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曆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之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數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以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

生數其筭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爲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爲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闢合之交而在章微之積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爲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謂刻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閱盈虛之變閏餘之扐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

以筭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是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令則參伍二終之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揆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透迤馴屆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游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

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爲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於晷景也二分爲東西之中二至爲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強而叶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葢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於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歷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歷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

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於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

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因其理也春秋起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

推之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沖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静復

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大與土功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集言輯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於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沖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盈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太儒劉歆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交率而課夫日食之疏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疏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

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虧食淺深加時朓朒數協者反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天道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固自若也而月在日下人於中斜射而望之今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不食故當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諸晨昏漏刻與地皆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於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歷舛雖七曜循軌或猶

以謂天災是以數象制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illegible]焉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爲占舊法以二星相近爲失行三星以上爲失甚天竺曆以爲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之遇所惡之星則捨之捨之行遲凡皆以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其推法簡要如此五代初用唐崇玄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復用崇玄周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世宗即位始留意於稽古修舉廢墜之事詔更造曆而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須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度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審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順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合而觀之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爲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二百八十五爲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以七百七十九爲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衍又合日

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蓋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大衍者演天地之數也曆多以律起而大衍獨以易起其勾稽微渺分積毫氂有得于伏羲之遺畫固非拘於數者蓋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做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説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此大衍起於易所以爲精密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然而大衍起筭亦不專於易也歲星得於虞喜日食衡得於姜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博通而不溺於術數也善乎歐陽公之言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後多疏而不合固其理哉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故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變通以久固有所待乎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熹平而又差矣唐高祖始用戊寅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逮明皇用大衍曆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久傳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故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爲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爲合以驗天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説一曰氣二曰象三曰

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蓋數可以類推而氣與象遲行而不息柰何預爲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曆者無慮數十家而皆始密而終疏者豈非以此歟雖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筭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乎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而爲

數則均乎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十爲筭是非何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乎至若太初曆爲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疏密是非乃定大衍曆爲瞿曇譔南宮說所非靈臺校薄觸否始定泱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迭分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而劉洪以爲與天疏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疏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迭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詆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

宋元曆法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曆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覈而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其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有差詔吳昭素徐臺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熈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時趙昭逸請覈之而不從閱二歲果差昭逸言其營惑度數稍謬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英宗初有司言

崇天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琮等各造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熈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因以己學爲之視明天曆數減二刻曆成行之號奉天曆九年奏天以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失於後天遂改作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爲名崇寧姚虞輔改曰占天未幾蔡京令虞輔改用帝受命之年卽位之日

造曆元用庚辰日起己卯曆成名以紀元蓋宋自興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建炎三年更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懲京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然統元曆頒行雖久有司不善用暗用紀元法推筭而以統元爲名孝宗初日食不驗於是改造乾道曆已又改爲淳熈曆時孝宗務知曆法疎密朝廷益重曆事十二年楊忠輔言淳熈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久之趙渙亦言淳熈法皆後天一辰紹熈元年頒新

曆名曰會元至慶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忠輔更之名曰統天然自淳熈以來三曆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頒用之初卽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開禧時置閏遂差一月乃詔集草澤精筭造者嘗獻曆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而開禧新曆議論始定尋韓侂胄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曆差者而開禧曆附統天並行於世淳祐四年韓祥更造新曆賜名會天咸淳六年以冬至至後爲閏不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卽成天曆也蓋自南渡之初迄

曆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後八刻嗟夫使其立法曆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數數更法以求牽合玄象哉蓋必有任其責者矣雖曰天步惟艱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近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濶狹之殊日月有盈縮朓朒表景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則發斂晷刻豈能

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逾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大者徒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乎大抵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五變而太初爲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餘分之不去乃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猶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曆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乃繼大衍者惟擬晷爲分而不能易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於徑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疏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爲在斗或以爲在建或以爲在牽牛或以爲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朓朒之微孰從而正哉宋之曆凡十

餘變而猶復以差聞然則曆何時可定乎要之天地之機其妙而不可測者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可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常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此曆之所以數改而無一定之說良有由矣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當差一日何承天

之遂立歲差法而後亦不定獨邢堯夫立差法之紀古今却於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其言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嗚呼斯言固深於曆者矣元承用金曆歲久寖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宫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彊宇比唐尤廣表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偏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參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綫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使之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是時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徧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

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千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魏黄初間始以日食謀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之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七曜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黄道月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部章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黄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今始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黄赤道差四曰黄赤道内外度五曰白道交周詔賜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法積筭年月傅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其言曰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强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合而後居

可復究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遠大衰序之法蕩然無迹而世代遼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乃剪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傅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諸天行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

演附會爲合以驗天者廢幾得其自然蓋自漢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晉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三四十年而改者矣有一二年而即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曆拘一定之法不知順天以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

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寔如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寔加閏應滿朔寔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人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眞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

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己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

更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咸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獘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巳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巳意附之可乎故虞劇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嫌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準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國朝曆法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吳元年詔括蒼劉基名聘至　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基于是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　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　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　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辯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上與群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　上怒曰是儒家說業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修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　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在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　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　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奧難未易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　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其回回曆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棲焉令隔遠殊交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即示久不可易也今監統正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於舊法無爽

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於是欽天監以　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其法法推筭如初三十年華刪刪監正　正統中造已巳曆頒行之而踈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與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　本朝自　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二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　國家曆數無疆之用也　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奏　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筭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分之所積無差而後精　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毋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兼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繇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

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　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迕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於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　許臣暫任　朝象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　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

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　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　萬曆初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曰　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曆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　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曆爲年號至我　皇上始以　萬曆爲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

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曆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有待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曆告成則改年號以曆爲名以慶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　聖上預以　萬曆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曆以應之爲　聖壽萬萬歲之嘉徵臣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曆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晋志曰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爲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

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劆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蔡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曆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劆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

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踰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巳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曆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時曆以至元十八年爲元大統曆以　洪武十七年爲元新法則以　萬曆九年爲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曆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于藍而青于藍者禮

部覆爲曆名沿襲既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爲考正然於何而正之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庶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

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歟今之談曆者或得其筭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絕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

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初二之昏矣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初四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曆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爲准爲今之計宜令星曆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爲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

筭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 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黙運璇璣正曆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二十四年河南僉事邢雲路奏竊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寔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曆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固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寔在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

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値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也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李應策言曰 國朝曆元 聖祖嘗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撰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 正德 嘉靖已退當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直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曆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得羲和氏之曆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爲數無差則太初曆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爲術無差則大衍曆當亦即定於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惛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

之忒積此爲窮雲路共行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曆書一徧閱所載焉必自有得世子僅閱衍義補氣運轉交四准分秒數字卽悟大統曆大義併所獲律呂說冀正之臣皆謂律本居陰以治陽曆實居陽以治陰自非兩本惟登臺候日晷應否折忽于秒周歲周天微爲增減務期晦朔弦望昏旦夜半中星分秒不爽尺寸與　聖祖原論元統李得芳同一軌焉務稱完制餘不必更也而本監奉查律例久稽未復此又專門之裔本業雖長理

或未諳精算之士未披雖善經實弗明其柰何以國制鉅任畀之豈鄧平虞喜沈括輩各名家不能定一二尋常曲士易能哉於是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相應俯從邢雲路所請卽行考求曆算漸次修改爲是但曆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蓋更曆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疏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得其槩卽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諳曆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爲準信裁定窺制合無卽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傳訪通曉曆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各官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

月中星纏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逐一開呈　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寶曆惟精其於　國家敬天勤民之政亦誠大有裨補矣疏奏竟留中未行

律曆融通序曰自落下閎造太初曆取法黃鍾律數而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僧一行造大衍改從大易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易大傳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

非止畫卦敘疇二事而已至若律曆禮樂莫不皆然葢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二者陰陽之妙盡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然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曆之興也測景於天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律之始也候氣於地氣有深淺因之以辯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

髮而相錯綜也以河圖雒書言之則河圖者禮也雒書者樂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其河圖之謂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其雒書之謂歟故河圖員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

治陰也十二辰以之雒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雒書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雒書共得百數者陰陽之交體牝牡之相銜均而分之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倚之而起數語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二宮調語其緯則唐有七曜律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雒書律也故有三分損

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雒書而爲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爲度毋從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齊交相契合斯造化之妙是知律者曆之本也曆者律之宗也其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之謂也

圖書編輯曰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依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與民

事而帝王爲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遲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推步而知者亙古今而不變者也且亦有盈縮朓朒之不齊焉星辰有進留疾伏之不一焉往來出入於二道之間者雖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於天運有常之中而參之以隨時變通之術驗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於數曆也庶幾乎自黃帝命羲皇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南正仲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爲元是爲曆宗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閏月定四時是爲曆紀舜察璣衡禹衍疇範周官設馮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而識矣然古未有閏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不忒矣古未見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立差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不爽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出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記疇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譏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張蒼用顓帝曆司馬遷作太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太初爲善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復自前曆上元推之得閼逢攝提格之歲爲甲子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弦望不爽毫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繇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繇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晉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何承天之元嘉新曆崔浩之五寅元曆馬重積之調元曆隋劉焯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

時有長曆昭宗時有崇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爲最蓋其說起於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中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皆合於易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繇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繇金熈宗訖元末凡三改吳昭素衛朴之乾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琮之應天明天曆壽皇之會元曆孝宗之乾道曆史序宋行古之儀天崇天曆皇居卿姚舜輔之觀天占天曆陳得一之統天曆楊級初之大明曆元許衡之受時曆耶律楚材之庚午曆皆各所取也而惟授時爲近之蓋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郭守敬創爲之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合而觀之向時更改代有損益而推驗精密不過三家耳豈皆愚附臆以作聰明任智巧以惑耳目爲哉質非卑見而閉思曲筭之餘仿揆群言而參伍錯綜之不謬然後推而行之宜其推往知來信今傳後也即歷代長于曆者亦不數時而較差何其考之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井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也晉虞喜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差一度而又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僧一行以大衍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至精密矣今據其法步而又弗合也此歷

代之不可驗者也或者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夫以歲差而歸之勢其能有合乎哉然其所以差者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内轉而縮天日之差乎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昬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

昬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于析木之寅也是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古曆之簡易者今安得倣而求之哉或曰定朔之法莫驗于日月之交食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者葢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行平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夫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

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劉以來日食多在晦其弊葢坐此耳唐始分九道何承天定小餘李淳風之定朔是矣然日有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善乎杜預之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日錯曆家者流欲以管窺之見而推合以驗天不知有常之理而順天以求合差法何時而明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承乾御極膺曆授圖數繇天悟理本心乎二統相符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

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即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即唐虞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攺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攺　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　正德十三年五月

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　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諸臣先後之建白豈無所見而云然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

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元曆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大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裔二曰聖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亦精矣而惟高允能辯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

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二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三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天文篇

歷代儀象

自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葢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葢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葢笠地

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依筭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以爲遠近之數又云天員如張葢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葢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葢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此則所謂葢天者也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郄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三十度遲速任情其

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極地深垠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靜之體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聳作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元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

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至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吳姚信作昕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于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惟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王蕃晉姜岌葛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輩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眂精覈察災祥有足驗也其說曰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天地之體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自後日去極漸近故景漸短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自後去極漸遠故景漸長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日出卯入酉晝夜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從地

下過今掘地一丈輒得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員也望之所員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黄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坤下離上爲晉以證日出於地離下坤上爲明夷以證日入於地至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云不可乎若以日入爲轉遠之故但當光輝不能復照及人耳猶宜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大於星多矣今見北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王生以火炬喻日謬矣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可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

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鈎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今且即天象而觀之内而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而四維東則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則斗牛女虛危室壁西則奎婁胃昴畢觜參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軫列爲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焉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經星也日月與金木水火土謂之七曜運行於列宿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常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日月五星運其緯經緯錯落而凡星布列其中天之文見矣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黄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

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系天子也葢周天以紫微垣爲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實極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微不覺其動耳謂北極爲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乎況周天必以斗杓直乾亥爲正所以亥子之月占於昏巳午之月候於旦而列座皆正矣謂斗爲帝車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或曰三垣之中各有帝星果有四乎葢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安得有四帝也帝一也紫微其中宮也太微其朝廷也故紫宮獨稱帝者帝朝夕在焉太微天市則皆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勾陳六星又曰天星大帝者得非帝之主宰乎夫惟帝在紫宮故北辰居其所而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爲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提攝之在亢其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極皆遠不免與二十八宿共運行而四面旋繞獨向紫宮良有以也苟非帝以宰之則四輔三師尚書大理女史柱史皆空名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其宿度

井多至三十餘度嘴少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可見天帝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析舉其大者言之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曰皇天大帝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葢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后妃也第二星主日太子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鈎陳后宮也大帝之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

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葢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杠葢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杠旁六星曰六甲所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舍九星在華葢上近河賓客之館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西河中九星曰鈎星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厨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此北極紫宮之次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也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爲天二曰璇爲地三曰璣爲日四曰權爲時五曰玉衡爲音六曰開陽爲律七曰瑤光爲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石氏曰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三主火主梁四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漢志曰杓携能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斗此北斗之次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六曰司寇北六星曰內階相一星在北斗南總領百司以集衆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此文昌宮之次也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上相二次相三次將四上將西蕃四星一上將二次將三次相四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此太微之次也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五帝座

明不測人主求賢士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黒帝叶光紀之神也史記曰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黒帝行德天闕爲之動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屛四星在端門之内所以擁蔽帝庭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郎將在郎位北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常陳七星在帝座北天子

宿衛以設彊禦者也此五帝座之次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星曰内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此三台之次也其餘雜星綴附各有義取不盡紀焉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譏内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於王所箕承帝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且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

天雞敎樹蓄心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見故主營建宮室事　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衆誅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猶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

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内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廚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孛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之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纏闊狹强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度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月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范尉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爲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宿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説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合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也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闊狹亦以所相值者言耳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且諸星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

而不附者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一座者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鉞不附井耳不附畢攙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鈎鈐鍵閉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爲官故也矢得以附弧曰不得以附柝以弧矢一人司之柝曰二人司之故也野鷄不附軍市鷄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爲庫樓門也他如積水不附天船積屍不附大陵天讒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三淵不附五車皆有其辨不可臆説也若夫稱名取類傳記錯見則又有不可槩舉者北極爲北辰而水星

亦爲辰參爲大辰而大火亦爲大辰以至玄枵曰天黿婺女曰豕韋鶉尾曰鳥帑氐謂之天根室謂之定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咮昉於堯典詳於爾雅左國諸書者是也若夫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槩若此葢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以管窺天豈能無悞於是此以爲軫彼以爲角甲以

爲氐乙以爲房所差者常在禆鄰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即斗牛之斗而其分野反在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其分野反在南方則其理有不可究詰者七政日月五星是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

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

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月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

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有風雨日爲寒暑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至其行度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强而相及葢月行速而日行遲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於元枵正月會訾娵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於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葢謂上弦也其行上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爲衝分天之中謂之望葢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葢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下弦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五星五行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而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分旺四季各十八日有奇此以四時言也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土中央此以五方言也木仁火禮土信金義水智此以五德言也木青火赤土黄金白水黑此以五色言也歲星主東嶽徐青兖三州熒惑主南嶽荆揚二州鎮星主中嶽豫州太白主西嶽雍州梁州辰星主北嶽冀州此以主言也金水一年行一周天火二年木十二年土二

十八年一周天此以其行之遲疾言也歲星之精變爲欃搶熒惑變爲蚩尤旗鎮星變爲天賊太白變爲天狗辰星變爲枉矢此各以其變異言也其行或入黄道之裏從月行有陰陽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東不西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五星相陵曰鬬行各宿次舍其環域曰入留其左右曰守其留行順逆掩合陵犯變色芒角越次搖動俱以時政之得失占焉順則雖災亦輕逆則災必甚也且其所經宿度各有垣廟而

皆以得位爲吉其行度在古曆惟主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至後魏張子信避亂居海島中專以渾儀測度天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伏見有感召向背故曆家因之而加察焉是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得非天地之常道哉木土火三星經天金水二星不經天雖行有遲速亦三天兩地之道也但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豈徒司國柄者謹候

之以順五行而時其調燮勤其修省已哉故紫宫房心權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

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何也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至於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虚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内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

星占於衘南畢主之其西北則狐狢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衘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狢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葢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觽參伏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郤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楪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則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出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踰河界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葢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

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

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大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是雲漢始終。爲十二次。皆以精氣而不係乎方隅。以山河爲限而不係乎州國者也。乃近世儒者有謂斗牛女虛北方宿也。而屬之揚青。奎婁胃昴畢西方宿也。而屬之冀。且吳越南而星紀北。齊衞東而玄枵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

周宅中土而柳乃位於南。秦在西北而井乃位於東南。遂疑分野爲不足據。不知歲在鶉火而武王克周。則鶉火爲周可知。歲在實沈而晉文得位。則實沈爲晉可知。淫於玄枵而禆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火而梓慎知宋之將災。則鶉尾爲楚。大火爲宋。又可知。後世如五星聚東井而漢王入關。彗掃之而符秦滅。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聚觜參而齊祖王。魏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其尤彰著者也。安可誣哉。獨其或主以州。或主以郡。或主以國。則代降彊裂。廢置不

同因革亦異而猶必以昔人地理志排之是殆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者也豈得緣而疑天象耶且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是又言天文者不可不詳也善乎靈憲論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

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員故員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湮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者樞星是也謂之北辰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禀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時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和序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

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是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鍾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昂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狠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

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偶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蝕其明也由暗視明明則無以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强弱之差也衆星布列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

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葢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也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

則遲遠天則疾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於東覿於東屬陽行速者覿於西覿於西屬陰日與月共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依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然後吉凶宣周其詳可盡故邵子曰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天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

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不過乎十分也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午正秋酉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為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為閏差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

則縮贏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月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羸半縮月半虧半盈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月晝可見也故爲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爲陰中之陽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河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張子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

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大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

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葢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其術葢有不知而作者耳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聚斂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耳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乃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葢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斷鼇煉石猶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啣火天問之誣揮戈棄挾尤爲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天槎未知天演地紀之義也草木生落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蝀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璧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鋼馳玉馬言雪者非眞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鄭玄之分星失之拘

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矣月令作於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星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則屬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則屬軫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也哉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爲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耀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黄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别三家星若衡則以青白黄而别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前漢則

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呉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晋則有陸續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貞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黄道游儀而其中之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爲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内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黄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之屬莫不咸在轉之以漏水置之於靈臺而星中出没與天相值若合符節故崔子爲之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范曄云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陸公紀之徒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漏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證於事情莫密於此則張衡之渾天爲可考也淳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遊儀皆儀之别也天經金渾金常璿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二月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爲元樞玉衡遊以横筩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黄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

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觀日所經以爲光道齊欲不齊者黃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筭而難於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而用以測候此則淳風之渾儀爲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洛下閎之儀君子亦有取焉晉志曰漢太初洛下閎等造員儀以考曆度揚子雲論渾天亦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景壽昌象之幾幾乎莫能違也此豈非洛下閎之可取者乎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黃道游儀君子亦有取焉唐志

古今治平畧　歷代儀象　卷二十三　三十五

月令瓚以木爲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以赤道定位黃道游仰月環白道動與天合簡而易從一行是之乃奏令瓚所爲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此豈非梁令瓚之可取者乎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矣後魏之鐵儀則有以鐵而爲儀者矣宋元嘉之小儀則曰小渾天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武成殿之木渾天則運以水者也張平子之候風地動儀則又用之以測地者也若夫曰赤道曰黃道此

其法之不同者也曰單規曰雙規曰雙環規其制之不同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國之中其制有地軸地輪地足之與有橫輪側輪斜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踵一行令瓚之遺象者也韓顯符之渾儀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管曰平準皆其儀之號也曰龍柱曰水臬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淳風一行之遺法者也而熙寧則沈括上渾儀浮漏

古今治平畧　歷代儀象　卷二十三　三十六

景表三儀其說曰周天之體日引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轉乎器中而天不爲難知於是考正十有三事自謂默與天合元祐則蘇頌制渾儀渾象二器其說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

第78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0 反正面

曰渾天儀二曰銅候儀又按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皆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儀銅候之外又有渾象凡三器也古人具此三器以候天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精於是更作一臺上置渾儀下置渾象旁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吻合躔度最爲奇巧所謂前此未有至若宣和定於王[redacted]本於方士機衡之書紹興定於秦檜而成於內侍邵諤之手則制作槩可知也惟元郭守敬造曆一本諸測晷故創

造諸儀式最爲詳備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悉古人所未爲者故儀表至今用之誠拓越千古者矣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缺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器以術

天體謂渾元可任效而測天象可運筭而闚迭爲矛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運天耶則北方之極浸高此二者蓋渾蓋之家盡智畢誠未有能通其說也則王仲玉葛稱川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四

豫章朱健子强父著
弟徽子美父訂
武林鍾源長仁孺父較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太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祈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四方各二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西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

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温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温凉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其于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是故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于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多麥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竅通于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主夭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竅通于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虫之所伏也其人竅通于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中央四達

風氣之所通也雨露之所會也其人竅通于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其于產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尰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輕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

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北方爲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脉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于河江爲南界而漢則會于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會歸于東海巳乎卽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衺武嶽憲而來爲華岳爲析城王屋爲雷首爲大行爲恒岳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蹊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爲南岳散爲廬阜爲會稽鴈蕩爲金陵又別爲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蹊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

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晝野分幾不又有可得而言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峒岱至于崑峯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乃命禹平水土分爲九州悉如舊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壺口碣石衡絳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楊州荆及衡惟

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于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厥田中中兖土黑墳田中下青土白墳海濵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楊土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黄壤田上上以今考之各州之土田果異于古歟所載惟物産也自冀之厥賦上上所賦總銍秸粟米以至兖則草繇木條厥貢漆絲青貢鹽絺海物絲枲鈆松怪石徐草木漸包貢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楊草夭木喬貢惟金三品理混篠竹齒革荆州羽毛齒角惟金三品杶幹栝桐礪砥砮丹豫貢漆枲絲紵纖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狐貍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産果異于古歟葢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如故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疆界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于九州之内分爲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弘且遠矣虞舜登庸厥功彌邵表題類而分區宇經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典見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十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

億畞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畞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畞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營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畜宜鷄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望諸川曰河泲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澤淶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畿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

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第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則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北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統言萬里者亦大畧計九州之輪廣焉耳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大畧計王畿之輪廣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

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沓起皆執一之論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距遂皆整齊無差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耳究其實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然則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如犬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荒服葢先王不過因諸侯之情分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于一說而勉強附會以求解哉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周後自分爲東西比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皇初并天下懲艾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于是興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獘分內史爲三部更

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壤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雕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

邑涿鹿虞世南陟蒼梧夏禹東巡會稽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疆所加遐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萬里賓輸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縻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棊布星分晝爲萬國其侯邦所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

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强胡猾狄挐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于服遠哉抑亦爲斯民愛戢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薦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存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

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强文王之時逝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玁狁獨强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寖强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于上國于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曁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

民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曁悉爲郡縣而猶以爲未也嗟乎黃帝登空峒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漢武帝登單于臺隋煬帝幸鴈門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于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斁後王之所勤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

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可與古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勢西北蔚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于幽冀雍岐迨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干戈于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横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南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

之以攻趙燕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鬭于周室甚惟衆志之此昔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者也然則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故宋衛中山處于七強國之間自立則輕附于人則重而六國知兵合于三晉以擯秦則雖自帝不足于以禁人之爲帝有餘卒之從敗横成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以秦之強有韓爲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三晉既舉南顧齊楚無藩籬之限北指燕雲無尾後之虞三國雖欲不相繼覆并豈可得哉故當時爲秦謀者莫利于遠交而近攻其說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齊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其後秦用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

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繇此言之關隴居高建瓴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雄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嗣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角鬭轉戰于滎陽成皐京索之閒當時謀臣有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廒倉乃引而東令戍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廒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卒之高帝因以之慑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于滎陽成垓下之功則滎陽成臯實爲之地矣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爲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蔡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關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盛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享今陽翟縣有鈞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卽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卽今之

滎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卽今之鄢陵縣也楚敗晉師于邲卽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卽今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每爲重鎮卽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酈之言爲不誣矣光武中興起于南頓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致輒除莽苛政復漢官

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耿弇輩得以北收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遂收富平獲索東政以平齊地聿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爭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卒并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爲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强弱剛脆固不等哉

南北疆域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旣平孫氏版圖歸一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鎭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聰石勒以合肥淮陰壽陽四口角城爲重鎭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符堅東平慕容暐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又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豫司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後益梁陷于譙縱每因劉石符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鎭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冠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尅魏碻磝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尅洪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于是後魏主大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爲北境僑徐兗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强盛也南鄭襄陽埀瓠彭城東陽皆爲宋藩扞嗚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之世雖未嘗恝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之于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楫之素志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商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奮然以興復爲己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英雄豪傑之士于是

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變已竊發而不可禦此夏連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規模葢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青兗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畧無以關其後歟更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趣河洛魏人斂席而退司兗之地常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栁玄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葢文帝雖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斂戍之初豈眞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王仲德曰胡虜斂戍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玄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玄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畧竟以退怯失利而玄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閫防纖

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濟葢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也兄當時大武之在魏內則有崔浩高允之徒以爲之謀外則有奚行長孫翰之徒以爲之將乘其剪滅蹂躪之餘威震兵南向聲勢所接巳足以讋服人心于未戰之初矣夫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若是無恠乎青徐兗豫之地相繼復歿而不自固也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講徒欲憾其欲速之心而不爲長久之計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雖出于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爲冉閔所取

歷三十有一年而亡慕容儁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苻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肥水既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凉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諸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繼起而東西方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

有志于恢復者豈宜自沮哉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州相繼敗没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漣口朐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法舊制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焚爲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没于西魏大抵雍州下逮戍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陳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没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

釆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城于是西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没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

初又得青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西之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然是時南方屬宋明以後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鎭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剋西師來伐至于邙山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畧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晉州武平關栢崖軹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荆門孔城坊汝南郡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備置也周文帝既平江陵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

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野或駐大軍于秣陵或涉沅湘而阻于長沙或渡淮而守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者五代亂亡踵跡劉

氏暴骨于關河苻姚染血于淮淝慕容拓拔鬬鬩蚌鷸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遊孫恩盧循訌亂海嶠桓玄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譙縱蝸强巴蜀是南國非無釁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葢其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與常試之師方敵未有釁則速徼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廟謨重勞帑藏盜屆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鄰壤繹騷蹶泰之鹿已奔卞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具無

以應卒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口元英掃北方之衆沒于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跳呂梁之役匹馬無反彥之退舍資實蕩然魏武言還僵屍闐積齊人如刈皆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其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殫紀既軍敗于外國疲于内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于成功乃所以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于暇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優游將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銜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静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僞而慣識之必俟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與湯后之雲霓仗武王之旄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擢以此吊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是其緩于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于萬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

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廣狹戶口之盈耗與其州縣之廢置而當日之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日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寓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荊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

進獻地錢俶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城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

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illegible]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始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州寧塞龍支等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于元符封域之表訖于重和既立靖夏制羌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釁旋起蓋自崇寧來盜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効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粗閱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倉皇渡江駐驆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長淮西劃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東西湖南北屬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已有戶一千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有在于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登湘山夏禹東巡而狩會稽商湯正朔所際南暨交阯是京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三代已前邈爲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

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遂夫泰伯奔荆蠻而吳人化其德文王之與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東東南之民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繇是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句踐種蠡焦勞辛苦收養其民而楊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厚倉廩峙兵庫剏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蒍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肄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

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駱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詩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廷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邪浸爲禮義矣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于西北戎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剔風教茲美端與中原無與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于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下之十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遜焉殊絕葢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

盛于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衰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

萬餘緡而皆取東南此皆熈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亦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寖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其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賦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講與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斬焉不侔然自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淪沒于羌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徃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

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徃徃指燕雲河湟爲重指江湖川廣爲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貿衡其盛衰苟天之所棄何有于華夏天之所祐何有于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爲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爲開皇正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爲聖聖承承百七十年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開之資以富彊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高陽疆蟠木而宅龍城黄帝逐獯虜而邑涿鹿高宗覃伐于鬼方文王遂城于朔野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廵則終于蒼梧夏禹東廵則殁

于會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廵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眷佑于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隋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至于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于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爲異域大抵開羌狄爲郡縣

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故至此耶雖然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髙濟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𡵆強魏武克朔方孫晧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黄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寳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

也項王殘忍石季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苻堅皆一時令王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强覇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之數繫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孱此形勢之所以興也是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戾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遡古以來南北分爭則西北以强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雜以羗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邉以蠻獠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遡古以來

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寛爲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用疇而利耕布故遡古以來西北之人裕于賄而患于飢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于東南貨賄常資于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孱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東南之兵利于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

拒强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抓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之兵利于亟戰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溝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賈充鄭柔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繇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黙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黄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眞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淝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歴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歴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于此矣但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疑足江東而于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務立國于建鄴而于淮之地則有

盱胎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敵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交爭于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所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衡攻取之才觀孫策晩歲咐囑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胎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攻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狠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旣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際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胎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釆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胎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商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繆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

陽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援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連吳會西運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脣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衅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

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脣齒則荆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闚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温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爲

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上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湖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常都于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荊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

以蔽全吳夫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若乃自蜀江東下黃河注而天下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州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荊襄

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于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交接百城逶迤鋒相挐也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戟吳兵騁于趙代之

郊矣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葢自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真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塲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

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恭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逮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爲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衆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山及陷没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一坪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于睢陽乎抑亦有賴于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半

得人則重失人則輕最爾危城屹爲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玉壁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壁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李唐之季黄巢訌亂剽擊萬里宇内瓦裂而趙犨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眞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賓或環天下兵來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常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眞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黄河雖廣一葦可杭也故善設險者

擇民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國朝疆域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直星紀之首以宅都於是汛掃羣宇盡復五帝三王盛漢全唐所自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而　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正大統于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辯明而建今　京師而　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為十有三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千里而州而郡星列棊置屬于省司以達于　天子而衛所覩形便錯置于其中彊理會同延袤于四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　洪武三年　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書書成名大明志六年令天下府州縣繪山川險易為圖以上十六年　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津亭堠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書王驛途道里之故　上嘗覽輿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所當戒慎昔紂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興所係惟德豈在地之大小　景泰中詔修寰宇通志閣學士衛為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為書葉侍郎盛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為四六設庸踵之何為必欲紀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勸戒于治紀可列者為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咸具庶其益乎衛不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黃冊所耶葉議遂格書成名　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嘉靖初　天子方思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萼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為撫御安攘之畧也乃進輿地圖各為敘紀于首以獻而四方扼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　上溫旨報命圖留中覽焉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法廣圖為數十縱橫長短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十數寒暑而後成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轄時增表所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所與其名山川嚴隘悉為標列益稱精密嗣　隆慶元年楊冢宰博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之差每省

總括其梗槩以爲陞除高下之等銙尤爲詳覈葢四海九州粲然如指掌矣今試舉各省而觀之北直隷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百官實遏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並稱險阸故薊州保定重兵屯馬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膂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逹兵塢處降胡其中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遵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人竄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闢而賦徭日繁禁場莊田中貴戚畹之家星羅棊布而膏腴坐幷驛傳不節水陸騷驛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南直隷古楊州地南六代都也　高祖創基實首造焉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爲最急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邳俗悍業鹽多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設戍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肆椎剽作弗靖與江洋出沒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稼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費故易以告饑蘇松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淪于魚鱉轉餉旣艱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吝嗇健訟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楊衝而俗侈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大都根本重地賦重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　皇祖時宿衛散處江北屯田之令減裁河中使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賦少而足邪其永孚于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隣淄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于河患諸築塞疏濬舟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而兗州水

潦爲虐疾苦滋甚矣別　京儲邊餉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斯爲急青濟依山多鑛賊公私益交病之而武定爲燕薊門廷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漸惟遷徙謫戍之人歸焉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贍爲海東保障然本海運故道聞諸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山西古并冀州地省治太原古晉陽并爲唐南京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

儆捍中州之勢焉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析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設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若蔚州之獷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阨深乘時抄暴要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爲甚乃邊卒斗收待哺動輒反側至戕餉臣爲譟則積漸使然非亟圖不可矣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內河西塞神皐奧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唐皆都焉然平凉固原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乏屏蔽頃年胡騎頻已侵入華鳳延慶間原野蕭條矣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焉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爲一區水穀自足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然自移鎮榆林而來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達內郡矣甘凉以西左番右達處勢孤危而土魯番洮岷西寧錯入于番族要在撫輯鳳沔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會府生理殷

繁然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與他郡畧相當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稱重地而所在發力以供邊奉　宗室平凉尤甚閭閻愁苦焉河南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闤闠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以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今歲賦幾百萬民勞甚矣歸雎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守難動捕則潰遁四出禍

延他境彰德道趙魏之間單民左右爲盜雖斂迹而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溢于利勢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冦盜切奪之禍歲不免矣浙江古揚州地祟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爲邪郛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嶠繞淮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

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負山引泉生理爲優處州之民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弛縱慶元松溪之交歲彼侵暴溫台並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他冦也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

閩粤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圩和民爲上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不可無備豫南贛之間汀漳雄韶諸山盤會路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臨之袁州地邇長沙逋民客戶嚚訟好爭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　弘治

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非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澆俗日壞惡少間出矣湖廣古荆州地南滙沅湘北據元陸武昌其都會也襄鄧古稱重鎮扼其首蘄黃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殷沃南嶽効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走商陝郴桂之跨閩粤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之扼塞備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水患冦盜乘之蔽土泥塗甚于禹貢　宗藩賦祿廣于周封而楚俗慓輕鮮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

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皆嶽麗桀而難治過此則永州保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强每以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驕橫滋萌將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四川古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果蔬果織作柒練之饒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扼巴峽之流界以番簇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蕃蘺坤維井絡斗絕諸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

古今治平畧　國朝疆域　卷二十四　五十九

也然奸宄內作縣車束馬一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夔各有憲臣重兵外戍而上列　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巴蜀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已焉若硐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海殆與蜀相爲盛衰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爲與區民夷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山阻西北重關內阨羣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不復回入中國封域促甚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矣然處人盜礦流入政和壽寧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稱魚鹽之利而山谷遂深逋寇憑之嘯聚然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遏倭寇近通琉球爲溟渤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獨與南贛聲勢聯絡設提督鎮治其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與泉文物地利甲于八

古今治平畧　國朝疆域　卷二十四　六十

郡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給海寇殘傷兵食爲急視昔亦已遠矣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雄連以臨荊吳東肩惠潮以制閩越內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輸盡仰諸榷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獷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猶患峯戶斗老今內寇外夷爲害尤棘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瀧水地界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澳猶衝關地除兵耕守並

務可也廉州背山面水爲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乎地腴壤遍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並海而五指盤心之地反爲黎穴乃瀕海島夷之國數十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必盜邊顧民逐山海礦野番舶之利不勸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竊藉山谷則良民困于徵求教治不修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況地產珠池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廣西古百粵地東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設文武大臣鎮焉府江左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盡遠而苗夷附據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鯨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二江之間爲諸蠻窟穴伺間出剽急乃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然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岡接壤徃據之爲桂林北境患郴慶以西則八寨爲盜區洛容懷遠每罹慘毒而賓州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田叛服旋就平定因勢羈縻可謂上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臨交阯柱筦保障其在是乎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巖臬激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一都會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安路納交阯金騰地據諸甸瀾滄聯絡寧靡由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武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有勞焉尋甸上下風土絕異兵衛漸疎矣故諸羅搆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無制置可言也其東境則曲靖之羋河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關索嶺達貴陽今獨走貴陽爲孔道稍置兵梗坐令隔絕東西二道宜闢以待事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騷擾而萬里投官類難得人苟撫循溫燠相與休息固可坐而定也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箐嶄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費仰

之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匪咫尺夷土故泗城忿其很吞侗犒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踞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在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筸西播永順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冒耶他夷地連肘腋而爭疆職乃其兵端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　京師元首也而　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載夫首則外有

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逆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允以能制輕重之勢而加意于本元之地也　國家肇基于南而定鼎于北上應北辰以象天極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淛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腋欲强足無蹶盭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營衛灌注焉然後以形勢充暢而外患不奸也　二祖開基　列聖纘緒逾二百年于茲　朝廷清明百官守職萬姓安堵四夷嚮風可謂極治矣乃愚所私憂過計不在形體而在精神也夫歲倘九邊之銳卒以戍薊門徒罷于奔命而士苶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誘河渠于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急咽喉之塞而

求他竅也伊洛淛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水潦卽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搒腹旦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寇瀰山海民無所號項雖蕩定如寠人病起休養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如此以爲安蓋俞扁不顧矣　聖王在御賢公卿在列豈以內寧而忘外憂夫薊門教練取之浙卒漁陽突騎故甲于天下豈曰無兵而南取浙居則南兵倍其食急則北兵當其鋒南觸北怨敗道也項虜

二小入輒破軍殺將其效可睹矣愚以爲不罷浙李則土兵不戍土兵不戍則九邊之戍未得息肩也河故湍悍隄東其流洲緣其口豪俠貴勢宅莊葺田沮洳以當水道者有司不事問以故數治數淤數淤數決往往坐此迄無底功頃疏草灣報效矣愚以爲不併力下流則漕渠不通則徐淮間未得安枕也新政一務節約帑庾不盈水旱盜賊不加于往時而遑遑不聊生者舊逋雜征而催科急也 天子幸哀憐小民不待建白一旦而下緩征之 詔民鼓舞若更生矣諺曰東南熟天下足東南之粟轉穀贍天下而交廣江淮創夷昏墊之民終歲不復喁喁待澤其他山徼海壖君門萬里懸命于有司此尤當念愚以爲不蠲賦有司則德意不宣德意不宣則窮氓遐壤之未得被其澤也然此皆末論非本原至計夫順天八郡于周爲燕趙諸國于唐爲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當是時各所阽其地什五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輓藉江淮之粟旁引百郡以爲助而猶不足乃欲闢京東瀕海萑葦之

易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泉分地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 洪武中蓋有開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搠擻未盡剪而有司者輒履畝而稅之矣抑或田成業定而中貴外戚輒請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爲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豈惟京東將遂地無不可耕者且使粟價無踊游民有歸萬世之利也又欲倣漢唐置三輔未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青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隷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蘇而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于農而實編于官者矣既編于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 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爲誠棗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閒分曹角射誅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截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 之固亦萬世之利

也至若三營精鋭國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敝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甚非所以重　京師而示天下也今歲時簡練團營精采故已改觀而市井游惰尚多竊匿蒐而逐之則傷覆載之仁保而容之則滋奸宄之黨愚以爲此二事者乃金吾巡徼戎臣開府一有司之事耳而　國家之精神不與焉夫齊泰伯臣尚能保伍其民令無奸匿李光弼爲將而旌旗壁壘皆變是故精神誠通凡此類者皆不問而舉令　朝廷下尺檄而中外諸吏恐懼

奔走此乃形體相攝屬而非精神所流貫故法嚴令具其羹戢之下且有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者又何以責四方是惟明目達聰開誠廣益時召公卿坐論治理間引郡縣覲對便宜獨問閒于衿帶運要荒于几席使上之情常通于下如星辰垂象而易知下之情常通于上如聲嚮乘虛而易達然後天下之勢聯合爲一身無復有壅閼者雖尺寸之膚癬疥之疾心所捬循手不待命而至首所嚮往足不煩諭而行此所不在形體而在精神者也

古今都會

若乃敦龐于天地之始鼎峙于羲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楛矢爽裘風鶩南畢表既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披裁其弘敞崤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爲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既即帝位都于平

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乃遷于囂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乙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爲水所圮復自耿而徙于邢淼頻爲河患遷至再四矣及盤庚嗣位欲復湯之舊業謀所以避河患而永計長久者而臣民族姓安土重遷相與怨咨帝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河遷于亳從湯所都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于

邠至古公亶父避狄難遷居岐下及文王爲西伯時聞崇德亂遂伐崇侯虎軍三旬而不降退修其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既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焉武王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既又以洛爲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瀍水東爲下都曰成周卽以處殷遺民者也然時雖巳宅洛而王以鎬京宗周常居之命周公留治東都書曰命公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受文武受民亂爲四輔者是巳葢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爲犬戎弒于驪山下平王卽位因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遂封襄公爲諸侯

湯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問之禮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居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伴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併天下周室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葢若天所助焉然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且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成王周公始增營之周公既沒蔡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于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甚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効也盤庚之

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嗟夫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故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五年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婁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向洛固以足恃上疑未決以問留侯張良良曰雖洛陽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光武中興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號爲東都而以前漢所都長安號曰西都後至獻帝時關東兵盛董卓欲遷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率師討伐威之以武

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纍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朱儁亦謂西遷恐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勢非計之長者已而卓死群盜競起劫帝西竄曹操因劫迎于武昌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何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踈是不復徙都而以補裒爲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後哀帝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畧中原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莫敢先諫孫綽上疏曰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

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在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將選其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功竟無成唐初都于長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至代宗之時以吐蕃侵冦欲定都東洛郭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濁渭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兵墟丘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閒者羯胡稱亂九服分崩然而先帝伏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潜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使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咸謂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旣乏軍儲又鮮人力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阸纔數百里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願時遵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眞社稷臣也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

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後朱朴擢國子博士上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荊漳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視其山川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宋初因周漢之舊都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留都焉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

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闊之論也及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仲淹之議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連修京城蓋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內顧之憂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爲失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皇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焉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副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强矣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鶩入關中周德至矣然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矣焉攸賴哉蓋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爪分列國有脣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厥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與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聲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畱意于稽古禮文之事故遂扳平戎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侔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遇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强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控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倩農險阻遜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覲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基漢燕晉不能喙符秦而姚萇實并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逕師統而德宗跳豈

非長安志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若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欲不常舉故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頁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耳朱玼而北胡亂僞師犯闕如履門閾以至典午失馭藩僞弄兵稱爭如織王政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燕安怠于無虞變故生于悠久故載戢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儜憊兵多難用將遝難使可以隆安強盛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

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繇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朧之冠尤爲頻駭良繇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復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繇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歸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純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爲優不如長安之地四塞則雖固而包藏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澠崤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于是而易輸寃抑于是而易訴朝覲會同于是而易期赴調上

計于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甚便于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卬洛其庶幾矣迨至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高宗倉皇南渡靡所底止李綱上言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以結萬邦之心繇以中

制外據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偫糗糧蒭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夷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

名國備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係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四郊畿甸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旣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紓一時之患策無出于此者高宗乃詔南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復上言曰夫陝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荊湖閩浙川廣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

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首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擾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如必以幸建康爲安竊

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濵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亡禍患之在後獻説者如此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闗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宗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廵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闗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

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甞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繇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其第二劄曰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此觀

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王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繇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致深入豈能避詆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孽累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蜂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屢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

所便往年方臘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繇此觀之欲聚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籲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猶堅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葺城池已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匈匈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蓋久之綱退位

而國議曰主于和遂卒幸臨安而進都焉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乃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

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囬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越吳之僻固不知知秣陵之通達是

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患不爲耳時陳亮獻中興策亦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以一隙之地本不足以萬乘之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蓄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衆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矣足以稱雄于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王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置于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

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攻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誠慨然移居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于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時不能用惜哉且夫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爲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極中國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于今皆爲河北昔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冀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湮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丘入勃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東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遷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舍此則唐末博士朱朴遷都䟽云去巳衰之衰就未王之王有取于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在險如宋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可

信乎國朝　太祖初下采石處士陶安見說　上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阻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上悅明年取金陵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廪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掤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殆天授非偶然也乃改應天路爲應天府置元帥府居焉久之以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内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帝乃命劉基等卜吉地定作新居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　詔曰朕惟建邦義以威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廵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二年　上　詔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

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群臣稱善至是始　詔以臨濠爲中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地勢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

折而東行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兗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徑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湯都之但四方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泄　燕京壯氣我　朝鍾焉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繇蜀隴轉北而爲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費繁今能處之邪縣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

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于東泰劉身顧祖東海外盪江河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乃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折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于五嶺環抱中原無情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謝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于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則用易輸

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于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于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于天下夫安于建康乃謂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邪滯尚微故建康俗細于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于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于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于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于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贖百世相感不爾則中洛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

國初深見也　永樂十四年十月復　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自　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造事重恐民力不堪乃　命文武群臣復議之于是群臣上疏曰北平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　車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　陛下重于勞民延緩至今切爲宗社大計正　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

貝俻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　聖斷勑所司擇日興工以成　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　上從之至十八年宮殿成遂定都焉北龍有燕山即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脈盡于此故曰燕山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者故又稱金臺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與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

之中脈綿亘數千里至于闐歷瀚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陽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大山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會帶黃河展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又按朱子語錄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前則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爲龍華山聳右爲虎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叠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衛而關鎖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

又如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楊文敏爲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楊文襄公謂形勢甲天下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且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

嘗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艮爲山水爲地之岸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盖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襍氣不足以當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曁北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下以北面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在南今日　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坎離之間出乎震而勢乎坎

以受萬物之所歸嚮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衆莫不至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常當天下兵馬之强在昔則然矣豈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越黃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詩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一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矧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背幽以建武而禦乎夷戎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

可不爲衰微之慮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蓋不止我一朝而我朝近胡爲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門中匈奴入寇鋒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爲遠唐契丹界直浹旬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幀蓋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俯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虜之近制虜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昔漢文帝朝晁錯有實塞分戍臨陣合刃諸說而文帝取焉唐德宗朝陸贄有險以固邦國兵以服兗橫諸說而德宗取焉宋仁宗朝范仲淹有守兵聚散多寡戰兵主客勞逸諸說而仁宗亦取焉今其言載在三史中班班可考豈非經時石畫哉然漢卒患匈奴唐卒患吐蕃宋卒患契丹西夏何也所行與所談悖也今之論議毋亦類是乎夫分境畫疆秉持阨塞可謂確矣然外有棄野所傷實多是務其禍而以異壤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戰也驅兵策馬衝擊郊原可謂雄矣然內無良才所摸非經是積其弱而以異日當之也于此不得以忘守也故金元常都于此是其炯監然則金人之禍在夷狄而監其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强兵足食負固勢壯而外虜不敢萌窺伺之心元人之禍在中國而監其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薄歛使朝綱正而奸民不敢懷背叛之心斯國基固而金湯永矣

圖書編論曰嘗詬形勢者可以威天下而不可以畱天下威天下以險險也者力之所恃者也力不足者取之于險畱天下以仁仁也者險之所恃者也險不足者取之于仁君而仁矣無險可也險而且仁萬世猶可也失仁而得險亦或可也不可久也得險而力且足焉而敵者猶孽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周官之法所以必立民極之中也此古之有天下者雖不敢不本之以仁而亦切切焉據形勝之地以雄視天下蓋亦知險之不可廢也且天下之險因乎勢得

其勢者可以居重而馭輕天下之勢因乎時勢乎時者可以通今而酌古王者所居曰京師大衆之義也曰天邑天子之居也據之非其地則不足恊天下之威匹夫劍立而全城不守矣善守國者烏可不審勢以擇險本之不以仁則不足以建天下之極外患雖寧而內變將作矣善擇險者烏可不廣仁以和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定論也呼乎伏羲畫卦而臨民黄帝垂衣而神化斯時也未見有所謂險者若堯之平陽舜之蒲坂禹之安邑亦各有所起取朝貢之易達者都之耳後世因其昔在冀州而有三面距河之險然後見其險焉耳在堯舜禹不之知也在堯舜禹之民亦不之知也何也天下安于仁而無所事于力也下堯舜而文武始不能不用乎力矣然而仁所將也是故文武之豐鎬所以據天下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成王之洛邑所以會天地之中和宅中土以撫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威足

以行其慮而莫敢誰何恩足以弘其公而下皆用命歷年八百固其所也何在人與力之並用雖無險可也況得其所謂要會者哉是知周之所以永命者仁也非徒在險也王孫滿以卜世卜年之說謬嘗聖人之心是術數者奚足與議周王之仁哉下周而漢而唐而宋其仁葢已微矣而力且弗之競漢高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强而朝廷之所以鑿至于晚年末路司蠍柎鍵內鈌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洛陽所以爲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亦弗競于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無及其將誰咎哉何也葢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況七制之

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三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央則儉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嗚呼是豈形勝之罪又豈形勝之所能流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下力康而定鼎此南都之所繇始也　太宗文皇帝靖南北巡命阮安而營北平此北都之所繇始也以今觀之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布帛穀粟之富魚

鹽財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舉誠周禮所以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六朝是也而偏安之陋固不足以疑一統之盛北都之形勝奄幽燕以爲王畿外設八府以爲捍衛太行在其西醫無閭在其東重岡叠翠鸞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洊漾浩蕩浴日月而浸

乾坤沉鬱激捍之材雲錦騰驤之馬爲天下最面明而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背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震叠之威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也古之人有都之者金元是也而維氣之爽固不足以承中華之統則天下之至險已屬之天下之至聖而深仁厚澤又有以維持之也以天下之仁起天下之義而財賦出于東南矣以天下之義聚天下之力而戎馬盛

于西北矣財賦出則所以養其力者有備戎馬盛則所以雄其險者有人力以人奮險以力固地利人和萬世猶覩宜無復容喙者矣然弊生于積習之餘事怠于異世之後今之東南視昔之東南何如也始之以水旱繼之以蝗蝻加之以贓吏之掊剋而陰瘠于土豪之浚血則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矣今之西北視昔之西北何如也前者犬羊陵縱恣將芮寧之死一時同殲者八百近者旱魃爲災延綏軍民之死刑于泰

膚者五萬人則今之西北非昔之西北矣善守城者可不張而宿之扶戸楦之使天下被其仁而不知而因以鼓天下之亹亹而一因仍于漢唐宋末流之獘甚焦懷今二都之力北都爲畏請得復寨而備言之可乎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失焉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此其外患之可畏也至于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七萬餘石以給邊　永樂引汶泗諸水以滋濟引黃河自滋臺以溢御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淮自河達于　京師今藉漕河以一衣帶之水猶土可塞焉一無賴者傳矣而遽塞瓜州之埧則江不達于淮矣塞滋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　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唐之軍士脫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挖珍而捫腹者可鑒也此其內變之足慮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厲甲兵廣儲蓄塞要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患斯消矣知內變之足慮則必愼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爲不敢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則變斯消矣如是則善政流而仁不由大化也武勇奮而力不由大權也四漢消而　京師無虞大勢也勢張則固權重則肅化洽則順不怒之威篤恭之妙信能咸美文武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五

豫章　[illegible]健子强父著

弟　[illegible]徽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兵制篇上

三代兵制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昔者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而至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乃車徒興賦均起法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囿術路爲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

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槩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君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

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田役皆由鄉遂至於都鄙此公卿大夫各帥其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𡋯布則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而每歲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當其時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長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患矣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盛而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由今論之自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積而爲百乘千乘又積而爲萬乘而天下之賦定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爲師爲軍而天下之軍立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故六鄉爲六軍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則是合六遂六鄉可制十二軍矣有十二軍之衆而僅制六軍以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王畿千里車萬乘而六軍遞用千乘則所用特十之一耳大國百里車千乘而三軍所用則五百乘次國七十里車七百乘而二軍所用則二百五十乘是十之五耳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而一軍所用則一百六十五乘是又三之一耳以見先王之不盡民財也不特此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

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而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止八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大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千乘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六遂及三等侯國皆通此數大司馬遞而征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

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葢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及上地中地下地之任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及戎馬兵車甲士徒卒之賦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調發則不厭其簡故每甸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而十六次調發方及

一夫也誠以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而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又況此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軍將即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方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閱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衞然則兵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有事則毆之於行陣事已則

歸之於田里故軍藏於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春官之宗伯以軍禁而猶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拳拳於法象之垂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嘗考之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

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擅發否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專行是則兵無專將將無專權可見矣以至鄉遂之民屬司徒四時之田屬司馬閭師則受軍旅之戒於司馬鄉師則致役要之辟於司空㮣六軍之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至其四時之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茇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

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爲還田之期以此見先生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兵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茇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爲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有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仁已迭行乎其間矣而又仲春則以辨鼓鐸鐲鐃仲夏則以撰車徒書契名號仲秋則以辨旗物仲冬則以詳坐作進止各主其一不盡求也蒐以祭社苗以享礿獮以祀祊狩以享烝各以行禮非暴物也益田本肄武而以禮終獮本屬殺而以仁勝此之謂順以動而悅以使乎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

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鄉皆將則蓄將不爲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若乃天子之衛有郎衛有兵衛而其別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覲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

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蠻閩夷之隸是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上矣苟不以賤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爲德行道藝之害此宮正所以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防以過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有保氏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均其秩而須其衣裳均其敘而須其誅賞如此則八次八舍之列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掌之太僕統

之師氏帥之司隸令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厠跡其間平時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秉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曷常有文事武事之判耶且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制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民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

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合而觀之任征伐之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名募之擾無圖聚糜餉之費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既因富而力彊處宿衛之兵多出於士則無長淫導邪之失無袵凶遡逆之災而士以析巡之餘均敘則又由教以知方矣此成周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歟周道衰法度廢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霸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識緩急足以相死其教既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而依倣周制變爲輕制實始使兵農異趨何也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自五家爲軌積而至十連爲鄉爲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如鄉之法制鄙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自三十家爲邑積而

至于縣爲鄙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爲三軍者四如遂之法通四之數而什伍之事則六之一士用十之三於是國中之士爲兵鄙里之民爲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齊桓既沒晉文按之蒐於被廬作三軍教其民其後又作三行以禦狄實六軍矣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豈自知其僭而稍替其一乎是時楚益强大僭王號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隨廣而爲三軍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往往非古至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左孟右孟兩甄之制莊王圖霸邲之戰軍制備焉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游闕爲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於陳則分左右二拒謂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旅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楚是以强共王之時若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剡名之康王時蔿掩始井衍沃牧皐濕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盡王府地益大陳蔡不羮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爲舟師焉雖迭爲盟主總帥諸侯然其制已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究王制嗣是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益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矣於是吳越乘時僭號上國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

萬人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句踐棲於會稽甲楯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此越之兵也至於秦自襄公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接蒐襄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師帥車三百乘又置陷陣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强盛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戸爲伍十戸爲什百戸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

十里一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游徼十亭一縣縣有令尉十鄉曰聚聚有嗇夫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

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强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尚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衆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

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强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

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他道亦在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措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乘四世之威據山河之阻窮兵力以毒天下既滅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而北築長城以拒胡置戍焉又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謫發之先謫發吏有辠及贅壻賈人後以常有市籍者又後以太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人情騷然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益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於楚者又二十餘萬而嶢關下將軍皆賈豎一啗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常追維之商鞅破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屈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鬥狠上藉其力下安於義自鞅始用以戰繇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鬬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繇是秦人之俗尚武譏棄禮義雖能卒致强盛而自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彌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廝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强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嗚呼豈盡繇兵弛哉長城五嶺阿房驪山之役使健卒壯士徒虛耗於無用之地離潰於不切之工是自潰其衛也且此降而坑於諸侯者夫非即曩者蜀賁以之横行天下誅滅六雄者耶國有興衰而士之勇怯頓殊何也況使爲將者畏義諱避誅責而降秦亦未甚敗衂也然則豈兵不勝之咎哉

章氏考索曰周之六官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畢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常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

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功也內有井田爲之根本外有封建爲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邊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强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

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闗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户三男子並爲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至秦而置郡縣裂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國與四夷爲鄰

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所恃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於下而中國與四夷爲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兩漢兵制

漢興天下既定匯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零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

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二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夫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與是故以勞賜之典則季秋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桑而後遣以閱習之法則皆秋涉冬幸長安南門都試五校士爲八陣進退而光祿特嚴不會之免至若南北軍皆隸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護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之士則宿衛之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是以朱

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而知慎夫人之坐日磾以入侍而縛莽何羅之逆皆繇環衛得人故也其後武帝盛兵以威四夷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八校進中尉屬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西域兵而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知越事者胡騎校尉掌胡騎習胡事者與長水射聲虎賁三校尉而八外又置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屯兵屯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焉既又恐

將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爲宮掖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常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漸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且又使世家富人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隸於光祿以爲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疏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於是禁密之地凡可以轉移惑亂人主者無所不至而異日宦官倖戚專兵之禍於是始基昔武帝紛更之所貽也若乃郡國之兵初時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而用各隨其地之宜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淮之弩手荆楚之劒客各揣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辟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此郡國兵之凡也其賦於民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爲民故爲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年二十三爲正卒於是傅之疇官以給公家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給於郡國則爲材官給於邊繇則爲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爲更卒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蓋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謂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然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謂過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備年五十六始免此調民之畧

也自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讁吏次及讁民次及讁戍次及七科讁其將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備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參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之官徒弛刑者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

胡越騎詣金城而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謫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越騎從事是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孰非自武帝啓之耶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

役唯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繇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既以爲惡韓延壽始以試事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然終

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且自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葢自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成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盜起一

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獲非素習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發兵走邊民不堪命永和三年交趾九眞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卒召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徒列屯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羌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

乃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爲州牧然是時也黃巾雖殲而蕭墻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并爲五營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衛尉不開更戍之士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於是中世以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宦官更領兵權迭相傾奪五營長服中人以至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懲竇武之事欲藉分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官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官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繇而光武實爲之蓋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者深思而曲備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鞞鐃鐲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於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通籍於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爲兵

伐楚以荆伐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常調民以戍遠發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益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幾兵不以有故而輕出益恐其内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自周衰一變而爲齊之内政再變而爲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民二十則傳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無不閑軍旅者或爲卒更或爲踐更或爲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徵召否則罷歸衛霍勲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此其綱維大略猶有先王遺意乃其中猶可取者國有軍事不取專斷是以輪台之書徧示百官屯田之奏初終下議匈奴和親而四百布博士得以抗論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爲擇將相而代趙吾所急則委陳豨淮陽兵

之勁實擢灌夫其視兵也不亦重乎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關中之卒復以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讁金布著令尤卹死事羽林養子特錄孤兒至饗遣衛士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其卹兵也不亦寬乎乃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僭上者必戮上功增級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出巡已誅乘傳行塞因以歸家者詔赦已至以至禁撓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懦者有誅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乏興論則嚴明爲何如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故繇有復筭有減更有貸繇戍之法可謂恕矣乃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故將之家均於給賦以至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酒泉太守即拜破羌不爲異數輪臺之詔敗亾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則均一爲何如至於上下相維隄防必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而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僞伍符素備

以正什伍而膠西欲擅發兵則弓高詰之自啇嚴助以節發兵則郡守拒之不從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三長以防盜賊而天下之亭幾三萬則其周密又何如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寬恤待士卒故勞不致怨以嚴明馭將帥故士卒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奸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獨其以軍擊虜而發及吏無告勒與父母有市

籍者甚而列侯封君皆所不免是悉民以爲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擾戍邊備胡而調及淮陽汝南雖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且時平輒弛備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則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防外戍卒以實邊而中尉北軍亦由擊胡則王旅無鎮衛之職何以重内其節目不謹者蓋如此是以漢之兵雖步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逮于中興則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于是郡兵不綜

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襲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則又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矣漢烏得而不衰善乎應邵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强敵猶鳩雀捕鷹鸇豚魚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竝發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

忿鷙縱横多傷良善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豈虛乎哉

三國六朝兵制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畧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然國小糧迫大兵數動及諸葛亮卒蜀兵耗矣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及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無法大率彊者爲兵羸者補戶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初曹公置武衞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制中營於是有武衞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改漢乘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馬懿之言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晉自文王置二衞三部司馬以中領之軍領之及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衞及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千五百及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其服從官役者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未宜約損州兵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武備不可盡弛帝不聽而永康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亂元帝南渡以楊州爲京畿荊州江州爲重鎮而三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衞定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啓釁爲國憂蓋其勢也然王師所出調兵不踰三吳大發毋過三萬無議出討率取奴兵百姓怨嗟有戰輒敗及後魏天和中闔門之議除於崔挺三長之制立於李冲屯兵出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世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强蔭附逃役之弊均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衞分建六鎮優復府戶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良法

寖廢至於宿衛相率挾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敢詰致啓高歡驕恣之心則紀綱陵替豈非狃於承平文飾過盛之弊哉高齊別爲內外領之二曹雖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至二千人無謂甚矣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此蘇綽之請也周至克齊之後并前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此隸戶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蓄以六家備兵力稍裕矣隋之兵制大抵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之府有郎將有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改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文帝取江南之後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者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或出於襄陽或出於永安以至江陵蘄春廬州廣陵東海皆列兵分戍淮旗舟檣橫亘數千里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師長史則總之高熲而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亡矣

唐代兵制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强而唐遂以滅亾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用而脩於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

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復十二軍軍置將軍坊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幷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末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人隷於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爲之自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

下魚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原其所以壞其立法不善哉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始悉民以爲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未始悉仰給於官也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上下相維之制立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則內外輕重之勢御四方有警命將以出事定功成而將解兵歸則跋扈專恣之釁杜農隙教閱而陣戰不精罪至折衝并及刺史則驕惰懈弛之原祛且始也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後則更代多不以時矣始也出兵多不踰時遠不經歲自劉仁軌將以鎮洮河於是始有久戍之役矣始也衣糧自辦出征或有給予自牛仙客以積財媚上得宰相邊將慕效之而山東戍卒齎繒帛自隨者輒誘之置府庫晝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於是得生還者十無二三矣且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獲以賄免貧而老弱者不得免而逃焉於是州縣之兵多逃亡之患矣是皆其守之非其制而積漸致弊也詎乃不酌弊救失追復貞觀之舊而顧苟且以便目前爲召募之法增養兵之費浸使根本不固國勢動搖詎寧能辭其責也哉蓋自是府兵壞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抵遂陷兩京肅

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而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含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亾滅語曰兵由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爲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制兵何其處內者幽盡而處外者猶跡矣哉從今觀之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都督以總之此其爲

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然方鎮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爲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及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遙授不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無何遙授之端一啓于王嗣貞之寵任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嘉運之私愛及擾却四夷之思鈍然自

旹而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方鎮之權于是始重上募彍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將李林甫專寵固位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請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以爲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而邊陲有偏注之勢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再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綱紀四方而偷取苟安至王玄志之亾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襲位而爵祿廢置胥出于下馴至廣德之際安史旣平諸州賓服代宗復不能因事制變卒使僕固懷恩養寇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而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卽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足以警動淄清未幾李惟岳欲世襲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並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

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敬輿深爲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眷眷於府兵之舊眞維持久長之深筭也德宗委而弗用奉天之幸豈非勢所必至耶洎及都邑而挫衂之餘姑息愈甚所由終成藩鎮之禍益蟠結不可解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而劉闢阻兵巴蜀則旣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擅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于是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以滄景歸烏重胤以支郡屬向之相與跋扈拒命者垂六十年皆拱手以遵約束而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禀命于朝慨然爲諸鎮倡者豈皆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處置得宜威畧未泯故也惜乎穆宗溺于宴安而段文昌蕭俛輩皆庸才無遠畧遂有銷兵之請致軍士落籍者衆皆竄聚山澤轉爲盜賊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亾卒皆集始徵兵諸道而州郡兵籍旣少率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不能兵遂并克融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亾終不能復又初時諸

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握中使監陣故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相委以罪且怯於臨陣恐擇軍中驍勇以自衛而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往往進止弗審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旅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竭力憊迄無成功由是言之豈真方鎮悍不可制耶

直以制馭無道而委柄授之以自賊也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既定天下罷從軍者歸田願留者三萬人以渭水白渠旁民所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軍以子弟代號父子軍而諸衛府兵爲南衙軍貞觀中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日百騎已選材力驍壯爲七營月一營番上日北衙七營已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於諸衛號飛騎上游幸以從爲翊衛高宗時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夾陛柾行幸夾馳道而馳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睿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韋亂改左右龍武軍用元功功臣子弟以充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稍得納貲隸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末年禁兵浸耗當祿山反時諸禁衛從上西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衛士不滿百專倚朔方軍爲根本既即位以禁旅單弱稍復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充之曰北衙六軍中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日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初李輔國用事

欲擅兵請得將羽林騎士五百人時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欲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今用羽林伐金吾警非制也脫內有非常當何用制之乎事得寢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而神策没於吐蕃不得歸即詔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陝而命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陝朝恩舉以其軍從事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顯然

與北軍並也已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而朝恩以知神策軍使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請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衞畢隸之而朝恩以放横誅死當是時神策軍雖處內隸宦官而數以禪將主兵出征代稼克及李希烈反盜四起神策武力士多鬭死詔神策使白志貞竄補以充志貞因爲利東征士死亡者不以聞市井豪緣爲幸入賂則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市

廛爲販鬻於是徙卒盡而隸伍籍無慮皆市人段秀實以爲禁旅單弱不足備非常上疏言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凡以尊君卑臣强幹而弱枝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鎮而禁衞不備不精旣削且弱後倖有變國何以待之夫猛虎所爲百獸畏者以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之敵惟陛下留意疏上不省尋涇卒作亂召禁兵捍賊空無人而天子幸奉天已志貞流殛死而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道以其軍赴難遂

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有社稷功神策士益寵而數前左右射生軍亦改號神威軍於是北軍他所增置名號皆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德宗至自梁州以神策軍在左功賜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罪免死而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數三輔人庶踴一牒輒十數人長安姦人占籍兩軍者亦身不宿衞納錢中八代番上名曰納課而外憑籍肆爲暴京尹亦令爲斂戢已內侍益崇寵特置左右神策護軍中護軍護軍中尉官

以寵之已又置統軍以崇親衞當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親衞卒出屯防者諸頒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詭自請願遥隸神策軍得自竭旣得請即稟賜遂贏舊三倍由是諸邊卒往往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內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神威合爲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及王行瑜韓建連兵犯闕諸王遇害已而神策尉劉季述等以其兵

廢帝尋就誅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從此廢矣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全忠歸留其子宿衛禁衛皆汴卒崔胤言六軍名存而實亡宜立格募兵以壯禁旅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久之全忠遂兼判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嗚呼禁兵起於義兵之願留宿衛者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置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二軍之制也而漢以衛尉為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皆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兵柄專閹宦者而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至王叔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章氏曰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之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挫刃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即漢之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團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由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

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行勢也已分世業既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彍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實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彍騎也然則彍騎變爲藩鎭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鎭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軍諸府兵尙可支吾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彍騎之爲禁軍者又復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而藩鎭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鎭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於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

杜牧之曰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

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内則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曩日廷詔命將矣召出視之率市兒輩盖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貸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寃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

由鄉市公去郡得郡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劇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民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灾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又戰論曰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瑣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

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仰首供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劃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足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罰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

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廩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

宋代兵制（元附）

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即廂兵而肄習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蕃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雖增損舊制而規摹宏遠矣蓋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强者得以專主叛換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處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自是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尅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

[illegible]稍實衛以聚兵爲强幹之計太祖太宗以雄畧威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鎭跋扈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之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老弱怯懦者置剰員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揀軍中强勇者定爲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爲木梃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者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分隸諸軍其自廂軍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籍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鬬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

之徒皆爲良民之衛矣其廩祿之制凡上軍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遥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值以下第等差之凡廂兵教閱者有月俸錢下者給醬菜錢或食鹽而已凡軍士邊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糧或從別給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諸倉之分給諸營者營在城西給糧於城東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　鞵邠寧環慶緣邊難於爨汲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俸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蓋養兵之厚若此而國用初不見其不足者出納有節故也凡遣上軍軍頭司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

戍更有程而調發以銅符木契傳信屏爲數初太祖嘗問內臣遠事後唐者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郊迎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循至其後因而作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而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朕命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故武雄軍肆掠百卒竟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雲捷軍僞印寘之極刑酒坊兵作過罪及主將故萃兵雖多而無豪悍難制之患由此道也當其時禁從軍製親衛殿禁之名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爲步兵者百十有九爲騎兵者七十有二其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爲二或分而爲三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而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合諸道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於樞密然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於三帥然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於州郡備禦防閑等職雖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得以盡行其職而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發諸守臣及一路帥臣等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太宗嘗閱禁兵有挽強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廷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景德二年宣示殿前侍衛司諸禁軍中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揀練每抽替至京雖量起閱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契丹請盟夏人納款宜乘此息兵精加選練恐軍旅之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乃命先於下軍選勇力者次補上軍其老疾者俟秋冬擇將臣令揀去

之制乃爲選隸天聖間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隸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有邊勞至於河清遽捕牢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上軍以三歲河北遇大閱亦如之仁宗即位海內承平而留神武備始幸安肅教場觀飛山雄武發砲命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爲戰陣法振其擊刺騎射之精者稍遷補之由天聖至寶元間增募諸軍

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翼京畿廣捷虎翼劾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荊湖歸遠總百餘營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凡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

賜不與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誠願河北陝西住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即遷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者重置之法如此則疆埸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然法制稍弛宿直勞取庫兵何刻兩疏以行黜陟皇城埋藏器仗錢彥遠七書求其根究而東軍不知戰鬭龍衛不能披甲田況又歷歷言之蓋國家忘於久

安樂因循而務省事主兵者頗行姑息之政至有胥吏譁伍而逐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校畏使之驕惰倨亢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逸詆訾衆帥使之慣恍并言語笑靡所不至故衛士入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

扆人撟掎乎若有司不敢問不得已而暫從謝之簡停已嘗替不肯應而三歲一郊國大賚賞八十九萬安爲固然不以無功知愧一不如意詬罵多聚寨比姦嫌惡以徵於上甚且操白挺而群呼蓋雖名爲兵而實皆驕惰不可使之人也議者謂紀綱不立恐姦雄生心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後浸尚拱孰視以成後魏之風豈不惜哉又初以收藩鎭之權精兵盡萃京師故外地率皆老弱而循習既久漸至無備諸郡毀城隍撤兵甲者數十餘年而領州者例

青書生其充常從兵不過大郡百人小郡五十而已故名曰長吏實同平民名曰郡城蕩若平地王元之已言於咸平三年則後可知矣自是稍加脩置而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然猶未盛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多市井選愞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彼中猶然不能其水土而摧陷復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上兵即揀選不及等而驍勇狎戰於是議者欲益募土兵爲就糧乃增置陝西蕃落爲保捷振武壯勇而京畿郡亦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鬭諸軍騎步凡三百營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罕見其矣西師罷歷籍自延州入爲禁衛首言關中者饒饟請從沿邊卒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猥多不可以不汰議者以虜初臣服情僞難測未宜遽弛備而兵方募隨汰恐致變生雖帝意亦難之而籍在西事久習邊度元昊因必不遽敗盟而兵不汰將國力日屈以百口保西事無他固爭之於是兵汰者八

萬人嘉祐中韓琦在政府上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征伐則量敵募兵事已隨併故兵日精而國不費今二虜號通好而北邊屯防之兵不解常若敵之將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恐一旦邊陲竊發水旱相繼乃駭而爲之圖則既晚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粟貴踊常苦其難贍而邊卒數多復且有尾大不掉之虞祖宗時內屯兵京師歲漕東南粟以贍之地庶而易供雖其數多乃適得強幹弱枝之術故其時就糧之兵少邊

境有事則輟京師兵以赴之固爲慮深而爲費鮮也頃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賦稅及三司芻榷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制爲軍額額足罷募闕乃增補額盡而營數畸零者併者之底國力可無屈也且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所創制定天下者也天禧景德之兵眞宗之所守成爲備豫者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請下密院具實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少孰愈則精冗判而裁法可無疑矣於是詔兩府詳議具數以聞自是稍加裁

制以爲定額皇祐中富弼撫京東河北民以水災故流入境者三十餘萬乃召募爲廂兵扳其豪得九指揮教練之稱威邊壯武威勇分諸州服征役已行其法於諸路而就糧禁軍缺因用選補先是民兵在河北河東有弓箭社神鋭忠勇强壯忠順在陝西有保毅砦戶强人弓箭手義勇在鱗州有義兵在川峽有土丁壯丁在廣南北有搶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有土丁弩手在邕州有溪洞壯丁是時神鋭忠勇强壯久廢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涤籍强壯皆以等

訓練自西師屢衂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至師罷放還爲慶曆二年籍河北强壯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兵以補其不足其後議者謂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寓兵於農之意歙分領郡守閱習寇至翔集赴援則河北三十餘萬常伏鋭兵矣詔如所議治平中韓琦當國上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土著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物力資産足內繫其心稍加簡練於府兵何異陝西保捷皆揀放所存無幾宜僉

義勇涅手背爲土兵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允行知諫院司馬光持以爲不可疏五六上畧言方刺陝西義勇時民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而爲兵追呼逃避人人皇悖如臨死器號哭徧野及刺面後教師利其財賄誅剝百端爲煩擾特甚始赦榜云但守護鄉里已復驅之屯戍千里供億勞費無已况其生平所習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旣瓦解星散而大陣隳之殊無益有害也自後官知其然放汰還農則

常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興時矣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强者爲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於悒長歎此可爲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旣賦歛民之粟帛以贍軍又復籍農民之身以爲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民之財力得不並屈且旣籍之後州縣義勇其有常額後旣逃亡病死必隨補之是使陝西之民世世常三分之一爲兵也光又請政府力言之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殆不無補也光曰兵之貴先聲者爲無實也然獨可欺之於呼

吸頃刻間耳今土兵雖益實不可用彼不過十日具知之於聲何有琦曰君但見慶曆間刺鄉兵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方募刺保捷時亦豈不云然而卒充戍今安可得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國用公所著籍驅之行戍如反掌耳琦語塞而事不爲止蓋韓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於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

民力全國承平百年然征調之外又有力役之兵曰需餉饋國家不無冗兵之弊當時孫洙號善論兵者其言曰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者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

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戶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國計何得而不蹙哉然始猶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免至其後禁軍送迎出入番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勢豈可得哉且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復太祖太宗躬其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稟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當時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然皆不得爲休息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且羣起而譟呼夫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且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庸夫之間而將吏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甚哉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致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致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illegible]君無事賦歛之厚至不可復加而三司之供猶苦其不給其弊皆以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苟郡縣之土兵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省者不過半耶兼又更戍交錯旁午道路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平居徒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脫有緩急亦何足恃哉沿至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爲凡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餘萬而冗又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覈制選練之法救所司揀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民而陝西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并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消并軍營所省錢累巨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二年從陳升之議減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

者呂公弼陳薦皆言未便司馬光亦曰在京禁軍生長京畿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已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横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眞諸無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則已與時或小有警急主者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大加召募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是棄已教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烏合之衆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非計之得也願且仍舊法每歳揀禁兵不任戰者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弱者常占名籍虛費衣糧則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右正言李常亦以爲言從之四年詔揀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始免猶不即許至是爲民者衆冗兵由此大省初議併營大臣皆以爲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獨王安石贊决之時蘇軾言曰近併蒐之

令雖不恤人言持之益堅然勢窮事礙終亦必變通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樞密使文彥博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專令更張豈獨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既倂團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專兵兵雖無復難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制將將兵平居專於訓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緩急可爲使使於是詔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已團結東南諸路軍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各置副凡副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以充又各以所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訓練等官實始變禁軍之制又以爲方河北爲方鎭割據時內抗中國外禦四鄰亦有邊奚契丹者乃兵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至蕃息又竭天下之芻粟以奉邊曾不足以當一面之戎狄此其故可知也臣以爲

儒不能治軍使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强之理請法以十家為保保有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優厚材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予官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保自外來徙居者收為保戶滿十家別為保置牌書其戶數姓名以稍始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時則以捕

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農隙所隸官於鄉村都試騎步射分等以聞蓋始變民兵為保甲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後且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帝聞之以謂安石安石曰人言固未必信即有之愚民難與慮始亦無足異也為天下者如此任民情而縱之亦何謂為政乎時陳留縣督民置弓箭鼓鐸民苦擾以聞帝又問安石安石曰有之庸何傷自生民來通兵農為一事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四方壯而服田力穡有事而版戎故秦

耕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民所自具未聞國家遣求帑給百姓也則雖使民置弓矢豈足過哉第陛下憂恤百姓故立法禁傳之耳且府界素多盜歲不下百十發民皆出錢給捕賞不為怨今制保甲以禦盜令少出錢置器械非有損也即怨何恤乎帝曰捕賞錢民習為固然自備弓弩民創見宜不能無怨譬之河決壞民田宅民不怨令決河以壞民產則怨之矣安石曰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

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心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乃三代六鄉六遂遺法也後世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致安强明矣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今為募兵者

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恃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哉安石曰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其所收亦皆亡命强梁之徒耳兵之强弱豈不在人耶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日兵强天下安石曰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强方其能剛强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帝曰保甲勿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减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已减窜

毋强本之慮耶安石曰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减矣噫法固善矣然行之不善朝廷徒知教民以爲兵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以不能堪知别爲一司以總之不知擾之太頻而民以生怨民至有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捷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爲苦也創袍市巾買弓條箭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彥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爲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蹈於正長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

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而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錢以募之於是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比比是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飢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語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辱或因官逋督追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者也安石豈能盡窒其弊哉元祐初司馬光疏

其害言兵出於民雖云古法然古丘甸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矢教之戰陣是使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陜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無間四時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與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之場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

幾盡廢矣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戍守戰禦盡募長征民不習兵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而馳耆舊歎息以爲不祥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長倚爲權利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特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賞糜費萬計不取諸民將於何取之農民之困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井則無貴多如欲其戍邊境事征伐則鳴鏑交而奔北潰敗可預必也且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耶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陜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大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則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

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夫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宜悉罷保甲使歸農量州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免雜徭惟多盜之地嚴程科罰隨功小大遷補職級聽縣令尉即保甲中簡武力高强者以充如此即不必教閱而武藝自精一縣之中壯狡者既爲弓手其羸弱雖使爲盜亦且憚之則弭盜之一法也未幾王巖叟亦言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自古及

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怨怒人人所同比者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頑豈亡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耳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

巡教官一以隷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季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逋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詳遠慮斷在必行於是於府路保甲官並罷而司馬光又以比歲災傷盜賊並作禁旅盡屬將官與州郡守尉不爲使而卒旅不更戍成其惰縱又設官重複虛破廩祿夫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又何必多設總鈐哉請盡罷其禁軍獨委州長吏與總管鈐轄統之使州郡平居武備有條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於是詔諸路禁兵復互戍而頗省鈐轄都監等員名以州郡官兼充焉嗚呼國初京師之兵强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募民兵而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東兵不若土兵歷有言者豈不以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鬬故能有成功哉獨内郡當承平熙恬時戎服執兵雖日選練非身親戰陳

倘可爲聲容兵終已不精又別立管轄名目即狠貪饕食勢所必有又不領於守令如漢北軍之法而遣使者提舉之措置無根故事以不行大都宋初禁廂軍召募内則三司外則諸臺歲賦廩給畢有經未嘗至康定憂邊而召募日廣於是乎天下有百萬坐食之兵國家又以金繒縻戎虜投之宴安以銷靡其氣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元豐病之行保甲而募兵日衰元祐以降保甲罷行無常而民兵亦又衰已復將兵之制長官不得關預而將驕卒橫侵漁剝民氣厲者

郡及江浙盜起攻掠州邑而將兵望風逃潰無能戰者蔡京用事禁旅增補日多列郡屯戍類員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又亡至以閹豎握重兵張勝蔕敗士卒耗亡輙爲住招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北難作而逃亡配隸操瓢行丐之人畢募以充伍而猶病其單寡也幹離不挾兵萬餘長驅而南內顧愕然始倉皇召天下兵勤王陝右諸路古勁兵所出种師道將以入

援僅二萬五千人不能軍於是京師不守勤王之卒潰爲盜賊而寇盜遍天下矣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凡諸將所部及降盜等兵皆屬焉因部爲五軍尋以虜逼上將航海避之而衛士張賓等不欲行率衆鬧呂元直許不遂上怒誅於明州市遂盡廢其班及還會稽兵衛寡弱乃選辛永宗所統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嚴悉爲烏合之衆時趙元鎮秉政爲上言衛兵舊制不宜因噎而廢食上悟尋復其舊然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已而以三省言詔御營司併歸樞密院又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分隸以御營府兵於是殿司之兵稍始一已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爲六軍十二將而三衙始復舊制矣時江淮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鳥之左翼領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爲天下冠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改爲神武五軍已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吳玠稱右軍楊沂中稱中軍當是時諸將各以戍兵雄視海內屢奏捷獲而秦檜

爲金內間主和議遂獻謀諸將握兵難制浸成疽潰召入覲因分隸其兵更號統制御前軍馬皆隸於樞密院遇出師則取旨行於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雖和議之後相承不改各州有都統司而分屯列戍增損靡常朝廷滋增養兵之患蓋列屯以都統帥兵卒軍儲以經總給餽餉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士卒之數始或急於攘夷待以寬科而後漸以蠹弊相承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士十無二三而爲之將者且隨意誅剝無所顧惜向

之創立爲捍禦者至其後徒足爲庸猥屠闒賣醬[illegible]貴之地而論價輸錢方列爲廂[illegible][illegible]屠價[illegible]之風於是主帥刻偏裨偏裨刻隊伍有日給于錢而不足衾絜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先是以和議成諸移屯軍漸歸營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法爲沿邊備禦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置而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大抵當多事之秋患兵之不足即增補以壯軍容事既寧息患其有餘必併省

以覈軍實意則在乎少蘇民力故始時兵不素練自軍校轉補之法行而揀選益精於是有疾患則選有老弱則選藝能不精則選或由中軍揀選補爲外軍或揀外選精銳以升禁衛至於單額有缺則併隷以便教閱而指揮制領將佐之屬亦或罷或省可謂詳密矣迨其後州郡軍政隳廢吝於廩給缺額恒多甚至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而近或三四年遠至八九歲未嘗落死敗逃亡之數又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

號主帥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塡主兵受厚賂改年冊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郡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國家歲虛費三萬緡也民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耳於是精銳無等冗濫不分無賴之民往往寓名軍籍覬其廩費而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而不得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又鄉黨故舊及百工技術音樂俳戲之人皆列名軍伍奚裨實用哉寶祐間州郡缺守丞

拜者遣令招刺不拘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初沿江制閫置帳前官猶專任營運類無戰功卒從升差太畧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又招募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混刺之後更不教閱徒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罹囹圄搒掠之酷兵不堪命而逃亡者接踵當時獻言者謂宜於卒伍中取強勇者與其籍而厚其廩且如百人之中揀十人或二十或三十則是萬人中有三千兵矣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暇則馳馬擊毬以爲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

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十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而申命王師制領鼓動而淬勵之假以統御之權嚴其階級之法使將樂與士親士樂爲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不必別移一軍另招新伍矣蓋兵無貴多貴訓練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爲用之大抵宋之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故南渡後時講求民兵之制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縣以爲十五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爲

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府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十爲一隊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於是川口多義士可用者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泰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荊南府續脩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遂

七八千人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龍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荊襄尤有成規至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郢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其後文天祥建議以爲莫若委數州立一方鎮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蔡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鋭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

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將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又何向而不可哉惜乎其求之用也至咸淳之季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而强刺之禁亦嚴然所司罔體上意執民爲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群至輙載之去或賺船令全船疾趨所隷或令軍婦冶容招誘於路盡刺涅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火水者有自斷指臂以求

免者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賴乘機爲擾所在騷然則召募且無法矣揀選云乎哉至於水軍之制南渡以江淮爲邊境制加於前而沿流保隘相望守禦頻繁民勞獨甚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船船則公私俱弊焉兼之疆守日蹙兵法愈壞叛將賣降庸夫秉鉞間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遥制於權奸移屯更戍靡有定所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死斃者衆矣嗚呼國何嘗息於乍和乍戰之間倚兵爲命而兵弊若此可徒謂敵强乎哉

葉心水論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皆將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惟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貞元之間節度留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并开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乃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贍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

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詳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募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刪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

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並虛大觀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亾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更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自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抄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

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尊然太祖簡重吳國家也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潰橫莫制國家無朔具之威信以驅使强旱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内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廪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

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師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收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懍懍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病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掊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于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

懦弱加以役使困易交販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者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多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廚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趁辦酒桄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

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夫兵以少而後强財以少而後富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惟所用之無不可者朝廷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馬端臨論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

三代以來皆然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旣盡出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亾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鎭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

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鎭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與之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搆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眞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卒爲寇盜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

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勳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安東南耳一遇女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己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亾唐宋是也蓋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强壯

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亾者今虜兵雖多適得而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齧其膚自刳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痱癖之人悉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盡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遊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倖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殺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亦隨之矣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華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荊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兵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

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刷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其主帖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及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其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所以制其輕重之勢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爲四怯薛及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易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櫜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壓軍至于在外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戶根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盖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

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于不可爲矣

國朝兵制

國朝兵制大槩有四曰京兵曰畿都兵曰腹裏衛所兵曰邊兵京兵者拱護畿輔營衛王宮其制有二衛宮禁者錦衣等十六衛番上宿衛爲天子禁衛之兵如漢南軍之制則指揮使領之衛京城者留等四十八衛遇有征伐則調發之爲天子征討之兵如漢北軍之制則五軍都督領之是也留都兵者起自太祖先定鼎金陵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　洪武元年所定衛所官軍乃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者是也邊兵者捍禦各邊屯戍要地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大槩於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於畿甸設衛五十餘於四方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於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凡有事征

伐則詔總兵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軍歸衛將歸苐權自上出不敢有所擅調初定府州縣將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而律嚴人戶以籍爲定之條蓋軍民遂分而於時取兵非一途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隷爲兵至其後稽聚之要又大率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淸勾曰充發

此我　朝軍伍之畧也　國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　永樂初旣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總三大營營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哨有分管官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平居番上宿衛衛皇城西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爲守衛夜鼜警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上直折伍頂替之律凡國有大師

中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步內騎外爲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樵採其內置教場于京師將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其錦衣衛主禁廷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衛力士蓋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時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爲專官大都以親軍十二衛衛宮禁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

假任權以制親軍親軍之衆勢又以制錦衣軍而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相羈維之局也蓋與周官宮正太僕所掌漢南北軍唐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而京師約宿兵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克當此亦內外相應制之局也說者謂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存胥譬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撥有事出本兵請符

定師不開府折衝而勢張故戰則國威守則國固豈非居重馭輕之制萬世長久之道歟已天下承平武備日弛至中官王振專軍而土木之變作 景泰初侍講劉定之言 國家養兵之費亟矣乃今軍受衆公門納錢私室名之曰月錢故于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纔足以支月錢之費是民之膏血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也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有振哉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而御史魏瀚言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兵部以召募之兵應之可爲寒心今京軍不下三十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役使其聽操練者大率皆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而求其折衝禦侮豈不難哉伏望責總兵等官將營軍整蒐訓練 命給事中御史非時按視之有賣放占役諸弊聽參究而節財省費一之於振軍當是時兵部尚書于謙議以 京師軍馬分隷五軍神機三

千營者雖各有總兵等以統御之然不相統一有發調猶揀選湊撥以行故兵將不相知難以効實今於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操之營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焉隊伍十人有管隊二隊百人有領隊官積二十隊千人立都指揮御焉而隷于都督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以充使互相統轄遇閱操時臣等時出意調一二隊點閘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卽各領本隊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之强弱爲軍者熟將之號令遇有警急量賊勢多少敵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或萬人或數千人皆原管統以行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熟習易於閱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平日混操奏撥强弱不辨號令不習者萬不侔也其團營外仍次第其精壯備緩急之調以持助國威 制曰可於是定分爲十大營而團營之法始於此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 成化初復罷尋復置弘治中兵部言自 景泰初設十團營而來僅踰二

其將兵等官費於冒支之弊浸無紀極不一毀究將擬飾從戎而兵政日弛於是選京衛騎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共十有二萬定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神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團操有征調揆撥以行其老弱不任戰陣者曰老家任營傭作使不服戎而　天子仁聖慮制軍欲於畿輔地各團操爲　京師救問本兵尚書劉大夏對曰甚善今京西保定府獨設都司統五衛本

祖宗意蓋如此遂發保定京操軍四衛操復　勑都指揮任蒞之乃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受私賄爲卒言還衛操自便者　上見之微哂曰宮門豈外人可入獨此曹忿不得役此軍爲言耳於是十二團營外北隷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番上而禁旅益强將大夏柄兵受養士力請占役頻減而脩乾淸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工爲言激　上怒下閣臣調　旨詰責閣學士健對曰愛惜軍夫此司馬職也司馬議固當日大夏亦以老辭位

亦漏　旨飭將尚乞骸不自休若切責　旨下泌以不職固辭詭復有憂國奉公如大夏可代居此位者　上欣然開納者所用軍夫具如大夏言　武宗改元奸璫劉瑾旣貴掌司禮尋提督團營厥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闇等益横不可制至　正德六年設東西兩官廳於大內其規制倣團營選宣府大同遼東延綏驍騎充之曰四家兵初以太監張忠領東廳都督許泰領西廳未幾益以都督劉暉張洪神周而　令都督江彬兼之　上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

一營謂之中軍旦夕操練呼噪砲礮聲徹九門鐵文組甲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名曰過錦後以南征　上自署號威武大將軍而以江彬許泰爲副將軍其十二營自如騰驟四衛舊稱禁軍　正德中隷中官詭冒依附爲奸欺不可詰　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官府一體請考選論覈隷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隷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破虜如東市斬曹賊皆四衛功並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今使外隷倘卒有急難號召非便承勛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尙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國家軍政有統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　詔如議行久之大學士楊一淸疏京營之弊言自團十二營而來因陋就弊垂四十年而戎政則日耗矣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零丁而其形徒在衣裳藍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以自存一旦有急又安能以羸餓之身爲　國家捍百戰未挫之虜哉比緣有警選一二萬兵以行業已通各營挑選而具再欲擬一二萬則團營與老家無異不可得復克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支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遇用勝兵課二三萬人而不足其統兵將官皆臨期遴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稽日月苟以辨裝爲解徃徃有將官已至闕日而士卒尚留　京師都人至相傳爲笑是養兵不堪用而芻糧爲徒費也

正德中山東北直隷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陜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則是豈强幹弱枝之意哉夫

其時三邊無警故徵以集事假令夷狄外侵邊事不得動掣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臣謂邊人輕中原之心必自此啓矣矣今不爲後益難治伏乞　勑提督官申教練之法薄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使耳目一新精彩立變庶幾壯國元氣而衛民命焉久之提督營務都御史王廷相言今團營號十有二萬而京衛民追胥捕盜者已五千人外衛撥赴工搜木則數萬人矣雖云暫借終年伍虛其見虛者又老羸罷弱不能兵者甚衆夫軍欲其戰勝攻取須養其銳氣使專於武藝不以雜役而荒奪其心今困苦以勞其身畚鍤以亂其習而欲其張皇威武以敵國所愾何可復得且軍類多貧下而吏胥無賄不行富者畏憚營操則賂稱揀退而終歲優閒貧者無力輕營則拘之圖楪而無時休息此軍之所以不精也乞按營軍真正丁口選其精壯摘牌替役務足十六萬之數而嚴團管軍士毋別差之令于是散遣邊兵而提督用武定侯郭勳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欲有所飭厲與武定不

可能繼以疾卒而兵政益大廢弛大學士張璁言景泰初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至正德間時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內操練而團營益壞今虜寇直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而中選者不滿二三萬蓋由强壯者役占權門疲羸者掛名影射夫戶部糧冊十二萬原數不闕一人而點選僅僅若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　勅擢要私占軍丁者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參將等官必擇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　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　上嘉納是時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括充以鉅萬計中外啣怨尋以罪免成國公朱希忠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無以踰武定時虜報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兵部尚書毛伯溫言振舉戎政必先精擇將領撫綏士卒兵將相恤故法令得行邇因將官往往剝取軍需以通賄賂士卒且驅以馭敵宜其敗矣請　勅各官洗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則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於此　上納其言已有言京營軍士尚缺二萬乞募充補者下兵部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而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

老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從之二十九年八月虜大入寇竟薄都城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既闔門兵不足蔽畢脫　天子震怒兵部侍郎王邦瑞言　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而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

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率伍之不足其歛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紈袴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卒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輙流昌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　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

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已又奏言今　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乃者胡馬來侵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

牛空見卒又罷弱曾不任旗鼓夫卒士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外語籍籍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開監軍反用蠹軍矣　陛下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令車之命供掃除之役已耳令其參列壇場因已虧體而况于作蠹耶夫久服之褻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其保軀善後之圖也中貴人既罷

則什五克實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豈其餽饟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戎虜虜雖强何患哉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所深患也又覩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效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鍊戎之畧者營各置數人而能其善爲容者則李漢在軍而舞弄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攘外安中圖滌舊恥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樞總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

官日總督戎政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請以團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叅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鸞又請選補各邊銳卒衛　京師使京兵雜出而征戍日轉弱爲強兵部曰邊鎮乃　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奥可乎　上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

班上　京師于營兵權練又　遣京營諸將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備北伐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則以豺虎盖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奸漸露以磔誅至三十五年罷團營仍復三營設總督武臣協理京臣一人而单內外提督官矣　隆慶朝復　遣司禮監一人閱視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　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擅兵之害　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

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　正統末嘗變爲十團營　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　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　嘉靖庚戌嚴嵩欲爲戚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萬衆統一於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晩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前後中五營各標一將統之責令閱營教習仍以

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較閱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　聞賞罰行焉要令所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　勑將兵於閫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下兵部議尚書霍冀言任仇鸞之誅乃將之無良非法之不善也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法未至于大壞者無貴紛更議有涉于與同者當從衆論今制總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於一

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有歲終考覈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請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役占少號令不煩而體統明似爲穩便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駁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　勅關防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旣而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

領神機營恭順侯吳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俱有十羊九牧之患況輙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干盾千把總受參遊令參遊受文提督之令至又

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況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雖三營中所有公私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各領兵五校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理盖兩用　先制而諸輔將分爲領者又適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乃　詔復京營舊制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以後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凡弊大約如故盖　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

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雖有拳勇身不習戰三也嗚呼欲兵之強得乎至若調遣之制歷朝寬恤亦有可言者　洪熙時時陝西官軍調　京師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道交遠勞苦　上聞之諭兵部尚書慶曰王道在順人情　命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京操不兩便乎非徒費省抑且安民其速行勑以道路際軍　宣德中　敕天下衛所軍雖非并在伍給裝雖其兒原籍戶一丁縣令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之已罷邊衛士歲

辦柴炭之令令得備邊而嚴邊將受賂放軍脫伍不差操之誅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補伍者各不能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士死於寒凍且其衛所相去遠者萬里近乃七八千里路艱費劇逃亾者多長解負累有死於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也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謫戍南方顧以南方瘠弱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大不便伏覩　永樂中　令北京人有各處充軍者毋勾補於河間立一衛衛　京師原衛別謫發充伍　宣德中　勑雲貴川廣勾逃軍除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外餘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諸緣海地分聽留著伍後屢申令則知　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者　太祖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後有罪者已死其補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收操　太宗　宣宗之仁所以恤民隱也　陛下仰體祖宗之仁恩申明前令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發

念獨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也豈體國憂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戍使人宜水土而兵政脩舉便國盛時君相於軍隱注德意深至矣　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　京師久多逋逃主者請治罪編尺籍御史鍊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兵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饑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　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生他虞兼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士得人也　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薊鎮右都督盧宗言今薊州關堡軍舊額二萬九千餘人今亾額踰三千無可補乞行法司擬謫發囚徒以充雲南兩廣逃軍潛住境內者乞招集收用且邊關通寇路甚夥軍防守法疎欲還所屬軍衛舍餘若民壯編成什伍以時練蒐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下部議部覆言謫戍囚徒行司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禁止不得收收之將軍勸於逃而巡撫　都御史閻本立嘗奏四方軍民顧

投軍自效者聽宜舉行其舍餘民壯候邊急酌選用詔允行　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事十端以上一曰京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營軍困於役做工役三曰江南軍士困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困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部運而濫食者衆六曰竭國家之帑買馬而私雇者多七日各處鎮守監臣貪婪枉法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廣九曰陞賞偏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嘉納之　嘉靖初　肅皇帝悼軍

政壞圮至　正德末而極屢詔條下兵部尚書胡世寧疏陳軍實言天下衛所額軍逃絕者多遠年丁盡若埋沒者歲歲清查茫無根影其近日病故若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則在衛軍士備操者或金鼓不閑武藝不習而教場爲虛設或名掛行伍身不在營而得財以賣放故今養兵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守固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至役占之弊尤不忍言如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二石而致一石軍士之

勞苦不計焉其邊備又不止是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根勢要止納月錢銀三二錢而止此爲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但爲勢要二三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垜集或由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皆可矜也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況東南脆薄之人充軍西北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皆逃其逃而兩不得其用乞會議分查衛籍額軍若干故絕若干其丁盡戶

絕畧經清報者免勾以除民擾其不肯著役者必緩急難倚之人也悉改編原籍衛分以通之有缺伍則分選舍餘及犯罪者補充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代充其在逃二三次者依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謫邊衛者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後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爲軍裝庶在衛皆土著者畏法而逃亾益鮮至衛所管軍官望弁省而嚴勢要役占之誅幸甚自是宿弊一清至於勾補之制始　洪武中開平衛卒馬名廣上

書陳時務言請收恭衛兵徙都下重 京師外衛兵老死家無丁者除其籍無勾補 上頗以爲然擢爲泰和丞 洪熙初 詔各處勾補軍有丁盡戶絕者取原籍有司執結達衛所衛所上府部開豁毋展勾禍無辜亦不許將有丁之家放免空軍伍違者坐之宣德中軍業漸就乾沒黠者率用賂規脫而誑傳平民於籍逮之則被枉者衆於是 天子 璽書 命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清理御史銳意得軍以爲功不念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爭之日 璽書獨清軍民實非軍柰何逮 璽書毒民乎御史怒侵辱之憤恨死然常之人賴以免於枉者十之七八蘇佐郡者力助御史霍得軍而枉民以千計嗟怨盈路彌年不解 上聞之 召本兵諭曰近民有訴妄解充伍者有司過也 朝廷於軍民譬水舟陸車豈可偏哉其 勅有司審實毋枉民縱奸於是 詔軍戶有重役三五處者果人丁消耗併一處勾補餘悉開豁其丁盡戶絕若同姓人爲妄報被勾擾者有司從實體勘豁之 正統初復申飭焉是時南直隸清軍御史郭觀苛以充伍爲功崑山民誣首戍伍至連逮二十四人賴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清軍御史尤酷烈勒里甲引平民按察僉事陳琦爭之不能得乃行巡所分道令民自首爲御史苦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譴去民乎尾不伺道旁狙擊之而德琦不衰初 制中外衛所伍缺得徑勾已更制各衛所歲查前年逃伍之丁當勾軍分別府州縣攢造清勾冊二上兵部部存其一以待考以其一轉發在所照名籍拘勾各司府州縣將所發冊攢造已勾解名數若實有事故難解發若當豁除者具爲冊送部以待質而各省府州縣清軍設專官後患伍空 遣監察御史秉風憲予專覈之權必三年而後代命專久得竟軍本末令蠹獘無芽滋其止軍戶下本有丁捏無者本非老疾捏老疾者則謫邊遠保結里隣揭發附逃而逃與窩藏者同罪其御史受代還以清勾補伍名數多寡爲殿最故清軍使者賢即決嚴令其而止否者以束濕繩下以鉗網譬民以苛發爲風力安厭保養而各清軍官恐勾補不及

數爲巳罪望風酷訊如在重辟必責之娶指揑報而後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軍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者有戶絕後責里甲認頂及娶指無干發解者於民禍太烈矣方始清勾將衛所官攢造清勾冊有厚費而勾到軍纔百之一其戶絕軍至有勾數十次者徒多費無益而法必嚴勾則任意騰寫苟且塞責奸弊橫出有以見伍作缺者有有丁作無者有故逃符勾至自首者有移名換籍希解到作無憑收伍者計獨爲利竊而攢造次數愈多即差訛愈甚其

州縣官清勾又獨按衛所名籍不分遠近年逃亾不分有籍與否槩里遞而呼集駢胥奸吏不分有勾單與否槩里遞而科索其有軍籍者不分戶巳絕未絕槩里遞而嚴併官愈貪刻民被禍愈酷夫逃絕久者遠年丁盡既茫無根影其近年病故若逃者雖有起解復逃亾軍政條例所載諸當豁免者曾莫一省顧也正軍以略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此清勾之弊也　國初軍垜集者與遠近而謫戍者必邊衛固矣後以從民實空虛之地若商宦流寓他方者所在多有之今必勒還原伍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身被刑拏心懸桑梓長號即路終天永訣人非木石誰能堪之其戶弱丁單則必沿門乞哀搏頰求助而後至若族丁稍衆者不以正戶應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傳未達戍所而身巳斃於道幸其能達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竄而歸則老而獨亦焉攸用哉此充伍之苦也獨其壯黠者則籍口死命詐索親隣坐享行裝口食解伴應解軍丁例經

題准既許於本戶照丁根多寡道里遠近爲資遣矣即貧丁少者亦抑勒里甲僉令押解爲之造冊爲具齎資爲置買妻小其說以爲遇之厚庶得其心無逃亾也然亾命曾不爲衰止其戶絕埋報名清出者里遞豪猾既以賂免其愚樸畏法者則買行丐人以充他置軍妻給資齎不在是夫是抑解一名若二名者非有腴田上貲應出錢更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徙也必使之廢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變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故管解而至於千里之外則下產半

廢二千里之外則下產盡廢三千里之外則中產亦廢矣比抵衛所衛所官滋留難覆與軍爲市問管解者家殷實與否爲賂厚薄必得當而後遣少違期限有司者又得以其法而繩之解者質衣并日空橐囊匱得報而反而所解者或營稱齋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粮押解歸未及門所解已旋匿而至而逃還者不在是其所買爲軍妻者恩既不屬視如哂核及軍既逃終流落乞丐而凍餒以死此管解之苦也諸爲讐家報復以同姓同里妄指誣陷至

殫丁竭產莫之勝說而里書黠者將遠年軍由抽匿洗改歲久事恬詭秘之迹寖就敝滅簿書缘絕無從詰究有司者終莫能覺發蓋或一軍戶而分爲三五戶者或一軍來歷而彼此互異者或軍冊有名而黃冊不載者或黃冊備詳而軍冊簡略者甚至軍祖姓名傳寫訛謬以黃爲王以曾爲曾以黎爲李又或戶本絕也而更歷百年猶載老丁或戶本未絕而規圖影射輙稱丁盡斯清勾之弊極此矣　嘉靖中兵部尚書王憲用主事王學益議請停衛所每年造冊之

令製軍单令將逃故軍士用堅白厚紙署名籍印鈐爲单隷部者送部隷都司者類送部轉勾造底冊送部存照其後每年將新逃故軍士填单類造總冊以衛統所所各一冊百戶將原領軍役填滿外上之部一存衛一類送各司府州縣有司不必歲造逃故冊登荅及未奉单勾者妄勾俱禁止焉而萬照部發軍单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而赦免及無勾者即與開豁各清軍但以完銷軍单明白無弊及不在民爲賢否不主於得軍而各衛所扣軍糧造冊

不貲之費省矣又總冊一立百年不改勾单之發無事煩復而衛所詭冒妄勾之弊革矣武庫得案藉而稽御史得按法而糾軍衛該勾者有丁在所必勾無丁在所必豁而有司虛文應故及刻薄取功之實絕矣後御史孫愼奏　命江浙福建清軍御史莊守益謂之曰天下利害其大較可籌也利於國弗利於民憂國者爲之利于民弗利于國憂民者亦爲之今軍政之弊極矣軍無餘糈吏有額需怵威者妄承挾怨者妄指下吏招賂者乘人所苦誣無爲有横縱以幾

利即庸謹者畏譏誘承風旨傳致疑似以求當長解荼毒家破身殞而新軍入伍未點突而逃也益萬姓受其害而　朝廷曾一無所利國與民交病柰何弗爲一釐正之乎　廟堂成規非可猝議但戶絶族無逾清查者五則　列聖旣久宥之矣而奸胥蠧斜神出鬼没里遞歲輸一不滿所欲輙誣而剥之是利不在官不在民而獨任於貪黠之群胥也宜廣奏罷族無軍以宣　上德又爲書於政府言之於是御史舉族無名籍軍戶絶若例免勾者備覈實上兵部請罷勾移各衛所擅勾者以違制罪久之　天子爲下停差清軍御史之令寬嘗解逃軍若軍赴衛違限之科蓋恩德深厚矣而二司清軍官日玩愒自處于閒宦逸吏以致文卷歲滅册籍差訛雖勾軍重務惟付胥吏任其騰造於是議者請申飭無論御史差否每歲及期守巡廵行稽勘令勾单清審塡註有丁解者當年繳逃移跟捉者三年繳族無名籍及丁盡戶絶者五年繳由部通以五年查催完銷蓋法精令具而無補於伍虛於是議者言　國初爲兵取之亦多途矣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伍常實而不虛今有定貫矣籍有定貫積二百年而欲伍無耗不可得矣雖然一夫一婦異世而爲族積百九十年而謂丁無不足更籍而爲軍豈可哉故莫如抽丁夫莫非王臣天下之大分也人戶以籍爲定　國家之永制也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又繼而復餘理勢之必有也始而一軍繼而絶繼乃不絶又籍而復絶而遂絶亦理勢之必有者也絶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伍餘者以理勢所有抽其丁而籍之以爲兵亦豈非乘除之道必至之理乎今取兵於民曰籍定矣民不可爲兵矣取之兵餘而復以買懋守常已之是亦幸絶者之不一也即不幸而絶者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被堅而荷戈乎戶丁单弱者其血食如綫是天民之無告者也今執構之拘係之以補伍其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以買懋守常而不及亦烏在其爲絜矩也此其說欲更籍軍戶之丁多者別爲軍以充伍然民不可枉而爲軍以軍凶戰危不可以槩責之民今既占軍籍矣充一軍不足又更籍而二三之豈

人情也哉于是撫鄖陽都御史王世貞議從近收補者四便言應勾之戶繫於近不罰規匿爲吏胥利一應補伍者便水土不至困絕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解戶不至破家四有是四便而百年莫以請者有三疑焉曰關兵制也曰罪人之役也曰邊衛缺伍也令中外衛軍犯私罪則調衛於制非有閡也　高皇帝時軍惟梁克及從征二端已耳所謂罪謫者或糧賦違限也或工作誤式也甚或奏請小不合僚屬偶不和也又甚而死事之群從若親友也縱其身合

罪而今應補者日已遠又況未必眞爲之役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二年以來與虜戰而得一階半勳者豈嘗有一清勾之李否乎楊越之民性不耐寒燕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矣乞　勑兵部行各清軍御史查缺伍有遥遠應勾解者於百里內外收補行原衛所註銷惟近年罪犯應發邊遠煙瘴充軍者不在是而解遠戶役責有司量僉殷實議津貼毋使比閭受困而嚴逃伍之誅其民兵之制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

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一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行之數年使所在强兵而財阜　正統十四年　令各處召募民壯就所在官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于　天順初　令邊民有强壯願報効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糧五石差二丁以供給之

成化二年延綏守臣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多驍勇習虜耐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請　勑御史點選其法取民丁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贍其力役五石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此陝西土兵之始也九年刑部主事張鼎疏曰今官軍對敵固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

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時加優恤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嚮導可得矣　弘治二年　令州縣選民壯凡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者膺選州縣七八百里者里僉二名五百里者里僉三名三百里者四名百里以上者里五名春夏秋月操二冬則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每兵二十五人設總甲一人小甲二人而議者曰此寓兵於農庶幾成周遺意第行之者惟從事朋合混編顧募頂役而已無實用也盍自　國初分軍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兵守戍

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　正統末　令府州縣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　弘治中籍太濫又　制州縣衆里數以僉民壯而名額日以增　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工食至七兩有奇大縣至累千金於衛兵外復取民財募民而爲兵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力不能有捍禦每幅裏盜發輒請調土漢狼達兵以紓難土漢狼達者故韃靼歸附兵若川廣雲貴羈縻州司兵也道里曠遠往返動歲

計調且至盜輒鼠伏去復橫放而所調兵惟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敓奪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猶可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故召外兵以除內寇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又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則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鬬之不報捷焉後來有挾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奏捷

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李至將多留賊以酣賞賊勢愈熾云時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贛江西湖廣廣東三省軍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膂力聰智驍勇者大縣十餘人小縣八九人爲精兵每歲率各五六百人優廩餼署將領而汰其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爲給募費因用以平盜而令在所團其民十家爲甲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丁口多寡生產藝業及往來寓宿姓名其中夕各輪一家臨門按牌爲稽察奸盜無所匿已又令在所各推

采信者一人爲保長於要地創樓設鼓有警輒擊之保長號召甲并力掩捕而嚴官吏科罰騷擾之防自是撫督官守爲成法自有中嚴已復立黨正黨副街長村長隣長等自相維轄而要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其追胥一專之於民益自　嘉靖虜患充斥邊兵不足往往調省直客兵以戍邊如以浙兵戍薊鎮眞定河間忠順軍戍居害民不堪擾　隆慶中議者于是請罷客兵以恤疲者練主兵以濟實用至萬曆初倭夷蠢動撫臣議訓練鄉兵戶科趙完璧上疏曰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嚴祛其五害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然此三利人人能知之亦人人能言之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能知也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民雖肯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有不然者里甲共出錢以募其人而且指一科十矣此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在奸貪之掾吏又駕而爲查驗之說民有弓弩者而責之戈矛民有戈矛者又責之弓弩百方刁勒必得賄而後已此其擾二也器械驗矣倒應造册以報上紙工之費安所從辦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責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而後收不然則發回而重欲造矣此其擾三也册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之官隨意晏蚤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則有罰不中則有贖使民賣田宅鬻妻子而償此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廢工而民不獲息此其擾五也夫戰者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爲哺今旣羈其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供百擾之費使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北走胡南走越則多潢池之兵也是可不爲之慮哉臣愚以爲欲練鄉兵必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单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

器械官爲給予或僅給之費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册足以記名籍紙字之美惡格式之合否不必大拘官爲之亦可也定操有期蚤暮勿爽有司勿怠玩兒戲視之餘日放之歸農不得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不賞少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樂應者多而訓練之實可加矣　上是之十八年兵部尚書田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備查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

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鋭一簡民壯令督撫嚴督所屬府州縣將見在民壯備行查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結腰牌塡寫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毋歲廵閱一次餘月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有妨訓練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邑之中年少力强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禦盗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課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潜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查驗以致妨業滋費一嚴保甲捕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黠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加意舉行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互相稽查人相告戒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坐連如外來面生可疑之人即嚴盤詰倘容留潜住連坐不貸此彌盗安民之上策也　詔允行至若保甲者始自宋熙寧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然而今之

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司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穡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爲稽科丁賦以充需簿尉下吏借名稽覈以爲利竇官朘之保保朘之甲甲朘之戶一不盈欲則誣以它端民不畏盗而畏吏所謂長若正者又多豪舉桀黠因是以武斷於鄉甚乃自爲淵藪多懼見螫莫敢誰何鄉村蔀屋或僻隅山陂守望不相及而槩從連坐使民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

之內然其過在有司有司誠下令令保甲曰爾專主自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平居吾不爾擾爾務自辦治即盜發吾以法繩其後長正非其人衆其推擇長者告我吾爲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吾爲若擇便近者更附之持此之令必信果而曰民不稱便則亦不善議法矣總而論之農夫終歲動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民所供也衛之兵無所事敲撲揀之議一出于口則

愁望囂然且軍職倣脫挑　祖宗之制以相攝憶　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爲養老周羸助嬉遊長子孫之具耶若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當其任者可但狥情取說苟安旦夕而已哉其又後國有事總兵者懼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失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虛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遣獨遣州郡所僉壯兵以行即李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殫乏適有故則增兵餉兵餉取諸民急練募以已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餉餉之以上供而費出

於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　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出於民也曰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醵金而充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爲兵既盡民爲兵矣乃其初畝微稅以養衛兵戶醵金以充民兵者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衛所官軍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爲民者既營斂之又驅使爲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於農因地爲守固自然之符地水之象於百世不與易也

時不內地則專之於農靖以寬簡乘時服而肆之訓練事亟地邊則一之於兵優其稍撫及農時而驅營田有他變則勦剿練習之兵適三月而精矣豈必額設哉且夫兵未有不以多故狎戰事能精者也善乎崔文敏銑之論師田曰　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由士業卑率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耳蔓延萬人　朝廷命官遣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師僅危

之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爲風所覆而後靖然且獻俘勒銘上下胥讙慶也舊制縣僉民壯倣古土兵而類以備奴充之制爲之法練拔悍勁習武事登其村武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平居譏察逋捉有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以聚然後大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　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矣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盜　朝廷賞罰明重顧不如賊之刼乎前中原及蜀盜起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藉之萬一恃功恣睢後難控御矣土兵未歷戰氣恇怯然謂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從後而總之以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策行不數月王堂平然則調發不如召募召募不如清勾清勾不如練民壯用上兵之爲便也兵豈必額設哉

陳建論曰成周之世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本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更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類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得其道與然　朝廷果能行　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惜乎行而不終惟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也所以未合古未盡善與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虛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爲費物而已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詬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今　國家倉廩大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久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

之兵而無用曷若巳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拂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塡補充滿昔額亦不過徒益禍胎事竟如故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做寓兵於農所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爲國不寓兵於農終爲苟道焉

蕭允升保甲議曰今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奸盜如故譏察鮮效十甲聯

籍塡注姓字非不悉也問捕一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卽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巳晩矣十甲爲保亙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盜九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卽欲治以不援之罪亦巳晩矣其不報者非眞頑不率不援者非眞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塡入戶口簿固有警動輒徵發民卽百死功不盡報闔門下捷罪止入援午夜出鬭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傳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

其勢然也喩吏慢若芻狗斥爲文具者固不足訴良吏行無左驗輙勸而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維之豈其法之罪哉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溺救焚而宋以能以爲鑊水彩脂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

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三何增乘每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泰侈則鄭恃此以抗秦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

坐告奸者賞同斬敵匿奸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强此圖伯之石畫蘇威相隋五家爲保保伍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副教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巳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巳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

者謂之士士貴耆老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挂姦君長以與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鳧居鴈散聚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揺矣故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

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令法殊大都皆爲什伍互相譏糾今之法非不令譏糾而粉飾牌籍浸存攻戰則法不若古之精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奸更相連坐今之行法非不重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末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而行法病在不必民固壅於疎而微於密驕於愛而聽於威矣蛇虺罷鼠伏藏堂棟雖有蟣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予不釋

鑠金百鎰盜跖顧而不掇者其手槩也故善爲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隷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賤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劍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救援約矣而征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擾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廢棄凡落衆白之徒皆習于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

雜力可用而不可廢則吳子所名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專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釐擾之謗妄禁也賊已就捕分貝保結則黨惡之條妄繩也匿奸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妄峭也罪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妄深也郡邑還慣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妄申也庶幾正罰立威之款不寬於隴畝鋤耰之夫赴之若驚用之若在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越於櫜則子牙所云耒耜之守也夫法不備即必行之威

無以收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即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備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道者無所歸援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強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蝟而出之隙塞竊意今日守內之勢舍是無以爲治矣雖然什伍糾察勢無所容於陸不得不蕩于舟東南之地其川處而艇漁者强半愚以爲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即可畜衆伏險於順藏動於靜愚以爲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

川爲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譽厥愚以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博愛及于穉子未勝冠弁髦詩書萌牙未剪遂壓斧利愚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社焉事制曲防糜爛手足天災流行饑饉荐臻魚擁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刱之保爲辟之保甲君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若是而風俗不同巧拙不齊性情不親鬬訟不彌者未之有也然則

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罷贅乎不知衆已聚者不慮散兵已屯者不徙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壘守而止如堵牆水陸之師命之曰客于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日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蠣蠑毒如虐寇安居則嘯呼嫈

伍挾歷官司項者栢林之亂東山之變益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民鄉逐皆卒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懷甲如子弟救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亶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桀兵不肖之心非制勢方張銷禍未發之上策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六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男　朱　徵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兵制篇中

歷代國朝武舉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於二而文武之才往相爲訾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非有二也堯舜尚矣舜之政猶見於書益稷曰侯以明之益以射侯之禮致衆而論士則文武皆其選也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奚二途哉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武出於餓隸黥徒鼓刀販繒之賊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奮於奴隸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元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永初中則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畧者詣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者

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玄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武學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取自古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肅宗乾元元年不以張良配享上元元年太公望追封爲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貞元二年刪去十哲閔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於是諸臣爭言太公於聖人非倫也宜去王號獨令狐建以爲勿追王爵宜以時祠爲武教主自是始有武學爲文者習章句而嗤武士爲武者習騎射而誚文儒二者殆若水炭矣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能成再造之功烏可忽哉宋朝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竇儀詳定配享功臣以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

不克令終並退之復升灌嬰耿純輩梁周翰表陳其事上日升降之制蓋有所懲勸周翰未知忠耳開寶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八年詔郡國有文經武畧堪任用者二十巳上五十巳下具名以聞仍赴闕考其臧否以進退之太宗嘗幸武成王指郭子儀李晟畫像咨其功業且曰德宗爲奸臣所誤非晟則宗祚去矣真宗咸平二年北征趙安仁上言當今有至要者五其三求軍謀大畧謂今武舉巳行至其軍謀淵遠

武藝絕倫科望依唐故事新而行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武舉者驟張馳射僥於卒伍所得庸妄鄙淺固不敢望得異士但稍能警勵有廉恥則焉肯爲卒伍之事乎臣請詔近位及藩鎮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聞蘇洵上書請復武舉可爲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之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麤材而以策中者

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其取人太多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於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七年因唐之制置武舉應三班院使人文武子弟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取應先投軍機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所業覈人才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問策一道合格即引見召試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寶元間詔兵部試武舉人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慶曆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賈昌朝之言也三年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武學教授八月罷改阮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先是旣立武學議者以爲古名將有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立學無謂故亟罷之未幾胡瑗上書請復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

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以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梅堯臣兼隷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中選子孫有智畧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年可有成效因選武學規矩一卷進呈然時議難之皇祐元年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畧等三十七人授官有差是年九月詔曰國家采唐室之舊建立武之科每隨方聞之詔並舉勇畧之士條格之設歲紀已深然而

將帥有出今異於古凡籍之衆旣以其技力自奮於行伍之間武弁之流又用其韜畧自進於軍旅之任來應玆選殆稱其人如問所隷習者率淺掖諸生編戶年少以至捨學業而事鬪狠矯溫淳而務麁猛紛然相效爲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風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將末流寖罷試於兵謀俾專由於儒術尚慮積習且久頓更爲難就其等倫裁爲規制其將來武舉科場人曾經秘閣考試者即投下文字外更不許新以取應以後科場令罷武舉一科于是言事者以文

武並用廢一不可安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淵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刺拋射翹傑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委以巡警之司縣尉之職觀其提一旅之衆佐一司之重能激厲士卒翦滅盜賊然後取而用之豈不利於國家乎豈有不勝於卒伍而爲之乎惟陛下復之無疑嘉祐八年密院奏以爲文武二選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不若素習韜畧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人稍有稱聲者多由武舉而得則此科不可廢罷明矣蘇軾策有曰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

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材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多致天下之材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愕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

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材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材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奏較考試武舉而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畧緣弓馬以選

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畧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庭建武學之意況試弓之法挽與弝齊尤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弝者皆聽就試中書請如舊制上命再相度之卒如中書所請五年立武學於御路之側於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元豐二年其策武士有曰朕以經法先聖莫不以兵爲大事是以設科置學蓋足以延知兵之士耳徽宗崇寧三年詔諸州學別爲齋舍教養材武之士隨人數多寡許令入學並依進士法其考選較試并補取令武學條制詳定頒下四年尚書省言諸州教養武士附于州學宜參酌武學成法修立考選等格從之高宗紹興三年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之格以科舉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量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焉紹興十一年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爲事才將一

意功名爵賞專以職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之利要須駕馭用之又曰文武之事雖同而事實異世稱衛霍不薦士爲賢葢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與進擬葢知文武之事異也十六年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詔典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爲額置博士員二十六年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費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令禮兵部速具以聞二十七年閤門祗候趙應熊擬江南東路安撫司

差遣上曰應熊聽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眞有用之材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皆以武舉擢用自今所得亦不可謂無人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准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曰善議者曰文武之判久矣儒者悉不知兵而勲門將閥號爲知兵者又不過善擊刺工騎射臨陣能死敵耳其知不足言也故高宗思得有用之才而用之惜乎有司不能推原聖意所出也夫有軍功有捕盜賞有武臣廕補而又設爲武舉一科或者其不止於求騎射一藝乎今有善兵謀

如孫臏知權識變如張子房而足不便鞍馬力不挽石弓則有司塈然拒之曰非設科意也嗚呼其亦拘矣誠願詔舉者先韜畧後騎射而明告之以馬擴馬識遠必用之意使天下曉然知與時長驅伊洛而泥封函谷者在此而不在彼天下將翕然慕之遲之數年縱不得人獨不愈於屈天下韓范使與郭狄等伍以倖萬一之歡乎孝宗即位創置武學乾道元年上問輔臣曰近日曾有武人赴試否洪适奏曾有數人至都堂投狀乞試已行下吏部令試武學牧試上曰

前時立法亦不至嚴否适奏繫文臣銓試舊法十人取七人今武臣既不能弓馬須要試七書義亦少抑入仕之路上曰得他少知義理甚好九年輔臣進呈樓源乞令太學生習射藝事上曰古者命將在公卿之列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鄭奏聞射御六藝之數古之文武未嘗分也上曰紹興重修學令既許習射可令有司討論上又曰向來王淮國燕射雖武臣恐亟宗典故文臣亦當與射可併討論以聞淳熙元年輔臣進奏名進士射射殿最上曰進士射射前未嘗舉

行令可將中上等人優加旌賞以示激勸又詔近臣行燕射之禮可令臨安府於城內寬閑地段建置射圃以備百僚職事之餘習射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間有黎華者遣內侍問姓名上曰觀其人物服飾似非士射亦閑習宜畧與旌別既而傳旨黎華可特免銓試與注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一規矩令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真可謂除戎器戒不虞之良法矣葢國家有文學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先也有文選有武選用之於既養之後也然則科之法既有文學矣烏可不用武舉乎宋朝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畧武勇之士時葢天聖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而復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寶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將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熈寧制也以此而取士則其得人當不居唐之子儀下而或者猶曰弓馬不過麄材策論亦爲無用蘇老泉論謂不若方畧有謀者之可用也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稍有廉耻則焉肯爲富文忠公之論謂不若威果武畧之堪任將帥也是則然矣然亦嘗觀嘉祐議臣之奏乎今朝廷所用稍有萃稱者皆由武舉而得豈得盡謂無益如富如蘇之論特不過謂來者猥多取者不擇而豪傑之士有不屑就焉耳如執此以議武舉君子謂之不知務我　明立法敎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所以羅才者至矣然初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大同叅將不亨奏　國家設法推武舉職誠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于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兒人之智謀在心未嘗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令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効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　英宗善其言且　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

者具名奏　聞定奪若非奉明文懇取者不許擅離職役　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擬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兵部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塲試箭二塲試論判語三塲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　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然時内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　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阻之有禍

及第票　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　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効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焉

弘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材于文取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升之階級内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于方面之長或列于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饒裕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文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横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大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

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獘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踈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子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法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帝知求將之爲重親

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亟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技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見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

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忌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毎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二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廢法式昭宜足以備褒寵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劒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邊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暇拊髀而歎思得才異代也哉　嘉靖二十年兵科給事中任瀛請復詳武舉兵部覆議　勅以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關設務求真才實有

將畧者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遂著爲令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言臣觀　朝廷近日以邊材爲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腹藏萬兵則曰籌決千里所舉武臣不曰身輕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基百徐達並生于一時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淡而所舉又有以箝其口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　明詔以開倖門有志

之士羞與爲伍　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識古人愼重兵事立法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求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挑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　國家惜也　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汎濫吏部　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

歷代訓練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謂之殃民周成王纘文武丕業躬延侯甸四征弗庭薄海內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爲懷奄人既平旋蹕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掌戎事粵中春號召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登徒爲乾豆賓客之奉而已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至其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

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茇舍撰車徒爲營衛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辨縣鄙家鄉野若師之號名以便軍之夜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苗中秋教治兵平列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他皆如振旅遂以獮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一表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乃陳君徒如戰之陳皆坐聽誓於是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鼓作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乃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而止三鼓摝鐸群吏弊其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乃鼓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戒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旗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爲屯百步有司巡之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中軍以鼙令鼓鼓作鼓行徒銜枚而進及所弊鼓皆駭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蓋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邪銷伏其悖戾妬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諸侯内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戈之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懈也周室既衰蒐禮俱廢至於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獵而選車徒周道赫然中興其後齊桓公用管仲作内政以定三軍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凡一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蓋如鄉之法晉文蒐被廬而作三軍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楚成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後戰于城濮果敗楚子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

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錄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師禮也吳王闔閭將齊人孫武以兵法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右視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右左隊長吳王從臺上觀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

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命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功焉所制有乘之陣法及兵法十二篇魏武侯問于吳起曰願聞治兵科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使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

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伍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又問于吳起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

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

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知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蓋自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函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咸稱簡練然詐力之教熾矣故曰闘閫習戰試其

民於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句踐習武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閒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爲國預備也尉繚子曰凡兵制

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刄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仕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自損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內者矛戟也將以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

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損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涉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亾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强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武伏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

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齊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

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令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内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内民言力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賢者也不能内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兵教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雖地者自揭其伍伍内互揭之免其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亾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裨將有不若法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央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又曰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大國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央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經其全曲不靡

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獘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其兵令篇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陣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矢石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阨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生死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又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家官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三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藏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鬭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鬭也萬人之鬭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越制如干將士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漢興常以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爲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毋月都課試奎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

斬牲于郊東門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士八月大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陣塞此州郡縣教試之法也初漢文帝習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用其策以爲軍之勝負定于內有事則河以應于外頗祖司馬法齊寄政之制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

罷角抵而未正治民振旅之事後漢光武兒翟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肄兵如故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帝躬擐甲胄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勲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陳于近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唐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弧矢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當其時帝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于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

以少安十是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絹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士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以重社稷也太宗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表半干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兵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後天下承平漸久武事不修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祿起范陽幷河朔獵留鄴衡華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肅代已降干戈日尋跋扈藩鎮之師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呴濡育爲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爲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已據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

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各圖自固時李抱眞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窮無以贍軍抱眞乃籍戸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多會而校爲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得成卒二萬既不費廪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存薊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傑賊憚走由是觀之蓄養卒病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後周世宗之時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誅肅軍政初兵士多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毎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于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徒儒不分衆何所勸乃

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强近世無此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代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嘗令步騎數百挽强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威列乎建隆初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新池玉律之幸曾無虛歲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爲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四年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

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董承昭督其役又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射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矣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觀大悅以金帶賜翰獎之上曰晉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廢紊也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校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是年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也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爲射騎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爲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六

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爲水虎翼軍置營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帥臣張繼勳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閱之法真宗曰戰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主帥之命若與京師同法似非便也及咸平二年大閱東郊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訓習簡閱蓋其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

武技三百以下或給役或習伎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馬凡諸習之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其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中外諸軍皆用之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言本廂下軍止給役而未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升補禁軍上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

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兵之官充占者衆肄習弗時或誤軍事帥臣安撫監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樞院請陝西河東選三班使臣及士任殿侍者以爲河北諸路指使教習騎軍或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頒教法於其軍久而弗能者罷爲廂軍奏可二年帝嘗諭執政並邊訓練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精强顧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閻

詔其兵親臨閱試訓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九月遣罷指使巡教諸軍殿前司四人馬步軍司各三人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遂班爲資次以旌獎之五年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分行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楪兵房置籍名校以多少定殿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須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

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馬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頒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選可用則別出爲奇奮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六年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於改作尚遂因循並濠軍制改其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聽諸路分番教習餘軍並分主兵官訓練十月遣涇原上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軍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了爲

軍之資也欲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勝敵亦以省財安石對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訓練閱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爲數夫之敵此賞國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内教法旬一御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宜施行二月詔今歲一遣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元豐元年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爲上中下三等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弓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所藝成則展轉分教于其軍二年遣内侍石得一閱視京西第五所教馬軍已得一言其教習無狀詔本將陳宗等具析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比以四方驕悍爲可虞選置將以分總禁旅俾時訓肄以待非常至於部勒規模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異木石亦宜略知人意尸祿日久既頑且慵苟遂矜寬寔難

厲衆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掌隸教習之事罷巡教使臣九月内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鬬步用標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四年五月詔東南諸路體量將兵自降教閱新法之後軍士有所倍費以聞蓋自團立將兵以來軍人日新教閱舊資技藝以給私費者悉無暇爲故也神宗留兵武備既命立武學校七書以訓武舉之士又須兵法以肄軍旅微妙淵通取成膚慮群臣莫望焉元祐間言者頗謂軍中誦習新法爲苦詔罷提舉教習軍馬所紹聖詔復依元豐條法宣和以後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于是令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招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令閒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三年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宰臣奏祖宗時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反文內

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欲習水戰上已遊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講武上然之紹興三年員外郎鄭士彦奏國以兵故强兵以教故精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凡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椿留貿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爲意務而教習爲虛文宜參酌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効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與諸路帥司措置行之三年上曰大將

統軍尤當訓練軍士爲先使五兵利而無擾撮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哉孝宗乾道二年幸候潮門外次幸白石閱兵三衙率將佐遵駕射生官兵就御輦下獻所獲是日有數將獨手運大刀上曰刀重幾何李舜舉奏刀皆重數斤有吉卿等教閱精明又論陳敏曰軍馬衣裝整肅如此特錫賚犒馬金帶士卒推賞有差四年幸茅灘教閱舉黃旗連三鼓變方陣五鼓舉白旗變圓陣次二鼓舉赤旗變鋭陣又次舉青旗變直陣

畢事上大悅賞賚加倍兵分東西呈大刀火砲上問李舜舉按閱比曩時如何舜舉奏今日之兵陛下親加訓練撫以深恩錫以重賞忠勇倍常淳熙閒立槍手及射鐵簾格上謂輔臣曰閱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於是令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餘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曰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尤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爲

軍政之先務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此武藝之要而謂之軍實者也弩手之高强者則有四石與五石焉其用鐵搭者則加以三斗矣弓手之高强者則有二石伍斗焉鎗手之高强者則有五百六百槭者焉刀手之高强者則有格鬬屢勝者焉力愈强則斗力槭力愈高矣有此武藝則有此陞加與之增食錢[illegible]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凡此者統帥等日試月比每季屬之總領親與審擇從實陞加陞加既畢即增請給然後

勇者思奮強者竭力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摧鋒陷陣斬將搴旗無不可者若不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緩急求其孰爲勇孰爲强何可恃也時袁燮爲都官郎輪對劄子曰臣聞古之制兵自陣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則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

懿不敢逼蓋以後爲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敢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爲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强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夙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之日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眞之招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凡此六條粲然具舉豈不勝善者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可不亟圖之乎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十一年上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令諸路帥閫守臣講明區畫詳議激勵使各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開慶元年御後幄閱武舉進士射時陳

者卿上殿奏劄曰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固吾圉者而移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昨按兵浙東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爲困不以練兵爲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竄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耶物故者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收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耶備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失所謂路鈐之教閱者歲一及境而

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要其[illegible]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虛名而已矣以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蓋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賞矣觸類而觀其他固可想也蓋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既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我必就死者也夫既自以為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耶古人之兵

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當嚴飭諸郡毋於補刺之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閱一事兵官詳畧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別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風河洛無不可者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軍訓練閑於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即行士悉將

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專任營運不為軍計實為家謀絕無戰陣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畧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涅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昔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蓋弊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孝宗時楊萬里上兵論曰夫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黙然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理剽奪以

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爲非固有所不敢而强之以戰鬭之事則亦没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縱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爲兵則其爲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爲用而不少者而强其没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爲兵其肯老死而動乎抑將猖狂潰冐以至于大亂也夫與其至于大亂孰若收之以爲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爲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

用之于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如此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請復言散之之説散之之説有實未嘗散而空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空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兵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空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將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空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于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于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其爲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盡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空散者也何謂虛兵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亦有私之者矣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

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畜蝂非大惡者不發而貫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歛兵之至計也朝廷旣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毎歲不時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守者出諸軍行視而

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有敎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敎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亾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閲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伏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散兵之至計也夫興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國朝訓練

太祖吳元年春三月大閱維時張士誠據兩淮未下

太祖議征討遂揀將士更制編伍乃　命鎮撫居明領之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稱勇敢士賞銀有差因　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棄兵馬不善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令汝等練之今勇徒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又謂起居汪廣同日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　洪武元年

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有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者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

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愼無怠惰廢事又嘗　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怠警戒爾等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慢然不知簡練備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嘗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爲兵至不能彎尺弓發寸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囚之亾者實此輩亾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成祖南討北征無日不討軍旅而訓之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亾者衆　勑兵部自今討逃亾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九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十二年　諭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丁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以戰何濟今後宜令補步卒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十七年　上勑武臣曰自古　國家盛衰存亾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亾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買放猝有緩急國何賴宜撫士卒實軍伍精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　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焉

宣宗即位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治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　宣宗曰養兵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正統時兵部尚書王驥督師征麓川克之以功封靖遠伯還守南京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陣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今笑曰此何以約束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其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

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奇四闕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

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聞者莫不信服　世宗嘉靖十五年都御史兼提督團營王廷相疏云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做工及撥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經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弓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又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罰之撥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常耕之夫無異又軍士替役之難緣吏胥需索重斯貧軍不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具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練又三大營挑選精壯以聽征奸猾之徒懼營操出征之苦賄該管人員僞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其貧者不能營幹常用操練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力也于是一詔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　隆慶三年大學士張居

正疏畧曰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且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乞　勑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二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

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代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强之一機也于是八月大閱賞罰將士有差大槩兵士宜令屢經戰陣屢立戰功將官親自選用就令訓練習戰則情義孚而恩威積若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領戰者又一人則選練必不用心而兵將亦不相識未有不敗者此向來之宿痼也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將今惟日期赴武場操演非也何爲練膽有所畏有所恃也蓋軍士畏威則不畏我平日武場中信賞必罰常如在陣時使兵知我之威必不可犯反其退走之心遇敵而忘之是之謂有所畏聯屬隊伍有法譬如敵擊吾左恃右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攻戰是之謂有所恃何謂練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閩之牌鈀處之狼筅五兵相衛可以必勝鳥銃乃今日利器自非有衆能短兵接戰則亦有時而窮刀鎗籐牌最利禦敵副總等官宜督同教師勤兵分習務

期精熟此試之日管操官分辨生熟開報主將閱此賞罰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槩勿取何謂練陣今之兵知合而不知分不論衆寡俱圍作一堆前者遇敵後不能應法云陣欲疎戰欲密行陣間須縱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整齊行伍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兩肩如孫子教吳婦人秘法而又習疊陣法番休迭上否則密陣而戰反疎矣又今之兵知進而不知退非大班散回之謂乃逐隊抽代之謂也若收兵無法則爲敵所乘我兵見敵追來紛亂而不能整此二者歷年之大弊也其他金鼓耳旗練目坐作擊刺練手足之類乃常法也亦須慣習則進退有度可離而不可亂何謂練地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銳有橫有直皆因地而異用若但於武場中操演而已則遇敵交戰之地安得廣平方正亦如武場者乎善將兵者過山即習登踰之法過水即習游行之法過衢衕即習巷戰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壄即習分行合部之法地之近者令軍士分投識認地之遠者覓嚮導畫圖肖擬務使夷陸險要人人

不迷何謂練時時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霜須令兵士平日曾慣重任遠行之態不論操演調發行止宿食兵不得離隊隊不得離哨哨不得離營毋哨日設一兵巡風百總輪督無容擅離隊伍在外散行飲酒生事違者軍法重治則是無時而不練習慣於平時則臨陣饑寒勞苦皆能耐之矣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益於軍士八陣圖六花陣之類乃是營法分派隊伍之死規模古人之糟粕也臨敵制勝不在於此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營

也者止之陣也陣也者行之營也臨敵時須以營陣中人逐隊調發交戰運用變化全在此心若依古圖不可行也今之將官非脫古陣法而自作聰明則泥古陣法而以之敵偷安在其能制勝也凡將官平日訓練軍士號令營藝須照臨陣一般其陣也即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得一件之利若武場中所演者通是虛套而臨陣之法令營藝無一相合則耳目生疎雖操千百年何用哉凡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於精練與節制分合何

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支毋支九百人張犄角之勢常以一支當敵二支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寇雖億萬吾以寡而擊之有不勝哉縱遇强敵難勝吾亦豈至於敗哉向來戰將常有合而無分以至敗衄不可以不戒此臨陣進兵之分合也

勞中丞練習說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

策而歸之於卒服習器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枝不足以盡周天之數蓄千之藥不足以應庭羸之求不逹其用之奘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之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退之是所謂教之用

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一也刳腹流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廻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獘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當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令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

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有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其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其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于 朝曰請逮治 朝以下之

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是教將校法邪故嘗曰將授一則兵一兵一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日耳目心一焉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餓疲之也不必群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巳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捉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次

器者數千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罰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巧拏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罰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巧拏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必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必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

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剕斬首也廢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剕斬首終之以廢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

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吳浮玉策曰　國初錦衣一衛約十萬人號曰親兵擇才武梟健之士充之居則錦袍綉帶以壯威儀出則駿馬利兵以司警察而今不及萬餘人矣貧者力不能補有補者輒為衛帥所朘削復為中官所隱占每上直則呼衆乞以塞責嗟嗟執金吾之官守陵夷至此乎五都督府古六師之遺也各有衛所各有勾捕散之各為一軍足以彌亂合之則共為一軍足以立事而今

歸之三大營彼國子承官不過簽名書黃若文吏焉已矣十二團營散落已甚近又改隸于督府一人然太平既久百姓厭苦勾補若湯火然逃者絕者又過半于是守上文吏一切以補伍為綴事清軍使者又以除銷為美政屯馬一差幾乎贅罷豈但軍籍空餐軍之實亦空矣屯不歸軍馬不徧野豈但無軍即存軍亦窮若寥落不可用矣每軍月支米一石歲縻輓輸且四百萬然米率爛惡不可食又苦官錢多取給于中

於是所謂軍卒非軍也不過市兒衆名冒其稽以糜餉也毋操練則暫募數上下相詭又若設技舞之隊爲嬉戲之觀耳內軍既微則惟有邊軍之可恃然邊軍亦罷弱涉以較之古昔三分之一耳世臣出守則擾鉦民以爲利勢不得不遣文臣以司節鉞而循資者多知兵者少無不雍容都雅以爲民望郎大帥以及偏裨强半以詩賦取名以異儒易御者爲能耳九邊之師旅亦無一足恃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乎亦曰在

明王加之心焉而已矣唐之亂也河北無敢戰者有李太尉之嚴明而壁壘皆精采也宋之遷也叢江以南無可守者有岳少保之强教而黠虜避旌旗也誠得一名文名武之將而厚予之以權可鈇者聽其鈇則足食乃所以足兵不必凡庸領自詭也可募者聽其募則奇才劍客可在軍中無取居法見以罔人耳目也可賞罰者聽其賞罰則事權一而人用命無文法之擾也將無他屬則能見議無旁撓則事舉一人教戰以數十人引而伸之至于不窮此因人任事與時變化之道也軍無氣以將之氣爲氣士知畏將而不畏虜則氣之成也將無勢以三軍之心爲勢三軍投石超距願得一當虜以取功名則勢之成也氣勢既成則根本自固而人主及大臣深察乎消息之幾徵操其輕重之柄用有未當則易將而不易法利大而害小則舍小以見其大設誠而致行之與俊傑謀之如此而兵患脆弱者未之有也

癸酉程策有曰洪武爲五軍永樂爲三營于忠肅爲十團營嚴嵩爲佐擊地始設戎政府一之趙文肅謂設分府分營之意甚或逃偷木之變以軍未及歸衛爲三場告然軍不練即更營制以益也今之弊在認操作練耳夫操兒戲也練則必遵教練律材肥技藝選師分演精微質發然必授蝸而大要以練兵青爲主重器練手重甲練身囊沙練足鴛鴦三才練陣晝斥花刀花鎗之套其賞罰或教場行臨陣事或誠咲

陳刀斧威其論功重全勝輕零斬即鵰勦不得冐世襲廕級者斬而佐威信必行者在同甘苦雖下卒器食親經較驗夜無終寢之席晝無不吐之哺情義孚恩威洽眞如臂指可謂得練三昧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七

豫章　[illegible]健子強[illegible]
弟　[illegible]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兕揚父較

兵制篇下

歷代任將

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所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所專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

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

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開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于御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威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

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然則爲之柰何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愼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證而將果能

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捴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捴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資賞異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毋以懸遠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鼙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塞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

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

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即次將乃就舍炊者皆成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

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逸之明也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强力則三軍失其職將自十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于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

輕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堅矣蒸嘗是時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于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于家庭功勳閥閱允孚于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閒雅老成持重不失于倉皇失律輕易誤國

矣其後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已而入曹公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氏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見視之病將殺之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已而軍次于城濮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滿奸命司馬殺之以徇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秦穆公時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

之不繼滅滑而還晉人邀之敗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久之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乃率

師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爲君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晉悼公時公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

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奪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嘗以是考昔者鞌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亦此晉兵也夫晉豈强于鞍而弱于邲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鞍之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郤克先遜孫是范叔歸功于荀庚欒書歸功于范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若邲之戰則異于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隨武

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欲進至于鄭人如師[illegible]子欲許欒武子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欲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不亦宜乎然則晉兵非異也將帥之心不一故耳師重長子豈不信哉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日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莊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决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孫是士卒畏服三軍用命焉其後臨武君請

問爲將于孫卿對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决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于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王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誠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于神明矣

漢高帝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初時以蕭何之言築壇拜韓信爲大將一旦付以數十萬之衆不以爲輕陳平一見拜爲都尉使之參乘護軍雖受金之譖不以爲疑嘗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隋何召九江王布至帝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帝居布又大喜過望及成皐敗帝獨身逃宿小修武傳舍時韓信張耳將兵擊趙帝晨馳入趙壁耳信尚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帝來大驚已信既定齊地使人言于帝請爲假王以鎭之帝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帝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何以假爲即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後既即帝位封信王楚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人有告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謁令武士縛之載後車以歸還洛陽赦信爲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帝嘗從容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六年以陽夏侯陳豨反上自擊之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

人慚伏既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大抵高帝以爵土爲誘勸而又有所挾持之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如韓信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爲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勳名猶未顯也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先有所參任以分其權者誠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稱王而其權常在高帝欲其畢即奪之罪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繇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實而卒無它憂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繇其諸將之材素詘于胸中既量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于相伉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善乎蘇老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勝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譬之養騏驥者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其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一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矦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

大討矣後文帝十四年馮唐爲郎中署長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讓唐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儋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

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伍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太守而拜唐爲都尉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之後諸較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荀皆從大將軍衛青屢有功勲至于三子封矦青不受賞謝曰諸較之力夫元戎與列較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爲之寡迨元狩以後霍去病始寵衛青之眷始衰分兵與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孫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和

故也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葢至于此則事歸于廟堂而功繫于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豈能以成功哉東漢光武亦善御將闗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徤鬬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冦以冦恂之憂國而獨委冦恂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于授任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憮然大驚曰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眞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得不警及賈復之于冦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得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可謂多術矣馮異平定闗中人有言其專制閼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

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畱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將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建武十三年陳璡約論漢法軍行逗遛

畏懦者斬于是詔邊吏追虜者或遠或近量敵進退不拘以逗遛法其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夫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凫藻今

若使公卿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北于佰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帝嘉納之蓋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與請王則王未聞有疏一方畧與一謀議者而焉與

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誼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至于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禀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豈非其善御使然哉晉武帝時馮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繇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繇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奬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遘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之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繇而生亂事無繇而成矣帝曰然元帝大興

三年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曰昔周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伏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獘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祚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羊吳濞失禮漢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與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望諮之群公博舉于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覩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元魏孝明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

第757冊　續修四庫全書考　1　反之下

親討以荆州爲先部辛雄爲行臺左丞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刄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競赴敵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凡在戎役敗多勝少跡其所繇不明賞罰故也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

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肎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又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于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擢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强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辨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彭洪爐而燎毛髮哉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李道宗

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初秦叔寶從李密後歸王世充見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死嫗非撥亂主也至武德四年即棄世充降唐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

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走宋金剛于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遇敵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燿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于萬衆中莫不如志時劉武周大破走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

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貞觀中侯君集討高昌既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

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以決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士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甚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愚故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繇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貴與

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寡士之懷瑰琰就爛塵抱棟幹用滯盤錯悠悠之人直嘗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尊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罔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

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志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拒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者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

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據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强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

削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勳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爲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且賞既不用勳亦淪廢歲月紛淆眞僞相錯蓋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繇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有一臺郎裁一

令吏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過在于慈父故也玄宗開元二十八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裴耀卿言于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決在一時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

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于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飲朝夕肆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德宗時陸贄疏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獘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胥禍亂之與何嘗不繇于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于閭濮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于前功難易百倍矣既而大軍遂駐遺孼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兹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守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姓可謂繁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于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輕重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于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于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武俊朱滔受其誘陷遂爲猖狂然衆情不附內外防虞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況此郡兇徒互相掎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于傷殘果于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

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出東勢分于將相財屈于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于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衝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于守禦不足若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于是遣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請益師于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逾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縣

益賊黨亦增暴獨田悅寶臣今乘朱滔武俊臣請毋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于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于曩日王師有溢于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畱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撤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

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乘數利惟陛下圖之

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出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覲恚恨屯兵不出戰明年帝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幷乃移屯陸贄上狀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繇所患大強不資旁功此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宥爲用聚將相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畱之不足以相制徙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勳績理盡于此唯陛下圖之

興元元年上以李晟渾瑊討朱泚謂陸贄曰晟瑊將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

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敕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祗勞睿慮匪爲無益其損實多何則將方艱屯下淩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繇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覊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追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贄又論備邊疏有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

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隷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兵發救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籍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此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葢彼之號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故日措置乖方此之謂也初帝出幸奉天張延賞以西川節度使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

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于帝于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閒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大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刼渾瑊將較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懲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繇是功臣解體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穆宗長慶二年盧龍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納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臣聞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葢繇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

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萬人從東速進開乎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陳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內自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

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緣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告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將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于供軍百端斂率不惟用度交闕即人心于是無聊自古安危皆繫于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武宗會昌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嘗試論之漢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

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隷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歸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餼誠天機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厥寵勳臣行則

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于恢拓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藏于沙磧邦財空乎上林益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兵排乎函谷矣繇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獮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斁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于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于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畜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厮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誥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貸賃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損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遏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于諸將之列武宣之後轉軍爲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參則理爼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荆州建蜀三分之勢

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右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利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試以引强爲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矬軀幹而角健捷此實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

宋初諸將奮自草野出身行伍與屠狗販繒者無異及見于用皆卓然自樹駕御之得其道也初太祖嘗以李漢超爲關西兵馬都監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夫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物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乎

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繇是益修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郭進爲山西廵檢使進威令嚴肅常有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能掩殺叔兵當朝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踊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即從之乾德二年冬王師征蜀京師大雪帝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

處即解裘帽遣使馳驛賫賜王全斌且諭肯諸將不能徧及全斌拜賜感泣五年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開寶七年遣曹彬伐江南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思之彬性仁厚故專焉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嘗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

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于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當是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有司爲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甂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千佛

取姚內斌于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山西皆有軍較訟其不法上曰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捽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與漢超貿私販権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悉免關征故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于觀察使所居不過

延簡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山西每遣戍卒諭之曰汝等謹奉教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衂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昇之守原州繼業之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隷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

惠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趣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隷川以防北虜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

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繇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其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畧固不求其備儻量

其能而川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弟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時上官正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于謙和每謗讟至朕須力與明辯然衆怨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持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于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正上表謝真宗咸平中幸大名府詔訪群臣邊畧錢若水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

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祿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戎將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攝于四海矣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

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鎭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卒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

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咸平二年右正言孫何疏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于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縠于晉侯曰典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于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歷代將帥多出儒

者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苻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于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文武之柄始離爲二文者專治筆硯耻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强項之羌偶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專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爲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群校或逗遛而玩寇或險果而輕敵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太行臺今之都部署昔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

軍糧料之名臨軍轉運之月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群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于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脩所謂監陣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禀其節度與夫列校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慶曆

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曰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于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用天下而敗于夷狄者也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盡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

用意蚤賜采擇使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才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閒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于軍中臣故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倆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敎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敎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貫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敎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以補至于較師皆是凡愚癃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蘇軾策畧曰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肎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嚴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異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哉秦少游策曰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单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刼以走是

不在乎勢之强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鷇而蜀師衂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鎚兵取成都南北異宜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

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强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己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横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比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徽宗時許翰疏曰兵家之法使貪者爲我爭愚者爲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于朝惟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易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爲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于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亦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强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于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猶以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葢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羌戎震懾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

而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高宗時學士汪藻上疏曰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而馭將之說有三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

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于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困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日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雖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參議其間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然則利于公而不利

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巳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以爲當律以朝廷之儀毋使參議論之餘廢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退寇哉孝宗時辛棄疾上美芹十論其一有曰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雖賢而功不能必成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舒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巳亡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巳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酉賊以固位乎向者惟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彼爲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巳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爲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越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壹壹然有欣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效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彼被介胄者知爵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邀其所慕者也又楊萬里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于爲用長

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今天下之所以患于無才而才尤患于無將其病在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下者伏于農商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賊一旦邊事動而無將則茫茫然以求之而天下莫之趨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于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于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于朝頌聲被于野太平之美

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子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于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徒如是而爲鼓鼙鐲鐃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下闕者非眞臨陣而應敵也後至者何至于誅不用命者亦何至于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服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變後之君臣狃于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受經于學蔽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肯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慚矣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敢于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畧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恕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

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于茫茫然以求之哉

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任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而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于將則不然夫所爲宿將者功業

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酬宴沈浸汩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脂然而勇果之氣者將瘵然矣天下有事使之舍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質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于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

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之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于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夫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隨意焉不測而識之于稠人之中無故而擢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何大復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取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

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刄冐矢以爲功也贏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約臨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

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輿瓠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日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提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推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

而代之以騎刼卒使田单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刼爲田单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己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冐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國朝任將

明興　高皇帝天授神武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嘗　御奉天門與創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每得侍左右觀妙筭初爲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竊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泥于古哉初　洪武元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可謂尊顯矣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葢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滿以致于敗古人致欹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徃徃以權術馭之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人心生變今吾以直言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此意訓及子孫與國同久時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　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謝而退

是年　太祖遣徐達等北伐　召諸將　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

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哉尚據城指揮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將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師邀

籌汝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若勝汝等其慎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繇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已而達等師速克捷　太祖遣人諭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

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屢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二年　上遣使齎　勅至太原　諭諸將曰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瀏湘定廣西班師還

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耳太原之捷得此爲犄援以分其勢可不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又嘗　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

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三年大將軍徐達逐王保以偏將胡德濟失律械送至　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　勅諭達曰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　京師必欲　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援軍功者悉歸之　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

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則須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矣彼嘗有赦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綴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特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　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兵有餘而於君臣之體恐未悉宠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納之遂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二十年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爲徃徃麗法乃親製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爲遵守二十一年　上又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　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鬬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諸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臧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帝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　勅須使覽觀知所懲戒時定制凡武職茂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皆有流有世曰襲職曰替職其列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減革曰通革非真授者曰試職曰署職曰納職凡首功四等曰北虜曰遼東女直曰西番苗蠻曰內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功曰頭功凡賞三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二人上請凡土官六等曰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千夫長其子弟族屬若妻婿女甥皆得從其俗凡夷官自都督至於鎮撫凡十四等皆以　誥勅辨眞僞凡傳陞乞升非軍功陞者得執奏以考選比試併銓達材而程力以部功課將領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初給徵　誥勅以褒卹勵死戰以便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冊以敘

失陷逃故激叛肅軍機以典刑敗伶行劾退降陞進祿以寄祿馭恩倖以嚴訊糾捕緝八月丁卯征虜將兵還　朝於是論功行賞　上賦平湖詩二章　命群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偵候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二十七年　上諭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一日　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鬭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閑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之道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賢將並矣嘗以春寒甚命中書以府庫布帛製綿襖運赴[illegible]朔寧夏等處給

軍士省臣對以有常供　上曰天寒異常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乎其給之勿緩一日閱武罷　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宜戒其恣縱體朕恤下之意正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遺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又嘗　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所統軍士惰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成祖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臨敵對陣意思閑逸從容自如及至決戰氣勇兼溢然不避勤勞與士卒同

甘苦每食士未食不先食遇渴士未飲不先飲大戰數十小戰無筭必先陷陣未嘗被劍自大將而下及于旗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有先退者各呼其姓名以故人爭先不敢後俘獲敵將置于左右待之不疑人心悅感皆欲奮力自効凡經營謀畫咸出 上心至于攻城畧地指授諸將成筭從上所言無不獲勝苟有作聰明自用者必無所成然後嘆 上之神筭無遺策也故能以少勝衆不四載之間掃除姦惡內平禍難奠安 宗社成克復之功

永樂二年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 勅晟曰前者御史言欲舉其職耳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素知卿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付朕懷十一月刑部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 上曰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於此輩征討之功既酧爵以賞今有犯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宣德七年北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 聞 上不從因 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 朝廷此輩猶效唐河北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

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職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怨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于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已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奸邪息此屬雖紿 朝廷得官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 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

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都察院議宜行救言于天下　從之武職在　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于百戸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　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　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

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　永樂初令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　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玆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　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　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職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若至　天順間胃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勢乞養奴隷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秩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於是大學士李賢言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累有罪

犯惡而不革其職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終其身已爲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爲之調停一旦至無可柰何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時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爲將畏縮如此不懲何以警衆即命閑住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無功戴罪復受其所獻可乎溥慚懼而退　成化時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而巡撫者或言

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言邊或者或指爲非進止失宜職守異見何以成功　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内外之臣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各懷私護短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然哉　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都御史秦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勒景奸贓鉅萬抵景於法褫其爵景圖報復尋摭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乃

援於戚畹壽寧侯忽内降蠲旨尚書彭韶　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贓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如物論何若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　正德年間各處徼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至領兵奏帶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　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獲之列又復另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銃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至　嘉靖改元盡　詔行革退積年宿蠧爲之一清蓋　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剿之不報捷焉嗣後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多事因留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

路或二三日詐爲一日緊以捷音奏報宜布于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卒至將多留賊以酧賞賊勢愈熾云陳氏建曰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　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酧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　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萬死得一生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僅三首級

卽陞官世襲矣　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冐濫矣　國初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　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　皆廢格矣胡端敏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于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

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眞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遼東見彼冐功之人勢熖燻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冐何可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長膏血養無能之人也　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從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

我　祖宗立法之嚴如此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今非立法之意縱惡孰甚焉況今新官襲職比試亦爲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不須才能不畏罪糾恣爲驕貪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所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則今日之所當釐務尚孰有急於此者哉謂宜凡有征戰遴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冐之獘明　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

者仍前施行其立功之祖無王支子孫者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其犯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爵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塞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國家財用其庶少紓乎　世宗一日問閣臣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兩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

對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世宗深然之御史屠仲律言諸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射則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諜不預度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肅

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蚤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饗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辯前擊後解譁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何大復子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

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臨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

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被亦冒矢以爲功也麁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廣夫成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

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徙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權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者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刼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刼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夏桂州論曰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

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爲賢主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於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

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柰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出千百里之外而可無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説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於中制則不專制一將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於邲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説常

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之説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鬬者桀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摻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摻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賞罰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筭

凡以爲能將寬也鼙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擁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办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

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葢古稱善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焉與專制關中光武推心置腹其君臣父子之論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亦深

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說御之駕之馬不得解韁馬解即弗制有騏驥焉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馬之安得故以凡馬之御御騏驥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以不御之禮夫跛鱉蹣跚人誰騖之而以御駕爲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與論天下之恒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

再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既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於用將也

許頡陽論曰人君之馭將也其始則擇之精精則將得其人其既則任之專專則將持其柄苟人有不得則雖貂蟬四布而干城之托無所歸柄有不持則雖貔虎雲屯而閫外之功無繇建是以精於擇而專於任者頗收集於禁中而皇

威遠撫孫吳走於堂下而天策長驅矣昔漢之選將也有良家智勇之異而復裂地以封之唐之選將也有明習孫吳之科而復勒石以旌之宋之選將也有論策弓馬之殊而復舉劍以授之宜埽烽燧於邊廷執渠魁于絕塞而名將屢出良有以也我　國家內設團營外分閫帥勲裔則養之于國學世冑則隷之于衛學所以養之者豫矣論策以觀其韜技射以觀其能所以求之者至矣柰一有所警輒壓當宁拊髀之嘆

豈其中原之無將哉擇不精而任不專故也何也得于考拔者不過挽強荷戟之粗才取之廕襲者率乃黃口白丁之豎子指此而擇固已非矣況制從中出牽于文法之拘而遷徙無常茍且于旦夕之擢即此爲任又豈專乎嘗鏡諸古文武兼資所謂儒將也古甫郤縠其上矣祭征虜之雅歌臨戎羊叔子之輕裘布信是胡可以多得也次則武競而文不足以才勝者何能悉數第馭之之方在持之柄者何如耳有功同而遲速異者則漢高之于韓信光武之于耿弇是也盖三秦未檄則片言拜相不爲速河北徐定則擾印馳封不爲遲亦各從其時也有法同而操縱殊者則楚成之于子玉秦穆之于孟明是也盖違律喪師非戮之則何以謝國而因敗思奮非釋之則何以伸仇亦各有所爲也閫以外將軍制之權宜速援也漢武拜將於八塞得之矣而太原未下宋祖獨援曹彬之賞非鼓舞之一道乎不用命者殺無赦令宜嚴肅也光弼斬

將于河陽得之矣而鄴城未破王猛獨狥司隷之請非顛倒之一術乎不以賊故弃如穰苴拔于寒微衛青起于奴隷可也不以讒故易如魏文之信樂羊唐憲之信裴度可也又何拘拘于一泆哉雖然將固當擇而任矣而苟非賢相吾未見其能馭也是故有蕭何則不患無韓信有鄧禹則不患無寇恂師德相而仁傑用矣富弼相而韓琦范仲淹用矣不然胡兒鼓鞞之宣誰非國忠武穆金牌之召誰非秦檜往事之足爲

般鑒也吾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相用將之得哉

附選任將材

高皇帝嘗謂中書省臣曰　國家都衛節制方鎭所任良重宜於衛指揮中擇其智謀出衆者任都指揮之職或二三年至五六年從上陞擢毋世襲著爲令其後德慶衛舍人倪基　上言陛下奉天伐罪收羅智勇天下既定爵爲徹侯次亦不失將校近見握兵於名藩大鎭者多新進少年忘其祖先勤勞未閑將畧伏望特　詔所司論材薦舉壯烈智勇之士嚴寔錄用　上嘉之　命基參贊淸平衛軍事　文皇帝諭兵部臣曰　國家置武衛備禁亂非習兵善撫士者不可比聞武臣月以晏酣爲樂苟且因循廢弛軍實近倭奴登岸掠居民瀕海官軍猝無備閑以至奔敗爾兵部其同侯柳升精擇將領練習戎政者以往仍擇其不職送　京師自是與選者　上必親屬臨遣　賜鈔錠且給傳行

宣宗五年六部臣請如舊保舉議　令天下都司咸選智勇廉能者一人資遣至　京督府精加驗覈可大用用之　英皇初陝西參政年富言其年武臣位高祿重務保爵祿無委身効職之誼欲求如楊洪等比十無二三乞博求其人加以優養俟有功擢用因舉都指揮馬麟李榮可任明年侍郎鄺埜言乞　勅內外諸臣各舉所知隨材委任設有不稱王者連坐明年勅英公張輔等曰將兵之道莫先智勇必知之有素然後用得其人今營操官自都指揮以下其間有曉暢兵法長撫馭者智畧優長達權變者經歷戰陳敢當先者膂力過人習武藝者悉舉以　聞朕親閱焉輔等推選紀廣等凡四十有四人　上以爲將非諳韜畧不可其熟讀五經百將傳究方畧練武勇俟試而用之七年編修徐珵上疏曰今之任將非必有所嘗試擢授以知其短長也但循而旋遷擢總督總兵旋遷總帥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臨事而敗則重加

黜罰而前虧已不可贖矣宜　令本兵同一二勳者從公推舉初雖以本職參隨領部分領兵馬勿攝邊事畀有能也乃命爲參戎果有勞也然後遷擢又　令本兵移文天下軍衛有司咨選籌謀勇力之士毋分軍民毋限南北拘額數畢舉至　京問攻守之策較其弓馬及格者給糧二石分隸京營然後遣隸之總鎮官參隨效用有功授實職　上是其言又三年大同參將石亨奏漢唐以來設謀猷知識絕倫諸科令人

得各陳所能應詔故趙營平以良家子應募郭汾陽以武舉自進當時卒藉二人之功自今宜許其自陳遣邊鎮試驗　景泰初　王師新衄人心稍振起於謙爲本兵任石亨楊洪爲將一時推選頗爲得人已郎中李賢薦興州千戶王显善戰多謀且有忠義勇敢之氣謂逆賊可以計破而不可與戰其計凡數條　詔試而用之英廟復辟　詔天下舉文武謀勇之士久無至者七年　令兵部下牒督之於是平江侯陳豫等舉指揮錢能九人試中者送五軍營　賜鈔有差　憲廟初都指揮僉事劉清奏天下衛所舍餘與民間子弟多有謀勇且熟武藝者宜及時設策召用訓練優養領以忠正廉能武臣別爲一營侍郎商輅亦言將帥之人宜于京營及府衛精加選擇取其體貌魁梧筋力強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十名別擇近地時加訓練以暇日讀書講方畧而於三營總兵推任一員兼統之歲一會官考試別爲上中下三等量爲登降

賞罰如此庶才識日有所進而將帥不至乏人上以爲然又四年樞臣白圭等　上言智勇可任者若干人間歲復言臣等嘗議令中外文武臣舉用將材者三卒無應命宜申　令諸臣從公推舉其後十四年兵部上所舉者名英公張懋而下舉各若干人命挨選用之時仍具名上十九年尚書張鵬英公懋會較所舉才畢奏上曰其如例擢職與軍功等用稱任使顧不于國有益乎　弘治九年本兵馬文升請廣選舉

而令府部臺省諸別其材所堪具　聞仍會官考較如武舉例擢用　上然其言三年本兵言諜臣勇將必待試而後見今團營之制萬人爲營五十人爲隊隊有長其上有把總有把營總掌號頭武藝謀勇未必遜頭又就中擇其有智畧達權變者爲將領非職官者試以軍職相兼而任則智勇之將不待外求　上然之已給事中蔚春上疏曰臣觀京營中舉以備主帥者大率皆公侯伯夫封爵以報前功豈必子孫皆可

用也宜　勅天下今後勿拘流品山林之人有足智曉兵習占候悉傳致　京師隨材錄用其有才堪大帥者則縣官以禮聘之擢總京營或專大鎮迨有成功賞及舉者　從之十三年御史胡希顏陳邊務文臣舉楊一清王瓊陳珍而武臣則時源姜漢朱鑑魏鎮俱令於大同殺賊後二月以虜入犯平江伯陳銳總師無功廷議欲遣保國公朱暉於是行人王雄上疏曰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比者曾不選任而凡陳銳今柰何復用朱暉也夫當樞臣皆會議將推於衆人之中而獨以銳爲首　陛下亦信而使之乃其效若此矣臣又不審昔所議者何事毋亦以爲姑循故事耶抑試之也銳朱暉者素不更事豈遽出陳銳上哉且惟豪傑能知豪傑攻之前史舉韓信者蕭何舉謝玄者謝安舉高崇文者杜黃裳彼漢晉唐之君雖未知韓信謝玄高崇文爲人而於蕭何謝安杜黃裳三子者亦既知之矣故於所舉直任而不疑今　陛下

即未眞知朱暉爲人果能知舉之者無愧于蕭何謝安杜黃裳三君子則可若曰未也是豈可不以陳銳爲前車哉臣愚以爲莫若于邊方都督中選任夫邊方都督生長北邊其閒固有習知虜情能出奇制勝者特爲主將所羈束不則監督與提督牽制之雖謀畧無所施耳大會廷臣選於邊方都督之中任大將而勿置監督提督以撓其權蓋今監督提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也以郭汾陽李光弼將畧而魚朝恩爲[illegible]

則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領其下者臣願　陛下懲前事愼擇專任毋徒以國事爲嘗試人上謂命將出師國之大事雖何得妄言沮吾軍遂繫詔獄調遠方縣丞嘗哉其後乃因兵尚劉大夏言　令諸府置將領督經邊隙者悉詣京付教練焉　正德初兵部請　令中外臣各舉士爲之期日報可　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官俱世胄不足恃宜　召用舊邊將如先朝劉大夏指　上納之　勅諭兵部人材難得當棄短録長其給傳令赴闕二十五年本兵請　令兩臺省臣共選舉自指揮而下無論在告居間具舉之　上以簡將用人當加意審諭毋槩議罷都給事中戴夢桂奏今求將太狹也論將太嚴也儒將混眞也虛文廢武也且趙秦燕薊其人多勇敢善騎射如應州王邦直臨洛李大漢宜益求其比每省可三十人衛可五人以備器使命以實行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

部事平日則練習六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調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各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歷代周朝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井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政之關于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illegible][illegible]馬以稱賦周禮鄉師以特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因有戎政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校人掌其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駕田路駑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駑具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乃其頒良馬而養乘之也一寄之于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較較有左右蓋馬不乘習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屠不待知馬性而閑其物力雖欲養乘無繇也自乘至廄積之為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為車五十乘是為卒下易乾為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廄成較為千二百九十六疋車二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王之則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通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即民為兵故軍馬出于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為公馬備十有二閑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用駑所以辨隆殺為國防也而凡馬特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而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淫而執駒夏祭先牧祈充肥而攻特秋祭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祈康吉而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庌八月後在廄而有閑趣馬辨之圉師春釁廄郤溫疫夏治庌而蔭之冬焉肥

病馬于是有巫馬以養其疾病有而醫藥之牧師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駣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其惡馬綱之縶維御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養馬如此其詳也其王馬將不足于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不更諸周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献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之秦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駟鐵小戎之詩作並矜其白顛四牡騏駵騧驪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拜兼秦用盛强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儉勤造邦務財訓農

馬用蕃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僖遵伯禽之法愛民務農牧于坰野馬以駉駉蕃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駓騂騏有驒駱騵雒有駰騢驔魚而車以彭彭伾伾繹繹祛祛也史克頌之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思無邪本于心之幾微而騋牝從焉馬臧焉財焉作焉徂焉可繹思也夫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墳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于武侯武侯問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愼無勞馬命力常有餘以備敵[illegible]

馬軍制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其屬有六廐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馬廐皆萬匹而馬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于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于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葢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二萬乘逆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債之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帝默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詔始修馬復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廐令一人後置駿令廐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楊子阿具表言行大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

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泉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一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唐與當周隋之亂種馬乏得突厥馬二千媯拓殘騎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駃騠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置飛龍廐于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騎八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

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原州三監于嵐州凡太師發牧馬先强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内外閑廐專其事詔州縣言曩以馬定里遞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貲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于職其始官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群望之如雲錦天子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欵塞玄宗厚撫

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内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及自是邊無重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

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廐馬始備及下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牧龍坊牧養之景德中改爲監立牧監賞罰命其收市戎馬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爲一務馬給錢千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于諸監曰券馬其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後言者

譯來人得錢銷爲兵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初歲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原渭德順泰亦稱是閣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之道兵騎爲急欲習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市之中國則縶之維之以枯槀飼之離折牝牡失其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又益減耗固其理也古川

賦出馬漢唐之盛馬所所成群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命觳灰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俟納馬而止則貸不闕出于國而馬廐有滋帝曰善非久以費廣而能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充邊匿者罪淳化景德間牧地自畿甸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

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與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令自市府界馬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逅脊分[illegible]

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蒞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成賦之于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

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院較利害博議上持不聽竟廢監牧而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請廣增淤田之課嚴侵冒之科雖利入稍繁而馬始闕矣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藁百五十束民滋失利又廢監初愚民利一時得請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錢已而皆不酬多逋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爲峻嚴郎水旱不蠲民愈益病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于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元祐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廢民間雜養俾以充役官

吏便文苟以塞責宜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紓虜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于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蓋宋初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闊大可備[illegible]

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關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較竊其芻粟道斃相望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後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既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繇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疋有奇凡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illegible]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illegible]如

其請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失解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較陸行存亡相若迺于羅場大有妨礙乃部川路馬船日下廢罷益自[illegible]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大槩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畜之于民二也市之于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爲外廄此民馬也沿邊等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于戎狄專責于民則民受其害專倚于戎狄則戎狄享其利累朝于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部轄有方秣飼以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領以大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察其孳耗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則其視之也亦不輕而畜牧孳息自足國用故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僖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

下所以必于是矣矣歟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倚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于編戶坊監廐庫棚房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馬之職置矣所市馬于戎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不然戶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豈無說哉初時傳易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爲戎利戎人得茶不能

以爲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斷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爲見或至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官屬自辟謹所擇也官吏可易伸其威也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秦司半歲事訖歸用順其地也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所衍其利之博哉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于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于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于紹興之七年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然後知此制之有益于軍無損于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步田公況亦嘗請步而減騎吾用中國所長而已何以馬爲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多無益也

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或萬駒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駒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也　國初設太僕寺于滁洲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花咸置卿貳焉凡馬政

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肥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役出之以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而馬金則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馬行僕卿職掌于僕卿不與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王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幾何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　命生營官一人領下場放牧九月終回營時　遣科道官點閘之視馬倒死軍逃亡者則指實覈奏其種馬之數上死萬匹中死七千疋下死四千疋不及則出贓金及[illegible]力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爲常　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　上念其不均　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　命太僕江南北各有游牝萬匹爲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之今言者謂大寧會州山河三衛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窮貧者

衣食且不給何有于馬以故歲損瘠者多宜　命官覈貧者歸營屯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　從之

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　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

上諭兵部言朔方馬本土宜所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廉選其[illegible]者命教民畜牧孳息焉會六師歲出擊胡責[illegible]民

至有鬻子女莫能存者　仁宗聞大痛之　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命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孳蕃散之衛伍操用餘千群令遠近方面　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　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　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矣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卽批罷居兩月未下士奇復請曰日　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令中輟何也此　命行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況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　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亟斷　上曰朕偶忘之行批矣無何　上御思善門　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耶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嘖有怨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使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于是止散馬之命士奇頓首曰昔人言　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　宣德中太僕寺請　遣官覈馬　上召諭曰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責之馬　國家法有定科屢下命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其償馬何痛如之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厚焉

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　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承平既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文莊濬論比人苦民馬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朝修飾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數之民卽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兩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往古之盛矣乃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芻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繇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

以償馬逋死者矣且馬散于民戶丁分日餧飼之什伍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污馬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並又斃孳生僅已嗣歲又復僅生者歲表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月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漸脊而脆跡即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錫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斂民馬之直以貫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月錫芟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僨況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因不如不乘之愈也又之

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瓘言

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　仁壽宮皇莊　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園營放牧誠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遣官踏勘梟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澱葦箔族生放收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一時之權利而可久今既漂突又復查理且撥之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況草場設自　永樂初葦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即草場之地也又況渾河改徙不生葦箔寧復有可征之稅哉幸　上除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以杜奸源仍申　奏討之禁　弘治中兵部尚書馬文升言　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　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餧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為親藩勢要所占開為軍民冒

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即往西山中四散趁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可給宜清查便軍于是　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為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　奏黜卿寺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卿紘轍大更于是六死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

不肯清勾揆補召募收籍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
給買茶易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
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厫馬廐室宇四千一
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又弛自　弘治十
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馬不足邊
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
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
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
貳錢伍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

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
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
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陜西三
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周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
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而焉串習
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
相望苑廐羅列稍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
夥而邊以大紓一清併後無專官復理也　正德初
其疏言陜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

于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皆發[illegible]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illegible]
任使踰　命兼理茶法廢墜旣久事難頓復盡臣之
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粗皆就緒則
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
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于監牧茶
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
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
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莫聞本末始終蓋不

相稱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收監
苑之所收即官軍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
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　勑兼
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
與廢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
實始此　嘉靖中　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
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
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
命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　聞　列聖恩厚下

如此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于幾甸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房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奏　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並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剏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

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苦人困馬病是徒狥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　勑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近便牧放月給半料其可無下場而巡撫蘇松等處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　永樂中始計丁養馬　成化中又官收地

租　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務甚劇而民困漸極　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選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出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馬頭中另編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歲歛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收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陪償又不下二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

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常給何可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陪償銀十有二萬餘兩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費數百兩種馬一匹倣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也爲利已不訾矣且沿海護塘之外皆鐵鈑沙塗馬可馳驟今選種馬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參遊把

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搶利刃不足當國之輕騎跳足裸形不足當國之勁鏃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士拒之邊地利既得長技在我併以蘇松糧長所辦馬給之有餘以供走遞于爲利豈有量哉于是都御史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

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于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稍殷實然且難之況貧難自給不暇而驟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飢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　祖宗來諸司例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　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皆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于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依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通融放給而舉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通賄自免而領馬養者類責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餘關支折色僅給口實而馬飢矣馬苦且飢而啖之滷醬氣烈味惡不作膘而損力雖强壯之馬數月之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馬而擇其馬無膘者令飼驗視之　國家于馬政曰孳牧曰解俵曰給兌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未盡耗失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至兵衆禪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歲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人兵

手執不妄用有傾藏察以勿救[illegible]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貿賈者予[illegible]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闕免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爲役也瘟疫斃者驪厄汗喘斃者馳疾癬疥斃者櫪積而羸瘠斃者失秣也皆寘其故而莫省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路也此耗失之料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府稍之而已其養于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圉之所養敎兼攻執差擇以至千閑厩牧地皆官自討度未嘗關諸民　國家苑馬之設固養于官之遺意而于兩直隷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畀之終已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其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illegible]盡[illegible]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illegible]在也而

費代易產馬爲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莊萊夫孰非牧地者春秋衛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所而廣蓄之北守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可坐而致也嘗攷　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根草之半每家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爲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illegible]如此則遂併之田租而已而又[illegible]

民不以養馬爲意而又以輸子粒爲惡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惡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于欺隱不肯以駒爲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安

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用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騃從良馬冀之所產今衆冀良產翕集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取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問馬政必盡復　洪武　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

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猶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可加督視之　洪武　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益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豈淺淺哉雖然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荊居庸山海雁門偏頭寧武

諸關諸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流遠世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協相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督課至私顧賃栽負必寘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矣緣邊牧地乾沒于風沙占沒于豪右虜入無時印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場十月給芻皆不可行乘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往利馬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望矧乎西北東南之殊風水土燥秪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兵[illegible]

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頋可漫然已哉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興財言理財不暇言生財至如馬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聯朔之所能攻開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何異涸溝塗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處官府抑配與其俵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獨在古故夫重冏寺之權慎牧卿之遴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殿最之要誠在所急哉

歷代國朝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玁狁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趣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至其巾車掌五戎之正則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而車僕掌五戎之萃則有戎路之萃及廣車闕車苹車輕車各以其萃萃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右若戰左右挾輈常相更替後列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一車一周又有倅車以備不測所爲不可敵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僖以戎車孔博服淮夷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邲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陣敎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繇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惟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因請爲三覆以待之卒殪戎師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戰漸廢蓋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賫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利大矣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大槩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

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且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卯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于勍敵之人

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使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車而用徒然彼長于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蘇軍于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李陵對單于亦以大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陣孔明尤善于營車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

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劉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餘張槊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中軍所向披

靡叡結車爲陣以强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大眼却走而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駐隊乘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得溫及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餧死行儉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賫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銜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草無敢近者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遊戰車裝以狻猊而後馬燧亦爲猊車列戰于後行以蔽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又嘗用車矣獨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車用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

以駟而琯用牛焉幾何而牛不髀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夫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驂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于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矛有殳以爲之建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爲之識而其詩曰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四牡騤騤旗旐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于乘馳便于射御未嘗有機而鐙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于上輿載于下轅承于載馬順大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驂服之漸習也房琯不習而遽用能無敗哉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

虞況當胡虜之戰陳衝突騎之輕剽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且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而士卒顧可使肌肉居外鱗介反在內乎則戰之用車亦一陳之鱗介也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華轅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車也及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偹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載于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

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言朕遂罷藉車之令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至崇寧三年河北陜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念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時熙河轉

還闕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遂車又不及收臣于戎馬之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猶有不能爲用者而况于車乎聞此議出于許彥圭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不知彥圭輕

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于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輓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且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于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于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幾千萬矣乞罷造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觀此則後世之不用于車葢有繇矣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選車者十有一執器械捍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縶絓而止之類葢用車于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

彼徒我車已有使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葢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雖然中典之初但爲守計雖不習車可也至其後漸欲進取則不習車不可是必當日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况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噫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玁狁之襄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不攘

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囙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目牌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卻入陣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逆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　明典戰勝

攻取威震殊俗至　正統己巳之變邊圉孔亟李賢上言虜之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夫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

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已　命工製造車成竟以登高涉險不便遂已十九年總督宣大余子俊言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

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賫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偷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法也復具圖本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

敎士卒然初試之日士卒四五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而丘文莊著大學衍義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制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亦非一二日可具且人不皆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陣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抗梩者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載

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糧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遇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伎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塹之擾言之詳以備矣後游安兵副陳大綱遵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際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闢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援奪其馬伺便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鐵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其所衝破往往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巳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爲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爲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走寧至變其奔突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而汪公道昆會　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營三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十二

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鳥銃長刀藤牌火筒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壘一則可以代甲胄虜馬雖衆無計可遏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八

豫章　[illegible]
弟　[illegible]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尚揚父較

邊兵篇

歷代邊兵

戍邊之制古不詳見周以豐鎬迫近犬戎每歲遣戍役命將帥以爲備禦如戒嚴允城朔方見于小雅者可考然當時戍役不過防秋率兩期而還春季而往明年仲冬而歸行有定期至有定所而爲之上者又能悉誠忠愛視民如家人父子之親當其遣也則歌采薇以送之既激以忘家敵愾之義勗以三捷日戒之功而又道其往來道塗飢渴傷悲之情一一代爲之言以勉其私而慰其意及其歸也則歌出車以勞將帥歌杕杜以勞衆卒而往來感遇黍稷卉木悲傷憂恤之態閨門婦子之情人主懸懸摹寫以致其繾綣無已之意故民雖勞而不怨動至功成迨其後勞倈之道漸湮遂皆使其民而以王之爪牙出而戍國

蹶獨子不免于是祈父之詩作以王畿之士遠而戍申徒知報其私讎于是揚之水之刺興降及戰國燕趙最被邊患備禦爲急然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所以備邊者安得戍卒而用之亦不過以其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如李牧守邊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者十萬人而匈奴不敢南犯則尤藉之于其人也至秦始皇兼并天下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

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曠日持久將卒以戍之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掛于越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者次發賈人次治獄不直之類次隱宮刑徒次以嘗有市籍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閭門之左名閭左之戍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漢興定制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預戍邊

之調然三日戍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既自戍不可使往返因便留一歲再更之而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焉蓋其時既治郡縣之制役皆出于民而邊郡之民不可常使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迭相更代而納諸塞下以捍寇虜故其兵卒歲初而來歲終而去緩急未嘗得其用文帝時鼂錯言于帝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圍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獘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役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者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甞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之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

身創矣欲力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議行匈奴雖數入不能爲害大抵漢時邊戍之兵則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不煩他戍遠更猶爲近古而北邊諸郡特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邊戍一歲一更邊吏三歲一代內郡守丞已耳邊郡則又有長吏以掌兵焉內縣令丞已耳邊地則又有亭障塞尉以備守焉守令歲都試已耳邊吏則又將屯騎以行障塞焉以至徙邊之民稟食給衣北邊騎士軺車不算屯田之卒則予以犁牛邊民被害則共給其費其恤邊民如此丞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或有冠警則按視邊瑣而科條之拜除邊吏則五府交章以薦之而邊郡長吏得發武庫兵器邊上奏則不日報可其優邊事如此顧西漢備禦西邊只爲三輔捍蔽其法尤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於備高上氣力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羽林期門而名將之選繇此出蓋有以

鞍馬騎射而登將相者然則非但得寓守于邊兵而且得寓將于邊地矣非中國制勝之長畧哉東漢之興專意文治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之外餘郡無有也問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爲一職無長吏農田之賦無都護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期門羽林錢穀入補而黃門鼓吹不遴也當時邊政若此矣及明帝永平之初大破烏桓衆外震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

塞乃詔悉罷緣邊屯兵其後以終不可廢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以爲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焉于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丘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因盜作緣海往往增兵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則置屯多矣及至順帝初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以此數侵乃詔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然往

往遣自京師連年暴露而禁旅益虛羌胡之害接踵于世雖列屯置塢之多竟何益哉三國交攻時猶嬴秦之際外夷安得而進三國并而爲晉亦猶六國并入于秦天子復與四夷爲鄰强弱相何而武帝乃撤州郡之兵處羌胡于內地宜其元海一起而五胡相繼雲擾卒分南北迭居中土非晉自撤其防又誰咎哉

唐代邊兵

唐初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及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爲十道而于軍鎮屯戍之兵爲十二道置使以處之總之以都督開府蒞治焉其河北一道則析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爲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時府兵天下總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三十在隴右二十九又皆隸于衛將軍所以藉屏捍之勢而防其

尾大之虞意亦深矣然說者謂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品秩與衛將軍等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耶傳至永淳龍朔又加以節度使之名天寶之初又于沿邊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得爲平盧節度使初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及開元中天子有并吞四夷

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僊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及李林甫柄國欲杜邊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不軌之謀自此啓矣又開元之前歲貢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荐至兩京傾覆雖獲底定然方鎮之勢成而愈不可返矣因循至貞元之間邊兵遥隷神策行營稅于中人益乖舊制且自河隴陷吐蕃以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所遣戍者皆河南江淮諸鎮之兵更番往來疲于戍役陸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多有敗衂因上疏曰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則是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像目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地惡人勤于斯爲甚自非生長其域幻習長安罕能寧居而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于溫飽狎于安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與爲用不亦疎乎矧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至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徼倖者遇王師之挫傷即乘亂而東潰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擁旄之師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鋭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衆寇戎每至勢必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

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于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于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危

敗撓者行私而苟媚下衆例獲優崇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且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

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于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爲中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然動則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憚其强而不敢侵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鎭于安定權附隴右于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則屬焉雖委任

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鎭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相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者也建軍若斯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今者窮邊之地長鎭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

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衣糧所須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因請遙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養士若斯可謂怨生于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君親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軍相持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遷延之間寇已奔逼託于救援未至各且閉壁自全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吉招獲則張百

而成千將帥既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權謀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于遙制矣謂宜罷道諸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中以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于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亦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當其時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爲便道後盡于斬伐而蹈者無不達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鬭而役入山林代壘鹿熊麋麝豪豕是徵者居十之三窮爲障芟禁取

材斤聲合叫不息于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宿藥金幣文松大梓奇藥珍禽異獸之具挽輓于陸浮筏于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于飢寒衣食或絕皆不賑顧其心悉幸非常尚能當戎耶初時朝政稍舉戎尚不敢東牙今岐隴之士甚飢而農食不充批那衣結縷無完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恣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雖粟後至必亟與符賂簿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

日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恐吏是民蹤逃息而處又何聊生至于東南背嶺而南驍越二百里得巖道郡實與沈黎越巂僞爲邊城其地西通于戎南通于蠻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于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鬭如植横挖羅戈如林發矢如雨皆折牙失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蹂吾地日深而瘦死者日衆卻自度不能畱亦

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臯節度劍南始鑿清溪道以和群蠻俾繇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

心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何遽師之閫隙察兵賦之虛實戒蜀之細民若于垂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如此舉大劍以南爲能國家所有乎且弃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能稍飫豢十九如狐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其來也剽風正嚴綏步坦途日夫一舍門已呀然汗矣而況登重阻躡嚴程束甲而趨振戟而鬭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

慫恿之不暇又安得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當時孫樵議以爲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具兵籍于郡則易爲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料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餫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或庶乎其可哉然大要在于擇帥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

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初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衛冒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眞之鎮潞澤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偶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官府庫貲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撥叛而新非精銳葉不能制一方耻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老什三四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西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後宗乾符中崔安潛

爲西川節度使念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以之強繇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其銜勒使盡得心而已

宋代邊兵

宋興分遣旅戍守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兵兵不至驕惰其遣屯者軍頭司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而簡拔精銳退其癃老法初非不善也至其塞下要害之地則又往往即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而西北邊羌戎種落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而又常其時周李漢超等備契丹郭進等備河東董遵誨王彥升等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

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人皆富厚有餘則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冒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于入寇輒得先知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爲之用景德一年鎮戎軍曹瑋言邊民有應募爲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敵恐無以責死力請給以境内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瑋又使之馳射較强弱勝者與田二項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爲之立馬社降者既多因設堡戍列部伍立巡簡以統之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軍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較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召募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陜西十

州軍并砦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仁宗時尹洙上兵制疏曰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于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于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戍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

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極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冦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簿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詰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簿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賊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也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勝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

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也守方面者與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亟戰則敵惰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齊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于夷狄者未之有也又論曰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于京師雖邊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于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于外則勇主于內則驕勇生于勞驕生于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

兵輩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于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于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以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寇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後元

昊反西事日急慶曆四年范仲淹參知政事上陝西守禦號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鬭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塞者即遷其家屬集之何則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婺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住營更番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

税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塞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塞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句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

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鋭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衆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兵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塞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粮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

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于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討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部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覷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若鄜一軍先出賊必大衆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恭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于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寶元慶曆之間復使諸道縣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後雖事息而關中之兵至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俻其後關中一隅之用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其中尚半屬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適所以爲驍壯者之累是故驍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以殆兵衛不自愛之民豈可久乎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于邊雖無死亡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衝寒暴暑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正爲此等事也夫人之情常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無求報之心則不可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不倦今皆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于國其勢不可復使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也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當時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固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害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

兵以代之耳神宗嗣位專欲多所更張變革而皆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備守而已故邊無橫費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盡于西北天寶之亂錄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故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于昔時其勢如倒置浮圖朕亦每以爲念三年詔諸路戍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紀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來道路艱梗宜悉罷之而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宜令長吏招募使自爲之社而歲春就閱視之可代戍兵以省邊費秦鳳經畧李思忠亦言前築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兵置弓箭手今當置屯列堡爲戰守計而置屯之法百人爲一屯授田于旁寨以將校領農事休即教以武技器具旗鼓悉出于官置堡之法諸屯并力自近及遠築堡以備寇至退則悉出掩擊誠戰守兩登之計也從之尋鄜延路趙卨以其地畫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加嘉其能省募兵之費褒賞之而尚言弓箭手頗習武請更番正兵歸[illegible]師詔審度焉已又詔熙河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寨民强勇願自占田出租賦聯保伍或義勇願應募或民戶願受蕃部地者聽六年帝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戰官軍貪功有斬巴氈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兵爲一隊無用米于紛亂工安石進曰李靖非素將術蕃者也故其敎兵當如此熙河蕃部皆爲我用則當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而與漢如一武王用微盧彭濮人但爲一法令蕃兵稍與漢同與蕃賊異必先錄用其豪傑漸以化之非用夏變夷術也帝乃詔王韶議其法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衆儻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合訓練爲兵之勢以恢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强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馮京王珪

曰儻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既疲于點集而我繇攻取之實久之必不我慮因爾舉兵若蹈無人之境矣帝曰此正晉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于此矣帝嘗謂蕃部未嘗用兵恐以虛名内附臨事不可使安石對曰剛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韶以爲先以恩信結納其人有強梗不服者乃以殺伐加之大抵蕃部之情視西夏與中國形勢強弱爲向背若中國形勢強附中國爲利即不假殺伐自當堅附剗蕃部之俗既宗貴種又附強國今用木征貴種等三人

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則中國形勢愈強恐不服殺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帝以爲然是時王韶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安石奏曰今以三十萬之衆漸推文法當即變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蕃部既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漢人得田蕃人得貨兩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蕃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令韶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于蕃部具什伍其人獎勸以武藝使

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以有功今蕃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自是以後蕃部益衆而方籍于多蕃兵矣元豐時呂大忠疏曰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并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爲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歲

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貴直之粟歲勢輓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較而強較之寇至大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必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耶不知今日之寨戶近于屯田今日之義勇近于府兵如廣蒐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塞戶之勇過于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救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且自古及今有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嘗假借于

丙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多留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于今日之弊哉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奏祖宗來治邊要地更屯禁旅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爲之虛聲而實無所用葢禁軍驕惰日久賭力態劣近戍短使輙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數十里而趨即喘急汗流設令進

取深入鋒交陣薄彼豈能任哉故鼂錯與漢文畫備邊之策不過二事徙遠方以實空虛制邊縣以備守禦而已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專務輯番漢熟戶弓箭手封疏孤壘蕃維以固元昊求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所衆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等目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于官府分番巡邏鋪遞相望遇有警急一鼓而

集者頃刻千人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之道也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撫循而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請旨而行西北邊賴之後乘父保甲裂有召集追呼之擾勞費失業今雖名存責其實用不啻徃日竊謂陜西河東弓箭手皆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弓箭射皆人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與陜西等無異苦樂相遠未蒙其用近日真斸北賊之警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逐處皆有弓箭

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砦如入無人之境哉宜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而皆不報惜哉善乎蘇頴濵之言曰今世之强莫如沿邊之土人而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往者羌人無出開多禁軍輙爽手相賀鬪多土兵輙相戒不敢輕犯然則以實計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而禁軍一人其廩給足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孰若漸益土兵而稍損禁軍勿使戍不爲費省而用當哉南

渡以後以江淮為邊境李綱請于沿江淮河帥臣置水兵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又請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脩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矣其後楊萬里論曰昔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强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宋初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民不臨危必不肯離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不得其用并與其有用者棄之則又過矣嘗觀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于夷狄而民習于戰備則何地不山西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于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于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豈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劒客蹀血虜廷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伐唐也淮之民方苦于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所為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于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鬭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易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鬭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故即民為兵行于內地則逆行于邊地則順自官行之則擾以私行之則樂行之于官則敵必疑行之于民則敵不知其所窺今誠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

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彌其征徭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于戰一旦有急敵人亦奚敢南下也哉

自隆興以後至于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國朝邊兵

國朝分邊各鎮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其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餘名馬三十九萬七十餘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焉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將領自募家丁者也保定有達軍焉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驍悍成風又有無賴竄籍驛差冒投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焉土軍者出自非很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

練就我約束者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焉車營兵者始于予賢于謙倣武剛偏廂之制藏輜糧給火器以備防禦者也又有入衛兵焉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薊鎮今沿革不一者也又有班軍焉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者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餉之費亦不貲而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守有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

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重者曰總督

次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副參遊擊屯監互而總衛所撫夷者皆分委任而專成功焉大都我　朝邊臣有唐之節度而無其强有宋之宣撫而非其弱用能使大小相維犬牙有制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於盤石豈非萬世長久威嚴之業哉但承平既久舊制漸淪馴至土木之難於是正兵不足日事調募而　天順初遼東至薊邊民有强壯願報效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資械秋冬操練春夏務農而免其稅差以供給之則

土兵始此矣　成化中延安之綏德慶陽之寧環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委官訓練則土兵益盛矣嗣後又增鎭守中官而邊政愈敝漫無紀矣　正德七年巨寇劉六猖獗時獻密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衛　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大學士李東陽力辨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須聞國計知

兵不可若勉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　京師北門切近胡虜最爲緊要　朝廷屯宿鎭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倡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防冬之時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有濟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邊未免驚疑臣等不敢擬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北常加意竊見總兵卻永見在滄洲宜　令兵部密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鎭庶事體便宜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勢需索將官

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單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逋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適鄉井抛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資糧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犒賞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驟急不得已之時為縻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塗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若阿諛曲從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不聽翌日竟內降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由是得入京彬遂得寵於　上至　嘉靖庚戌之變總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入衛　京師而宜大二鎮共選若干人分為四部令歐陽安統之兵部言二鎮　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鬭堂奧之間豈可謂得策乎不聽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　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

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選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待師期於是邊兵盡隸　京師集上有學邊師不得徵集而　京師在邊者又恣意凌轢撥剝自營且不任邊責而國勢危矣已而延綏巡撫王翰言陝西四鎮邊儲自　嘉靖十年查數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餉日增如延綏鎮舊設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一十四萬甯夏甘肅悉稱是焉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膘臕濫支此破冒積習之弊逋負侵沒因緣為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為大出師則以少為多地里遠近日期先後或可緩先發或應舉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費繁有徒供給償遺冒支偹背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已日增法外之奸從而日滋仰給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初祖宗之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　正德間流賊猖獗始調許泰郤永等領邊兵殺賊繼而江彬號宜大兵起　武宗南巡

議者憂之隨有大同叛賊之變庚戌後仇鸞奏遣四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入枝鸞自領防護　京陵猶未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撤還至王忬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一空調兵之害如此　世宗皆因部臣言　詔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　上復　詔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止特調兵俾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撤倒多靡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限一月還報自是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爲援而客兵苦徵發爲費復不貲當事者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七　上從之勅各鎮遵行然戍卒多選愞不任戰歲練一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給事中葉鏜言今之談邊事者無出修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以來當日諸臣建議修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遏扼邊牆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有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勾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數尤爲失策請自今稍節修邊冗費爲養軍賞軍之資罷擺邊軍士爲稍探守堡之用仍簡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衛自實矣　隆慶初山西巡撫靳學顏言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竪子耳幾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　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戮于淮陽民兵

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旣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致之而餽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則名籍也取在居部署固在也二年總督薊遼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

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懷驕悍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所破之終身創矣弟懼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爲三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邊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隙潰入亦

願少逭罪誅臣等决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巡按巡關與其間俟三年訓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即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而部院覆言禱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綸與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其餘將官並聽秉劾如故三年總兵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難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多執末技壯者役于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透遞旣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送迎是祭遊如驛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決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于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騎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

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塞障卒不擇衡緩銜多而力分七也何爲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惟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數不足以稽齊其力攻緩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乘上者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練于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臣意武科多屬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

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法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齊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强于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適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顧更予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于西北募召或于薊鎮鏑取須足馬軍十枝專聽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疏奏于是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以

聞三年大學士張居正奏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于邊防然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

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而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議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申[illegible][illegible]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illegible]無奮勵

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惡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揀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斂保時簡精鋭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雖已經議行恐人心玩愒日久尙以虛文塞責宜申飭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叅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兵部覆議言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　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尙存六十萬有奇其缺亡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鎭編見在軍士隊伍立長擇師敎以武藝每季一閱視報督撫督撫歲一閱視報本部凡將領黜陟視此爲差隊伍中罪罰及其長賞如亦之且兵與食相爲表裡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遇挫必數年不設則行糧可免虜旣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

罷是足食之方已寓練兵之中矣至于興屯鹽以復本色覈豐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計而施行之也若乃將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功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部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見奇功卽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牽掣論列至于九邊控絃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遠近萬里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倂爲鄕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爲司司有長副十司爲哨哨有總正其村堡寡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每堡設一長副領之各不防農務隨時訓習歲以冬春按視有勞蹟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各率鄕兵築城防守斬獲者照例陞賞雖無斬獲而守防無失亦量犒之得　旨悉如議實行四年御史劉翾言頃見延綏下班軍十車所載生居其二而穠居其一　生者頗速燋悴而遲近日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華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

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頃至奬罰者一遵于叅賛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于將領之使用而加克無度三觧于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奸逸而分擺于極衝無援之地五迫于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效之工六苦于散放之太遲而販屨于暑雨怨咨之日梆巖以稱戈藝非只有倦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方乘此防之日立為議處而都御史葛守禮亦言 國初制虜內靖雄關外聯重鎮犖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

露左肩所恃朶顏三衛為我藩籬而夷情漸異嚮道反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卒爭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未來山東義勇以防秋至負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募為也章下所司于是 令各邊兵入衛薊鎮者即以募兵之月放歸不留備冬春六

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 永樂十九年方起倩軍夫于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一千一百餘石于宣府 宣德六年至十年亦行之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赴宣府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後宣府積添衛所官軍數多于是每年奏令糧戶齎價于松江等處收買布疋或遣人解銀准糴或出京庫絹准糧此皆權府制宜以足邊防之用也 英宗嘗召內閣李賢謂之曰如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凡軍官俸錢每一季支銀十

三萬賢曰自古國家惟懼冗食今在京一衛官有二三千員可 令兵部將不任者漸調出外衛都以軍補其缺庶省冗費 英宗曰此時恐難行賢曰次第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情之常若然行之必紛紛勞擾徒使怨 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成化間戶部覆甘肅巡撫朱有文奏言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為然如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盤究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膏血而邊防險遠類難悉致其間侵盜之徒

率多延緩以覬脫免今宜定爲通制凡逋負多者監追充軍四倍其數禁閉官吏雖宥不赦如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疏上　詔如議十四年巡撫寧夏都御史賈俊奏邊儲無措請開納銀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大朝富有四海供餉貢入不可數計使能量入爲出用一省百則邊儲何患不充軍需何患不足而爲此貲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別爲經久常行之務使邊儲不乏名器不濫舊章不紊異議不生疏上

憲宗曰漢文帝從晁錯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俑邇者有司以乏邊儲又議納銀後世其將謂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罷之勿行　孝宗弘治十年冬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　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經虜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　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爲京中貴人子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艸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有糧草者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

糴無處待買于是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遂爲邊儲之長利云　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關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關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先是五年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歲至一

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近邊米豆無人糴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時　帝留心邊計一日問諸衞州卒弦可用否大兵劉大夏曰向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有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衞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困又不止此耳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　正德二年劉瑾擅政恣行刻覈一日以邊方糧草多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粃草浥爛者　旨逮繫各巡撫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陪償先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獘邊儲日乏四年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　天順以來前年例銀數佐報以　天順無此例瑾大怒曰此部官通同邊方共盜內帑之明驗也悉追問罪與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蓋自　成化間開設榆林衞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未有以萬計送者至　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省始有年例之銀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防米價湧貴補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爲得實益也今促革罷之儲邊安得不缺

嘉靖元年三月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積之數年俱成黑壞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糧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浥爛深爲可惜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事宜以　聞八月戶部覆奏宜大二鎮奏討糧草　上曰邊方糧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

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該鎮巡官徒知奏討爲便不以計處爲先豈人臣體國之用今後俱樽節愛惜處置得宜勿復浪費境内閒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詳計以聞久之甘肅巡撫陳九疇請發内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世宗深然其言又戶部尚書潘潢因鎮巡官以召募新

軍數請加餉言　國初各邊錢糧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秋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來民糧逋負屯種廢弛而動請内帑虛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運錢糧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嚴限催徵足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各稅課等項通融計算裒多益寡或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邊臣奏討之煩非所慮矣後薊遼總督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金俱昉

春用鹽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廩之甚奏討之多莫有過于薊鎮者臣查　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四十萬有奇昌平鎮止三五萬今四十萬有奇何前後懸絕如是夫春防小警爲費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諸邊效尤又何以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曾無俟效之獎宜　勑大臣風憲官赴邊計議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

得有所執　世宗是其言令　兩籍聽勘總理宜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　旨勘上薊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故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二三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葢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參遊守增添數倍

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保分番征調矣往者在邊止于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國初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以自給後因民運多逋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討數多中間靡耗特甚

世宗一日　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時　大部廷臣議理財事有

奏言頃者邊鎮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于　京儲然考嘉靖十八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應之宜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請所新設營壘查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報日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督撫官正己率屬釐革積弊進聽部臣并該科叅

治大哉王言夫何未聞奉行之實效耶由是言之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眞士馬靡費然哉餉帥不得其人百計掊克朘削者以充囊橐奔競者以市轉遷士饑寒而不恤馬玄黃而不顧含憤積怨上下爲仇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不殲則後尤希效內变不圖則外侮横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掊克者豈其心獨無廉恥乎哉命懸中朝榮辱生死惟權臨之自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

託要津聊以保位而免禍也蓋聞之出疆而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廉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兼率義勇以捍疆圉邇今則不然邊帥半出權門部使若操文治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閫議雖佳必從中覆苟冰山可倚則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掊克以益之是以邊儲易虧而上

慫易起且　祖宗立法經畧周詳雅知轉運之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闢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懋鹽引之例寬其法北厚賞而薄徵以代飛輓比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部門號召富人走糴粟以塞下閒不償之價什巳三四況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寰寄日艱耕之才剝削錙銖以要聲督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裒其資斧使人捲手而不敢爲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太倉佽以内帑然且不足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

哉故曰明核米鹽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飫三軍之士何則小大異謀取舍之分不可猝也夫士慾既起則主令不行制馭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議者歆此不談而區區然搦賊堡利器械習騎射覘烽燧敍功級以爲大務是之忘本而圖末不能砭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　穆宗即位嘗問戸部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

各省辨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　國初邊制

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鎭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鎭原自有主兵一鎭之兵足以守一鎭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糧各鎭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

京運餽餉溢于常額而横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鎭屯鹽之數備呈　上覽因下　部切責焉時又有奏言　國家衆建衛所棋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有奇而糴備

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乏乞　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筭原額餉運存留錢糧造册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時戶部議邊費有欲節陝西邊費者都御史王崇古言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通計四鎮歲額止一當薊鎮之半其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

守紆遠之邊無所不爲南番北虜四時戎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于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于少者而仍討減削以重苦之也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　祖宗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納鹽糧故當時公私饒裕不藉內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帑夫內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　京師其勢廑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　勅重臣分理屯鹽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餉有裨國儲可裕矣

陳建曰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爲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爲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女益其嚴也　先朝敗軍法重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旄自若也　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爲欺欺蔽者死今任

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曰回營身故本敗失也曰走死官馬死者舍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不以聞者矣　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克滿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視爲棄核而啗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獻俘上之　闕下不知其

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國家自設有邊門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項鎮迯失于撫馭以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勘罪諸臣槪垈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

致死然猶未嘗不戢還來教場鞠爲蓬藋金鼓棄于絕響毋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稍綑縛則擧起而呼脫巾而詬則是 朝廷賞罰不能嚴之于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行之于士卒禁約嚴密于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于邊境之間豈不大可爲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鬭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于取級者也又往往以爭級躁蹼爲敵敗而所取者級又獨多勢要貲且所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擄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眞賊甚難而賊良民甚易故今眞功不一二而冐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執喜而何暇復辨其眞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即得官世襲極

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于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之人大恨戰之大患也夫戰不正勝期于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請戍虜入境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趨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爲得策墩堡殘破人畜虜掠推上下相隱以避文罰宜更賞罰之格嚴隱匿

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即無級不坐而特深摧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即與給賞其三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慝冒功賞者即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于境上至重矣謂宜慎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共推者以充可也而今所擢用柄臣親昵者

避之勿推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每遇員缺或取諸疎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心以爲彼在廢閒在疎遠而吾舉是以拔之彼無所歸怨而在廢閒疎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于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罰不能自決繕修不能自制芻糧不能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勅之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摘決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徬皇求哀延頸企踵而

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府已也故爲督府認認然然疑慮之懷而操伸事之念獨日夜措趾川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斷而避遁其他彼其視地方曾蘧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一心勞來安集爲　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紀綱日壞邊防日隳騎伍日橫虜秋日肆而後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于藩臬鎮守惟其才毋格以資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疏遠而不得推如宋

推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有功則加秩賜金以厚慰其意而又戒言官毋妄糾論以褒其成此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爲國家扞衛必于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克又至重任矣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已又設總督

都御史奏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于是爲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逮于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控制之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預裁于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戎兵已東而調之西戎兵旣西而調之東世久承平右搢紳而左介胄徒以其文墨議論求多于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

不達卽有失利庶幾桑榆諸邊寄邇　京師旦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洶洶旣從而撥置之又從而訴病之卽有衛霍何以自堅卽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遥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聞而誰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

自今總兵缺于指揮而上及參將愼選之惟其才毋拘以資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親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旣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己事以軍士命爲己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邊者孰不曰練邊軍而

當事者輙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集則力自揃法忌之矣　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鎭官兵不減百萬今卽虛耗尚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五年寧當憂虜哉而此六十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鎭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鎭之中門營城堡不下三十餘處總副參遊提調

官不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在是則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副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况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于擺海邊防之壞莫壞于擺邊何也散而不聚也凡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儘總督爲之奉次廵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參遊是督府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也

其參遊衛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量留兵百名爲督府衛餘皆聚于一處擇一總兵官久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戰步戰騎戰更番練訓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其騎卒馳之其哨守探報皆于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于是連十鎮之兵爲擣巢之計令其大剏不敢側目而南視斯謀

邊軍策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練土著則必捐撫賞三方以與之令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之矣設賊出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平則都城斷臂矣失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以爲不如令永平一府之權稅差徭盡輸之府擇一武畧之臣任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之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各備器械具糗糧團練于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爲先鋒而保甲爲聲援

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亦以捍四方左無不可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汾邊之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道也臣聞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賊爲利者乎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

也。邊議雖詳。要之以　廟勝爲本。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九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陽父較

邊防篇

周漢邊防（南北朝附）

中國之大戒無忌於邊防然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世晉國并戎不假而周室不與何也豈非封建之典行天子分藩

翰之寄於侯國故諸侯各任攘拓之責以衛天子是以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内專察國君之善惡而諸侯盡禦侮之實勤勞於外實同體王者之休戚所謂形勢分而委任之道得也至其遣戍士也采薇之詩不過曰戒之嚴遣將帥也出車之歌不過曰朔方之城而已雖有掌固司險之職亦豈區區恃城郭溝池爲固也哉周德既衰天子不能守在四夷于是諸侯鶩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乃始各築長城以拒胡趙自代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

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而秦初築隴西上郡各設捍禦以爲固當是時趙將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牧如故趙王怒召還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

王乃強起之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選車得千二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騎陣張左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自是十餘歲匈奴不敢近邊爲後世禦邊長策焉至秦始皇并吞六更爲郡縣自撤其藩籬中國與四夷爲隣天子始

自爲守遂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之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又因邊山嶮塹谿谷可刱造者刱造可繕治者繕治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使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匈奴威振殊域勞殫中國廢修彊域夸示後世其初知築長城以備亡而不知城成之所以速亡也然則地利固不如人和也哉漢興建燕代國以御胡置邊然自登之圍勢頗危岌文帝在位尤加愼邊防繕修城堡十四年匈奴十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

地都尉卬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乘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遂欲自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之逐出塞而還後六年匈奴復入上郡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吏被甲銳金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上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軍容揖曰介胄之臣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亞夫爲中尉當是時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者直上谷接穢貊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其單于庭直代雲中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爲邊而隴西屯備羌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東甌南越各爲邊列屯置守焉孝武即位憑屢世之積藉文景之資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諸邊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漢隴西北池河西益少寇主父偃行邊爲上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于是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新秦中曰朔方郡以爲邊自是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無慮減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而北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稍蠶食其地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西置酒泉武威分置敦煌張掖郡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當是時匈奴創甚又以其間興兵事兩粵通西南夷置列郡以塡邊雖中國耗憊殊甚要因其乘席富彊將武師力可以戰而後定以守也迄于昭宣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元帝竟寧元年單于入朝禮賜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欲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上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寬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一縱之關出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墬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是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于常山居庸以東增緣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侯覇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羌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將軍馬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而棄之則羌在湟中長害不

休不可爲也于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郭起塢設候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變名而隴右以寧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椽班彪上言曰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畔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

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于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彪又上言曰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于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至和帝時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没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糜相曹鳳言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于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安帝時北虜與車師連兵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而

棄涼州并力北邊大將軍鄧騭然之會公卿集議騭曰譬之衣破敗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用公卿皆以爲然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于太尉修曰不可昔先帝開甘涼拓土勞費劇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卽以三輔爲塞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于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寇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

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悲以爲中國棄我于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怒浸隙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網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修上其言于是辟西州豪傑爲三府椽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

嗚呼失凉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

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愽愽之小燕破滅强齊威振天下可爲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免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夫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阸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强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繇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孫自削秦不以存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衛非有邊之過也脣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日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悲切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

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睉睉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滅覆出爲惡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非此謂哉

漢代邊防（本朝附）

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羌反[illegible]寇[illegible]不[illegible]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illegible]羌詡時為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利水草豐美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引水為舂用河為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為雍州也比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從之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单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堠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焉靈帝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

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繇是朝廷重其方格其後三國分裂其爭地乃在荊襄以荊襄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向宛洛蓋四達用武之國而南北相距盡江以守要在保淮則合肥濡須為巨鎮東晉偏安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為天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宿兵列鎮以為防守迨殷浩北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諸求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

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踰于此而北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宜更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及浩喪師則貽之書曰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

崩之憂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疲于外資竭于內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允答群望救倒懸之急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云宋文帝元嘉中索虜南侵何承天上安邊論曰安邊之計大歸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彊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組

申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銘功于燕然之阿饗徒于金微之曲苟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數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而肉衣而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聚而此已奔疲且

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狃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焱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親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

陵北阨大隗四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于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容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歲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戸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可伍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城不可平固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簡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毋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繇已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于封畿之内兵農並修在于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帥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脣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繇有數深用走卒其邦自臧齊用技擊厥衆亦雄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科甲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内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繇習親執因事若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偶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固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亭

牛之賦課伐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兵甲之抵兼城守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齊明帝建武二年魏主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王之罪而還因欲築城置戍于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高閭表對曰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士不

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必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其在北圻分壤裂土設塡戍而國自爲邊元魏起于朔漢既全有中原亦所患在于北狄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悍暴同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所用之夫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以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此其所長而六鎮勢分衆寡不敵虜來攻圍追而難制亦其勢也請依秦漢故事並六鎮築長城以防遏之其要害之地則闢門造小城于其側爲兵屯狄來有城守有捍禦攻城不克野掠無獲將草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一夫一日之功可城三步三百人三里三萬人三百里而千里之內彊弱相兼計不過用十萬人一月之力而就不足爲難暫勞永逸計之得者也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登城覘敵以逸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備四歲時得間運芻糧入充其中軍不匱與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焉大延九年刁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

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姦魁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于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賜名爲刁公城以旌之正始元年柔然侵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源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日令定鼎成周去處遐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邊境以安其後周保定時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洛之路韋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于河南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焉

唐代邊防

唐初突厥强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長塹以制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治戰艦於河以昔備禦而于并太原各置屯田邊列十二軍以將練兵會太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爲一家外薄于四海于是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厥騎駝施堅昆斬啜管海東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畧豐安定西城治靈武

古今治平畧　唐代邊防　卷二十九　二十二

安北都護府制東城振武治榆林河東節度使倚角朔方統雲中大同横野定襄鴈門樓煩岢嵐治太原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統威武清夷静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横海治幽州平盧節度使鎮室韋靺鞨統平盧龍渝關治柳城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綏和寧寨積石鎮西治西平劍南節度使扼吐蕃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川蓬山源昆明寧遠治蜀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若桂管容各置經畧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福畧領之東萊經畧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而綱維藩翰之形成焉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塞靈夏唐休璟以爲不可䟽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所有寧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陳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

古今治平畧　唐代邊防　卷二十九　二十三

倡之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失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書所當施行者既而過州建請屯置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褐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垣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少敗武后永昌中嵗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蜀州刺史張東之請省罷姚州使隸嶲府于沪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

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理之使久之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西安都護府于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于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玉關斷匈奴右臂稍稍渡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于是障塞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沽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匈奴于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于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去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威憺南羌遠衡河西

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時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于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平祠揭碑頌德焉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討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神龍三年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衆西擊突厥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就以拂雲爲中城

南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四百餘里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畧牧減鎮兵數萬人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愿曰兵貴進取豈退守冦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重愿而輕楷又有張守珪者爲爪州刺史嘗督衆繕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勞創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于是修復位署招流亡使復業有詔以爪州爲都督府即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常潴雪水溉田是時渠堨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天寶中哥舒翰攻吐蕃收九曲　請列置州縣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宛秀軍于河西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並列爲巨鎮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

城戍邏萬里相望于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爲唐邊極盛其後天子志邊功府衛法壞士馬精悍者舉在邊而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天下聽于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安使破滅舉河北諸州界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界田承嗣爲天雄軍恒定易趙深冀界李寶臣名成德軍李懷仙函朝義首降即授以幽州爲盧龍軍此所謂河北三鎮者也于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雖名列藩貢不與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宛秀諸軍各以所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圉益虛吐蕃得以其隙入爲暴至德初取嶲州及威武諸鎮入石堡明年取廓伯岷等州及河源帝務姑息以紓患詔宰相與盟爲好而虜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吐蕃留不遣又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入奉天代宗爲幸陝虜入京師進雲盤者涇州要地

也三垂峭絕北據高視虜所進退蹊隧易通虜得之而二州不宿麥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秋及是得唐俘給資產厚之質其孥使之而盛夏入邠寧已陷北廷都護府絕安西道破隴州則塞防無障而靈武單露鄜坊益侵逼矣初代宗大歷八年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上曰四塡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二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乃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奈何用一書生議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九年郭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夷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將淹師老地廣備分願于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鎭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貞元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鎭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芻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

至虜亦集衆而來必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日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遠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繇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上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無事之時豫畱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唐初時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還隸靈武道理曠遠故黨項孤弱虜數擾之宰相李吉甫始奏復宥州乃始經畧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士三十萬給涇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疋繇是戎備安輯始蜀自韋臯招來南詔復嶲州頗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元穎代將不閑軍而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繇清溪下沬水而左盡爲蠻有文宗時節度使李德裕至大患之于是作籌邊樓按劒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劒西道山川與蕃相入者圖之右諸部落衆寡饋饟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諸老將習邊者與指畫商訂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知之于是擇舊繇與州兵任戰者畀其餉而廢其羸老召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日夜蒐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復其繇部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任作柔遠城以控西山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于是蜀軍大實而相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命修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而歸諸道兵勿留屯以難之蜀人洶洶德裕

上書言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防守庶可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蠻所破困所謂沒世不復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何異今制臣言罷兵者蓋緣禍不在已委難于臣臣望人責一狀入堂留按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其咎帝得疏以謂然兵得無罷而德裕練士葺壁障而蜀安唐自中葉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劫師時犯順往來入郊甸如織無留行天子幸蜀幸陝幸梁州奉天以避兵國如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百十年則都關中地阻固而江淮楚蜀爲內藏自給足也嗣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杜牧之以爲鉅封劇鎮所以係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兵祖于山東亂于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渝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帥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繇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足以亂天下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關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

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撑裏混澒迴轉顛倒横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敢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于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戸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廪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東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則魏在山東以其能無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自燕趙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五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于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也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毆

自戰者便于戰故我常失于戰虜常困于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四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辭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于有圍急食盡餧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然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于唐之既衰抑何也固知邊防

設險國之藩籬資以爲衛而非所以爲命于廟算之盛衰失得詎盡是哉

宋代邊防

宋興于延慶環原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普隰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延簡使無虜易制而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西北邊軍市租悉舉界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不在是又事不從中復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置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悉任專而防守固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宅如李漢超郭進

姚內斌之倫率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盡其死力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挫屈叩關吏通書幣之使于是動涪邊諸州禁民毋得出塞侵盜敦信保境而中外便安邊自劉守光僭竊與中國構兵契丹以其間據營平二州而地險始失後石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界虜藩籬撤焉周顯德中實始復瀛莫二州而韓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鄉補壞防閘游諸戶三十六

以通瀛莫宋興晉鎮州西山堡障自王全斌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寨諸境塞自劉遇太宗平晉隳其城遷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爲胡虜咽喉自潘美各因形制爲邊端拱中北虜侵盜詔群臣上備邊策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失而河朔列壁城守其若于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于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覘緩急爲策應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

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吏部尚書宋琪言國家取燕于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祭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不覩孤壘旬日可克山後八州開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然邊無險可恃終以不振契丹屢肆侵擾久之節度副使何承矩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于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關南諸泊壅閼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無水田處則簡精銳以戍之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太宗喜納之時尹洙論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

持燕挾虜莫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敢窺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猶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大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攘尺寸地頃皆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

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葢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葢以山西民足以守丘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他衆尚奮詎能係國安危哉是皆所以圖燕冀一大舉克復固吾圉也真宗咸平四年夏人李繼遷雖入貢而鈔掠益甚帝遣張齊賢行邊已而繼遷陷清遠靈武孤危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諸戎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匈奴猶獘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爲二夏賊桀黠挾諸戎不得貢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餉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舍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群臣議棄守之宜左司諫楊億爲存有大害棄有大利國家輓輸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若以失地爲言則燕薊河湟所失多矣何必此直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輔臣言靈武爲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意未決出手札訪張齊賢齊賢言靈武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繇而出城中之兵何繇而歸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北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奔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置皆于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俟其平寧却歸舊守後從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帝不能用五年繼遷大集蕃部來攻靈州被圍餉絕救兵不至城遂陷州臣死焉帝聞悔不用李沆之言當時北邊既失古北

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墝埆所謂天造地設非敵所能輕入繇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必爭之地議者謂宜先居間守以逆制勞至繼遷攻失靈州則西邊盡無蔽禦于是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而蕃部屬戶如延之金明府豐州諸地又以迫于强敵朝廷不能存撫則蕃部亦壞土兵漸衰雖其時有欲封潘羅支及招引沙州唃廝明珠滅臧之族以角西羌間通奚霫女真高麗新羅之屬以犄北狄然亦不竟

實用又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畧無措故兵折于外敵勢益張其所收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于是請訓土兵制遠人綏蕃部日孜孜見諸摹畫焉時惟曹瑋習知河北事爲真定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州于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日與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强

啓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于離王族謀内寇瑋陰結廝敦有寶帶予之廝敦感激受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瑋城之而表廝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唃斯囉率衆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

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矣瑋在軍得人之死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

笑曰臨邊對敵斬不可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景德後契丹輸平邊稍寧謐有李允則者出知雄州至則益修治城壘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則曰通好初不即善完恐異時頹圮不復得修將邊備弛矣邊備弛患不可測也帝曰善于是允則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爲深廣城增累甓爲高環以溝壍蒔桑麻植榆柳爲阻固修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搆

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軍邊益闊而壯祁州北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堠望十里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用是命撤樓夷坑令諸軍閱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畦隴築短垣廬舍而地益阻固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民且夕得登望望三十里不令安撫司治境有隙地悉樹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不獨與時爲材木資也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之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黄金百兩爲供器以

鼓吹導至祠居人譁爭獻金銀爲祠供居無何宣言盜發北州遂移文北界名捕盜而興版築宣言以護祠于是就闕城浚壕起月隄而甕城人得悉納城中歲修禊事台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嘗宴而甲杖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器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即歸卒遂斬以徇允

則不事威儀刪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繇在河北三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游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隳國使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仁宗景祐中宋祁知定州上言曰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鎭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狠態猘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鎭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洛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竊慮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

善擇將帥欲人樂鬭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鎭重而定彊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爲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莽莊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鎭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鎭定鎭定既充

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鎭定則鎭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飇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强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鎭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於鎭搤其胷則定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

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有任此責邪請合鎭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鎭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疆士習善馳突與鎭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則入鎭定矣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鎭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舉萬全此一奇也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脩守爲急時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群牧使丁度

所以禦邊討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忿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啓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然屯重兵嚴烽火間有侵軼卒以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久之元昊愈猖獗城砦多陷乃使范仲淹安撫陝西仲淹至上奏曰臣前至延安所謂復

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危安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而諸路淺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遠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番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

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援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丕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粮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塞鎭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

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繇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隴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仲淹乃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修永平承平等砦招輯流亡定保障通斥堠城十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籍至延州葺治城砦時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

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慶州西北馬舖砦當橋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之度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吏士皆不知所如徃至柔遠始傳令告其處既至而畚鍤版築之用畢具迨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鍔乘城巳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乘城而河外果有伏虜失討去而城成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矣自此寇鈔益少又其東北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詔世衡董其事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累露者數月乃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討以爲處險無水泉不可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至石不及泉衆惶惶世衡命屑石而出之一畚酬百錢過數畚泉乃沛發又建營田而千頃歲收糴其贏通商賈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于是芻粮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世衡至青澗

敎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擒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繇是諸部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而諸內屬羌仲淹以詔書犒撫結以恩信諸羌質子縱出入自使羌酋至府引入屏

人撤衛語無間羌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內地飛輓大省矣會元昊圍河州縣間道襲府州縱遊騎鈔麟州自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乏絕而勢孤朝議欲棄之會張亢以并代都鈐轄守麟州單騎叩城下出所授勑示城上曰我城主也門啓而入于是縱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民乃稍甦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堡城旁有畦可蔬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阬有水泉爲築安定堡各置兵守之出穫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

厚然實驕惰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鬬獻級者立脫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諜報羌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寇兵盡避諸砦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然亢諜知其無備即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宜威砦于拔跪泥寇所從入築青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書請增廣堡砦得蕃田牧以固邊宣撫使仲淹奏請即任亢就其事奏可而經畧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牒止之亢得牒輒廢閣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

府牒得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役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劾詔勿問自是藩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萬人而河外爲并汾屏蔽矣穆寧氐西南去秦川三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氐所輳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逋民皆歸之曹瑋在秦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閤門祗候劉滬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牧田穀益屯涇原帥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趣功洙怒械下獄氐人大駭爲變朝廷遣使即訊

氐請還滬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滬權水洛城然猶以違節制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留葬祠祀之自是西邊益嚴其後二虜既交好仁宗崩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于朝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請宜加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敕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較計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西戎之禍生于高宜而北狄之隙中祐得譴則來者必

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將人以生事爲能而邊自此多事矣宜勅邊吏詰疆埸細故獨當以文檄徐往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元發知太原以河東蒙意規邊有警爲利也下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而下皆勒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備北八備西更休番上會西人獵境上邊郡請入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閤爭不聽卒以無事省芻粟

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元發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所亡失不貲乃命部將以兵護遷令嚴伍肅寇不敢近民以完已西人得地則請以綏德城爲比畫城外二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失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强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後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于熈路增置蘭州于鄜延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元祐初年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附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恐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于彊事多方侵求熈河將佐范育种誼等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不受西邊騷然蘇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熈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論蘭州欵曰夏戎背畔臣職未修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來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于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陛下諒闇太后覽政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勞動則不足利則綏撫不利征發必若固守不與用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瘡痍未復一鬬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于朝廷本無大罪先朝弔伐但當誅其罪人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爲義也曲直之辯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直壯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

廷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討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固守蘭州增築堡塞招置土兵方且就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邪横不絕賊兵乘勝師喪國邊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

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而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畧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饋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而西戎據蘭州之堅賊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棄之雖

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于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修守備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

可以無後患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塹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故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于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

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勉從又要夏界更畱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于定西城與朧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朧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于他處專于所爭處殺人掘崖塹其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故熙河轍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

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馴至靖康金師侵軼竟割河間中山太原以講和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猶固守不降金人盡力攻圍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界之畫河以爲界高宗南渡李綱奏曰河北兩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自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撫之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兩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勝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且大兵臨之遣問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

之之策亦無以過于此者宜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于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于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形

路之人且怨歸于朝廷强壯狡獪者及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時不能用卒幸維揚走臨安偷安江左以長江爲藩蔽東南之勢局于一隅至建炎三年趙元鎮疏曰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嚴外戶阨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歷年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荆淮之防托沿流之斥候誠爲急務斥候之不明以措置不專勸賞不立也自來委之軍中及沿路州縣而軍或散亡城亦自守倉皇阻絕力所不暇今欲自御營及諸軍州縣各選

勇使臣兵級立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出戰城守之責專令探報如此則人得盡力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謹以事出倉卒不能豫備也自來俟有警急乃始調發而陣未成列兵亦已交退無所歸披靡逃潰今欲前期選閱受成而出各使分劈遠近占據形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爲出入邀截之計廣積芻糧嚴設塹栅出而掩擊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遊而後能牽制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願謹斥候防托之備慎將帥委任之選保無後患堅守不動爲長遠之計可也苟或未然則維揚之禍可鑒哉又請淮漢修築城壘劄子曰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于江北料理營田葺治戍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營田既已旋行楚泗既已修築惟是沿淮如盧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錯畫願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楊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壘縣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

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者古蹟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堵所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大江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長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碁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而張守亦疏曰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

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所衆不知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繇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繇荆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繇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廬壽光濠以扼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使同府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勢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恃大江之險而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强弱衆寡蓋勿論也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强矣晉令謝玄兵統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賊繇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距符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併水陸俱進可謂强矣吳遣周瑜總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繇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狄人長技惟是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激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夫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度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後棊適論沿邊守禦有曰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成永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慝

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于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于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于沿邊牢作家計壯固藩墻以保堂奥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于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沿邊二千餘里縻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亦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墻垣實倉僕傭守不使强隣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壁壘于内而反不汲汲于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國朝邊防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即故藩地為今都挹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三代漢唐宋未之有也扆山負海固擬于彼由本太行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出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為　京師北門隸薊州鎮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朶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為藩衛甚設衛居庸左轉為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謂榆關也控遏遼東為遼陽鎮又

東薄于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為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屹　京師又右轉為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鴈門稍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為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地險將勇士力人呼為橐駞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壁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陵得套固原攺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為唇齒為虜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　國初置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

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後虜入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為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皆自　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為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若又西南出為雲南古稱滇南轉為貴州又南東轉為嶺表中包湘楚跨巴粵三江而諸夷獠蠻僰猓獞苗狼黎巂之屬各窟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侍深箐然稍奉安東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

倚南贛爲重鎮自　京師東溥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于閩廣濟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稍慮獨在備倭此　國家幅員邊對設險守國之大畧也

高皇帝初定天下即元都設北平都司即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屯諸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

要地遼陽既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塡之權衛事艮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掖間皆敵境乞留　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具疏之兵于是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塡焉而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當是時　上以天下甫定畱意邊務凡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凉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　敕勞　諭令固疆圉而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穢恃阻險時竊發爲暴　上遣將往訊軏　勅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遯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至哉訓乎其爲萬世式矣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朶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　朝廷削三王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大師兼程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折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大寧地許界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于京甸于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

藩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峪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各設衛塡焉時　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畀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　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犂其庭虜益遠遁又使者降者相繼虜僵尸脇息百蠻諸戎

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　聞　上怒立誅之榜　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皆視此蓋嚴邊臣蔽欺之誅如此　宣宗皇帝自爲　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讋慴而　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故獨若玩慢自隳邊耳當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　上念其脫萬死自歸

可憫優以官祿復其家爲著令自棄大寧與虜而興和廢開平失援至　宣德三年遂徙衛獨石蹙國益三百里云　正統初　天子幼冲　太后倚輔臣經大政　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虜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擁重兵爲乎且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務擢不經爲解亨信卽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于是　命兵部尚書王驥馳至甘肅閱邊備凋甚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飭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過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堠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戎之日兵精氣銳遇賊

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父子感奮往則遣參將安師兵由東涼逾白鴉孤口抵鐵門關爲之援遇虜于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狠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戎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歷官能訴之　上　上復許車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覈以肅法令宥能如餘人何　詔鐫能秩而　賜車金綺從二品祿時參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　勅軍

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驕悍邊地皷薄民疲困役驅使實伍勸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圉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權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頻擾邊緬甸繁自詭必得其要領請致師閹振欲威遠夷于是　命定西伯蔣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算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

屢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王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呼閹之無忌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賴　廟謨而定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罷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旦夕至民大駭相訌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劍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

關不固耶　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　陵寢何如耶　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畧言非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敝亭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慎防繕亭塞障蹊隧如古者晝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潴爲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拓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

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散野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部尚書于謙以忠力爲　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楊洪奏請遣御史通出鴈門護與通意不欲行疏言　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于臣乞令與臣俱謙即疏言今　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

之曰臣謙請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上不許命
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
石馬營等入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
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
師孤矣命都督孫安往鎮遷給事中葉盛以參政贊
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
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疏圍給將
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任
戰者驅之耕課歲收子粒以佐軍興盛在獨石五年

邊人賴之時大寧地旣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闚
門庭時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峰寄雲白羊諸
屯堡縮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瘃而勢孤在盧龍譬
後背傴僂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于八陵爲左腹
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弑其
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
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紐也獨議遼大同爲京
北巨鎮爲山西鳫門倒馬等關一帶藩離而遼東宣
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搖動不

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黹固頭
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寨百一十七營委
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
督之諸營堡内簡其精銳分四屯駐操無事將不守
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便耐
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二營爲緩急使諸將重置關
馬石墻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鎭
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
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如通調赴敵所至左右

營犄前角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
不屈彼衆雖暴譬虺豕投穽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寄
雲東自河口至慕田峪路徑八百餘里關七十里墩
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陂其
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内官博御史斌
鎭守古北口古北口迤東都指揮玖王之古北口迤
西都指揮與王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
陻防平居晝地而守然且不給即有警何指今照石
匣驛于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撥營

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劄
操便諸籌邊閫圍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
忘大創焉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
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克足會尨剌入貢秉疏言迤北
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
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
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　永樂　宣德
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收虜地毋入境任劄
得窺何至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詷知地險數犯

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費益慎防如此巳尨
剌以前所掠男婦詐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
口五斗事下秉曰與之粟否軍吏以違　制爭秉曰
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
事　聞　上賞歎巳劾總兵紀廣　旨下言邊國孔
亟毋以敘文掇大將下御史覈　報　召秉還言官
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　明威秉得留河套
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巳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
周虞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

城唐張仁愿所謂築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
夏因以爲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既富產可耕牧南
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
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　國初即
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
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
一人不能隱望城輒哭慟引去而套爲內地虜居沙
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氷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
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

竊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何間入非久
輒去而延慶爲內地逆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
始渡河　景泰初虜始犯延慶猶不敢深入　天順
間阿羅出始闌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臘尚不敢
久居　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
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勅閣學士李賢
王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
方熟虜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宜擇將帥統步騎大舉
疾入虜得盪乎部請　召信還受成算會毛里孩僭

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抓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迥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截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于人毛里孩以土達嚮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馳驟不息士馬憊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草木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　京師宜大勁兵數

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諜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庭議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視議方畧上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田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　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實邊而選士兵助之事復寢　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既疏類兵亦寡套虜侵軼罕有寧日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勢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壖地　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于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觜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掎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

也　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踈撫按分巡官罕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時巡戢之　詔兵部尚書王復行飭邊疏言臣奉　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止定邊營牴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有險阻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

報命卒即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併工府谷堡移芭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響水堡移黑山河土門堡移十頃坪大兎鶻堡移響鈴塔白落城堡移甎營兒塞門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

者合于該交界地柳樹澗兎割梁等處各添哨堡于附近營摘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接環縣迤形勢爲墩臺共三十四座溝墻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客兵臺墩稠密聲勢聯絡庶緩急足策應也　詔允行當是時　國初健將士馬廢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乎修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五年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滋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

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多由此長驅宜于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設固原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邊相度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　上曰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　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　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近邊居民　成化初

毛里孩卒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鄉導久留河套故今月孛羅合癿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　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內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　勑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官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官

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典工修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允行于是東起淸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墻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若相連比不絕中空處築短墻横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爲邊墻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　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徙陝人

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徙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敎以樹藝自是蔬果與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剏始而經畫燦然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築寧夏邊而馬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撫云二十一年總督宣大軍余子俊奏去歲受　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修邊墻事宜奏　聞蒙　賜允行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　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赴任于科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盜不近人情之甚者于是戶科劉昂等劾子俊取民

無度用財無節　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于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扵邊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于事雖僨敗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經修城堡疏開河渠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郡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于審時急于功利乃從凋敝之餘輒興城堡之築

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革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　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援邊非待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入上命該部詳議以　聞既而又　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兵戶工三部會議覆奏遂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蒼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哀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擕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宜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弘治中　朝廷清明中外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　而馬文升劉大夏相繼爲本兵時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数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戎務修飭虜酋小王子俾進名數貢馬爲奸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無何三公謝事繼之者非人法久復玩邊墻日頹薄不治而虜酋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宜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倪岳上安邊五事曰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延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延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衣食自恣

屢起盜心處于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悔邊患不寧上厪　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祈圭僭爵傲游朝行輦帛輿金克𢹂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府闕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逃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藉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

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瘠羸退縮反累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　京師以壯根本須乃輕于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　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犄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

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半因請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婣權貴私親故者

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亦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遇其養孔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冠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不

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與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賊之道兵力獘而無養兵之實徒委西顧之憂于 陛下果誰分憂盡心効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

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褁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衂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徹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竒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顔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于建州朶顔諸衛不過覊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

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于 宗祖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六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其爲寡謀不問可知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破甲是乙非卒莫能定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

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田屯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十三年順天巡撫洪鍾以朶顏勢日猖獗武備積弛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黄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緩急有賴十五年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尚未熾平凉固原猶爲内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治而以

固靜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峯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甃石爲垣褁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先是寧夏巡撫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于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　命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于韋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徐鏈府督糧寧夏亦請于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

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住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修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于花馬池之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致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議從之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詔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乃上言臣聞防邊之要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備兵連禍結内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　成化中徐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墻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墻而入兆破内地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濟提督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皆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

如親兄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巳失一面之險矣又棄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涤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

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萬用省内運固其上策即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起至寧夏横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塡塞獨興武清水毛卜剌紅山四堡切近邊墻易于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疏節被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塡溝而進剜空邊墻一日可二三十處敵單往往延燒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墻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于舊墻内外帮築高厚墻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百二十步傍堡于空濶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墻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塹設治鈴柝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參遊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鋪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

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墻者築墻應剗削者剗削一體修治務使邊防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至若寧夏一鎭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没之要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

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須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土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矣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　洪武中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部自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經隸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遞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加存恤草場為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陪人畜耗死徙居半又于所屬路阻黃河虜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綏無繇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況兼理靈州鹽池距慶陽遠實難遙制乞將環慶兵備改駐靈州緣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課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堋塌守既不嚴戰乃無兵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　恭王墳為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校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于韋州操守保障最為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人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盡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墻俱棄不守乃于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管被虜攻劫遂移平虜由是平虜遂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空之乎虜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棄之乎然則河東邊墻墩塹誠宜帮築與河西烟火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為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畏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于戰以為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兼勵

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餱明斥堠以待虜之近塞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墻爲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亦帑銀十六萬及諸犒賞桑弭轉運木石皆精神所注計慮周悉會孝宗崩時逆瑾專政以修邊爲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卜剌阿爾禿厮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或云進幾里扞虜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深入固原平凉　嘉靖初虜入花馬池掠西安鳳翔起少傅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督邊尋　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督所部都督杭雄總兵郤之斬虜三百七年虜掠寧夏起尚書王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入十餘里修邊墻禦虜墻據要害且厚堅可乘於是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墻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李承勛言曩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卜剌又深入巢西海與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爲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築寨設屯以隔絕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　京師善撫之即屬夷不善撫即門戶之寇也亟謹其銜御又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趾世子流寓老撾思日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皇上聖恩經遠豫定　廟算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部尚書桂蕚以宣大榆林遼東饑荒請　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租足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互營田副參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　令各擇肥

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巡邊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潘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墻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潘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宜皆可行而至於積芻糧實邊如　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如此其後虜吉囊俺荅二酋業與諸戎解讐締約頻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走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爲

僧道丐子出入詗我邊西至甘京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衣服本華人入市廛無間至乃時時潛入　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刀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衆數萬前冠軍身入塞恣深入居戳得意去終莫能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衎掠爾聽我南我歸日遺爾輸爲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

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淌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公於賄賂邊備大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之尚書可稱述者不乏其人然適保疆圉能毋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　上幸承天　命尚書樊都御史伯溫行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士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文錦築而事僨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懲噎過矣于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

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于泥中而河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溝全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於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

夫役聽自至豈其報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墩臺密布即所募軍願留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郭時邊牆久圮萬達既部遣已尋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殊和油寘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亾守者第殊界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所劾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兵遊擊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　上賜　璽書勞焉於是萬

古今治平畧　國朝邊防　卷二十九　一百

達祭疾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墻二萬丈民賴以安二十一年特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龔大有謂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窃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井州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怏乃修築兩邊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　上命整兵慎守修垣姑已之二十四年戴金又言紫荆密雲保國門之

藩屏而宜大偏關又紫荆密雲之捍衛益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亦勅總兵趙卿總督翁萬達議處以　聞　上從之　命兵部侍郎路迎往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荆關失利而去其垂涎欲噬之心不一日忘也宜　勅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荆門戶也順天真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籬密門戶固門戶固堂

古今治平畧　國朝邊防　卷二十九　百一

室安故二鎮軍馬概儲獨雄於他鎮可戰可守顧用何如耳宜　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宮軍分布懷來地方按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协應宣府及嚴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循退縮者悉寘之法報可後虜犯　京師既退僉都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郛使附郛人得寧居廣置林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衝設總督薊遼保定以供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置總督以

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臣饒則裒幕府諸羨入悉歸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冷口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荊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樞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宜爲國而好結朶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闖入頗勁當是時尚書博爲本兵總督所糺治邊將輒覆可邊將闕卽問所當代爲諸邊罷補故志行時博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戍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皆賊徑所由宜添重兵以衛 陵寢鴈門寧武偏頭均山門戶爲寧外倚大同而偏頭一門連延綏獨當

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關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嚮拒守大同小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鄰夷中通一綫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營積足以稱雄矣按虜患之熾至 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日防秋已則乘閒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 上淵居西內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求備請兵請餉 敕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殿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鎮平西至丫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虜潰墻直下曾無藉草之固有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星羅棊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潰人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

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馘勝為功不以亾卒為罪而不度彼巳易於覔虜艮將勁卒始靡孑遺凡此之計巳自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粮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亾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故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祼體亦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故也本鎮有新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粮月糧而巳今粮多欠鈌安

家無銀司兵者毎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故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巳上關隘併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粃糠沙土之摻和終歲勤悴不得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粮不敷之故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訴邊將為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斂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撫之故也凡調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勁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鈌補工役無歇懸鶉枵腹手持敝器此其邊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故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虛遂議每秋西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二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故也合二疏觀之籌邊無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債帥掊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迺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鈌募兵多逃哨撥不實馬匹不壯皆因根務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詔營伍

逃鈌則食宜廩餘何遽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

隆慶元年　上諭吏兵二部薊鎮邊墻因久雨傾圮雖巳降　旨修築未知工績何如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為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實以　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　上即命鳳翔　賜勅以往

四年　諭兵部曰畿輔近邊地方武備廢弛巳久近邊言者皆詳於內而畧於外豈萬全乎爾宜悉心詳

議所以捍外衛內具奏施行於是尚書霍冀等條爲十事上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宜行總督撫按公同甄別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才充之一修繕城堡謂沿邊地方州縣城垣屯堡宜速行各該守臣增築多開濠塹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一團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有司獨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按加意教閱多方募集編成什伍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有功

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近邊州縣多圮廢不修猝遇虜警不使傳報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宜選軍民有膂力者充爲火器手不時教習一栽植樹株謂　畿輔內地平衍空闊虜騎得以長驅宜於各城堡外多栽樹木不惟利民且可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既修宜　命各府州縣查照塚門數目編定號次挨戶出丁守之不得徇情優免遇虜報戒嚴即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斂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轉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怠玩者罪之一責成兵備謂地方戰守之功無不歸之兵備而失事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宜爲戒使人知責任不容他諉庶于邊務有裨　上以爲然　命各該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速具奏至六年俺荅遣貢受約束邊境寧謐大學士高拱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　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開市之利耳而邊臣僉

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王計斬使絕之使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　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塩廢壞豈惟邊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祐　國家胡雛委命歸款虜酋得安虜遂感恩請貢凡九夷八蠻聞風慕義孰不向化斯亦千古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圖則不在是昔　先帝嘗下　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

擾應援不服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然出　國家什一之慮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行即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此則邊臣所當加意者也如脉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則其患又自今月始矣請三歲　遣近臣覈塞以入事殿最邊吏積餉修險練卒假甲督屯理鹽獲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

功罪績最者嗣斬虜擴壞者倣失機　上嘉納　萬曆四年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捐大寧藩封畀兀艮哈爲屬夷俾輔幾郡未幾匪茹厘我　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于谷　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峯二舍即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痺溥而臨南有塊垣爲截殺營即移鎮府所支也前有關闕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士者

所防罷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之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孱不足犄角鎮守麾下移兵餉傾抱撤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急禦侮也　嘉靖來虜震京國　隆慶之元人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闐闠日壯恐益誨盜爲虜資常鳩鎮之衆訓練于此弗足以容戍若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即位　詔增飭邊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制令移忠義中

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營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縉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坏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肇京其雉甚麗而闕次之徑署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陴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臺下旁各分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堞

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塲以積芻藁從衡五十丈統而論之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谷雲中朔代以致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連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　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　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　嘉靖間設總督于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葢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寔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　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失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内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戍

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守各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撥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毋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耳至于邇者遼陽覆没廣陵失守則遼東沃野千里淪于奴酋而山海與虜僅隔一間疆圉日蹙幾何年迫内勢岌岌有不知所終之懼防禦之計果何道出萬全哉昔人有言曰今夫輿地河北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爲華夷之界歷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曰塞城臯距飛狐趙涉劃制七國則曰走藍田出武關亦謂形勢也用也是故險危莫重于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于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急之其禍至于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新秦中寔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于主上下殿魚羊食人唐人之爲謀也斥積北置都護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

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霊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愉藏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大原朔方周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之形勢也燕雲霊武宋之形勢也乃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之以因形制變則豈非勢之大同也哉始謀之強者勝嗣忽之弱者削必然之理也我　朝之都燕也風氣之禀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其視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遠過之矣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

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　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　永樂　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之畧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畫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顔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　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剏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數孳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冦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

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幾輔震近年之經畫得徵亦有過乎嗟夫白羽在前不顧流矢虜既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貴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筭多矣至奴酋犯順遼東失守今且扼三岔河阻山海關而守議者爲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度全不見有驚濤怒浪之足恃且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沿

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栅則無用而地之宜修守最衝淺之處如黄泥窪張又站者皆虜地也即欲修守豈可得哉至若山海形勝則所居者一搦之城周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墻倚墻而築者延亘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流滂逆城極天無際奴舍騎登舟掛席乘風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離而岸直滄海之一粟而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城地為角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峯逶迤千餘里沿山關隘以障朵顏諸夷關城枕之條垣于山是爲邊墻而峯巒更

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爲闊刀又歡喜嶺蛇蜒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而瞰一城盡在目中是高嶺有乘墉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是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也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有爲築邊城從芝蔴灣起約長三十餘里北連山南至海一片石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庶足捍蔽乎但內城止向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參落未經修築羅城賊弁可越尚未增高又奚服舍近

而啚遠則區區阻塹以爲險終未計也惟是關門有關門之守京城有京城之守一人有一人之心力一日有一日之籌筴誠加意綢繆豈必望青海黄榆而始謂之關門隨名要害皆關門矣豈必躬登壇擁節而後謂之經畧隨各衙門皆經畧矣故能爲卜式者輸材能爲汾陽者輸膽能爲樸直者輸其披律之武能爲武移者輸其運用之心則忠義可爲長城又寧險固必專地利也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

豫章

弟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鴻揚父校

馭夷篇上

三代馭夷

葢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少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于自然剛柔繫于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州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恒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于貪而無厭、很而好亂、强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唐虞而上則有山戎獫狁葷粥、其猶夏也、帝以命士、象五刑惟明、而不窮之于兵、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終列夷狄于荒服、曰蠻曰流、其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中國之治、治也、至咨牧而言蠻夷率服、一歸諸惇德食時、禹征三苗苗民逆命、益贊以滿損謙益、惟文德之爲務、卒之于羽舞于兩階而有苗格、其矢謨來王、亦惟曰無怠無荒、已焉、是其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疆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爲萬世之宏謨、益昭然矣、在商高宗命說作相、進言于王曰惟甲冑起戎、言戎所自起者微、曰惟干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至其後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憊焉、則知微危之幾近反之、勢所係顧不重耶、葢北狄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棄稷弗務闕不窋失官竄居戎狄之閒邑于豳後古公亶父之時戎狄數內侵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從之作邑居焉其後百有餘歲文王爲西伯再征伐畎夷十有餘年武王伐紂都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當其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戎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是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西旅底貢厥獒太保卽鰓鰓然作旅獒以戒之其尸慮不深且遠乎及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氏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受命國之黃耉曰天無烈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竟却弗受而至其職方氏大行人之所以待之者又不以不在內地而置之度外也懷方氏掌來四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迎之則是待

夷狄之民猶吾民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言而論說以和親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也旄人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和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于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隷帥四方之隷使服其服執其兵以衛于王宮是以夷狄之兵與王宮之兵衛並列于朝廷宮廷之內矣夫遠民之來附宜有送迎之官遠使之至附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混雜于燕享豈能無耳目之駭兵服混處于宿衛豈能無肘掖之虞蓋王者治四夷以爲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爲守師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然其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歟雖然方氏之來遠人其貢物則曰致致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論夷狄其和親則以言言者欲其志慮之相孚也豈至如後遣使興師求珍異于絕域和親通幣耗國藏于窮荒也哉迨穆王之世天子惑于鬼神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修其德而後其生、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至武于商政、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其後厲王暴而流于彘、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文武之竟、士而治象、勃然興焉、當是時、北狄尤劇、內

迫于王幾、故其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涇陽王幾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得已而興師、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然其于戎狄、譬則蚤蝨乎、驅之而已、不求其功、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時蠻荊亦比煽而動、王以命方叔、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言北狄克而蠻荊震詟不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征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故修攘舉而國勢盛、號中興焉、其後幽

王用襃姒愛故欲殺太子成宜服太子奔申王伐申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驪平王因逼狄難避而東徙居洛周勢遂衰王師敗績于茅戎狄再伐王而魯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傷之鄭莊公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楚丘衛遷于楚丘狄又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其後遂據楚楚子受盟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襄王十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

辰復諫曰不可夫狄無列于王室封豕豺狼不可厭也王弗聽已而狄后通于子帶王替后狄人來誅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使使告急于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雒邑當是時秦晉爲彊國晉文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豲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至晉悼公時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惠則睦否則攜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埜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貝不犢、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翟戎翟朝晉、後會諸侯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繇、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

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景王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往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晉頃公將中行穆子敗無

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嗚呼春秋之世戎狄俱爲中國患然戎輕而狄重戎之類有山戎姜戎領戎而獨名戎者爲最强狄之類有赤狄長狄而獨名狄者亦最强狄北諸戎性猶捍驁戎雖侵暴中國其强易弱狄人敢于滅國當

齊桓之世與聞中國之政不但侵暴而已也然嘗攷之經狄之患莫甚于僖文之春秋爽齊之初伯嘗謀邢衛之難自是數十年間嘗置狄于不問晉之盛時不過敗狄于箕之一役未幾一二世以後乃累治狄而不置何邪縱狄若齊桓之苟誅而無損于伯業之盛治狄虢晉人之雋功而適足以見伯業之衰亦可以考其故歟蓋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不可不察也自隱桓以來狃于東遷之變恣睢跳甚焉楚丘之變凡伯爲執侵曹之禍赤子以歸是非細故小

變矣然皆齊桓之未與與齊伯之未定也盟幽以後桓公始大振治戎之旅向者戎之盟會相尋凡以戎故燕之職貢不至亦凡以戎故自桓公過燕以謀之而燕患息偕許以伐之而燕獎鄭是戎之禍非齊實聚之哉晉則自惠之世貪誘戎以爲犄角之助戎常事晉以爲不侵叛之臣故其勢不得不至于陸渾與時徐吾之役瑕嘉亦旣平茅戎于周矣而蠢蠢之衆猶得挾救垂之怨以敗王師向之會范宣子嘗欲退駒支于盟矣而戔戔之辭終得援惠襄之舊以爲晉

賜戎之張誰實啓之且齊自桓公數年經營之以免邢衛于難也會檉以來荆患方張鄭志未固方將并謀畢力攺北轅而南向以圖治荆之功召陵聽命諸侯已勤矣是猶門戶之寇旣悉力以去之藩籬之侮苟幸其不至于爲患蓋亦少安焉以息吾室內之人此齊桓之謀國能量其力之所可爲管仲之相君能度其德之所能舉故縱狄不問而卒無損于伯業之盛晉自景厲君臣不相德以爲鄢之敗也平丘以降諸侯盡離伯業大去于是含垢隱恥閉南關而北出

以尋治狄之忿狄雖大創而旹之威重亦隳矣是猶烏獲過蚉蝎戶以避之羞其不以力稱乃逞虐于蟖役爲士者笑之此皆伯宗荀伯之謬欲以文其喪弱之垢韓范諸人之専欲以行其厚自封植之謀故治狄不置適以見伯業之衰夫畧近效而圖大體故雖縱狄而不足以爲儒陋大耻以求微功故雖治狄而不足以爲武齊晉之故不可爲萬世鑒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于惠王遂抜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十九年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釜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忘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請授胡服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于胡甞是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時東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寛復稍度河南與中國隔于故塞

西漢馭夷

楚漢之戰久相持未決匈奴得以其閒盡服從漠北戎而冒頓遂殺其父頭曼自立爲單于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匈奴地至强大南于中國爲敵國于是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督當戶之屬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越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擊逐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帝使使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復遣齊人婁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帝意銳甚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敢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以銳師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爲居閒說冒頓令解開圍缺角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帝還軍斬前使十輩而封敬爲建信侯于是敬復說帝曰天下初定吏士罷于兵冒頓强竊以爲今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又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以爲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者數問遺之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

無戰以漸臣也于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少止高帝崩孝惠呂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爲嫚言高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于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議復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武等請及士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

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之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言和親報德許復遣宗室女爲公主遣中行說送之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

民急則不習戰緩則罷于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寬邊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于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乃止而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單于解去時賈誼疏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

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于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非肯使也陛下肯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

皆曰皇帝果大聖也恐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萬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威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illegible]之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今中國已理何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置尉使邊攻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與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于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隋車而重困則難爲工矣誠能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帝不能用後二年匈奴復約和親帝使使報書久之匈奴軍臣單于復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于是漢使三將軍燕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守備胡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代句注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時鼂錯上言曰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

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

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克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

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奏上帝嘉之賜錯璽書寵答焉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而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和親信邊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公卿與議恢乃言曰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竊爲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于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

第77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illegible]

生于所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烈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霜雪沐霧露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利不

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鳳鳥乘于風聖人因于時秦繆都雍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

飲馬于河置逢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法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隔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使聶壹奸闌出勿與單于交且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于是單于大喜將十萬騎穿塞入武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無人牧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此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還曰吾得尉史天也封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止而王恢將軍出代擊胡輜重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爲囚辱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邊而漢

亦歲遣將軍分道擊胡矣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僂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時翕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敗復降單于單于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無近塞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之其後伊稚斜單于立數入寇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

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于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于是天子與諸

將議以爲翕侯教匈奴絶幕而北者獨以爲漢兵憚險遠終不能至也令大發兵四出乘不意掩之勢必得所欲乃發負粟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疋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大將軍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至寘顔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萬餘疋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于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于漢邊數使使好言甘辭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爲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然漢使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輒留漢使必得當乃止久之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上書諫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

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饟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弗聽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鄣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四年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議擊之會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于漢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爲謬諂詐說中國于是天子喜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意降之而單于益驕禮甚倨止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會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而後六年狐鹿姑單于立復侵盜上

谷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潰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没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能出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極罷益厭苦兵矣昭帝始元時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内乖離常恐漢兵襲之于是浸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是時漢邊郡燧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及宣帝時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五

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而邊境少事矣會又五單于爭立國大亂議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魏相上書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患恐災害之變因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滅也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海内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遣兵護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呼韓邪求入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匈奴單于奉賀其禮宜加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時左遷少府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去來荒忽無常也如使匈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亡窮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既至詣所以慰藉宴賜之甚厚元帝即位呼韓邪益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郅支單于始與呼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入侍聞呼韓身入朝稱臣則以爲是破滅終不能自還遂西破呼偈堅混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己則遣使貢獻求侍子議遣谷吉送還之不知郅支意猶欲得侍子且畔漢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言春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堅請行右將軍馮奉世亦以爲可遣帝乃許吉既至而郅支得侍子大悖驁殺谷吉等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郅支欲以其威脅從諸旁近國而郅支頗倨驕已遂殺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百投都賴水中諸旁近國率慴服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狀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于是西域副都護陳湯即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畏大種其天性也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然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爲然欲上書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軍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漢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劾矯制陳兵狀卽日引軍分道行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大宛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寇畧大昆彌遠頗盜漢輜重湯縱胡兵擊破之得所畧民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給軍食入康居東界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盟飲遣去徑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湯延壽因讓之曰我見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指撝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前薄城下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發薪燒城外重木城鬬守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走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計不能久攻乃發甲登樓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勁弓射漢人漢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夜過半木城穿郤入土城乘城呼平明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于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叛逆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

會便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是時呼韓邪單于聞郅支被誅且喜且懼復入朝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諫以爲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單于惟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諭意單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人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絫若鞮單于立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朔既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爲北藩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則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或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招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毋受降伊莫邪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

敦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决大將軍鳳言前關內侯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帝召見宣室湯前將擊郅支時中寒疾臂不能詘申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才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如臣愚以爲此必可無憂也帝曰何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人衆不足以當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嘗謂中國與夷狄迭爲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者如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五代之時是也故喜其爲治者强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虚内務外以治夷狄爲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自衰耳漢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于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于匈奴李陵終不免于異類久而邊備告乏府庫屢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内將自潰民不堪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將務之霍光繼以遵守故事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于是革苛政爲愷悌易暴亂爲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夫然後[illegible]

致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放順非孝宣專于乘夷狄也强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雖然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强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誅殺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郅支单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单于來朝改元某年单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于元帝而在于宣帝不生于王莽之强而生于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在宣帝也時其勢自强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于祖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預于中國而宣帝所以爲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爲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

常有以啓之耶善乎班史之言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二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尚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

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所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才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

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单于繇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单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

夷之常道也

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于長安終南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其君長世爲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計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遣往使十數歲還報命具爲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則于寘扞

眾皆大國多奇物士著頗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德威徧于四海天子欣然庶幾焉發間使四出通道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北閉氏筰南閉嶲昆明終莫能通居數年騫以校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已失侯因復說帝言單于新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遣公主為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渾邪王地勢宜聽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為外臣于是遣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王其後使者益習往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往使天子以為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欲往者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還不能無侵盜及使失指輒復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贖而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饒給覽示漢富强傾駭之然西域國皆自以為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詘也終畏匈奴于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肯天子怒拜寵姬弟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募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軍既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肯給軍食攻之不下下者乃得食不能下者多士皆饑疲自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一二上書言士卒不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遮之玉門關曰軍敢入者斬乃赦囚徒才官益發惡少及邊騎六萬人五十餘校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于是師行糧從所至小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宛城攻圍之宛貴人以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為兵端也殺之以頭來于是出善馬恣所取得上善數十匹中牡牝三千餘匹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國聞遣子弟從軍入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褻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龍魚角觝之戲以觀之而廣利封海西侯賞賜士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後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置使者校尉護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敢近西域漢置使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以為屯諸外國有

動靜都護察可安輯輯安之可擊擊之便宜行當是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而自立揚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郡歃血盟叛漢從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候馮奉世以送大宛客持節至聞之以爲不急擊勢益盛難制將且危西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擊大破之呼屠徵自殺立昆彌弟子爲莎車王而定事聞下公卿議封埶之言奉世奉使有吉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不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

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成間罽賓遣使獻見謝往罪漢遣使報送杜欽說將軍鳳曰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比壤能爲國患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度越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人以來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饑餧山谷間乞匃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已盡靡碎人或失墜勢不得復相收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不求外今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獘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者業已受節矣故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時康居侍子爲驕嫚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也今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伺候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矣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

下王及貴人先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殆其市買爲奸辭以奸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汔可少休朝議爲其新通又重致遠人終覊縻未絕焉

西羌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緜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諸羌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

不田處爲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解讐交質爲盟詛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于是諸羌恐怒無所信遂發兵反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焉請自將許之充國既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开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帝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而充

國以爲必捐罕开暗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誅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賜璽書勑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保守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阻險將軍士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

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一千六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並進雖不相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

惡聚因天時誅不義萬萬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雕庫宣布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利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而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幵堅其約合其黨虜迫脅

諸小種附著者衆誅之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也臣幸蒙厚恩父子俱在顯列臣位至上卿爵列侯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即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于是充國引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馬牛羊十餘萬罕羌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罷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充國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舉可行先零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

爲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故羌人爲逆毫釐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故以死守明主可爲忠言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千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田收以充入金城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

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才

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賜詔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开小开意常恐并擊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勝算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弓弩餙鬪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失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不虞之用以濟一時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福也臣幸得討不義久留天誅罪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

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于是報充國許充國屯田又命破羌等出擊破羌降斬四千人彊弩斬二千人卬降斬三千餘師還充國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言破羌彊弩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將軍卽見宜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質對帝甚善之元

帝時隴西羌反下延議議者言歲比不登京師四方人苦饑而遭羌變宜先內憂右將軍馮奉世曰叛羌近在境內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卿者不料敵而與師師至折傷再三發輓則曠日煩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兵不犀利用四萬人一月食足以決事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兵發萬人屯守勢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

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備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矣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將名將屯以行到隴西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寡之計願益兵三萬六千人書奏天子爲發兵六萬人遣奮武將軍助焉十月兵畢出至隴西十一月大破斬羌虜而平

至于南夷夜郎滇邛都皆椎結其西嶲昆明皆編髮隨畜移徙無常筰都冉駹白馬皆氐類皆巴蜀西南外夷也秦所置桂林南海象郡爲南粵所置閩中郡爲閩粵東甌郡爲東粵皆未入職貢所謂百粵者也秦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以中國豪傑共叛秦天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據而有也即被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橫浦陽山谿關悉絕道自守備他盜兵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往使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

陸生至佗魋結箕倨見陸生生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敵且及身矣且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皇帝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皇帝竟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誅王天子憐百姓辛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

人冢夷滅族宗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蹶然起踞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與飲數月間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强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何乃比于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詎不若漢乃大説陸生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厚賜歸報卒稱臣奉約高后時佗僣號發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下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冢歲時祀召其從昆弟官寵之詔求可使粵者相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遣乃召賈爲太守大夫謁者一人爲副遣之賜佗書曰皇帝敬問南粵王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自王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至粵佗感德意下令國中去帝制黄屋左纛上書稱臣使人奉朝請爲屬國至建元初天子厲武節以一封疆而兩粵西南夷畢以次削平郡縣其地焉初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摇以從番君滅秦無諸得王東野摇王東甌建元初閩越攻東甌東甌困使人上急告天子問太尉蚡蚡對曰越自秦時棄不屬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帝曰善太尉未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

騶助斬一司馬諭上意遂引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內徙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令天子爲遣兩將軍將兵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詔罷軍曰郢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立丑爲繇　而餘言威行于國立以爲東越王天子既誅郢使使諭意南越王南越王胡頓首謝死無以報德欲入見其大臣皆曰漢興兵誅郢亦以警南越先王昔有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而已要之不可休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于是胡稱病不入見遣太子嬰齊入侍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得請歸而王薨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爲侍子長安時所取邯鄲樛氏女爲后子興爲太子許之無何薨興立樛爲太后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于是使安國少季往風諭王太后王令入朝比內諸侯令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于使者願內屬相呂嘉相王三世年長矣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數諫王不聽王太后置酒欲介漢使者權卽坐上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令中國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欲內屬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爲王于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師元鼎五年拜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

或抵蒼梧破平之建德嘉皆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肯前而陰使通南越持兩端事露乃遂及詔太師三道進討而越人殺餘善降處其民江淮間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畧巴黔中以西地遂至于滇池定之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君長之秦滅漢興皆棄之不問而關蜀獨巴蜀民或竊取莋馬僰童旄牛以爲饒武帝時天子既破東粵使番陽令唐蒙使南粵風諭之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牁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云蜀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南粤以財物役屬之蒙乃說帝通夜郎道爲置吏拜蒙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入夜郎諭威德約置吏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是時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時巴蜀四郡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擊定耗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還報言不便已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弘因言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朔方帝許罷西夷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道便近亡害于是天子乃遣使十餘輩出通道至滇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云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何若也及南粤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殺使者及犍爲太守反卒

擊定之誅且蘭邛君殺筰侯以爲牂牁郡南粤已滅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粤巂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使者風滇王入朝滇未肯聽擊滅其旁國勞深靡莫臨以兵滇王乃舉國降以首善赦弗誅以爲益州郡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然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至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之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因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頼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將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衞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爲使者是皆郭地泰大征伐不休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奏上帝從之珠厓繇是罷此西漢四夷之大

畧也

至王莽簒位怙漢富强欲夸耀四夷以立威德而遣將將萬騎多齎珍寳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封意令擕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左骨都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塞大殺畧吏民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以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轉委輸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十道並出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正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獘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天下騷動胡未克而新亡

劉既論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

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判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順呂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戰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于近郊雲飛出于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而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戍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向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賊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帝

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繇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一女乎高祖寄魯元不能息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僞匿戚言耳豈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强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甘爲皇室淑女嬪于穹廬掖庭良人降于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

蕃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常往也祀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婣並爲戎妻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與于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襲昧之性使漸習華及今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共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于昔

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于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毦之資逃綏紈之利者相錯于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于三千里之中散于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戚騎華夏日慼當其强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滿則受養飢則內攻嗚呼肆圖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革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邊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于我危亡移于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以夷亂華以奇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既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夷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夷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耶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

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于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于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食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于

庭慶受其貢不過乎楛矢獸皮不爲費幣不屈財貨利既小矣醜亦宜然漢氏習兒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戚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豢餓豺狠以良肉而縱其獵噬投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繢而得毛韋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探之以

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胡遂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衙以長戟臨以强弩非求勝之也制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虫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晛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

東漢馭夷（附三國六朝）

光武初載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實藉之兵盧芳反擁立之使入居五原時帝方平諸夏未遑外畧至六年始令歸德侯颯使匈奴單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驕欲自比冒頓時帝覇過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歲數侵盜邊會旱蝗人畜多疫于是臧宮馬武請命將並塞出而招高句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犄其右如此虜不足滅也方陛下聖武何詎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帝手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遠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先是呼韓邪单于兄弟以次立至輿单于殺弟知牙師而立子是爲北单于而八部大夫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单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款五原塞願扞北虜爲蕃臣是爲南单于北单于震怖爲郤地千里而以其間時攻南单于南单于苦之于是詔单于徙居美稷中中郎將畱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单于亦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虜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单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者不復來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言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易爲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单于來附懼謀其國

故數乞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見富強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知爲懼愈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賜賞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從之单于比立九年而死遣使者齎璽書鎮慰自是以爲常永平中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而北使請合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爲寇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報命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懷嫌怨欲畔密因此使令遣兵

迎之衆出塞頗有異客伺之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防二虜交通于是始置度遼營設度遼將軍衆至北廷单于顧倨驕欲令拜衆不爲屈单于大怒圍守衆閉不與水火衆拔刀欲自刎单于恐乃改館置殯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還遣報使衆疏言北单于所以致漢使者獨欲離南单于之歡堅三十六國服從之心也又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而懷土之人絕望中國也漢使到即偃蹇自若矣復遣報虜必自謂得計而南廷

動揺烏桓且有離心南單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一離德旋爲邊害可勝慮哉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使必不爲患帝不從衆在道復上書固爭追還繫廷尉元和初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願稱臣復與吏合市詔聽慰納南單于聞遣輕騎出上郡遮生口鈔牛馬驅以來守雲自請還南所掠生口以慰薦其意公卿議以爲不可太僕安以爲雲以大臣典邊不宜使墮信于戎狄帝從其議下詔曰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病況今與匈奴君臣之分倪定辭順約明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將軍倍顧南部所得生口還之北其南部斬獲捕虜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北單于兄弟爭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力滅胡得北歸時竇太后臨朝欲從之尚書宋意曰不可匈奴奉順中國坐享其美而百姓不知其勞今聽南虜還兼北庭而都之則南虜坐大失上畧矣會都鄉侯暢來弔侍中竇憲賊之闕下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

伐北廷魯恭上疏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于一舉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繇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綫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唯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于是憲率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山數歲竟滅胡已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

乃白立北虜降者于除鞬爲北单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单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徒隗議以爲不可弗聽安復疏曰光武皇帝立南单于以抒禦北虜而匈奴遂分得其道也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塞下太尉宋繇光禄耿秉皆以爲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廢而復立所宜審慎南单于屯之父舉衆歸德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建立無功棄信所養非策之得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今失信于一屯宜若未害而百蠻不敢復保約誓矣人情皆畏倪讐今烏桓鮮卑新殺北单于而立其弟則二虜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单于歲費一億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瞻事戎狄也下廷議憲方自功恚安且撓其議

與折難險急負氣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肆詆欺安終守不移憲竟立于除鞬後卒反叛如安言永和中南匈奴左部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遣使讓单于當輯諸部奉職今悖亂若是意開令招降单于本不知謀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单于近親于內郡虜遂駭動起爲變龜坐徵下獄大將軍梁商計以爲匈奴自知罪極鳥窮獸困冦畔救死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獘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壘以恩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續書言今中國安寧忘戰之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乘埶以觀變設購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于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单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掠無所得而单于兵挫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

而死南庭遂虛

西域自內屬以來凡三十有六國哀平間自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其君長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光武中興鄯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攣未至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國稍強苦匈奴征役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請屬都護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抑而未許建武末鄯善復遣侍子請都護且以爲都護不出誠迫于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固歎之日盛哉帝德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永平中匈奴攻共寇河西郡城門晝閉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習邊使與延臣議謁者僕射耿秉議以爲當修武帝之業得伊吾破軍師通使西域烏孫諸國然後匈奴可得制也帝乃詔秉爲附馬都尉固奉車都尉屯凉州明年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降鄯善于寘而都尉耿秉擊車師平之于是西域與漢絕六十餘年乃復通初超與從事郭恂俱至鄯善鄯善王

廣禮之巳忽疎怠超謂官屬曰寧覺鄯善禮意獨寖薄乎官屬曰胡性不常非有他也超曰此必虜使來中狐疑未知所伏耳明者覩未萌況巳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者來幾日今安在侍胡驚謂情得失次對曰至三日矣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置酒悉會其吏士三十有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曰我與卿等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即廢有如虜使通王收吾屬送匈奴即骸骨不且爲豺狼食哉衆泣下曰然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今獨有夜以火攻虜使虜使不知我多少必震怖誅之可盡也殄此虜則鄯善破膽附漢堅矣衆曰善或請召從事與計超曰今吉凶在頃刻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成名于是將吏士疾前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營後約曰俟火發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驚亂斬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明日召鄯善王以虜使頭示之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以其質子還白固固上其事且求選可使西域者以遂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 3 [illegible]

功帝喜曰吏如班超何不遣而用更選爲乎即以超爲軍司馬使于寘因欲益兵以從超曰于寘國大以遠即將數百人無益于彊脫有不虞多益爲累但將本所將三十六人足矣時匈奴遣使監護于寘于寘王廣德殊不以漢爲意禮疏薄又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超何知其狀令巫自來取有頃巫至即斬其頭送廣德譙讓之廣德恐乃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撫焉而西域復通明年都尉固秉將兵出敦煌破虜蒲類

海因遂擊車師車師前王後王之子也廷相去五百里固以後王廷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未易前欲先擊前王秉以爲先後王并力其根本則前王也後王得則前王自服攻前王而兵頓後王不下危道也固未決秉奮請前即上馬引兵行固不得已遂並進後王不意漢兵猝至驚從數百騎出迎降固司馬蘇安欲專功馳前謂之曰漢貴將獨奉車都尉乃天子姊婿爵通侯當待之至乃降王馳還更遣將迎秉秉大怒甲馬造固壁曰車師王言降今不至不降矣秉請[illegible]

其首以來固大驚亟止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詐可止乎遂進馳擊之後王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前王亦歸命定車師而還于是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關寵爲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數百人顯宗崩車師叛與匈奴合分攻圍都護及二校尉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喪公卿議以爲無救司徒昱曰夫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

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既歿獨拔都護恭以歸耿恭好時侯從孫慷慨多大畧以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來攻恭乘城搏戰以藥傅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敗之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引去恭以疏勒城有澗水阻可依引兵據疏勒匈奴來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至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仰歎曰昔二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顧窮哉乃整衣冠向井拜有頃水泉涌出衆皆呼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益以爲神引去至是攻圍恭數月恭食盡困乃煑鎧弩食兵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固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可得降許封爲白屋王恭誘上城手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會三郡兵往救而寵歿恭遣軍吏范羌出迎軍諸將不敢進分二千騎從羌出山北迎之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聞兵馬聲以爲虜益兵來爲戒嚴羌遥呼曰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乃開門相持而泣明日自拔歸先時龜兹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兹人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遣慮田先往降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馳報超超即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兹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宮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兹結怨超因此駐疏勒十八年至是朝廷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

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兹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乃更還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

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

孫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超旣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

其奸僞許之忠卽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于是遂通明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溫宿王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邀于闐超知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

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怨超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超堅守不戰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從遣之月氏繇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西域惟焉耆危須

尉犂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焉耆兵到尉犂界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潛度直底焉耆城二十里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

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于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後超在西域三十年老乞歸帝難其代未報而超妹曹壽妻亦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動徵超還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願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以迫切失邊和安帝時西域反叛以班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遏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

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于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奸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

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知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

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時朝議不能難而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廷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縻于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

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繇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也此其不樂匈奴暴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

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于是詔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遂破車師而西域復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凡三絕三通陽嘉後政亂乃廢而當時東胡有烏桓鮮卑等國

烏桓漢初為匈奴冒頓所滅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于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盜

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于上谷甯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後為曹操所滅徙種類遂微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于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于仇賁

爲王于是鮮卑自敦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逃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號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寗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落邑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

庭于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護羌校尉亦求爲將與育并力討賊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言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

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爭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

待中休嘗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勞師而可伐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較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事務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塞育等大敗奔還鮮卑繇此益盛

至于諸羌當更始赤眉之際羌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徒掾班彪爲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袵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

爲小吏黠人之所侵奪窮恚無聊以故反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勞問其疾苦又數遣驛使覘其動靜爲兵吏耳目故州郡知備以無後憂宜復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以舊章邯卒職省後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寇金城中郎將來歙隴西太守馬援前後擊走之阻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擊羌大潰保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其後羌震擾皆降時

延議以金城破羌之西至遠可棄也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牢阻河爲固其土田肥美灌漑流通不可棄棄之則羌在湟中害長不休于是詔武威太守還金城客民三千餘口歸保塞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通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求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平中元中燒何豪婦比銅鉗者爲盧水胡所擊將其衆來歸種人頗犯法臨羌長收繫種誅之六七百人顯宗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霸者之功谷繇太守長吏妄加殘戮燒何羌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其種人欲歸故地者遣送其小種束手自請欲効功者皆除其罪元和三年吾迷諸雜種羌反號吾先人隴西界郡督生得之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于羌誠得生歸必罷兵無爲寇矣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歸故地較尉傅育募人鬬胡羌而羌叛育敗死紆代爲較尉羌請降紆誘誅其酋其種人向塞哭與燒何當煎等相結解仇交質爲寇

患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護羌會羌合兵將攻月氏胡議者以羌胡相攻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故勤兵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民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之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毎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刄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人莫不感悅于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迷唐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于上流以渡河掩擊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欵塞納質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

猶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大都後漢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于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驚潰麻奴兄弟因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隲

征西較尉任尚屯漢陽明年羌擊敗隲軍于冀西于是滇零等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艱劇遂詔隲還師四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長安扶風如西京三輔故事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擊之大敗死者三千餘人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渡河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畧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六年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種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較尉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羌號多等率

衆七千餘人詣參降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時遣任尚代班超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

干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擊飯先零羌于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堠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于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自零昌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而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嗚呼當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

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偄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破州滅郡單及三輔百姓備害而癡兒騃子尚云不敢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彼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夫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苟云不當動兵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谷殫盡府

庫乃復從民假貸強奪財貨于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于逆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斗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

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家故蕪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又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捻刼驅掠與其內人捐棄羸弱使死其處兼遭蝗旱饑還逐道東走流離分散邊地遂以兵荒幾至無人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門故常其言不可久其業不可從者此誠明君之所徵察而聖主之所獨斷也今言不欲動民與煩苛

也郤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令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冦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原其所起孰非吏過哉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較尉馬賢將士千餘人擊之戰于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啣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巽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南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張掖太守馬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後又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于是隴右復平永和四年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宜畧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夷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恐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復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冦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于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屯漢陽又于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冦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馬賢軍敗涼部震恐皇甫規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上

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畧乃舉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郡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必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愚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繇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朝不能用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

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漢安元年校尉趙冲招懷叛羌又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于是諸種前後詣涼州刺史降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于是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段熲復追擊于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于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又叛帝詔問熲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二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浪是爲癰疽伏疾畱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

反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費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玆作害今不暫疲難以永寧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遂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熲因徼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于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十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羌戰羌潰走熲悉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羌復敗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于靈武谷熲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宜且以恩降之詔書下熲熲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勢弱易制中郎將張奐謂虜强難破聖明信納瞽言臣謀得行奐忿計不用猥云臣兵折衂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血流汙野傷和致災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反攻沒縣邑剽畧人物發冢露尸禍生死矣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癘上占天心不爲災害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縣邑通爲非深險絕域之地奐爲漢吏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武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郡戸口單少數爲寇所創毒而令降羌徙與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蛇虺于屋内也臣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

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封新豐縣侯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之死壓平羌

戎之外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禍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騖然諧之信共內屬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忿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故永初之閒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于三輔建號稱制恣睢于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屬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于兵塲女婦則徽纆而為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凝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變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于是諸將鄧

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奏奇策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于假人增賦借奉王侯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怒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思窮武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奔之所躪藉頭顱斷落于萬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較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脫于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夷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于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辯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嘆于伊川也

附三國六朝馭夷

自漢建武時匈奴单于于日逐王北降漢居之西河美稷中已单于爲國人所殺以其衆留漢居太原河東魏武時呼泉廚单于朝于業以爲

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而家乃在晉陽汾水間晉太康中置都尉領之時索頭虜亦分其衆居上谷代郡定襄爲三部魏又徙武都氐羌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遼西棘城而北塞諸郡無處多羌胡雜處矣泰始七年单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禎討平之其

後稍囚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强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則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謀威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納至惠帝永熙六年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孟觀西討大戰十數皆破之因擒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戎狄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當其强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强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獘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

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

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子以今日群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繇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故可遐遐[illegible]

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

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廪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太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

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也將不能用及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並起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群盜據據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勸王爲燕符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凉以晉官成以晉氏各有國裂土爽其後秦分爲二燕分爲四凉分爲五窮兵恃亂百餘年而索頭虜拓跋氏據雲中

也自漢氏以前緜跨年世紛梗外區蘊蹙中窮周無上策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關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瀰著密邇畿封窺候壘埸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衰五胡遞襲覊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奕宋高祖宏圖盛畧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旌清洛飲馬長涇北狄畏鋭銼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

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兖而兵無勝畧棄師隕衆委甲横原捕舟亘水荆吳鋭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歷境延冦僅保淸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不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兖冀之間蕭然

矣而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彼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于狸伐纂僞彌倚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心外御群冦役竭民溺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

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翦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蹶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淸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于乳燕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于此也太祖

禍未深復與外畧頓兵堅城叛卽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彊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匡宇於旗卷舒僅而後克後王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充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非天將抑蘇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鬬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決勝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于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唐代馭夷

唐始混一其北狄曰突厥曰回紇西戎[illegible]曰[illegible]東夷曰高麗南曰南詔爲大國[illegible]後[illegible]而代爲盛奚突厥本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始臣于蠕蠕至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闕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屬中國之亂據土僭名號者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李軌王世充之倫各遣使稱臣尊事之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厚幣卑辭往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爲藉兵突厥者非誠資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令吾不得專意規關中也今請兵兵不必多多必且爲患獨請馬馬愈多愈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酋將馬二千兵五百以來用濟大業而突厥恃功驕橫武德初始畢自將渡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武周入句注寇太原會病死天子爲發哀長樂門子什鉢苾幼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復妻義成公主處羅死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陋棄不立立頡利闕而頡利又復妻

義成于是始畢子什鉢苾長矣別立爲突利可汗而王世充使說頡利歲入寇犇邊高祖以中國未平姑意下之所贈賂不訾然不能厭其欲也居久之突厥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鴈門闌并深界汾潞分掠原靈間高祖召群臣問計鄭元璹曰與戰則禍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心不戰而遽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國懲矣臣愚以爲必與戰既勝而後和帝曰善于是命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子和軍雲中段

德操軍夏州襄邑王神符軍汾東禦之頡利出塞去于是帝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于是復和親而時時小入寇犇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頡利與突利三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而南關內震恐詔秦王引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餽絕士卒饑困器械頓獘秦王與虜遇豳州而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敢出秦王奮曰敵弱我矣不可以不示强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不能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又遣騎士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難相助而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時頡利與突利雖連兵業內有攜相疑矣見秦王輕出莫測其意聞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遣使止王曰王毋渡我來但欲與王同盟約耳遂引却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屬居火食刀槊犀利以

逸制勞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于王結約爲昆弟王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即位梁師都亡之突厥言中國新易主衆可乘請爲導入邊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徑原倘佯隴渭閒不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逼渭便橋而軍遣腹心執失思力入見說虛實恐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怒駡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和親義師初起爾父子又從我我遇爾非薄爾雖禽獸亦有人心何

得全忘大恩誇强盛相休乎吾先斬汝矣思力懼請因帝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責頡利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見思力使不反而帝又銳身輕出業悔之俄六軍至而旗甲蔽野部隊静整則憮然有懼色帝麾軍使却而身獨留與頡利隔水語左右交諫帝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内難朕新即位不能抗禦也若示之弱必放横不可制故朕輕騎獨出示如無有而耀大兵以從之使知必戰虜深入我境中有懼心而吾翕張攝之

將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是日頡利來輸平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而還突厥退蕭瑀請曰方突厥未和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何也帝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遣官求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兵躡其後覆之反掌耳顧吾即位日淺國未安戰勝則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逞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驕驕必惰吾得養威而俟其斃此全固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子既

神武而中國方創造人習于兵而頡利悖驁薛延陀回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斥疾姓不用號令不信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勤會大雪畜産死民飢衰歛苛重諸部益貳與突利更相怨而北邊諸郡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天子方圖頡利聞之乃遣使間道册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令建牙大漠北夷男遣其弟入貢而突利可汗亦身入朝自歸于是代州督張公謹上書言突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犯邊乃命定襄道行軍大

總管李靖漠南道總管李世勣中分將軍出擊胡靖出馬邑襲定襄世勣出雲中戰白道而頡利走鐵山北以避敵遣執失思力入謝罪求入朝帝遣鴻臚卿唐儉往慰撫詔靖以兵迎之時頡利雖外爲卑辭中猶豫欲北走靖引兵與世勣會合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若令得走度磧北難圖矣今詔使至虜自寬襲之可擒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詔使在虜奈何邀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患之且是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乎遂勒兵進頡利見儉來

果大喜自寛延侯爲長夜飲會大霧前軍進薄之去牙帳一里所霧收軍突至則大驚悉乘千里馬跳身走衆大潰斬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而虜酋蘇尼失執頡利以來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陳仗御令吏民縱觀已悉還其家屬館太僕稟食之方上皇時突厥枯盛衆蔑中國上皇常屑意遇之然内常恨恨及是聞頡利擒大喜太息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我曩困突厥今我子滅之吾付託得人矣其衆分散或走漢北走薛延陀或西奔吐蕃漠南遂空而降唐者

萬十餘萬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中國患今頼陛下神靈幸破滅宜徙其衆河南兖豫間分其種落散處州縣敎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顔師古請分寘河北立其酋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一國然各有種族宜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卽勢分力敵易制也下中書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强則叛亂秦漢以鋭師猛將攻取河南地爲郡縣不欲令虜得近邊爲寇[illegible]

今奈何以河南塞奉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生息十年蕃聚後此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之明效也彥博曰不然王者于萬物如天覆地載然誠欲其全安之也突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之豈天地函育之義乎又阻其内嚮心若救其死亡散處内地敎以禮義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爲編氓又選其酋長使入宿衛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之有帝曰善度朔方地東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降衆其中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地爲六州左置

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塡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起冢灞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祔焉久之突利弟結射率以郎將宿衛久不調而怨結種人作亂誅死于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雖天子亦悔之乃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令帥種落還故部時薛延陀盡有塞北之地思摩内憚之不敢行帝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言前所爲誅突厥者以頡利暴殘爲百姓寇害非貪其地也故處其降部于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孳蕃盛

矣、念何可久留、今以思摩爲可汗、帥其衆還故疆、爾延陀受册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爲小大、磧以北、延陀王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爲冠災、矣思摩行、帝張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蓺一草木、見蕃廡輒喜、况我養爾只、息爾馬牛羊、今豈惜如此、能無念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若遠、遷汝還舊廷、慰爾衆懷土殷殷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陛下神靈、得還骨舊鄉、死不恨、顧子孫世世事、虜牧犬馬駘華夷觀者數十萬莫不動色感微揮涕焉、既行帝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剗根幹以求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徵言幾狠狽矣、居三年、思摩不能得其衆、而定襄南負河北白道、畜牧廣衍、爲龍荒沃壤、爲薛延陀所剽、數攻之、開帝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虛、我以此時取思摩拉朽耳、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悉衆南渡河、入長城保朔州、告急、詔遣并州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帝戒之曰、延陀負其强、踰漠行數千里、士馬疲憊、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勑思摩燒薙野草待之、彼糧糗日盡、掠無所獲、必且退、俟其退、與思摩合擊、破之必矣、世勣等敗延陀于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虜五萬餘人、思摩終憚不敢歸、請處于勝夏之間、時方討高麗、羣臣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國不殊、以德懷之、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陀而南歸我、情可見矣、聽居漠南、思摩至、內自慚釋其衆入朝、願留宿衛、以爲右武衛將軍、恩顧愈厚、卒葬陪陵、會虜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帝問羣臣、羣臣以爲和親便、許和親、公主行有日、契苾何力自延陀還陳不可、帝曰、許之矣、天子無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陀至京師迎女、必懼不敢前、即拒之有辭矣、且延陀素狠戾、忿必死、死而二子爭國、可不戰而禽也、帝曰善、幸靈州召真珠使親迎、真珠欲行、其臣曰、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明聖、遠延朝服、今親幸靈州以受王女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薛延陀何患無君、于是厚歛諸部牛馬羊以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以聘禮

不備絕之諸部悉叛真珠憤悒死多彌可汗立偏撮好殺廢諸父時貴臣不用專用所親昵國人不附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走多彌走死餘衆立真珠兄子咄摩支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敕勒九姓酋長聞其來皆懼請勿聽朝議亦恐其爲磧北患也遣世勣行視圖之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前渡磧薛延陀北戰道宗奮擊大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而薛延陀平師還帝大喜告廟飲至賦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勒石于靈州其後突厥分散高宗調露元年突厥單于府大酋溫傅奉職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二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之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壍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飛暴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

僞稱可汗復與溫傅部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欵且請縛傅自效行儉秘不布客以聞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收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中宗時默啜寇靈州沙吒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臣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二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

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叱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舊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嗚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

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辮髮之士班傳之儔傍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逕其勝兵免其行役大廬伍明教訓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固守遠戰則利貨超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黠戞者亦領利族人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本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世襲吐屯高宗承淳元年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才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

千盜九姓畜馬稍強大遂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匐爲葉護時单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单于府北鄙攻畧并嵐定嬀等州圍单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入昌平大投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

州多殺畧士民會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首長崩潰后美其功復冊立默啜大单于可汗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内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于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强詔進

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默啜謂曰我以女嫁唐天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淸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虜入闌嬀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等兵凡三十萬擊之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帛子

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畧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開元初遣子同俄特勒逼北庭北庭都護郭虔瓘固守之同俄特勒單致師虔瓘伏銳士突出斬之降其軍後默啜老昏暴部落怨畔爲曳固殘衆所殺傳首京師左賢王默棘連立爲可汗本蕃號爲小殺是時契丹相率欵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爲謀主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唐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并且寺觀之法敎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

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于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也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至晙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晙兵馬未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

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賊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賊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凉州羊馬時楊敬述爲凉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擊之賊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繇是官軍大敗小殺繇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遣大臣阿使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賞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默棘連死子爲伊利可汗立八年卒其弟嗣是爲登利可汗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飫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焉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殺之其主數易迭相攻殺是時天寶初也于是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明年其國殺其可汗自罥傳首獻并毘伽可汗妻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蕚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

而其族分國于西者曰西突厥西突厥烏孫故地也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七千里繇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又北八日行得北庭其風俗大抵類突厥武德初內屬而統葉護可汗霸西域天子厚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可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昏以怖北狄

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督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未克將而統葉護方負其强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貿啜殺之自立是爲俟毘可汗國人不附部酋欲推泥孰爲可汗泥孰辭不受迎葉護可汗子咥力立之爲肆葉護可汗與俟毘分王其國擊鬭不解衆悉附肆葉護而去俟毘已而葉護性愎狄諸部豪謀執廢之葉護走康居國人迎泥孰于焉耆立之太宗詔鴻臚少卿劉善冊爲可汗泥孰遣使謝泥孰死弟同俄設立號咥利失可汗乃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受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六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頻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咥利失奔焉耆國人謀立欲谷設不果咥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號咄陸可汗而與咥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屬欲谷設東屬咥利失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欲谷設建庭鏃曷山西謂之北庭咥利失建廷衙令

北謂之南廷其後別部賀魯者統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太宗貞觀末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玆請先驅爲鄉道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丁廷州莫賀城密招攜散盧帳益衆方帝崩即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賀魯引而西取咄祿可汗故地建牙于千泉自號沙鉢邏可汗遂統咄祿弩失畢十姓既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十人夫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二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殲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帥速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皸瘃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密等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顧發射脾處月處密契苾等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任逖洛水上爲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

且戎人籍唐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界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都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顯慶初擢蘇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賀魯先擊處木昆部破之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預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

擊之虜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帥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率雜虜兵追北而自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兵縱擊破其牙下數千人獲賀魯以還繇是修亭障列城隧定疆畛問疾收葬唐之州縣極西海矣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木昆等部爲六都督府諸昆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置州並隷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既而彌射步真二可汗皆無撫御才下多怨于是思結都曼先鎮諸胡擁所部及疏勒朱俱波謁般陀三國復叛詔定方率兵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獻俘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儀鳳三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定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即路出三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失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招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

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畧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手并言都支已禽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勞晏曰行儉提孤

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夷可謂文武兼備矣西姓自是益衰未數年遂亡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其地在突厥西南大磧之西北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已處羅可汗攻鐵勒部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其渠家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羅拔野古諸部叛去姓藥羅葛氏居娑陵已稱回紇唐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南攻薛延陀破之踰賀蘭山磧之河遣使者獻見太宗爲幸靈州次

涇陽受其功于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命天子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其渠長命之唐官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臯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郎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擬延臣李素立爲都護統之于是四夷君長舉宮闕頓其上天子尊號爲天可汗天子厚寵遇答其意其後突厥默啜既破敗而回紇骨咄祿伽闕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天子拜爲懷仁可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子軍靈武中獨倚朔方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遣使來請

助師則大喜詔敦煌郡王承寀詣回紇與結内而令僕固懷恩爲副[illegible]其兵香積之戰陳澧上賊伏騎于師左戰交而伏發懷恩麾回紇鐵騎馳蹴之出賊背與鎮西北庭軍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與賊戰而卻回紇踰西嶺走賊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虢賊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因遂復東京方致師時帝恐收兩京與虜約克京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復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平王念肆掠且失衆而約不可負則下馬拜葉護馬前曰今始得

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是兵大賜于葉護也廣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取東京時華夷士庶見者皆太息泣下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人洶洶而虜猶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于是父老相率致贈錦萬匹以為賂乃止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北使者至回紇牟羽可汗已為朝義所誘曰唐薦有喪國無主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

南寶應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莽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覘軍過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懦弱萬餘馬四萬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為天

下兵馬元帥進子昂與韋少華為元帥判官東會回紇勅元帥為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為唐天子弟于王叔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于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進少華死之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于是懷恩與虜左殺為先驅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

月屯旁人困于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挐戰衆血流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崞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剽掠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節度使郭英乂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為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為裳虐于賊矣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中途遇暴疾死

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代宗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

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入寇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

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回紇之畱京師者曹輩掠女子于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千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畱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賞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嗚呼夷狄性貪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與未嘗與其功益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與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畧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刼平凉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睹其真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儀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熱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嘗之療餧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有以也夫德宗時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决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

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又負少華蕃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狠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

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于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狠信服牟羽母捧陛下于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違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

乃百代必報之仇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復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

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其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

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回紇乃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鸊鵜泉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回鶻盛强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倘陛下憐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是策生人大幸也臣竊今日處置亦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節天德則虜衆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備二可憂夫城堡要害攻守險易皆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倖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

北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廢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中令于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衰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

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非五千不能扞且驍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廢罷其饋餉供擬豈非一縣賦哉帝不聽穆宗時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歷敬文武而回鶻益衰爲黠戛斯所破可汗弟嗢沒斯等款天地塞自歸天德軍使田牟疏請兵擊逐以要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曰不可臣聞窮鳥入懷人且憐而活之況回紇于國家有大功爲

鄰國所破遠依塞未嘗犯也奈何擊之宜遣使鎮撫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願詔河東振武嚴警備毋邀功德裕因言回紇破亡太和公主今未知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戎狄必且謂國家降主虜廷如匪核非所愛既負公主又傷虜人心請遣使詣嗢沒斯訪問令傳相勞存時公主在烏介可汗軍挾爲質南渡磧奕會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冊命而烏介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自居帝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書言土地本先世所遺朕不得擅棄

可汗自有國宜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城事古未有其比脫求應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送公主入覲問事端乃遣已而烏介擁衆駐大同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于振武軍糶粟三千石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爲禁屠宰者也羊出北邊雜虜中國故未有科嗢沒斯自本國初破時投塞于可汗無君臣之分非叛臣比且中國業受其降矣翻信棄之人將謂何前可汗以猜忌無親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宜深矯前獘毋復骨

肉內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于是帝賜書責之曰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掠雲朔鈔虜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文諭可汗宜速自改毋縱又爲節使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可汗遠來依國嘗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此非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易動難安毋令忿怒不共可制今可汗爲黠戛斯所破遺骸榛莽莫之收省此分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之彼而茂棄恩義思逞志于此郅支夷滅用此道矣且爲

[illegible]以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可汗所爲甚不道姑爲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禀承是絕好也繼自今不得以姑爲解于是河東將石雄擊回鶻殺胡山大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鶻終不振以亡是役也帝任智專而李衛公明事情與權卒能以文告代鈇鉞恩威時措比荒底定遺虜臣附則廟算勝也

唐西域吐蕃土谷渾爲大國焉者直京師西七千里而遥東高昌西龜兹南尉黎北烏孫皆役屬于突厥又西爲吐蕃又西爲天竺國吐蕃唐西羌也羌屬百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發羌居析支水西而種强曰吐蕃以勃窣野爲姓俗謂强雄者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者妻曰末蒙貴官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其地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積雲盛夏如中國春時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爲大神喜浮屠法國政事必桑門參决前少後老死以累世戰没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其君臣五六人自爲友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貞觀八年始齎玉幣貢求尚主不許而

怒旁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羌松州詔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于是贊普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因請昏許之贊普親郊迎見使者執子婿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高宗時入殘羈縻十八州從于闐陷龜兹疏勒而唐所立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總兵左衛將軍郭待制副之出羅娑道至大非川待制違節度而敗吐蕃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方國萬里攻鄯廓河芳四州王師數敗已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祿東贊之子欽陵復擅政武后時中國歲出兵伐吐蕃副總管王孝傑者故戰大非川爲賊虜贊普見之垂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孝傑在吐蕃中又悉其虛實爲武威軍總管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復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于龜兹以兵鎮守之已吐蕃遣使者請和詔通泉尉郭元振以奉宸監丞往使之元振曰曩東贊事朝廷和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

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和固所願也天子誠許和但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爲自守好誠矣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王道非有他也且諸部爲唐編人久奈何廢之欽陵曰使者豈意我規諸部爲唐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青海湟川近舍不爭爭地萬里外耶獨以爲十姓五咄陸近安西于吐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可至以爲憂烏海黃河關源阻奥多厲毒唐必不能有故我欲得之非闚諸部

也甘凉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折而入于我今釋不爲亦可以無虞于我矣元振持不可則遣使固求罷四鎮兵求十姓地以爲分朝議欲與之元振適使還爭以爲不可上封事曰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而今皆和附此中國之利也然圖之不審或覆以爲害今欽陵欲裂十姓之地解四鎮之兵此安危動静之幾不可不重慎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而

意不得作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用困竭脫甘凉有一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而後國可安夫四鎮十姓之地吐蕃之所甚欲也清海與吐谷渾密邇蘭鄯亦吐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特以其爲諸蕃之所走集欲因之以鎮撫西蕃今誠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杜欽陵

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又爭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部落盛强請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列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

遁逃娑葛兵娑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詭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貢獻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大總管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景龍中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不支郭元振奏請闕啜入宿衛徙落置瓜沙間

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于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如厚賂二公請留不行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讐比于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邊將忠節然其計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詔許之元振時爲甘涼督復疏爭曰國家向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亂嫡庶並立將相爭權相屠士畜疫癘而然非忘之也今既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爲鄉導以規功誠令吐蕃得志忠節亦且在其掌股中豈復得一意于我哉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于國初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闐疏勒以爲分欲何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拒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無厭益爲國生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未見其

便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爲可汗子孫能招來十姓乎往四鎮以他匐之亂請元慶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雖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馭亦不足與有立故也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illegible]又竊虔瓘往嘗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illegible]聞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怨南侵導吐蕃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履虛邑而猶起釁召禍者如此況今北有娑葛與爲援于外拔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

甚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掩擊闕啜忠節于計舒河會之中國護使俱遇害而四鎮路絕中宗時吐蕃使復納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往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矩請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以窺邊九曲甘水薦草宜畜牧又近與唐接于是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初請尋盟丐散騎常侍解琬涖盟未及盟而虜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矩惕懼自殺已公主上書求修好申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

烈以爲不可與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知禮義負國恩今稽顙求和許其降附則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此其會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于是乎在與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子以中國廣大欲觀兵以勃律構攻吐蕃賜諸將書言敢有掩戰功不賞者士自陳將若吏皆斬戰有逗遛舉隊論如法能破國禽其王者授大將軍于是諸將士競奮吐蕃懼令曩骨委書塞下言甥先帝舅外孫也奉中國誠謹曩年幼枉爲邊將所讒亂如蒙澄亮甚死不敢先負約邊將以聞帝曰往賛普上書辭悖甚必滅之毋議和皇甫惟明曰往上書將賛普方幼小寧敢悖書辭所爲悖者必邊將希功生事之人所爲徼上怒耳夫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物詐功級希賞是爲利今河西隴右民貲力耗竭矣幸詔金城公主許賛普和以紓邊帝悟乃勅惟明及中人張元方使許約和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于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畺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

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可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乎希逸固邀乃許共刑白犬盟而後悉徹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傔史孫悔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因詔內竪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其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去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希逸以失信怏悵至死誨亦坐事誅乃命蕭靈杜希望王昱等分道經畧碎赤嶺碑希望

破吐蕃軍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入蓬婆嶺吐蕃盡脫來攻昱大敗士死凡數萬吐蕃攻維州不得志遣使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臧希銑破之又襲郭州攻振武軍皇甫惟明哥舒翰等破之俘其大酋是時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保十二載也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西及宛秀軍

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毘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毘彊部也是歲贊化死吐蕃遣使者修好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留兵單弱邊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肅宗至德宗初取嶲州故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南侵取廓伯帆等州及河源漠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圍荆州破之降刺史高暉邊將告急是時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嫉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旣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

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至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

命得四千人軍勢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

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城門以待虜引去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隷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帝還長安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眞卿請上

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繇是啣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是歲陷松維保三州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于吐蕃矣明年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至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取四將吐蕃引去圍凉州節度使楊志烈不能

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復導虜回紇黨項吐蕃等二十萬入寇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詔戶部尚書薛景山往報又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盧州靈州屯兵破之復畧邠州馬璘洛元光等再破其衆天子以虜數入塞詔諸守隘從當悉栢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德宗即位以歲與虜戰亡獲相償謀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楮切勑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

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感畏時乞立贊爲贊普即遣使者隨倫入朝又遣使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或爲領之并約地于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兵贊普卒以結贊爲大相乃講好約盟境上帝又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長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遣使持節慰撫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州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舊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于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又攻鹽夏陷之天子以邊人殘波下詔避殿自責詔駱元光經畧鹽夏虜得二州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于是駱元光韓游瓌瀆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懼屢請盟天子不

許乃卑辭厚賂乞和于燧燧以爲請身入見天子結贊又使言若許盟當以鹽夏還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臣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繼從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黎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崔漢衡兵部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宰相議所盟地左神

[illegible]非馬有鄰建言土黎樹林脅巖阻兵易隱伏不如平涼爽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盟平涼初馬燧爲之請也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罷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繇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千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太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遣中使齋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及盟也將劫希全觀急以

發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掠瑊等擣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渾衙等慢言曰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與我而自食其言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獲馬燧之侄弇賜言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今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文珍具以聞帝果惡燧罷其軍蹤是二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其後西川節度

使韋皐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盇塞實蠻爲内恭得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南夷而吐蕃數困于是虜料兵率三戶出一鎮西劍欲收嶲絕南詔通中國之路而皐督諸將分道出西山出平夷州出隴陀石門而蜀南詔最深入多克獲圍昆明維州而吐蕃大創文宗時李德裕出鎮蜀揚國威飭邊備示中國威信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信請以城降德裕亟引師赴之定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維

州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既柄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四百里據高山絕頂三面阻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東北繇蠶荒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十里直吐蕃之牙與時所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維州獨在吐蕃潛以婦人嫁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長大令夜開壘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并力西邊而無虞于南悉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畧河湟以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完訖數年不拔每以爲恨臣初鎮蜀揚國威緝邊備

州將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吐蕃合木棲鷄等城以失險遠逃可坐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不解何盟約之有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許爲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恐以三百餘人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于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吐蕃帥所譏誚云既

以降彼何爲逆來復以降人戮于境上悉行殘忍用固携貳至乃擲其嬰兒承以槍槊絶盡義之路怏仇讐之心從古而還所未嘗有雖時負一紀而逆竪十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賜詔贈悉恒諫右衛將軍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凉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于龜玆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于臨洮西置燒河郡于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在所皆屯田積粟塡之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

關軍鎭監牧皆淪没而杜岐公佑著論言冀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衛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巳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阨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舊皈章之盛未獲也以爲遺恨至宣宗之世而吐蕃國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關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髮易冠服因詔勞賜四道兵各有差詔三州七關地沃衍者聽墾蓺貧民五歲租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齊資商賈往來邊者關鎭毋拘留兵欲墾田者與民同群臣請上尊號帝推本憲宗鴻烈下群臣議上順憲二廟謚號焉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中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爲帳室東有靑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氷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引項長鳴埋其鼻沙中人候之以氊蔽鼻口乃不病高祖時李軌據凉州帝乃約其王慕容伏允和令擊軌自效而歸其質子在中國者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讓且詔之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覘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是時伏允耄不治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行人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亡入磧燒野草披唐兵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

游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方馬龐糧乏難自還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圖之君集曰不然虜今破亡軍無斥候君臣相失疾乘之可得志也栢海雖遠可無患矣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張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走西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戰赤水源獲將氣咸奮伏允欲走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其血盛夏降霜士糜氷馬秋霜走栢海上左右軍會于大非川而谷順自爲質子歸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降伏允逝磧中窮自經死國人立順而稱臣內附焉

鄢耆王龍突騎支貞觀中使來朝與高昌爲怨侯君集討高昌來助師已西突厥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女相結約爲輔車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會王弟栗婆準等三人降帝命孝恪爲西川道總管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爲鄉導擊之焉耆城郭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還焉恃固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illegible]夜傳堞走唱譟而登虜兵殲國人擒[illegible][illegible]突騎支以來以栗婆準攝國屈利啜以其兵來救[illegible]孝恪旋師三日矣屈利啜怒囚栗婆準更立王[illegible][illegible]曰焉耆我所下汝乃擅廢立之復立栗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執栗婆準獻龜茲殺之

龜茲東距京師亦七千里而羸橫千里縱六百里高祖時來朝貞觀四年獻馬後臣事西突厥已帝怒其佐焉耆役栗婆準也議討之是夜月食昴帝曰月陰精主刑昴星胡也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契苾何爲鐵勒部酋皆事唐忠力帝以突厥將習狄事用攻狄而焉耆所立阿那支發龜茲東境與犄角王師社爾分軍爲五道擊禽之數其罪斬以示龜茲龜茲大恐社爾進次石磧去王城三百里而軍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至多褐眥之與其王訶黎希失畢選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易與也麾而進威還與大軍合還復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圍王城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

社爾令郭孝恪居守王城、而自以精騎躡[illegible]之、其相那利跳身逝、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襲王城、孝恪及其子戰死、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右驍衛將軍曹繼叔助擊、再破之、獲那利、當是時西域震恐、長史薛萬備言于社爾、請得假輕騎羈于闐王以來、至于闐、于闐王伏闍信隨使者以朝、是役也、社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乃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焉耆王、立希失畢弟爲龜茲王、置焉耆都督府、勒石紀功而還、帝受俘紫微殿、其國王相而下、拜衛郎將有差、

高昌直京師七千里而遙、橫八百里、縱五百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武德初、高昌王麴文泰立、來告世、貞觀中來朝、禮遇甚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爲常樂公主、西域諸國聞之、皆請遣使從獻、見魏徵諫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國、則瀕塞州縣以乏供張、致譏者必多、彼以商賈來、則邊人交利、若賓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光武所謂不以蠻夷罷敝中國也、事乃止、久之文泰頗鷔縱、遏絕西域朝貢、反拘

留中國人、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帝遣使問狀、文泰自以爲去唐遠、中國師不至、反唇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何渠不自能生耶、薛延陀請使爲鄉導、帝猶與文泰游、過復下璽書示禍福、徵之朝、不至、遣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薛萬均副、將兵擊之、文泰謂國人曰、我至唐去我七千里、中沙磧居二千里、兵多則糧乏、我國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唐秦隴北城邑蕭條、非隋比、今伐我、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乃憂悸發疾卒、

將謂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既葬、鼓行進詰朝、攻之、午而克、智盛出降、分兵畧地、下二十二城、帝欲以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誅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存其社稷、撫其百姓、立其子、君之威德被遐荒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戍守、數年一易、死者十三四、居貲行送、勞費不貲、十年之後、隴右必敝、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爲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遂良亦言曰、聖王爲治、先華夏

而殺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

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終以服四夷自熹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之謫死罪囚實焉其後數爲西突厥所寇帝始悔不用徵遂良之言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東南溥海距新羅百濟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濟靺鞨國于平壤平壤漢樂浪郡也隋煬時大興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初又獻見貞觀中入貢即位詔廣州司馬長孫師往臨瘞隋戰士毁高麗所立京觀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欲知山川風俗入其境以綾綺遺其守吏得觀遊見中國人隋末没高麗者問親戚存没大德勞苦之咸涕泣相告徧郊野以盡得其山川形勝阨塞歸具以聞帝曰高麗本四郡地欲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凋瘵未復不欲勞之然自是有平遼海之意也已蓋蘇文殺其王建武立王藏而自爲莫支離莫支離者唐言中書令也實柄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

蓋蘇文弒君攘國朕力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士馬力有餘而能戢不用此所謂止戈爲武武之大者也長孫無忌曰蓋蘇文知罪大畏討備必嚴陛下爲之遲回隱覆彼自寬備更驕縱討未晚也帝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藏爲遼東郡王然是時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固善用兵頗自喜會高麗伐新羅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爲下璽書讓高麗而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舋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

域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弒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于是下詔親征帝召長安耆老面見勞之曰遼東故中

國地而蓋蘇文賊弒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焉郡臣皆勸帝毋親行褚遂良疏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

且不朽帝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以圖下釋近而謀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塗炭之日久不可以不救于是以張亮爲平壤道行營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奚契丹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詔所過營頓毋增飾上食毋豐侈水可涉者毋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向風靡今幸家給人足恐勞子

轉餽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次定州帝親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之敕在所州縣治療而天子身屬櫜房兩鞬于鞍示先勞四月濟遼水大饗士張幽州之道詔長孫無忌誓師引而東世勣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鎮而潛師趨甬道出玄菟拔蓋牟城戍卒請從軍自效帝曰汝從軍高麗必族汝家吾不忍也皆廩賜而遣以其城爲蓋州進薄遼東渡遼水帝令士卒浮梯以濟既渡而徹之曰無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

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豪雄並奮秦王內芟群雄外誅戎狄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軍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冀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北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出狹谷搗之帝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登北山勑諸軍聞鼓角而縱張屋朝堂曰明日中納降虜于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世勣軍殊少卽前戰久之無忌軍從後起已鼓角作旗舉而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合圍之徹州梁以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膝行入轅門泥首請命帝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料其酋三千人悉官之高麗大駭黃城銀城皆自拔

屯去名所蹕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渡海拔卑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帝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寡出不意攻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耄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群臣亦請召張亮會師拔烏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

忌以爲天子親征與諸將異誼不當乘危向烏骨恐建安新城之議吾後也不如先攻建安然後進乃止攻攻安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復留振旅還安市城主登陴再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帛百匹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首四萬而戰士死者裁千餘馬死者十七八然竟不能下遼左帝惘惘以爲憾至營州祭戰亡士卒帝臨哭甚哀從臣皆流涕慨然曰魏玄成在者吾無此行矣遣使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仆碑益其撫也賜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令得相依聚方帝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恭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墟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根本此可不戰而降也帝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于法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帝顧問道恭道恭具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帝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有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詔劍南大治船萊州儲糧械三山浦越治大艦以待事會帝崩而罷後二年高宗已平百濟欲親征蔚州刺史李君球言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王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招南海分爲八郡終于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人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生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會武后苦邀留而止命兵尚書任雅相統三十六軍將擊之蘇定方破浿州圍平壤契苾何力乘兵合渡鴨綠

本爭其軍大破之會別將壁虵水軍沒詔班師乾封初蓋蘇文死諸子交怨相攻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麗兄弟鬩墻爲我鄉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薦饑地震裂

人相掠賣狼狐入城蚡穴于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入獻太廟帝受俘含元殿祀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統焉垂拱中封藏孫寶元朝鮮王不之國聖曆初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遣行因復有國元和末遣使者獻見貢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羸國濱海西界越州南界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新羅漢樂浪地武德初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後與高麗新羅數相侵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鄰國也聞數相侵暴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與之更始王璋奉表謝然兵亦不爲止扶餘璋死子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新羅告急遣使齎詔書諭解之聞天子討高麗未克也不受命高宗詔義慈曰海東三國地犬牙比爭侵無寧歲新羅歸窮于朕昔齊桓一諸侯尚能存三亡國況朕萬方主耶王所兼城邑還新羅不如詔者任王決戰無後悔又不聽乃命

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將軍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定方縱擊大破之王師乘潮進趨眞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義慈挾其太子隆走北鄙定方趨圍之其子泰自立率衆守眞都義慈孫文思曰王大子固在叔自王若唐兵解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趨堞上立唐幟而泰降百濟平析其國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酋耶將劉仁願守百濟王文度督熊津鎮之而遷文度渡

海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圍仁願詔仁軌爲帶方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救之仁軌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于海表所向皆下會新羅以糧盡引還福信勢益張仁軌衆少會擊高麗軍不克還敕班師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與高麗逋寇通將盪平無時乃守便宜乘百濟怠無備擊破之拔真峴等數城請益兵詔熊津都督孫仁師將發淄清萊海兵七千人赴之當是時百濟王豐猜福信專橫殺之遣使請高麗倭乞師以拒唐兵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攻仁軌曰不然周留城虜之巢穴也克周留即諸城自下先林城而不克者兵頓矣于是勒水陸並進擊周留遇倭兵白江口四戰破之百濟奪氣于是其王豐及高麗王子忠勝等皆指軍降惟任存城不下仁軌即使百濟人黒齒常之沙吒相如各將其衆取之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宜及其感激厎力效之時用之不可疑也給糧仗而遣遂拔任存城詔留仁軌鎮

百濟召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脩道補堤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于百城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糧糗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問之曰卿武人所奏事動合機宜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帝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明年冬仁軌上書言戍兵疲羸思西歸臣問之曰往百姓應募請自辦衣糧何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異曩沒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囬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來度海者官不紀錄死者無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貧者被發海東苦戰時許以勳賞後旋以法禁追奪無以自存又初發時惟令齎一年裝今垂二年未有還期士困弊如此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立效無日帝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渡海戍熊津且徵仁軌還仁軌言舊兵當令放獲辦具乃後還軍將宜留未可歸也仁願曰吾前自還

海西遵讒謗云誅據海東幾及禍吾惟知準敕行豈敢擅哉仁軌曰苟利于國皇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畱鎮從之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又明年乃還後高麗平天子以王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百濟敉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卭州而死百濟舊城沒于新羅衆散隆亦不敢還故地而高氏扶餘氏遂亡

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其君長曰詔其先有

六詔蒙舍詔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通大秦及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拓東曰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川通海高宗時入貢以破渳蠻功冊爲雲南王徙治太和當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卒積死刺史張柬之疏曰臣按姚州古哀牢之舊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自生人來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詔置永昌郡以統之而收其鹽布氈罽之饒而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闕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産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搏兵以增武備繇此言之則前代所爲置郡者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其地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于戎行寶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蒼爲他人蓋譏

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遠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于千里之外于國家無絲髮之利直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不畱戍兵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畱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畱兵運粮爲患滋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期于平定足矣今姚府置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

唯務詭謀恣情割剝貪饕劫客積以爲常折支諂笑取媚渠酋拜跪趨伏無復慚耻其爲中國辱不細自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數爲群蠻所殺朝廷遣將討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垂拱南置瀘南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蜀以煩費迄于今不息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且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奸而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無耻無厭敗謬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

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廢瀘南鎮于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增巂府兵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使武后垂拱時方謀開蜀山繇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左拾遺陳子昂上書以七驗諫上之曰臣聞亂生必繇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以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脩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此一事也且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萬衆于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于青海之澤身爲囚虜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鎮領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賨巴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埋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

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夫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而障隘之不通也今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之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

一第（下）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7　坂反外

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無益聖德又恐佞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益州長史李崇眞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獘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已計巨萬矣今烏知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

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如此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不及百年胥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玆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人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況當今山東飢關隴獘

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爲黷兵者故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開元末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多忿少方畧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求丐而閤羅鳳又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大敗閤羅鳳斂戰骸爲京觀遂北臣吐蕃而揭碑國門言我上世世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窘至此後子孫

歸唐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將討之敗績太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得取巂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劍南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異牟乃使使遺皋書願竭誠自新詔皋撫納宣天子恩意與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沉西洱水一置祖廟一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冊爲南詔王王請入質子皋辭請盡譴諸成都受學而歲出師助攻吐蕃

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而南詔復盜邊大小時安南經略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諸夷恚不堪結南詔攻陷都護府而南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時遂僭大號稱大禮國命安南湖南經畧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爲屯防而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攻交趾襲請濟師不至力竭死于是南詔陷交趾所殺虜十五萬詔授康承訓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諸道兵五萬以行承訓至邕州南詔入而玩不諦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懼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而蠻軍四合諸將請夜分道研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力爭者數四方夜譴城散燒南詔營斬五百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告捷加簡較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而燒營小校不遷級軍中怨怒以高駢代之駢伐南詔數有功而監軍李維周上書言駢玩寇不進帝怒詔王晏權代將是時駢大破南詔圍交趾城且下矣會得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奏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問之

曰新經畧使與監軍來也袞意維周必且奪其表乃潛匿海島間維周去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駢簡較工尚書還復鎮時晏權闇懦維周凶險諸將不爲用駢至督勵將士竟攻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駢爲節度使自南詔爲邊患二十年中國虛耗徐州戍卒龐勛者戍桂林久不代乘思歸衆爲亂勛誅黃巢復起兵不解而唐亡蓋自廣德建中間吐蕃兩飲馬于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其衆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矛失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沒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皐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縣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蜀邑土風山川要害是啓戎貲而誨盗以策也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城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

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掠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西屬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仰其習于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間蜀之細民苦于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

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肯殊死而力戰乎然則爲國計者孰若度其要害按其壁壘俾守臣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于郡則易爲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其部繇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道兵足食給又何隙哉此其備禦也策可施行者使舉而用之寧釀禍如此其甚且大哉

蓋嘗總而論之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爲强盛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于突厥常挾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開皇中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爲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爲名以此突厥復强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是匈奴始强之時

乎能爲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亢突厥雖强乃淪將衰之勢故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于上人心叛于下分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亡豈太宗之兵咸果勝哉亦豈李靖李勣爲將果俱奮勇哉蓋中國自西晉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犬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天道回轉復還中國此突厥之所以亡乃天亡也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爲秦皇漢武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旦得之遂以爲功高前世賞罰嚴

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徵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雖東西就食未嘗恣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君長悉帶刀宿衛不知直偶然耳卽使君臣立行仁義亦烏能效捷如此哉是知太宗所恃以爲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滅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玆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寇稍有不從則選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始漢武猶是肆爲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此所以夸矜而誌意雄也抑豈知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爲旦暮用兵之名耶且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復言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于唐亦當如漢光武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煬帝爲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事遂至晚年親爲此行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服嗣因士馬盛强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

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與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爲癰則瘦矣其益不已則死矣今勞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癰與瘦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爲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爲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卽位猶善驅馳海外鞭撻四夷狃于常態故也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眞臘北極大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傭兩都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爲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境土近在宇下是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爲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而計之失也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拔遁去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然則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强也本其少時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下用兵如馮婦博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

和以養其氣始于勇敢終于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于勇敢强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太宗于天下無事不知用之于禮義而徒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于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初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粮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

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如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及武后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若狄仁傑上書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

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處不犯邊殺畧吏民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繇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

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

并甲兵于塞上則歴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實矣豈綏撫夷狄益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蝮蠆計較長短哉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憲宗時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杜祐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亂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鎭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恃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監

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敵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强邊備未實誠宜愼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華其奸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吉哉皆內寧之良圖而自安之至計也然徵于開創常勝之勢終唐世以忽近圖遠爲務玄宗不能收斂且荒拓驪并有加焉卒使吐蕃回紇之迹交于中國而大中之世雖河湟盡復竟釀禍于南詔以致亂亡豈非大易喪羊于易之所戒哉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一

豫章　朱健子强父[illegible]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冉揚父較

馭夷篇中

汴宋馭夷

宋興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爲國是歲金繒以爲奉胡逆奉胡羌逆奉羌積衰約終其世其北狄曰契丹其西戎曰拓拔夏云契丹之先曰東胡至阿保機并室韋女真奚霫諸小國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亦曰蕭氏爲地皇后死爲契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當後唐時石敬塘以晉陽反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契丹求濟師于是契丹更幽州爲燕京更國號曰大遼而石晉輸歲幣三十萬匹于遼稱子男終事之至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驁怠而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雁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而漢人趙德鈞子延

壽欲傾晉謬爲好辭報晉言俟虜思歸求發兵爲應而契丹將高牟瀚亦許以瀛州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挑敵而契丹復南遂入大梁滅晉虜其君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馬不給伺日遣數千騎分出爲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既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兒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也我去矣又時已熱不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行至臨洺殺胡林而死會盛暑尸腐國人剖其腹封腸胃實鹽者數斗載之去晉人謂之帝羓蓋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諸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爲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于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闗南棣所屬任者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濱

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謌爲講笑于是契丹王賢扣關遣使奉書將講好而和議始于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然惟所命于是遼將耶律沙帥師來救漢前渡河都部署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既下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勝也

不可失者時也帝遂發太原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大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邪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illegible]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廷讓失律貶之自是而契丹之好遂絕九月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

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嗣匡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彦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匡嗣棄騎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五年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徑出鴈門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將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譖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冬十月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軍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漢州敗潰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繇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沿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于趙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

反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悠息矣民獲悠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于天下之民耳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六年田錫言

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收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蕃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繇前歲邊陲俶擾親迂華輅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須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俾獲蕃門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舉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輕發理貴深謀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自國家闘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嗟乎二人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

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久之契丹主賢卒子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邊屯將言契丹主少母專政嬖倖用事宜可伐于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陛辭帝召授方畧曰潘美第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堅重毋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衆范陽虜不暇援山後山後諸州克取乃兵乘范陽

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帝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璧不戰獨晝曜精銳夜掠單弱以怖師而潛軍鈔饟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欲復前帝聞大駭曰敵在前以師進退尺寸爲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勑彬毋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違詔轍蚑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潰沙河而褁追大至又大敗于

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師徙雲應朔寰四州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寘京西河東而彬信等各貶秩有差帝大愧悔詔河北租給復者三年是役也帝獨與樞密院計與師中書不預議故悔甚自是中國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幽薊事矣既而開國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吏士益罷厭憚于兵楊業與虜戰于陳家谷敗劉廷讓與戰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諸邊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人虜時時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鄚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練士顧獨請益兵于是始料河内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河南猶不足號役兵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猶凜凜也時契丹與中國絕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犯邊眞宗嗣位賜遷臣詔頗諭以懷來之吉而契丹王隆緒大舉兵入寇天子爲戎衣濟河次大名虜乃退時孫何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詔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于百王精兵倍于前代分闘仗越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

遣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違成筭遂使腥膻得計蛇豕肆行焚刼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撫人神之忿怒惻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鎭定道路已通而德棣風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換糧須候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壁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

猶亦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戍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敢騎往還猋馳烏進嬴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相則莫若文武之臣參用謀臣防塞關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令發援則莫若督以重令聽其便宜運糧則莫若輕齎疾馳角彼遁捷錢若水又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選沉厚有謀諳邊事

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簡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膳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咨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倘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欸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

患患在困民力望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備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慎選將任河北死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營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

又無聚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今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稽之皆以恩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且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咸平間契丹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上詔繇

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前承詔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失陷、然終不能爲害、頗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臨、至景德元年、閏九月、虜王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别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王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犯、攻圍瀛州、詔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塞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擊攻瀛州、晝夜鼓譟、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礧石巨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爲城兵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方是時、契丹内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時寇準爲相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及虜衆過天雄、犯德淸、抵澶、邊書告急、一夕凡五至、中外震駭、準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淵、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詔群臣問方畧、既而聞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人情愈恟懼、參知政事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陛下神武、藝邦協和、若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人心崩潰、彼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繇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説、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阨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

下何疑而不進乎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散前都指揮使高瓊仰奏曰遂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即麾衛士進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會契統軍撻覽爲下所射殺乃請盟而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許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帛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方契丹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曹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利用慎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既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討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遂發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

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葢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為折衝諸規畫足措勝契丹深入而控虜難復故與和而固所謂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帝慈仁惮兵許歲幣過適靡國力難繼矣自是好使歲往來不絕眞宗崩契丹主隆緒集群臣爲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作樂毋犯眞宗諱祭奠吊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利未有也慶曆二年契丹主宗眞初立謀欲得晉高

祖所與關南十縣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應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使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輙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以一事塞之足矣具以聞進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而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命幣

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劉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

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爲此欲臣致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故夷簡曰此誤耳弼語侵夷簡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事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之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

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具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

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和好復定而契丹平時契丹實顧借好幣特爲虛聲以制弱中國而中國方困于西悍事許與彌過適而國力益屈矣然是時天子仁澤周渥深結于民心賢哲林立國勢鞏于磐石而外釁隨弭雖不至戰亦所謂可以守而後可以和也已詔册元昊爲夏國王且行會契丹來言西事詔需虜使至乃發弼以偓副爭之曰不可今先虜使未行至則愚自我出虜使至國

許和衡歸彼奕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受輸幣而元昊方伐呆兒族地迫于河東帝問弼虜得無與元昊計合乘我乎弼曰虜自得幽薊不復踩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夷而饒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豈遽此出哉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豈宜言受幣雲中乎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中國患而契丹背之獲重獎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屢殺掠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我哉必不然矣

或請調發爲備善弼曰以虜應聲發而縣有調發正墮其計中且令虜有以窺吾淺深也必虜入寇者臣請伏罔上誤國之誅兵得無洞陽呼敵國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于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于倉卒而備于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于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是故蘇洵之策有曰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古者夷狄

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于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

務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瘡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于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夫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使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

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隙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

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也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亦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于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于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晁錯之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也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于不免與其發于遠而禍大不若發于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驟駭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大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于未萌然後得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吕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爲愚也雖然晁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爲終不敢與之抗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于是宣言于遠[illegible]

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于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淸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于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于聲與形而後出于實者出于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于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將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斃其力于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天與不取將受其獘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亡國之勢也蘇軾之策有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于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于三寸之童爾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于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利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向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恃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

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哉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于戎狄蓋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彊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且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

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行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垂旒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闔廬夫差又

叢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蠻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于越夫炎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于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于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于無法也而束縛于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無法君

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視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于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

未能華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牟于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于其間固亦有

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于公卿鞭朴行于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愧憤蓄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于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于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當

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借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

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蘇轍策有曰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于斥鹵之地長于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于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守領者蓋以異于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疆垂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决勝負而匈奴孕重墮殰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離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

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皆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有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葢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于山東小戰則殺人大戰則割地兵之

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渙散之兵合縱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覩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能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

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横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雖然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厭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厭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

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役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于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于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廉矣然而匈奴傲慢侵陵至甚不遜輸金帛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于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祖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内自疲敝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

之户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務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獘在于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于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内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獘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絶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

其甚用而不可得而安也葢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于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

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于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葢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于吾之所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內蒐兵練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

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勢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惡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

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本拓拔氏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鎭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黄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越王旣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覲見者繼捧至帝大喜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爲怨願納土西京師帝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使曲赦所部遣使者護其緦麻以上親赴闕而弟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普計遣繼捧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處置使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即復還繼遷亂之蔑如也繼至鎭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今悔罪歸欵乞恩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繼遷爲寇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討則繼捧以中國爲不足全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得封西平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言業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師帝怒其反覆趣進師得繼捧獻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夏綏宥靜之地將窺邊咸平三年涇原經畧使張齊賢言自清遠軍陷靑岡砦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而勢孤此繼遷覘覦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臣觀蕃部大族首領類多與虜隙宜可致誠能封其首先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稟命而緣邊之勢張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必且歸化而賀蘭可漸至矣臣所領十二州現軍二萬餘人緣邊料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爲聲援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狡獪亦何敢復爲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聚虜必併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議棄靈州判永興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資之以中興不可棄帝以問宰相李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部軍民空壘歸關右民庶

息肩乎議未决而靈州陷繼遷以爲西平府徙居之葢宋士守和戎息兵爲國是雖天子亦悔以爲不前用流言及繼遷死子德明立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泰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河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子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擒之徙河西爲郡縣不報而德明連表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時進簡較太師西平王責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故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久之

德明死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兵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毋臣宋德明曰吾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衣皮毛畜牧自天性下錦綺何有英雄之生當霸王豈顧疲哉于是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有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山以爲固僭號改元張官吏從邊自河西至丁臘窮山屯七萬人備契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宥路屯五萬人備鄜延府右廂甘州軍三萬人備西蕃而回紇賀蘭靈州興慶各宿重兵爲鎮防與諸豪酋歃血結約而表請自帝詔削官爵罷互市而元昊亦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及上所授敕告委之邊而去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狃易者又以爲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于是元昊拔慶州破安遠塞開永平諸砦圍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寨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乘勝至延

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夜至三川口四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至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簡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賊蔽盾爲陣官軍擊却之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

酋舉鞭麾騎自山背出夾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中外大駭天子爲旰食相夷簡勸帝收用韓琦范仲淹二人倚以西事于是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淹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身往守延命兼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轄都監而下出禦寇不計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敗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將之將各三千人日大蒐使更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奸犯科

經黥配者團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以民遠輸將費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二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于是招流亡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堠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使夏竦上攻守二策帝取攻策魏公琦亦言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諸路屯重兵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并兵一道鼓行而前可破也于是詔鄜延涇原皆會師仲淹諍以爲今邊城之脩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賊乘關中之虛深入阻潼關隔兩川貢稅則朝廷不得高枕而臥矣爲今之計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清野使戰無所獲攻無從入而許臣等稍以威信招來之二三年間彼將自困此萬全計也今必五路並進暴師于外臣恐承平之久國無宿將兵無選鋒而僥倖于危事一蹉跌則平定之期益遠矣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執不可于是詔寢兵會元昊請延州約和琦聞之曰無約而和者謀也勸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

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福等易之薄暮與都監桑懌令軍屯好水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

谷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衆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孤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前格戰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傳等皆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墮崖塹相壓積死懌及福沒焉琦乃自劾取知泰州仲淹以擅與元昊通書亦奪官知耀州于是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以緩師初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也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張方平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勢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于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方平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

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終不果用其策方是時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方平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有旨遣使于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取主帥而竦獨不問賊

圍麟府詔鈔出兵牽制鈔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方平極言之詔罷鈔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效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夷遣使諭仲淹欲移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弗堪卽用臣臣願與韓琦同任得並駐涇州許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得帥涇原之師赴之卽聲勢合而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彥博領秦滕宗諒孫沔領慶乃渭州一武臣足矣于是罷陝西五路安撫經畧招討使各開府如其言于是琦仲淹愛撫士卒延接諸羌降者咸感恩畏威士勇邊實將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多不能苦勞賊易之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耕減屯戍實京師又以籠竿城蔽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以爲德順軍虜既喋乃在橫山請于鄜延涇三州各練土兵三萬爲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爲視聽候虜所不備出互擣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

來橫山之人橫山陷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俯視興靈如穴中兎可攫而得矣于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堅西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惜如此初元昊自恃其狡習兵恥臣屬中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兵也故啓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往往相當而國中死亡瘡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財力困憊國中至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于是大困沮而天子益厭苦兵密詔經畧使龐籍招納事有端而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琦上書言今朝廷信賞必罰帥臣得便宜制置一二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隊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漸可指嗾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要之得當而後已待其退散我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擾之元昊諸廂兵多在河外必且疲于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必勢窮自歸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願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期當軍行時不以小勝小衄爲意

耶二五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爲貌耶契丹另國家深長之謀如此必懼而保盟不復敢輕動此中國之長策也若處置失宜生其意傍他時爲中原禍豈止今日之邊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預玷清班寀下三年憂勞備極豈不願羆戍冀少自休誠見西戎强梗未衰挾以變詐宜愼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畫誠不敢以身圖而後國事也帝嘉納嗟夫古之豪傑命世者其討畫亦戞戞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嘗不畏人攻乃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諸將常惴惴自

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昊據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負耶倘中國有能制昊令昊亦備我昊徒蔑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爲計也范相持重有體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椅黍戲小兒卒爲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葫盧諸砦附明珠滅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悚讋柔[illegible]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湯之師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illegible]

偏裨爲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芻范祖之早睹者哉乃若次第稍定武備漸修斯又滅此朝食之時而令夏竟行請和夫不若則能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昊也坐失機宜可謂數息矣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之者天耶嗚呼惜哉踰年元昊議約降獨上書稱男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畧使龐籍致之闕下且言叛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諭所以御之者使王司

諫蔡襄言兀卒者譯云吾祖也吾祖猶我翁令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學士歐亦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能臣則契丹爲無敵于天下矣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王而和成乃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始元昊之作難也王師屢撓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野利天都二人實爲之腹心環慶都鈐轄种世衡計以二人者不去中國之難未巳也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表授官力經營其家恩厚之以忽急巳更挫辱若

大窘嵩終衛思無少懈乃召對勞苦之曰吾已試若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惟將軍之所使之于是乃草遺野利書爲隱辭如嘗有私約而遣其行者以蠟置衲衣中密縫之勅非濱死必勿出而嵩至野利所致將軍命出棗一部龜一幅以爲信乃無書野利不敢匿上之元昊元昊痛楚之幾死終不言命曳斬之乃號哭曰始將軍遣嵩遺野利王書戒必獨致野利王野利王乃庭見嵩嵩所以忍死者冀得間投野利王也今死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于是乃出書

而元昊果大疑野利遣所信謬爲野利使使世衡所世衡謬爲不知也者而結之于是元昊殺野利世衡知謀已行乃設奠境上爲文言野利與天都皆有意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既失二將羽翼鎩而勢孤遂定和本元昊所爲和者世衡間二將之力爲後元昊據國十有六年而死子諒祚立英宗初諒祚使失辭敕懲約而諒祚不奉詔輒擾邊失利去會發賜歲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益悖驁不稍抑則國威不立留不遣而上書言狀

于是韓魏公琦析國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狀樞密使文彥博輩之舉寶元康定時事以爲難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勇力而今日邊備過異時遠甚亟詰之必服于是詔詵牒宥州問狀諒祚果大沮謝罪時歐陽修亦上言曰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兵有先言後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所謂外料敵情者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

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于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與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于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而習見其家世所爲盡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

嘗修飭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較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粱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兩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驅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不拔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東乎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耳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鱗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illegible]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illegible]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于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于守禦則我亦可以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于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

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盭欲攻黠虜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入深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願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諸路蕃漢步騎出入

所宜可先知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爲宜先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練將利器甲蓄資糧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已邊吏言夏將嵬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許招納中丞司馬光爭曰向者諒祚雖時有傲慢禮節不備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况其成敗未可知乎恐邊事之與生民之苦繇此而始也王者之于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畧士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使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御國家

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耶譬如鄰人竊已之財已以正意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耶且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徼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螫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虚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饑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

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涯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很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埸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置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

名山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

綏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疏奏不聽而夏人始貳

神宗初諒祚卒子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强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西夏當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時

可併而撫也乃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于漢有肘腋之助而于夏人爲斷兵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文彥博難之而王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主之請即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使李師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以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

綛夏人鈔畧之患而部人歸心討之得者也唐于西域每得其地輒建爲州後皆附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獘者也安石以爲沮撓不聽詔又言令群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假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嬴以治田異時囬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興帝召中書議安石大喜之彦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興作及工既動知不

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也帝不以爲然曰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而詈之曰王者誠善計有成屋于胸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胸中者耳彦博詘寒乃詔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部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司于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所失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如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頃業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爲擿舜卿而令韓縝附會成其事縝既主洮河安撫

司事以蕃部俞龍珂左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降之爾種內附者十二萬人于是名古渭砦爲通遠軍使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訖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人寇部率兵度竹牛嶺遏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傺集抹邪山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于南甲一擊木征于鞏令城制二酋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城首領瞎

藥絫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名熙州已進復河岷于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五斬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帝御紫宸受朝賀輟玉帶賜安石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于他路西人疲焉帝銳意開拓希功者兢逢指言內附六年冬章惇擊南江蠻平之湖北蠻各以其地降遂置沅州後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其明年熊本討瀘夷降之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

十二柯陰爲鄉導耳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潰散徒股栗願矢死自贖而柯陰一酋不至本進討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于是烏蠻羅氏鬼王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西南用兵自此始久之本又擊瀘州徭降之置南平軍悖又招降下溪州詔築城賜名會溪戍以兵自是五溪皆平于時廣西亦屯兵以備邊交人畏之劉彝聽偏較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

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亦不得達于是遂分二道而寇連陷欽廉二州事聞以郭逵老于邊事將兵討之趙卨爲副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阯逵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迎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初熙寧中王安石憤國力弱而歲糜金幣于二虜無爲也增歲壘圖備伍欲外攘以爲功至是契丹主洪基遣蕭禧

來言疆事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矣帝手詔諸老臣博謀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大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界實以觀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于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

高仰可爲塘濼而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籍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于備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撿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頒降方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敝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于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振其所爲然橫使再至

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卽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歎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强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土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怨于畎畝商旅嘆于道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姦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以爲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驕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况今日乎臣愚爲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宜命邊吏退

還者侵占之地將官員冗因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益愛養民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于計爲長也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構將事云七年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甚韶自京師還之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徵之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八年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時劉忱等與蕭素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

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遣括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秋七月詔韓縝如

河東割地以界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會安石再相帝問之安石度不能難乃謬爲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析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嗚呼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于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然畏遼之人故將用于遼必先于夏又先于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國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己者之論緣非此心也于是王韶試于熙河章惇試于湖北熊本試于瀘夷郭逵試于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于夏則得不償其失彼遼不待其試而先求地安石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甚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于哲徽之時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于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

八年董氊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十年春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淺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毋老乞歸乃出知洪州時蘇軾代張方平諫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

意久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緣用兵至于興師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

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縣敗而亡者不可勝數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輙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者何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搆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梅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縶老弱獘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强砥礪奮于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于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瘡痍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

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不聽元豐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克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有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决

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兵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與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氊集兵會伐九月李憲復蘭州种諤克米脂城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十一月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

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夔兵不至昌祚遇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進至夏州會大鼓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師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遂班師將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妣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餉運不可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罪憲以

偃倒不按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已而种諤西討不能如志如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

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

已搖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鋭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恐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

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祼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事聞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信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斃矣初

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悞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六年春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而夏人亦獘于兵移書示經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人寇屢敗國用益蹙乃上表帝

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王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哲宗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州等五砦司馬光言靈夏之役本繇我起今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功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此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于今日乎願勿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

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若捐以與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尋遣使封其子乾順爲夏國王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四年夏王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入鄜延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捲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知渭州章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州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楶迎擊敗之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惠卿

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開邊隙故諸典役進築夏人聞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理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時元符元年也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安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繇是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

城柰以逼臭夏人不復振于是求援于遼遼主遣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詔郭公章待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二年置西安州從經畧使章楶請也

初吐蕃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晋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蓋元豊中雖合蘭會與

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六砦隷之瞎征既降于王贍而贍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氈立木征之子隴拶爲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意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立降贍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夏人屢敗遣其臣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自是西陲民少安

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與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右正言任伯雨上疏曰神宗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其謀慮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佑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爲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

之初爲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飢生齒流移十歲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召寇强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藩屛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爲唃氏之地鄯大湟小脣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嵓

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讐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爲離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爲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疋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爲讐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臈養瓦族平日與唃氏同輔國中今吾既與唃氏爲讐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强永遠爲腹背之害五患也不聽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遂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功成耳遂行多羅集衆以拒厚聲言疑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與道而進多羅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逝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三年王厚復鄯廓州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晉後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趣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晉後嗚呼吐番之裔守護西寨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脅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部章惇主王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初蔡京任陶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務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使一騎一卒出塞蕃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時京使王厚招夏監軍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京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

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若于專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十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五路將帥劉仲等

囚服聽命蒙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還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駢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四年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端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月乃遣還歸而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

潁州五年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大觀元年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環世爲莫氏所居自著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罪文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限財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

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趣取顯美駢是龐恭孫趙遹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久之龐恭誘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夏五月童貫復洮州詔加貫節司空而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諧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九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于是瀘州蠻內附以其地爲溱州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爲遵義軍及播州二年林攄有罪免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下

得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乘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繇是始有北伐之意政和元年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當是時女直已蹙遼僭號稱大金矣

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愼之地元魏時有五部唐初二部而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真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已避遼與宗諱改號女直至烏古乃而慧黠多智能遼聶部反辭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具得其山川險易爲後患也乃遣使告曰聶部多山阻險即用兵非歲月可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禽以獻毋需軍遼主喜從之已果禽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生女真節度使蓋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嬖女皆酒歲遣使市名鷹于青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真取其

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而遼亦內亂宗眞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分矣時燕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汚不齒聞貫以大閹使至盧溝則見夜其待史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朝若自登萊浮海諸女真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中國失燕雲爲大辱與王黼力主其事于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真結好金報聘賜良嗣國姓以右文殿修撰名市馬實約夾攻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鄰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使用脂塗地乎乞斬黼貫良嗣以已難京怒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熙河將趙隆有武力貫欲餌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

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好乎今啓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樞密鄭居中于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壹不聞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啓釁卽異時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將何以居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壯寇初平倖用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擭以爲功爲帝言中國與遼盟雖久實敵國也何損于信今不取則燕雲故地爲金有後于何復之于是詔童貫爲河東北宣撫

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都統制种師道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曲甚矣盍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爲大國不取也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會遼將郭藥師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察使導攻燕而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渡白溝師亂次濟藥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倘如

敵設伏掩擊殆必危者也不聽至良鄉而敗延慶遂壁不敢前藥師曰燕晉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矣燕內虛願得奇兵五千人從間道襲之誠可得也延慶曰善藥師因請延慶子光世備師爲後繼許之于是藥師帥所部夜半發盧溝倍道進質明先登奪迎春門入而光世渝約不敢前藥師勢孤縋城下走而免于是遼將分兵斷餽道得漢卒二人縶帳中傳令曰吾師三倍漢軍可克也比舉火則分左右翼而掎兵衝其中必殲之乃逸其一人還言之延慶以爲

信卽自燒營遁上卒相蹂踐者百餘里自熙豐所造新稼芳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榜然有外强中乾狀而將怯士頓師伐遼輒衄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足恃中與悔悞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如約夾攻燕金許之分道疾進攻居庸關關隳遂克燕而中國師失期不出于是燕五京悉爲金有而中國一戰未嘗勝尺土未有得也金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且獻俘先是約克燕日割

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平營灤三州非晉賂虜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金人見中國數敗歟輕之又以燕本以攻取得宋失期爲負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景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本朝兵力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卽燕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自我得之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諸懷而與之者也于租稅何有大國熟計如不許則涿易吾土也請速追涿易之師無久留我疆良嗣還報命而中國併兵一聽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往報命金終顧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而王黼欲其功速成盡許之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增租稅又增燕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籍送諸叛人求糧餉又許二十萬石餽之于是金意滿乃遣使以誓書及燕六州來歸而天子論復燕薊功京黼攸皆進位貫爵徐豫二國公已援神宗詔復全燕地者胙土錫王貫進廣陽郡王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驅掠而北獨空城于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餉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悉科免夫錢以佐之海內困弊轉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遠雖悉力竭財懼後終難繼且條燕山河北危急者五事以上帝怒奪一官初粘沒喝欲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我許之何可忘也我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乞買嗣而張瑴以平州來歸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金以納叛人來責函瑴首畀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中國諸山川道路險易迂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盡得其要領粘幹喝與幹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時于是粘幹喝帥諸將自雲中趨太原幹離不撻懶帥諸將自平州入燕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紿云許割蔚應飛狐靈丘往受地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之使至軍責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諸要塞膏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我有未

燕祭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曰金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為備不應而粘沒喝遣使持嫚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為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為即以赴闕稟議為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太尉兼宣撫使督師矣太原守張孝純止之曰金渝盟王當會諸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去則人心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北亦未易保願少留貫艴然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留貫置帥臣何為遂宵

遁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望卒有變乃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瑴而懼曰金人欲得瑴即與瑴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保乎于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朝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貫大喜歸為帝言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叛降金燕州縣盡陷金既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乃大恐始下詔罪己求直言太學生

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仇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開隙于燕此六賊者也異名而同罪惟肆誅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為守備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令腹背受敵使無適都鄙若因仍不圖敵深入內薄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

附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于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宮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避狄東南之議起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黼所引用並邪佞庸瑣獨誕為後驕左右贅汰聞師命即震慴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于是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為欽宗上皇東行幸亳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鄧以紓難兵

部侍郎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白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復有如都者都不可守孰爲可守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厲將士撫民心與固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詔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具城東壕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于此俟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卽不具無損壕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毋闕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固將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以綱爲右丞兼親征行營使已帝入時中邦彥語欲決幸襄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僅乃復之此殷鑒也陛下初卽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兵

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虜勝之算奈何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留守何益願爲社稷故自勉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使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綱曰朕爲卿留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疎虞可也綱皇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乘輿已駕六宮襆被升車矣綱皇遽厲聲謂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殿帥王從濋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一中道散去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敕諭六軍六軍皆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勤王癸酉斡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李邦彥力請割地納和以紓難而金帥亦謬以議和緩四方勤王弛中國防禦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好和可待也于是邦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

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徃且有激不可命李丞李梲往綱爭之曰虜氣盛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欵以和然所爲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梲柔懦恐悞國因反覆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許金幣過適後且不可繼且北狄婪梲往必張聲勢厚要求覘中國俯仰如有求輙得彼益肆無憚矣願陛下熟察而李梲竟遣至金師斡離不者南向坐梲北面拜膝前行皇怖失所言斡離不謂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

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尊國主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地以和遣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梲唯唯退與金使來索路邦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間山中號三鎭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軍翼順僖三祖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卽宰相當徃親王不當徃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爲可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雲合戟

則勉卽不戰而與盟亦且俾中國而和和可久矣宰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于三鎭况金幣乎綱不能奪固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姪及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頻四方勤王之師漸至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傍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

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師道至洛聞斡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且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衆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將被病命毋拜詩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兵益集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與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因遣使趣師道戰會姚平仲忌功名獨歸种氏乃先期擊之兵敗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遣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且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而以蔡懋代厤親征行營司翌日帝令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尋以太學生號畱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與聲喏而散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盗衲襖一領者强取婦人絹一匹者妄砍傷平民者皆即斬以狥故外有强敵月餘日而賊中竊盗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

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遣韓光裔來辭退師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恐其無忌肆行擄京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京師解嚴師道謀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亦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又不聽俄而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師折彦質等各以兵勤王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閒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而師道既復罷矣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已而粘没喝攻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内外不相通及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没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没喝歎曰關隘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之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逼澤州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幹離不知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懐將兵三萬扼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啓上于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矣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果退還雲中留軍圍太原如綱言乃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没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保塞廢寨所在皆當固守于是復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各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没喝至澤州臣欲繇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擊之斡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于是詔綱迎太上皇于南京既還入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没虜廷欲爲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修邊防以待之于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于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濵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得夏五月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繇井徑與姚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没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趨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爲此受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犒賞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爲金將完顏括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没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甚饑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僅百人師中身被七創力疾鬭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兵乘勝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

遜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師道以病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會太原圍急帝將遣援南仲因曰欲援太原非李綱不可乃以李綱爲宣撫使以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李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

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嘗來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止以軍法勒諸道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王以寧與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于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敗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可求師潰

于子夏山于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于是金斡離不粘沒喝復分道南侵而遣其使王汭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請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及加其王徽號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軍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中丞呂好問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遏乔衝列勤王之師于幾輔衛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猶倡議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斡離不軍聶昌如粘没喝軍且議割地昌爲絳民所殺南仲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奔相州初南仲爲東宫官十年謂當得樞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已上心不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而金將斡離不自真定兼行至汴都屯劉家寺粘没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

天下援兵爲唐恪耿南仲罷遣無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皆募市傭以充乃募死士以蠟書間行出召兵拜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令帥諸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爲解獨開封尹何㮚稍果祥中無計慮獨引蘇軾議東遷失計勸上爲堅守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冒圍轉戰至帝御南薰門見之叔夜言賊自天寶後屢失屢復者以天子在外下號召四方易也勞勉甚厚皆請褒賜規幸雍帝習見春初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欲默然者久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時執政孫傅何㮚信衛士郭京言能施六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帥掃蕩之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擊能否但擇年命合丁甲者將之藉丁甲神力足抗敵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傅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即聽之姑少付之兵俟有功乃任今專倚之懼必爲國家羞傅惑京言以爲自古大將成戰功未有不繇丁甲法而得者獨秘不露耳汝何知于是京師妄人募衆稱六丁力

士稱北斗神兵稱天闕大將以應京京懼倩得浮與相唯諾而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大率本世主信道教人習倚鬼神爲蠱欺而然也會天大風雨雪連日夜不止帝徒跣禱雪彌甚士不能彀弩何㮚趨郭京出師徒期者再三不得已乃令守禦人盡下云作法忌竊視啓宣化門以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以觀金分四翼躁而前我兵走京白叔夜曰非自下作法不可矣因下城引餘衆南遁走襄陽訴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而城陷帝聞慟哭曰

不用种師道言至于此以前金師退時師道請邀擊扼之河爲衆沮故也金旣入城患中國獨恇怯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行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勤降表請降留二日金粘沒喝以爲是机上肉不足慮不如聽還括金帛厭乃後執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士迎掩面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三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遣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

河東金人度金帛盡不可復乃邀帝再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勸之行宣贊舍人吳革白㮚言天文帝座傾車駕出必墮宗不聽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如青城留不遣㮚慙不食死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不屈死金吳乞買得降表廢帝及太皇爲庶人于是粘沒喝命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吏尚書莫儔入議立異姓而邀上皇如軍衛將范瓊劫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六宮有位號者皆從金惟諸王諸宗室有留者且遣官督開封尹徐秉哲致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藏匿括三千餘人綴衣袂令相聯屬如金軍孫傅留太子不遣宣贊舍人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出傅不可欲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併宦豎數人殺之紿金人謀五日不定而开儔督脅愈亟劫太子皇后共車出如金軍士庶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孫傅從死革遇害已議立異姓衆相視莫敢發相時雍私于开儔問之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信也適尚書員外郎宋齊

愈自金軍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張邦昌入議狀閉百官尚書省環之兵諭之衆唯唯時雍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密院張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共爲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論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爲帝國號楚邦昌入尚書省北向拜舞受冊寶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閤門傳令勿拜時雍

率百官遙拜邦昌東面拱立受其日風霾日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开儔遐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于是斡離不遂脇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王夫人邢氏繇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過庭司馬禮秦檜等繇鄭州去叔夜扼吭死邦昌率百官還辭二帝于南薰門有慟哭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

大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之屬及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嗚呼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屈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眞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旣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舉非獨能守而于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月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旣割三鎭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于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

者迨援師之集旣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于能守而于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鎭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王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于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

之地奉之以衮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輙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于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于禍敗如此豈不大可痛哉或謂宋之兵力不逆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北河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城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郤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掠俘行邀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係累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且上下遽爾相慶以爲無復可虞于是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兵于關陝勤王之師並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豈非一失機會不復可返也哉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囊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不再來何爲不盡取哉若夫將士習于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心腹也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强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故金人常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彦張邦昌吳敏唐恪耿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惟哉

南宋馭夷

建炎六年高宗即位于南京宋[illegible]間親見耿南仲唐恪等庸懦悞[illegible]左丞綱忠勇聞天下于是竄南仲等主和悞國罪而召相綱綱入見涕泗交橫下言曰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

或爲豪傑之所據豨避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于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之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菑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隆復續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夫人君大正始故于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于國勢削弱天步艱難其訶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六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

興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猶有可爲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和于下庶幾靖康之獘可革而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真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修軍政變士風寬民力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行新政俟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

國之屏蔽也二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南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置司遣使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悁悁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兵矣今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人以爲帥諭宜天子不忍棄兩河于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者即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

以蠟書募兵河北河北爲響應即欲遣招撫計非所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謫鳳州難之又他無可使者乃過潛善私論意令掩瑕推用潛善陽許諾明日乃以所及傳亮對詔所以直龍圖閣撫河北而亮經制河東會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不可以爲東京留守于是澤以恩厚拊循軍民以忠義激勸群盜按舊都形勢依阻險因各列砦駐軍往來較試之于是京輔間聲靈羅絡河東北山砦民兵各團結聽節制金來犯輒衂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興復勢矣

綱又言祖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弱州郡奪其權治兵諸路外雖名藩大府無慮皆撤防去兵處無事可也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遂弛而無支是唐方鎮之弊固尾大不掉而今日之弊乃至爲手足者不足捍頭目也今莫若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置帥其諸要郡置總管鈐轄都監許辟寮佐以便宜治兵如馬燧之鎮太原李抱真之鎮澤潞庶有振也于是諸路置賞功司明旌賞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河習水鬪而軍政緒修時朝議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

二聖遠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養此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修安攘之策則二聖不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請無益也今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毋爲議和于是進左僕射而黃潛善亦並用顧主和日夜爲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三十二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獨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萬一虜爲不道將二帝母后甘心于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遂有惑志會

諜有虜警潛善伯彥交蔽帝幸東南綱以爲此廢興所係入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爲首矣縱曰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已決不可復強綱尋去國而招撫制置二司皆罷諸規畫咸廢東京留守澤憤惋卒命杜充代盡反其所爲于是群盜充斥金復入駕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陷不復兵當是時潛善伯彥並爲左右相日婾阿爲蒙蔽而潛善妒媢甚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于議和遣粘沒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驕恣兩河青齊州郡盡陷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二年春二月天子在揚州聞之大震駭即被甲乘騎徑往瓜州渡江惟護聖卒王淵張俊數人及內侍康履從暮至鎮江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出及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藉無不憤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廟主以行帝次杭州以臺諫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汪伯彥知洪州已而傳正彥爲逆帝失位僅閱月反正而金分道入日迫命劉寧止充江淮荊湖制置使奉太后如洪州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蹕指揮楊惟中將萬人宿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頤浩曰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爲邊面雖鄂岳幸庸愈乎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于胡俗異治以北欽帝中國恐不安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蔽深入必得之而

趙氏可滅因立異姓王爲藩輔遂撫有之也及是兀朮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東規壓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黄入江西壓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詔劉光世移屯江州爲捍拒而光世不設備金師入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踩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屠洪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免而兀朮東渡江入建康留守杜充叛降金帝恐問計相頤浩進曰敵多騎計不能乘舟楫與我競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退復反

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于是自臨安如越如明州金陷臨安帝航海金陷越屠明州壓帝舟于海帝復如溫州移台州是歲四京盡没于金而兩宮幾殆然是時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耻深痛以武力自奮又喪亂久狎于戰人輕死敢鬪而中國兵以益精先是帝在浙東召韓世忠入扈世忠以敵不能久當北歸請留江上得扼其歸道兀朮襲帝舟于海不得屠明州焚臨安比屠平江欲北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鎮江逆之矣兀朮遣使爲期日會戰世忠報許謂諸將曰江中地勢高可瞰形勝者惟金山敵必登以覘我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出伏奮起疾擊獲其兩騎其三騎急策馬而馳中一人紅袍玉帶驚墜馬復跳身上乃得遁詰獲者則兀朮也已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鼓士士殊死戰所俘斬甚衆敵終不得渡于是兀朮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軍連艦

出金師前後者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朮大患之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秦淮可通也通秦淮可絕江而北矣兀朮從之一夕而渠成先是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偁之于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中土軍首領四十餘釋不殺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恐爲敵用乎與結約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因縱擊大破之駐馬鍾村金所籍中原兵呼岳爺爺爭降附及是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遣百人衣黑衣砍營金軍驚自相

擊至且次龍灣邀擊于新城又大敗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會楗懶自濰州遣孛菫太一引兵來濟師于是二酋軍江北兀朮軍江南而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控其中豫以鐵綆貫大鈎授徤者以待敵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沒者鈎一舟曳沒之兀朮窘甚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者聽矣兀朮語塞又數日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于是有閩人教之曰南船

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第于小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而以火箭射其篛蓬卽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緉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緉皆自焚煙熖蔽天師遂潰士焚溺自較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僅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衆凡四十八日乃敗兀朮旣濟江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縱焚掠渡宣化而去統

制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金人自是亦畏聽易慮不復敢輕渡江矣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城立叛人劉豫爲齊帝明年兀朮遂自六合引兵西赴陜張浚聞兀朮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使及吳玠之兵四十萬迎擊之王彥諫曰今陜西兵將情未之通也一不利卽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閬與洋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共擊之捷卽蜀完卽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不聽進次富平而婁室兵驟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待

敵諸將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虜有騎不得施何以徙爲而虜輿柴囊土平行進薄諸營劉錫力戰劉錡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趙哲軍先奔衆遂潰浚退保興元巳奔閬輜重焚棄殆盡關隴六路盡陷惟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存川蜀大震浚召趙哲斬之竄劉錫合州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金乘勝規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寇之日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未敢遽窺今不堅守險

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與關中聲勢斷絕不復相聞後豈可悔哉惟當留興州招集散亡召諸將守阨塞繫關中之望而內安全蜀心浚曰善子羽卽請以單騎前至秦召諸亡將諸亡將皆來會得軍十餘萬人稍復振命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收散卒扼和尚原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固蜀口玠命弟璘別屯原上爲犄角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保全蜀玠曰我保此敵不敢越我而西是所以保蜀也初玠軍鳳翔有恩至是鳳翔陷民感其遺惠夜相與輸芻

粟助軍玠償以金帛民愈益喜來輸者日益衆金殺之令保伍相連坐不能禁也乃引去明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祿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軍先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以待更戰迭休金敗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自起海上徃常勝無北及與玠戰屢敗憤甚于是兀朮會諸酋兵十萬期必取之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砦夾澗前進薄和尚原玠與諸將選勁弩分番射敵不得間玠度其道遠饋餉難

繼則以奇兵抄絕之虜果困欲走乃設伏于神坌而待虜退伏發軍大亂縱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亟剃其鬚髯而遁是役也玠與璘以敗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召諸將歃血矢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故能有成功又明年金欲出奇爲功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別將關師古而撤離喝自商于取道上津攻金州趨梁洋時劉子羽守興元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赴難玠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疾驅至以黃柑遺

敵曰大軍遠來其無乃渴乏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神也已大戰金人披重鎧仰關攻一人先則二人擁其後先者死後者繼凡六晝夜不得間玠軍弓弩疊石伺間發金死者山積已乃覘得祖溪間道繞出饒風關後下關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遣子羽去子羽不可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保大安之三泉而撤離喝入興元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而食之遺玠書與訣玠時以仙人關亦急欲毋行共

愛將楊政立軍門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節使負劉待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謝不敢乃閒道會子羽子羽留其守三泉玠曰關外蜀門戶不可棄也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上寬平有水築壁壘移軍未成而金師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也子羽曰吾今日必死此于是諸將與共守虜不能奪而去時張浚欲退保潼川子羽亟書止之曰子羽在必不使金人得南浚乃止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金深入餉不繼

殺馬及兩河所僉軍以食而子羽玠腹背邀擊之金卒死傷者十五六又疫癘作乃退玠躡擊大破之金墮崖澗死者甚衆子羽謀邀之武休不及餘不能自拔者悉降是役也敵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于是金知蜀不可猝得據鳳翔營田爲持久計不復謀入蜀本蜀所以全者玠子羽二人力也當是時相頤浩以驕恣罷已復召與秦檜並相而檜欲傾頤浩專政會頤浩信桑仲言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乃風臺臣言周宣王以内修外攘成中興與越王勾踐以蠡種

公聯成霸則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内外用成恢復功于是頤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士七十餘人以從而檜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賢列清要以爲名已頤浩知爲檜所賣大憤欲去之坐檜以植黨專權罷臺諫二十餘人坐檜安國黨皆罷榜檜罪朝堂云不復用而頤浩薦朱勝非復相蓋頤浩主恢復而跡檜主和而陷檜罪狀未暴著海内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糾之檜愈藉資得自附于仁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

兵抗虜雖時挫衂而蜀完安亦其功朝議浚殺趙哲曲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伺蜀未敢遽離鎮疏似不任而遷延不行于是中丞辛炳以宿憾率臺臣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落職奉祠居福州頤浩柄國時越法有縱舍爲臺臣所糾罷奉祠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趙鼎除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而故輕其權鼎條便宜復爲所沮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至舉朝震駭鼎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留相朕

矣于是勝非去位而鼎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退屈敵氣已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六師趨常潤督諸將乘未集而擊之勢或可捷也即不捷敵遂來深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故屈己請和而彼肆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隱忍也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𤫊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撫江上劉光世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名自便避兵遣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𤫊既定鼎賓佐驗樗謂鼎曰度此舉勝乎鼎曰六師臨江兵氣自倍殆勝也曰萬全乎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事之濟否何可豫計惟死生以之耳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使宣撫江淮荊浙節諸道兵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稱善即入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于是韓世忠勒騎兵大敗金于大儀先是帝手詔召世忠守備言切至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亟引兵趨大儀當之伐木爲柵自斷其歸路示士卒必死會遣魏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即下令撤炊爨移軍良臣問故世忠曰適有詔移屯平江耳良臣去世忠度行已出境即上馬命軍中曰眡吾鞭所嚮于是引軍出大儀勒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共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軍將聶兒孛堇問南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軍別將撻鐵騎過五陣而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金軍駭亂我軍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騎陷泥淖中師疾前覆之人馬俱斃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牧亦敗金人于鴉口解元至承州北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未決世忠遣將往援又大破之追至淮而還帝自臨安至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戰今兵未集而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獨遣其子來寧當煩至尊與角耶帝乃坐下詔暴劉豫罪于六

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師大振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守荊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復在此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嘗爲世忠浚所挫折僅免者則氣奪色變會雨雪餉不繼野無所掠遂宵遁世忠追敗之高坂而豫衆亦遁浚還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甚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時朝議于邊江空闕處增設兵爲後事防浚曰如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漢交兵時漢駐兵敖滬間楚不敢越境而西前大原未陷粘罕兵不敢即渡河即其事也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守之以兵而後爲快哉于是命韓世忠屯楚州圖淮陽劉光祖屯合肥招北軍張浚楊沂中練兵建康規盱眙岳飛屯襄陽窺中原而浚時四出視師撫循之明年浚視師潭州制置使飛破楊天洞庭湖湘平又明年視師鎮江命帥俊屯盱眙沂中屯泗州時浚鼎並相驩然相得也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用者條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任職者率天下之望時號爲小元祐金退時詔前宰執各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畧以上前相綱提舉崇福宮具疏言臣竊觀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東南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荊襄間也今當于淮甸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爲帥府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以江西財用給之荊襄以襄陽爲帥府以湖北財用給之開營屯田假以歲月而攻戰之務悉委之淮東西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帥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規模先定軍政既修合戰守爲一事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可坐而致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居中制外以興起事功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舉天下形勝固莫如關中而舊都未復駐蹕東南則必建康矣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營壁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葢有城池而後人心不恐有官府而後政事可修有營壁而

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西北人民皆陛下赤子、祖宗涵濡休養百數十年、其心豈嘗一日忘君上哉、特制于强敵、陷于塗炭、而不能自歸耳、今天威所臨、中原震動、當必有襁負而歸順爲內應者、惟陛下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納、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故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禦、卒惰而未練、國用匱、民力困、而中興未效、則和議之爲術疏、而退避之爲禍烈也、幸天啓宸衷、懲悞前失、六飛一奮、將士霆發、北軍數十萬之衆震疊、宵奔而不敢南向、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故知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敵騎南牧、如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遠冒風濤、受險萬端、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古者敵國善隣則有

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金人造盟之深、知我必報、此其處心措慮爲何如者、卽我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也决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軺車往來、士氣盡索、而虜邀我以必不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直如此而已、于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有害、願自今以往、勿復遣使、惟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大業、此最上策也、抑臣聞朝廷根本也、藩方枝葉也、根本固而後枝葉繁、朝廷心腹也、將士爪牙也、腹心壯而後爪牙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明是非、公賞罰、爲之本、帝賜詔褒答、而不能用、又明年、帝如平江、相浚大集師討豫、豫告急于金、請濟師、時金主晟乞買卒、國人立太祖之孫合剌爲帝、易名亶矣、召諸將計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開疆保境、令我得安民息兵、爲屏蔽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而兵連禍結、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斃、不可許也、

歲以豫叛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金主遂不許豫遣兀朮題兵黎陽名應豫實觀釁豫自發兵三十萬遣子麟孫壽春趨廬州犯合肥姪猊取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助師入寇鎮將張俊劉光世惮賊鋭請阻江爲險朝議命岳飛撤襄鄂兵東防江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爲保江之計浚上言淮南大江之屏蔽也俊等戰淮南則無爲保江令渡江則無淮南長江之險與賊共矣且賊得淮南因糧籍寇江其可保乎岳飛爲襄陽藩

古今治平畧　南宋馭夷　卷三十一　一百廿九

蔽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旨舍廬州趨采石矣浚令呂祉馳詣軍令日有一人一騎渡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形立勢具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扼趨定遠麟從淮西繫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浚軍順昌扼之猊犯定遠欲趨宣化寇建康沂中使兵二千進擊敗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前陷陳軍郤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

脇大呼曰賊破矣賊方駭視張宗顏忽自泗水來背擊之賊大崩猊與數騎遁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已二相顧以間而隙鼎去位浚遣判官張宗元監鄂岳軍制置使飛乞終喪還山浚分淮西爲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制而淮副將酈瓊以衆叛降豫于是詔罷都督府浚安置永州秦檜者姦人也初從游御史酢游酢以爲荀文若之流靖康中虜陷京師議欲立異姓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檜爲中丞實首事因被執北去金主

古今治平畧　南宋馭夷　卷三十一　一百三十

吳乞買悅之以賜其弟撻懶遂爲撻懶使爲參謀爲行軍轉運使建炎中兀朮入寇困江中又困和尚原知中國未易以猝定也念欲和而檜自金來赴漣水軍言殺金監守者航海至朝士藉藉言檜與何㮚孫傅等同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三千里踰河海乃至安得殺監守獨南又安得盡妻子家屬偕來者頗疑之然空語億逆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信其靖康中大節以爲忠力薦之帝召見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以上帝大喜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

喜而不寐誠喜聞二帝及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即拜禮尚書已遂參大政檜既用宣言中國人惟當着衣喫飯圖中興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之檜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詔稍稍聞上因得相帝問檜二策者何檜曰臣以請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南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深中其說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為然自建炎來中國大創屈俾兵數遣使議和然且守且和亦未嘗遂忘戰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自檜

始金在靖康中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輒止之未嘗遣一介報聘及是韓肖胄亦以金使來請盡江南劉豫而還西北士民之在南者與檜議適合于是識者始知撻懶實縱檜還使入中國為內間主和也會與呂頤浩相傾而黜已帝傷上皇及宣和皇后春秋高不得歸益深念欲和思檜言稍復其官而宰臣張浚薦以為侍讀漸親幸說用而檜日為上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豈有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蘚還自金實始聞上皇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發喪遥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即日以檜為樞密使恩數隆厚已倚以為相先是王倫以祈請使詣金見止及是粘沒喝欲因以為成謂倫曰北上遣國使來意指多不協侍郎傳語欲議和豈江南情實乎抑侍郎自為此言也倫曰使事有指郎不然倫來何為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中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願元帥深計之粘沒喝低回不答者久之已忽至館中縱倫歸議和倫還為上言金人情僞甚悉相鼎浚

以為誕久不遣至是始詔以為奉迎梓宮使復如金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跡無益于抗宋有損于國廢之矣制置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乘豫廢擣不備長驅取中原機不可失皆不報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大致使指而倫使金時帝使于撻懶求助因秦檜申意冀得和于是撻懶言于金主以廢齊舊地盡與宋且歸太后及梓宮遣倫及其太原尹烏陵思謀太常卿石慶來報命濵行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劉豫廢今道路無壅可和矣倫歸報帝聞乃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扳反內

大喜留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二三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為歲夫是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時廷臣有引分義事睽譬者帝輒蹙曰朕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忠庸何傷乃獨留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賜大言持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顓與臣議臣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三日檜獨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書顯請和于是設疑似以傾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為患勾龍如淵進意言相公為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第擇人為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御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為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于是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尹焞梁汝嘉蘇符薛徽言李彌遜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從官馮時中許忻趙雍等皆以國大讐為辱不可和陛下一屈己則

上下離心國何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illegible]何以自存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逆豫旋立旋廢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願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臣議甚洶洶帝亦厭憤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攝冢宰請俯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

導以從遂納書禁中巳報命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所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乎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今聖意巳定[illegible]何[illegible]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濟國事耳[illegible]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耶而恐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趙如圭手書抵

檜責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爲此必遺笑萬世矣于是爭者並斥外而編修銓以鼓衆劫持貶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銓書于木朝士陳綱中以啓事賀銓師古流袁州剛中謫安遠丞死焉故相提舉洞霄宮李綱大將韓世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而下詔言金盡割河南陝西故地歸國又許還梓宮及太后諭中外然其時爭者亦獨言虜譎爲和以款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

不可復太后終不可得歸而不知金禪中國將武臣力實欲和而倫實得其要領以來也始與檜議時猶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及豫敗始知中國難制欲盡舉而委之至是金使歸見與朝交爭得所錄編修銓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輕也于是和益決許歸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宿曹單等州及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爲和九年春以金和肆告命王倫爲交割地界使請金遣周聿宣諭陝西方廷實宣諭三京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既歸矣

九廟八陵咫尺在望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判宗正事士㒟兵侍郎張燾詣河南告祠修葺士㒟出蔡潁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復爲宋民爭導入栢城時自永昌陵而下皆發掘士㒟燾歷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燾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讐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㒟封延安郡王于是和議大定群臣加爵賞有差明年金撻懶與蕭盧虎謀反皆伏誅于是兀木以二人者陰與宋結主

割地誤國也排之且欲以伐宋爲已功遂盡背前議拘王倫河間倫不屈死而副使還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命而軍分道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驟發遠近震恐檜以其言不讐乃大懼意帝必且召故相張浚遣其黨爲機嘗帝意帝中檜夙昔言深怒浚勃然曰寧覆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大喜已又遣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已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于是眷倚檜不

衰檜乃上疏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主割地講和之議甚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木既戕撻懶事幾已變顧陛下至江上督六師親征時兀木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東京畱守孟庾南京畱守路允迪以城降權西京畱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陷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遂進據鳳翔四川權宜撫制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孫渥言河池不可守必退師吳璘厲聲折之曰渥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指所居帳曰吾必死于此遣諸帥據渭南要害金兆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撒離喝使鶻眼郎君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又進拔虜所築三城獲其戍將撒離喝自以師來戰百通坊又大敗而金困于隴方金歸東京時部護軍劉錡充東京副畱守將所部軍搖拏行自臨安涉江絕淮抵渦口方食忽暴風拔所坐者幄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前已聞金敗盟南下乃舍舟遵陸抵順昌諜者言東京已降金不守矣順昌守陳規入

問計錡曰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斂兵入城爲守禦計部將請以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以精銳爲殿宜可達部將許夜叉清者奮呼曰太尉奉命守畱京軍士扶老稚而來避南走棄父母妻子則不忍俱行則難達敵躡而從將于何避之不如戰也錡大喜曰信吾本赴官東京畱司而吾全軍乃在此則災也今有城可守粮可食奈何去之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寘家寺中門積薪設守曰脫不利即燔吾家于是士咸奮爲戰守

偕婦人礪刀劍爭呼躍願死敵將守偕闕然錡取車輪輳埋城上撤民戶扉周蔽之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而淸野以待敵凡六日粗畢而金游騎已涉潁抵城下矣擒敵將詰之云韓將軍營沙窩距城三十里而軍錡夜遣千餘人擊殺之厥明金烏祿以兵三萬與僞龍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錡大開諸門延之虜疑不敢近許淸等蔽垣爲陣金人縱射矢皆自垣端軼着于城或止中垣上而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自城垣門射之射命中敵小却則以步騎麾諸河破

其鐵騎數千金氣奪乃移砦東林去城二十里錡募壯士五百薄暮斫其營金復却復夜募百人往斫之請銜枚錡笑曰無以爲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燁燁見辮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測于是終夜自相擊積屍盈野明日退軍老婆灣于是諸將言今戰屢捷而衆寡不敵宜乘勢具舟楫南歸無遺大敵僉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用況敵氣已挫軍勢稍振何謂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進無退也錡曰府公文人猶誓以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近兀朮非久必且至軍一動卽蹂藉死耳死不足惜而敵侵軼兩淮震驚宮闕如誤國事何吾必死于此衆乃頓首曰惟太尉命時兀朮將十萬衆軍東京矣聞順昌失利大恚卽索靴上馬麾所部畢從過淮寧救宿畱治攻具備糧糗獲錡所遣者諜問帥何如人諜如錡夙戒曰太平邊帥子耳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京幾毋生事兀朮喜罷鵞車砲諸攻具不用而械二人者以

歸人各以文書一卷繫械端錡懼惑軍心立焚之于是兀朮不七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行自見兀朮不信曰彼邊帥子喜聲伎何知兵會錡使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視順昌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使者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以濟師濟而戰能否可決兀朮喜笑曰諾乃下命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而潛遣人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

河飲飲者斬虜既陳衆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錡曰擊韓雖利然兀木長勝兵力乃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木兀木破韓不戰走矣時天大暑敵遠來不解甲者七晝夜憊矣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坐俑如平時敵晨氣盛錡按兵不動比午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益困乏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鋭斧犯之統制趙樽韓直被數矢血戰戰疾力士殊死鬭敵所爲枴子馬號長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錡引卒入陷陳縱刀

斧亂斫之敵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夕平地水深者丈餘兀木拔營遁還汴不敢復窺淮初河北軍有告官軍曰我輩故左獲軍也無鬭志可殺者兩翼枴子馬爾故疾力專擊之而勝捷聞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宣撫判官是役也錡兵不盈三萬出戰僅五千人敵十萬衆以敗鄉營中終夜有聲城中肅然即鷄大無聲也又以逆徒勢故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捐燕以南棄之而帥命不繼可惜也哉先是金歸河南地

肖宣撫使飛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餙士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貽敵人笑帝溫詔慰諭已金敗盟南下攻世亳來告急帝手札趣飛往援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于是飛部分諸將所從入命牛皐孫汝穎李寶自光蔡梁與渡河糾合忠義社規河東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自以其軍長驅向中原伐金于是兀木議以爲諸將獨飛不可當欲糾合精鋭誘致飛必殺之于是召所名健鬭僞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等兵逼郾城初

兀木以勁軍被重鎧而爲索貫三人馬爲聯令不得獨進退而致死號枴子馬所至莫能當至是以萬五千騎來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斬汝矣而令士卒卒以麻札刀入陷陣曰勿仰視第斫其馬足戰既合卒縱枴子一馬仆二馬攣不能行奮擊大破之兀木拊膺大慟曰吾自海上起兵定中原獨以枴子馬決勝今已矣大恚恨復益兵以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前覘敵遇之卽奮斫其將已戰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必速往既而敵

來至雲以八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師壘戰甚拔力大敗之兀朮遁還汴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而軍檄陵臺令聯掃諸陵葺治之于是山砦諸豪傑爲朝廷守者皆自拔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具得其要害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所揭旗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餉軍頂盆焚香候師者載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黠亦不能制其下第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耳金將來降者

踵至飛大喜謂諸將曰金破必矣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朮連破郾悍中國甚又悔己爲兵端業欲和以莫將久畱金縱之歸潛以書與檜令主和檜度帝意惟怯顧和遂甘心爲兀朮間于是諷臺臣請召諸將班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脅和臺臣請召岳飛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棄輜重而北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可再機難輕失幸上裁決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撤張浚楊沂中等軍而楊言飛孤軍不可畱乞班師至一日遣十二金字牌趣之還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迎官軍金人具知之向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不自勝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畱也哭聲震野飛畱五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爲金有乃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自廬入覲帝問之第拜謝謝無功而已初兀朮爲飛所困欲簽軍河北以抗飛無一人應者乃慟哭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請畱者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

兀朮叱曰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五十萬師汴人日夜望其來何謂退也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名于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何功之有兀朮悟乃畱不去十一年兀朮脅和陷壽春渡淮入廬州詔諸將往援王德復和州邵隆復商州楊沂中劉錡復廬州奉詔班師而廢于是檜陰設間爲帝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擁重兵分鎮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飛奏詔救淮遷延不肯行帝至降玉札敦諭乃移軍世忠較有告其陰

号乃上書索較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爲然乃用其黨王次翁計以諸將速捷召並赴行在論功賞豐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至乃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恩賜自稽然實奪之權三宣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隷御前營巳又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德清遠軍節度使罷其軍巳又罷淮西宣府判官劉錡于是中國之武衛盡撤初飛以恢復爲巳任檜遂相鼎飛對客太息讀恰奏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豈以大臣而忍爲面謾耶檜聞深銜之而兀朮佷飛甚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可以戰可以守而亦可以和令欲韓岳劉吳即身航海而請求延宗祀豈可得哉乃檜媢嫉以惡之翦國之衛報敵之讐斵喪其戰守之具以爲和謂檜爲女眞内間也諒矣先是金國書毎許歸地而持梓宮太后事不發哨中國邀之至是乃遣使與魏良臣偕來許歸梓宮太后獨更前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

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于是帝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巳請和今信誓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以簽書樞密院事奉表以稱臣往帝召至内殿諭之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于是金許歸三梓宮及太后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宮巳太后至帝迎謁臨平見后相抱持而哭哀動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而淵聖在金帝恐得歸勢偪大不復有所請率迎意矣大赦封秦檜太師魏國公于是檜倚金虜自固權重于天子天子不能制搢紳荼毒彌慘矣至二十四年檜死而沈該万俟卨湯思退之倫猶繼秉國祖持和議根固波漫當是時金完顏亮巳弑其主亶自帝爲淫虐習兵矣東平進士梁勛言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朕志自斷檜獨能贊之成何得以檜亡故橫議耶竄遠州國子司業黃中使還言金人治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

寺畢備此必欲徙都徙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境矣宜早備思退怒誚官禮侍郎孫道夫使還言金詰中國失禮語甚厲討必且稱兵帝始詫曰朝廷待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欲興兵豈問名哉該思退怒貶綿州前張浚時起判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敗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暴恣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爲大臣常同國休戚乃疏言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爲生利夫下之大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

制昆夷彼皆翕之于始而張之于終汲汲乎修德紀政以生利爲心而未嘗以和爲可恃也惟石晉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動爲說然夷考其所爲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于下賊私于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誅戮播毒于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敵爲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爲用者遂以破滅至于今爲天下嗤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家取兵于西北取財于東南文武之才兼收並用于

天下得以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爲重幸徽宗皇帝梓宫之亟還而以和爲之權用事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于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于異己之去分引黨與布列要地聚歛珍寶以厚其私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首加額以其遠天背人不忠

于君而重惡之也今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徤卒益老忠臣烈將淪没益盡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鑒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用句踐臥薪嘗膽之心以保國社稷幸甚該思退聞大怒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嫚語爲兵端嘗密遣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宮館爲屛而圖已之像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以示必滅宋之意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

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偽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繇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刓兵頓驚惶失措相陳康伯言虜違天背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是且將自焚死彼曲而我奮惟陛下及其鋒而用之士氣自倍虜無足憂者于是召故相後判建康詔故帥劉錡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衙大帥楊存中等及侍從臺諫于都堂議兵康伯專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六軍軍士爭奮願北首死敵思退該勸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月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不可乃決策親征時虜起倉卒朝議洶洶朝列多津遣其家屬歸藉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召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聞之稍寬諸羽書警奏應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盡底蘊人恃以安先是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書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

請申警淮海之備不聽除直學士院及敗盟揚言[illegible]襄漢詔成閔制置湖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為虛聲耳我分我兵今宜急備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日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尚在江池間急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捍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固可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為又可為淮援是一軍而兩用之道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西會錡以疾病不能軍還鎮江權棄廬和道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允文以督府參謀官奉命趣顯忠赴軍且犒師比至江亮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築高臺臨江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居坐其下諜者言日之夕刑白馬祭天與衆盟以厥明祭江約晨炊玉麟堂矣先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十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束甲坐采石道旁權既去顯忠未來無主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曰諾請效死或危之曰公受命督

戰他人壞之公顧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吾安所避咎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一駐中流二並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汊備不測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突薄我軍軍小却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日暮未退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轉出敵後敵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令勁弩追射大敗之允文夜犒士謂之

日敵明必復來然喪氣可擊也夜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果至復夾擊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顯忠也顧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趨瓜州是役也微允文于搶攘呼吸間以其身抗難幾殆哉時亮所遣者舟師出海口泊陳家島都統制李寶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逆擊之與虜舟相距咫尺時北風大作不利南寶禱于

石臼忽神氣自拖樓來聲如鐘風遂南衆大喜氣自倍各操刀弩待戰虜操舟皆中原遺民恐虜見則紿虜兵入舟中使意解而寶風駛舟疾猝薄之鼓聲雷動海波起立虜大驚方掣矴舉帆而帆皆細纈相揉聚一隅窘束不得展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頓發頃刻延燒者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前鬬寶叱壯士躍入舟以短兵擊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能舉者畢焚之火不滅者四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兵號柔易折而

已擁强兵百萬以爲宋可平吞也旣扼采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衂則大懊恨趨揚州時虜晚輦軍除河造三十閘儲水深數尺又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集京口按之衆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曰江遇風必使戈船無風使戰艦戰艦必不足用急聚材治鐵修馬船爲戰艦且撤平江令以江舟來濟師舟既具亮至瓜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視之命戰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鳥翔敵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前跪言南軍

也未可輕亮怒杖五十還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已即位遼陽改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懼謀還汴李通曰不可今深入敵境聞內變遽還衆散于前敵乘于後危道也即留兵渡江而大駕北諸將亦且解體今獨宜遣燕以北及遼陽諸軍徙鬪者畢渡江而歛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陛下以其閒還汴度江南有定而遼陽亦指日誅矣亮曰善乃駐瓜州勑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盡殺之軍士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猛安猛安亡者殺總

管諸皆虜校名又令運鵝鶻船于瓜州期必濟繇是軍中人自危思亂夜相與言前渡淮者成擒矣今江猝未易渡即渡江無爲也聞遼陽新天子即位有君矣不若相與行大事然後與吾衆北還黎明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猝至攬衣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我兵也左右曰避避亮曰避將焉往方取弓中飛矢仆地衆從入刃之手足猶動縊而燔之收其妃嬪及謀臣通等皆殺之是日急使人還殺僞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請輸平始亮之南也憚制置使

錡必生致用之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死蔣宿將皆死枚舉南朝諸將問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無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蓋爲敵所憚如此錡建大將旗鼓至揚州軍容肅然觀者歎息駐清河扼師會疾病而部將王權違節制棄廬州大恨之適虞允文破虜采石來入問疾錡慷慨執允文手撫膺流涕曰疾何必問但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屬公儒生愧死無地矣無何卒錡在揚州遣善泅者鑿沉其糧運晝燔城外居民屋虜無所棲息虜所過大木上

輒白書完顏亮死于此金主意多忌見而惡之遂屯龜山人衆不可容致大變亦其功云時故相浚在潭州召判建康浚即日行有人士自江東來者言虜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江中無行舟宜少需毋進浚慨然曰浚被命擕二子來赴君父之急今直前求乘輿所在耳獨以小舟下過大風幾殆過池陽聞采石捷李顯忠巳將兵屯江上矣即渡江勞師激賞之一軍見浚至皆喜以爲從天而下讙呼增氣浚至建康請臨幸帝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皆以手加額喜其

復用而悲其久處羶腥形容之瘁也當是時金烏祿改名雍即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即位欲用舊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相代受書又不可遣館伴使直前取書上而工侍郎張闡請嚴遣使正書儀於是遣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時汎掃祠祭也心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者復屈己何憾蓋意終憚兵會金主仁明急內治帝亦內禪竟成和而定孝宗受禪慨然有匡復之志賜手書召前相浚入朝咨謨畫

至引見帝改容慰薦曰聞公名久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已縱問浚見帝英武語兩宮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即痛憤見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堅圖恢復加少傅封魏國公除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而參政浩以潛邸直講得政自請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淮守江是示敵以弱怠戰守者之氣也請城泗州浩不悅遂隙督府措置輒從中沮撓海州之捷抑其賞不行浚議招山東淮北人給廬舍給牛種營田淮右壯軍實繫中原人心而浩言粮饟不給不當廣招納

自困浚請帝幸建康而浩持駐蹕臨安爲便安浚以淮北廣漢餉不繼坐困也規東屯田盱眙楚泗扼清河西屯田豫壽扼渦潁又多募舟船于東海規燕薊而浩以糜國帑令罷遣浚上書爭曰國家南渡來兵勢单弱賴陝西及山東北人不忘本朝衆歸附而始強諸良將精兵往往皆時之歸正人也以能扞敵力戰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即中原之人心盡失人心既失變爲寇讐將內爲虜用外爲我寇害豈有極哉又渡淮自歸者既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間諜于

何從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子之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獲安全而爲父母者拒戸棄絕使不得衣食如情理何是棄民也且自用兵來大軍以奔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以充若淮北人不至即募止江浙與將招江浙人一卒之費歲不下百緡而柔脆不任戰將軍旅日削大事去矣帝感悟得不能已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計事帝見俊卿等問浚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對近臣言稱魏

公不名盍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陝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難守棄之便允文疏爭曰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三路新復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潜窺蜀之路愈多矣浩持不聽于是德順棄而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州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箸畫地極陳其利害甚辨帝太息曰此史浩誤朕也于是罷浩相而倚浚益堅當是時帝新即位諸宿將已盡無卓然任戰者又金主賢政修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

復好先用罔有雄志而短于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攻之于是詔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豫聞欲明其成浩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師出不知安用彼相康伯稱病去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于是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枴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詐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繇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等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獲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

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孛撒自汴率步騎十萬復來攻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先是浚後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于是悉無體統矣宏淵又恥前功不自已出及是役罔利顯忠敗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披

甲苦戰乎人心遂摧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恪以所部兵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敵始遏邦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餘萬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

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後以劉寶爲鎮江諸軍統制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士大夫主和者皆議張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仕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已而以湯思退同平章事思退力

主和議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帝以書示督府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四州地三欲歲幣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

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初王之望爲都督府參贊入朝爲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移攻戰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悅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主和懷逆成金亮之禍而大罪未正故使其黨得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得人心爲本今内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命已下

矢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既失如水一覆不可復收臣竊憂之且請帝幸建康圖進取帝乃詔之望等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割之意昉至金而執詔王之望以幣還謂浚曰和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爲奏以危言撼之且請宗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牘尾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慚忿而忌浚益深已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守海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陳敏守泗州招俫山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實萬弩營又萬餘人治高郵巢縣兩城修滁州關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爲防守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爲積水櫃深之諸城守備益設于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援金懼撤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者倚浚終可任恢復而兩淮備禦爲足恃也令之望遍淮即驛奏兵少糧乏盛毀兩淮諸守備爲無實委四萬衆守泗州爲非計正言穡本以諂龍大淵得進又仲賢媚黨因詆浚跋扈費國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揾之錢端禮宣諭兩淮即疏言兩淮名守備守未必備名治兵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留平江八疏乞骸骨乃判福州既去思退急和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積水櫃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畢罷而諷尹穡言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擢穡諫議大夫而國

是大變已帝遣思退督江淮思退怯嘗難又恐去帝左右事中變辭不行而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攻楚州魏勝戰死楚州陷金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朝議欲舍淮保江都督楊存中持不可乃已于是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竄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望穡姦邪誤國及鈎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道死于是帝召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欲復有爲

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正人報和矣初僕散忠議執胡昉以書進金主金主雍仁恕意兼愛南北欲寢兵覽書曰行人何罪即遣還令諭中國以善意而令元帥府邊事從宜措畫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正名謂不稱臣稱叔侄也杞呈所條十七事擬問對以上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免虜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杞行次盱眙僕散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

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國主當廷授不可開忠義辭國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既至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不可見金主具言今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有敵愾心北朝用兵何能保必勝所爲欲和者以兩國各愍其忿保有其赤子也和則兩國共其福戰則兩國共其禍金君臣環聽損歲幣許不發歸正人許不稱臣稱叔侄而命元帥府罷兵分戍卒正敵國而還帝性本英武沮于群議而講和然中介然以復讐

爲心修建康行宮汰冗兵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知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而宮中臺苑未嘗一修葺上皇過宮每徘徊瞻視爲興歎也宣撫吳璘卒于蜀帝重蜀輟知樞密院允文出撫蜀御正殿宴遣之且親書九事以戒令建節以出每大閱常親御甲胄習騎射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下未忘騎射者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爲腹心任雄武之將爲爪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遠遁震疊于千

萬里之外豈必馳射于百步之内爲快哉帝深納之甫定和相允文自遣使如金求鞏洛山陵相俊卿爭之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甚幸然事須萬全今和甫成而忽生事端失所圖將爲敵國笑臣不敢阿意帝不聽出判福州使金不得請覆以渝信誓歸過使再往金主謝之曰今少主族親在此未葬也汝國棄不請顧請鞏洛山陵乎誠不請朕當爲爾國葬之于是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以一品禮中國自屈先是起居郎張栻入朝帝以其爲魏公浚子王恢復也

謂之曰卿比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栻對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未足以圖之也帝爲默然栻出奏劄讀之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于大義固已未盡而論者猶以爲憂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我

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效矣帝歎息褒諭以爲前此未始聞也以栻劄宜示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畧曰今日之勢朝廷一于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于嘗試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于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粗有生氣雖勝不虛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閒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斷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夫用兵之道

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于形眩于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嶽巖可畏之形而無[illegible]必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

非不廣也虜人八之財發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蘄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歳幣之相仍横歛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慮而臣獨以爲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illegible]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勢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辨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

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歳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廪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illegible]而官取横常賦供意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貲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發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鑿于捶剝之際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發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絶資粮器甲一切取辦于民賦輸調發非一歳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詐脇酋長破滅貲産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閏偽許王以庶長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綦之于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

嘗聞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虚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嘗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皆有必勝之理彼誠虚

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搖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罔聊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趨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鬭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搖蓁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木之死罔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我者計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弒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并其敵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遺賀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借

有班師之失無意于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盖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之事探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脈脈于其前令之雖不得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必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竊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弒之何有于我況今沿海造

艦泝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賄餌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僞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蹂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刼于積威之後不

推項籍之亡秦而狠以蔡謨之論吾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敗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直僞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願姑以光復舊物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自畀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爲之惑則臣固嘗爲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顧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爲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爲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

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驩好于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虛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内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爲吾嚮應者光日

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汨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

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于戰莫若先出兵

以戰人之地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繇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爲簡畧且其地于燕爲近

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謀潰營則士卒無鬬心故兵出沭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于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重大爲之各以信之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

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又聳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戸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鋭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遠去以勢牽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于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于屯守矣山東城虛盜賊必起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鶻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鋭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

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陣間耳臣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鋭竭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衆陛下之將誰與守此最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然當特惟以正敵國爲講和之美圖恢復雪恥置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韓公之責矣寧宗開禧元年韓侂胄顓政金爲蒙古所蹙北鄙阻䪁等部歲擾之兵圯財匱而群盜蠭起蘇師旦者故平江兵馬鈐轄也侂胄卯平江時悅之用爲腹心及是擢密都承旨獻計言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侂胄問之則曰莫如恢復

于是聚財募士規處金而恢復之議起會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幸招納而安撫使辛棄疾入見帝言金必且亡願飭兵以待變當是時南北和好者四十年武備刓弛賢士大夫忠力者盡屏棄諸須頓嗜利之人逢侂胄致位者實恇怯不任兵吳挺子曦以世守蜀有功爲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意賂侂胄請歸蜀自效侂胄喜許之知密院何澹持不可侂胄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費士寅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用兵爲不可以避事亦罷而府藏盡散朒國用司聚中外財賦爲兵費令陳自强主之務掊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蔡州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棗陽破信陽圍德安胡沙虎自清河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潁壽陷安豐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滁入真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東川軍屬焉曦爲副使屯河池西川軍屬焉而命曦聽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西川軍千八百人自衛曦抽摘去而松曾不悟金攻鳳州

召曦援曦謬許之而潛以階成和鳳獻金以求封蜀覺也金師迫救不至松懼潛跳身走自閬順流至重慶書抵曦求裝齎東歸曦匣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爲劍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受之喜過望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而曦稱蜀王及侂胄怒竄松澧州蘇師旦以始謀誤罷官籍家竄韶州初北伐議起工尚書傅伯成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罅千孔兢兢防危然且懼沉覆乃欲徼幸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宣撫使丘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猶非常之舉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未可期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爲任之侂胄意方銳不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崈簽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或勸崈棄廬和守江崈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兵守淮當時金苦軍國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通和端崈以聞侂胄方悔前謀聞之喜遣使報金許爲和時督師崈以金指侂胄爲首謀請移書暫免盤銜侂胄怒罷之以張巖代帥而募可報金軍者或薦

方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之信孺曰開釁自我啟金人問首謀當何以應之侂胄嬰然無以應命假朝奉郎樞密院參謀持樞書以往示不遽出朝青也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欲示强寘之獄露刃環守之絕薪水以五事要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首謀于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見金相完顏宗浩宗浩坐幄中左右陳兵夾凡待召見儼之堅以五事為要信孺辨對不少屈金

不能難受報書需後議侂胄恐和成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往許通謝錢百萬緡宗浩以中國姪性可震也會蜀取大散關不成約而還侂胄以求和不得怒信孺使無當召問敵何言信孺言敵所欲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索犒軍錢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放臨江軍已用史彌遠計延殺侂胄函其首送金師易淮陝侵地金懸其首于通衢後漆之藏諸軍器庫遂罷兵遣使來歸大散關及

濠州和議復成

初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毋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二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

鐵木真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徃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

眞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虎以禦蒙古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朮虎高琪之敗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遣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

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縣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從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繇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眞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千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主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中都益偪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

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猖獗相望便爲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亦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在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向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于是金復分道入寇然宋積弱金驟衰互有勝負不足數也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于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遂圍中山府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疑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金主詢卒子守緒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滅夏鐵木真死在位二十二年卒後廟號太祖子窩濶台立

眞德秀上殿劄子曰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覯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覯吾之所荅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曩者虜在燕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旣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詞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遞使大宋臣子拜犬羊于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諉曰漕渠之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是綏懷彌吏非人咄知拒却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爲盜賊殘之焚之召隣國之侮開邊

鄙之際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于此其誤國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今庸人之論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并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懸

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或又以爲安邊所儲倚日斃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後世假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于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于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于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淮爲池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紹定四年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其後虜遂得藉口而釁啓矣議者以爲基禍之始至五年蒙古再遣王楫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以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

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先是蒙古主鐵木真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獘雖至弗戰破之必矣至是窩濶台卒用其計而宋不知蒙古猶女真之故智也六年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楫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將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

兵爲僞金王以參知政事共撒乙典簽書樞密院事木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從將行金王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斜虎總命夾谷九住代之已遣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王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邊臣有請西征者未嘗不切責之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十人

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以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于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王拜天群臣陪從成禮金王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王許之是日分兵出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王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會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斵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嘗晝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咸奮始有固志端平元年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塋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

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王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王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巳哉卿平日矯健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起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背敵而南城之將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西門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置于幽蘭軒焚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死于亂兵之手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孛木魯小婁室等及軍士五百人

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奠未畢城已陷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決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並益兵餉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金抹撚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兵追殺之蒙古之心于是爲驕矣彼豈能須臾忘宋而各保分境以相安于無事者哉既而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河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與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守禦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顏李琦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

策于是伯淵等誅崔立以汴降全子才入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取泗州繇泗趍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等提兵命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分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趍洛陽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遂引兵南下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

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誼僅以身免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未幾蒙古兵至洛城下立柵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又以史嵩之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又決黃河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范以入洛陽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復敗詔葵子

才削一秩措置營田邊備時喬行簡上言曰入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如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出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于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

不愛其將校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于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于鋒鏑忠義之心何繇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阨于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

[illegible]悉皆精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獲多寡伏山谷飢餓臣望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者幾人智而能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數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

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向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强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

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繇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繇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王韓彭爲兵師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帝嘉納之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二年正月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報之自是而後蒙古數入寇

子才等棄師而遁江淮迄無寧日嗟乎終始誤宋以至于亡者和也然揆之以勢不當和于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于端平之間始終敝宋而不可忘者讐也然揆之于事當仇于金之末世而不當讐于元之初興蓋金殘宋之社稷而據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兵于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讐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于金非得于宋也且其滅

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蔡徐子敏皆襪線小才爲理宗計者量力自守不失事強順天之圖而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扆險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祧祀而很聽浮言怒臂當轍致探虎口祧禍樹敵入洛未幾而南下之師已勞弊命矣奈之何其不底于亡哉開慶元年蒙古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全子壇攻海州大弟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詔兀良合台以交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路出師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壅蔽不將聞怒罷運黨斥之召吳潛相問策安出潛欲帝遠避請遷幸帝守靖康中死守晝心溥之問卿當如何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恨嗤笑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乃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似道度不能抗禦乃密遣宋京如蒙古軍請稱臣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地爲界歲納銀幣二十萬以求成大弟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大弟恐內變不得立而似道遣京適復至乃許京解鄂圍悉師

北去時事秘中外莫測也于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殺浮卒殿兵爲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江漢肅清實宗社無疆之祐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而似道定傾再造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加少師封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等各進官有差忽必烈立是爲元世祖始定都燕京而蒙古遣其翰林侍讀郝經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華編頌鄂功聞元使至恐諸稱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眞州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利害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理宗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使來事體當議似道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使請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界來詰復不報而似道方欲立威中外懼一時閫帥中不服乃遣官往諸鎮會邊實欲汙衊之以爲名于是制置使趙葵史巖之等坐侵盜掩匿各能官償所侵又以撲功之謀出于劉整恐其泄亦以邊費料之盬訴于朝不得達遂以瀘州

叛降于蒙古蒙古以爲夔路行省於是益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爲元畫以南重鎮在襄樊襄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平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請路之置榷場置場築堡襄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帶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爲盜掠願聽築土墻護互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榷場成亦我之利也文德爲請又聽之于是蒙古築壘于白河口時出兵哨襄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文德淮安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

而訪之直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因引爲帥云劉整又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庇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斷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

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宿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臨口元守卒見苹草多鈎致欲爲焚爂之用泅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絶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潛于襄陽西北清泥河造輕舟百艘聯三舟爲一舫中一舟可載左右舟虛其底而覆之令蒙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購死士得襄陽郢山民兵徤鬬敢死者三千人求將得張順張貴者二人厚賚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軍素爲諸將士所悍服因用爲都統將以行軍中號貴曰矮張順

曰竹園張二人下令曰此行誓必死敵無還心若曹非心矣死者宜亟去毋爲敗吾事皆應曰諾于是人自奮厲會漢水生乘順流發舟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次高頭港乃結方陣舟各熾炭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以前夜漏下三刻乃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識貴爲首鋒將士卒前順殿之犯重圍至磨洪灘而上時元布舟蔽江面無隙可得入順等斷鐵絙攢杙者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援久絶聞順等至皆踴躍出外迎勇氣百倍及收

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來者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矢氣勃勃如生存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張貴入襄陽文煥固留與共守貴恃其勇欲出擊蒙古軍還郢乃募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者二人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濟師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撒星樁環之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樁即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既定貴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有帳前一人亡去者則嘗有過被

撻者也貴驚曰事泄矣宜亟行或彼未及知乃乘順流斷鎖破圍疾力進元兵辟易既出險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門怒列炬如白晝則阿木劉整帥戰艦前邀擊之也貴且戰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船旗幟紛披以爲郢兵來喜躍前進舉流星火視之艦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皆元兵也蓋文虎兵本無意戰前二日以風水驚自疑退三十里而軍矣又元兵得逃卒報先據洲以待貴殊不自意戰大困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木不屈

死阿木令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棄之呼曰識矮張都統否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屍附順家葬立雙廟祀焉時夏漢水溢朝議請出師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軍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爲伏以待之別遣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文虎軍逆戰不利而虜師四合文虎驚夜遁去師遂潰臺臣請誅文虎以正法似道庇之奪一官總兵如故而罷督府庭芝以爲解蓋悖耄如此九年樊城陷而襄陽大困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守將呂文煥一巡城輒南望慟哭而後下賈似道度不可掩乃屢上書請行邊而陰嗾臺諫陳堅等言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以爲然固留之于是文煥援絕力屈而元主降詔招諭之遂出降事聞似道乃言于帝曰始臣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早聽臣出不至此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軍氣勢將有大憂願聽臣出得效死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遂機速房并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詔中外臣僚陳控御

攻守之畧以上明年度宗崩子㬎即位是爲恭宗時元下詔數宋背盟執信使大舉入寇中外大震于是三學生及群僚咸頌言非師相親視師不可似道不得已開督府臨安猶顧望未致行詔天下勤王軍畢給輿數貴戚釋道田以助之已聞劉整死喜曰天贊我也抽諸路精兵十有三萬以行金帛貨賄輜重舳艫百餘里相接也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關白乃後行次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元人曰是好食言不許時似道命孫虎臣將精銳第池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屯魯港貴常失利于鄂恐督府功臣討己罪又以虎臣新進出己上無鬬志元伯顏令軍中作大筏數十採薪芻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火備不虞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軍舉巨砲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术以划船乘風進薄之前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遁衆讙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道聞錯愕失措遽鳴

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术以輕銳入擊軍大潰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目貴也貴嘻笑曰吾血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安出貴曰今諸軍膽落安敢戰師相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守死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蓋是時呂文德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于是鎮江

寧國降與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州皆降元似道至揚檄列郡如海上迎駕而上書請遷太皇太后時不許殿帥韓震復爲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爚不能難守靖康舊請堅蹕爲議上未下即稱已不能與大計乞報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還宜中問似道安在吏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即上書乞誅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一敗失待大臣之禮罷

爲體泉觀使除似道諸所爲虐民之政放還諸竄謫者當是時國勢岌岌王爚與陳宜中並相不相能曾夢炎自湖南入覲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毋籍此違難以爚老爲平章軍國重事而宜中夢炎乃並相命總督張世傑軍吳門禦元而爚請二相以一人督師二相並開府臨安名督師實不出世傑以舟師及元戰焦山敗績爚復言曰吳門去京師咫尺臣豈不知而必爲此請者以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而後氣可振也今二相並開府

隔六月之師不出督卽諸將孰統世傑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此時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以宜中故伉厲爲名高倚重之京學生劉九皐等伏闕疏其罪宜中因見糾爲名得遁去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安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以宜中未還位未之遣久之宜中赴召至始得遣朝議擢呂師孟兵侍郞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藉以求成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以釁鼓作

士氣且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權一時雖足矯尾大之獘然國以積弱故敵至一州則州破至一縣則縣殘中原陸沈實繇于此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楊州地大力衆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將吾民之豪傑者何間出其中庶敵可却也宜中以爲迂濶不報時元伯顔分兵三道右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澉浦華亭伯

顔將中軍趨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降破相繼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淸士大夫陳乞差遣抑士人覬覦恩例以爲功元陷廣德軍始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皆爲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使入援招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淮東閫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其後國猶可及守也宜中白太皇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其議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

斃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眞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王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卽異矣宜中不聽自著知台州已益急乃遣柳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又不許乃求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泣以嗣君幼在衰絰禮不伐喪請伯顔曰汝背盟誓執我行人我是以興師錢氏納土李氏納降皆汝國故事何多言且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之小兒又何必言宜中懼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

之及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我聽遷顧欺我不戹遷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群臣請見皆不納而元軍亭皐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傳國璽以降然中自慚是夜遁于是伯顔入臨安元軍據江沙上而營不知潮太皇太后望于海祝曰海有靈潮大作洗師潮三日不至伯顔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取太皇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符印告章罷官府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

餘慶知樞密院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岊並充祈請使如元都謁元主請存趙氏後伯顏陽許祈請欲盡未宰執與俱北也堅老儒怯不自振餘慶自詭北人幸國難自謝呂師夔求客堂懼北行傾貲賂自免獨鉉翁挺不屈以爲祈請儻可得乎未遽引決也二月伯顏拘學士天祥與祈請使北如燕福王與芮自紹興至伯顏慰勞之皇太后及帝請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不可以見而趣帝及太后北入朝是日丁丑帝㬎年甫六歲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嬪御三學生等皆從惟太皇太后謝以疾留帝至瓜州置制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奪迎駕不克吳堅等至燕祈請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數月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封帝瀛國公方元帥迫時詔吉王昰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鎮爲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蔓也遣范文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留就死緩追兵乃陽爲二王留也者止而

待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追及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撫吏民檄諸路同奬王室元復以太皇太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沈之江王遂入閩將士多自歸兵稍振夏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是爲端宗改是年爲景炎元年文天祥自元軍汎海至以爲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元軍爲伯顏所留已追之北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間關夜亡入真州真守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帥隙不能合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虜必悉力扞西兵而令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日夜望我師至攻即下吾自江上全力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虜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虜

可生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與結約而庭芝惑元反間言客遺一丞相入眞州說降信之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城閉之外以制司牒示之天祥乃自眞如揚自揚入溫自溫汎于海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辭不拜爲樞密使使呂武募豪傑江淮杜滸募溫州欲還溫進取陳宜中自以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自洗濯不許命天祥開府南劔經畧江西元犯衢州故相留夢炎叛降元狥廣州州將黃俊死之陷眞州守苗再成死之元分道入寇犯處州帝航海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壽庚提舉市舶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則海舶不令自從也世傑不聽縱之歸已而舟不具掠舟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夫與淮兵在泉者叛降元宜中等奉帝趨潮州判興化軍曹澄孫叛降元知軍陳文龍死之帝舟次惠之海豐至廣州轉運使姚良臣迎帝入州治世傑不可還海駐秀山三年春元畧廣東諸郡陳瓚舉兵復興化軍文天祥提兵自梅

州出江西復雩都秋復古贛諸縣已而兵潰元陷興化軍陳瓚死之元將塔出叛將呂師夔陷廣州十二月至井澳颶風作舟敗帝驚悸而疾元襲井澳復航海三年春二月帝舟還廣州三月駐碙州夏四月帝崩先是陳宜中相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秀夫亦悉心經賛已有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今何時猶動以臺諫論人乎宜中慚召秀夫還行朝時天子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對群臣語猶稱奴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于班行中凄然泣衣盡濕悲愴動左右端宗崩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與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拏空上旣入宮雲陰不見升碙州爲龍翔縣改元祥興太妃仍同聽政陞秀夫爲左丞相張世傑爲樞密副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遷新會之厓山厓

山在新會南八十里距海中爲雷化犬牙與奇石山相對如兩龍潮汐所從出入也故有鎮戍時官民兵尚二十萬廣右諸郡尚有爲宋守者世傑不規城守謬以爲厓山天險可扼以自固奉帝蹕焉遣人入山伐木營行宮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翔興府資糧餱于諸郡造舟楫器仗至十月始罷秋八月月貫南斗有星隕于廣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既墜聲殷如鳴鼓冬元分道入廣閩右相天祥敗績五坡嶺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

躡潮陽以舟師迫厓山或謂世傑曰北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矣盍先據之幸而勝福也即不勝猶可西走世傑以在海中久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入弘範乃躡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縱火世傑命戰艦皆塗泥縛長木拒之舟不爇弘範遣所親招之降

不可道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尚欲何爲士民亦不應弘範乃以舟師據海口出騎兵斷南軍汲道士茹糗糒掬海水飲之水鹹作嘔泄乃大困二月有黑氣出厓山弘範乃命軍中曰宋舟潮落必東走聞樂作乃戰明晨元李恒乘早潮退攻我舟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比午潮上元中軍樂作世傑軍少懈而弘範軍驟攻其南俄一舟檣旗仆已諸舟檣旗皆仆軍大潰會日暮海霧大作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去

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不得出秀夫走帝所請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不可再辱即負帝沈海中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水上者十餘萬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世傑行收兵迴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拊膺大慟曰吾所爲忍死間關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自沈死世傑葬之海濱潰衆稍集謀入廣而颶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爲不死

者度幾敵兵退後立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屬愈甚世傑亦自沉死而宋亡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二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冉揚父較

馭夷篇下

國朝馭夷

高皇帝受命廓清四海東南底定元年　命太師北伐既克燕都元主遁出塞居開平葢自是百餘年腥羶之氣汛掃無餘而堯禹舊服始大歸一統矣然遺

孽竄居沙漠離合嘯聚叛服靡常明年進克開平元主奔應昌三年元主殂我師復克應昌獲天子璽寶圭冊并其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愛猷識理達剌宵跳身遁於是追諡故元主為順帝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而愛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　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虜將軍文忠出北平攻上都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逕阻完師還勝取甘肅文忠擒應昌馳薄土剌河戰疾力窮騁海而還

久之遣崇禮侯北歸時愛猷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數寇塞十四年大將軍達率諸將討之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返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上待之如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吶哈出因聚衆至二十萬輜畜饒於虜王宋國公勝率諸將往擊之抵金山招諭弗聽進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款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降納哈出見玉玉喜與飲酒歡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餘萬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而還遂班師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二十一年永昌侯玉充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兒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

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副將王弼曰輩提十萬深人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何所辭于見　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則大驚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玉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等及妃主官屬輜重而還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任行至土剌河爲其臣也速迭兒襲殺部落潰散餘黨捏怯來等尋聽招諭以衆降於是虜益衰終　高皇帝世脅息遠遁不敢大爲寇而　上亦大建諸王藩北邊　璽書時下惟詰戎制虜爲務虜自脫古殺後諸大臣立坤帖木爲可汗猛哥帖木兒爲瓦剌王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乃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稍仍漢官名　永樂初　上書諭鬼赤力可汗令通好不報四年復以書　諭之亦不報久之鬼赤力以非元裔衆不附而弒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而北立爲可汗而先時其強臣猛哥

帖木兒者據尾刺死其衆分爲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貢因上表貢珍異請封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復　遣給事中郭驥使可汗　諭通好虜殺驥不報　上遣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諭福曰本雅失理逆天道覊信使故命爾征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堠卽遇虜設奇奮擊切輕敵不得便卽止毋爲虜所紿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

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失時大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詐我不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鑈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　上勅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大軍至并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得全師而還足矣武城侯聰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虜諸將不得已從之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沒　上聞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務其庭種滅之乃召諸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如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三月發京師大閱於鳴鑾鎭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

可食軍苦渴　上默禱而泉沛出　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理率衆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欵且請得并女直諸番以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狠子野心散則易制使得并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　上太息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鎭於玄石坡勒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勒銘焉乃班師秋七月還京是役也士乏饟　上命

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益恩念如此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瓦刺馬哈木等乘本雅失理弱㓕之阿魯台窮蹙南保塞乞降 上曰虜黠譎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奚擇哉遂納貢使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刺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親征皇太孫從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與戰斬首數十人 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馬哈木等果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 上令騎挑之虜奮迎大敗追至土刺河遁暮還營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明年瓦刺復請降貢馬謝罪未幾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忿遂叛入寇興和 上銳意親征 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 令原吉往視開平餉適刑部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建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遂 命英國公張輔借六卿議餽運凡運糧三十七萬石 駕遂發五月次隰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擊之 上曰此欲牽我耳吾兵鼓行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詈曰 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遂棄其輜重於闊灤海側而身與其孥北走 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曰虜患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馳兵蕩其巢而還時阿魯台已弒其王本雅失里而自立至是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 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率部落妻子來歸封為忠勇賜姓名金忠金忠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當誅也願前驅為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固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盜邊乃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夢神言上帝好生者再乃　遣使　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　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而虜繇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兀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　宣德三年秋　上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世既棄輿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兀剌時相攻兵拏不解嗣時脫歡愈强稍併賢義安樂之衆急擊

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王以阿魯台衆歸之　正統初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　勑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乂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十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　勑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輒羞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　聞勑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故事兀剌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畱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婚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爲聘

朝廷曾未之知也所答　詔語了不及婚則大愧怒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猫兒庄偏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日喜欲怙中人威重壓虜王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二日　駕遂行　命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畧陣進次鷄鳴山衆恂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

乃解振曰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踈虞奈 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入振顧欲邀 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慮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諜報虜踵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綏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綏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綏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止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緇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 京師震駭 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珵依占象倡南還侍郎于謙曰欲還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願

皇太后尚遲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益力 皇太后悟勅 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以事虜奉 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稍出錢犒虜 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 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慎毋蹈險第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詔 郕王詔責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出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禮甚恭九月 王即 皇帝位尊 上爲太皇巡撫都御

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畧首請罷奄監軍 帝嘉納之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鏃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 車駕 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荆攤 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簿都城宜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 駕衆知虜詐不出于是以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 上皇寄 諭復

衆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　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邑　朝議欲鎖九門淸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閟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詗知　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遂遁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　詔報之是日伯

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躡虜大破之於淸風店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道捕勦內餘寇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始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爲重質邀索無已尚書謙毅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愾稍悔禍事　上皇愈益恭舉居得知院營前數日輒

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　上皇雖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與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　聖人也先欲以女弟侍　上皇固却之愈敬報謀奉　駕歸矣　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　命袁彬請也先遣之至京軍校高磐與俱密繫書磐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

伏誅　上皇聞寧擒大喜謂南歸有日矣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　上皇徘徊塞上入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衆心携也先欲覯和恥屈意陰使知院爲書遺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乃　詔報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不惜戰也已而完者脫歡復來請也先使亦至遂遣禮部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報使并問　上皇起居實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問　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illegible]無所將　上

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　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　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疏嘗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　駕夕發實歸具言之而脫脫不花亦遣使來議和於是又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郞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　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　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好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　明皇帝之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也先曰者者因問　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　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　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　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　上

皇遂設晏餞自彈琵琶妻妾奉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　上皇曰坐善乃坐俄起周旋也先嘖嘖美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　駕行也先築臺設　上皇座率衆拜辭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八月　駕抵京居于南宮蓋是時中國全盛至德無闕一戰而六師大覆　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　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于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亦亘古所未有也既而也先來貢馬　詔報之二年也先强盛欲爲可汗攻掠脫脫不花不花大窘尚書謙度亨言虜內相讐欵乞出兵討之以復讐　上不許也先久之竟攻敗不花遣人來獻捷且乞　命使通往下廷議言官以爲虜懷窺何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兵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　制曰使勿遣賜　勑諭之仍　勑諸邊練兵爲防當是時也先使旁至　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彎弓相向又貢使在　朝猶入塞搶掠將官欲請勦又

以通好故恐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攻[illegible]殘頗西交哈密脅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已而也先弒其主而自立來貢稱大元田盛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禮官會議科臣林聰言也先不敢亂稱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　勑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勑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簒所謂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抑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并下　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　朝廷答賜　勑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稱示羈縻便　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乃其世傳可汗名猶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　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恧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　勑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　詔稱瓦剌可汗而勑文武大臣條備邊長策以　聞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天順初年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

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剌聞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嚼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異己防稍解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遁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

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獨王子爲雄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未幾孛來自弑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國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輔臣李賢謂亡國之物不足爲貴莫若遣通事齎賞與之於是遣都督馬政往二年孛來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之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　召溥還奪太傅冬復寇延綏守將張

欽連戰敗之　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孛來毛里孩阿羅出索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宜大北邊無寧歲四年八月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烽火徹于　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李賢請稍出駐京軍於紫荊倒馬二關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　上曰緩不及事徙勞人馬駐關之説可行於是　遣都督趙勝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　勑三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以不恐虜尋亦引去九月寧夏總兵張大破虜於東壩十一月寇莊浪都御史芮釗率兵禦之五年寇河西凉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總兵仇廉領兵過河欲與莊浪合被虜截殺虜益猖獗過河搶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于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

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之虜已得大利去遂班師秋孛來三上書求欵　廷議請遣使撫　諭乃命指揮詹昇齎　勑諭毋爲邊患使來貢　賜朕不爾吝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　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　詔守將彰武伯楊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善爲備仍　勑虜使察占毋多挾人

來留其餘塞下官餘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部言孛來賜視諸部太澁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茂君臣分以此怏怏宜稍塞其意　詔增幣一襲未幾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爲邊患而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立脫思爲王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于是毛里孩孛羅忽阿羅出三酋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孛羅忽結毛里孩阿羅出結亂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亂加思蘭者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　大順末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我漢人被虜及罪人走塞外者爲之鄉導遂爲邊境剝膚之害成化元年入榆林二年入延綏警報無時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凉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須給銀兩起倩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豫徵多方整理軍民大困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豫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都同孫繼宗等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一主將得人今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大同宣撫鎮巡諸官亦宜　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　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會毛里孩使大同陽求貢而罷明年毛里孩乞通貢　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邊備毛里孩因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　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于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　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弒其可汗脫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弒之并逐少師

阿羅出自稱黃苓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頗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于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喜峯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逌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 敕令遣使無過三四十人仍從太同入

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聚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

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四年乃有滿四之變

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 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埜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以畜牧射獵爲生 天順末孛來毛里孩內侵滿四與其黨有北徙意乘時刼掠藏軍逋通事覺上官捕之急會叅將劉清守備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土達咸怨之滿四遂糾衆據石城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指揮那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那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 聞命陝西巡撫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巡撫王銳叅將胡愷各統所部合兵三萬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薄石城軍士勢困爲賊所襲官兵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朝命械介壽等赴京乃 命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合勦賊聞 朝廷

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驍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我軍遽退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乃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武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隴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慧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且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

功令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援賊水草道于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朝廷惟慮我師淹歲月　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城軍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成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　旨令姑整軍裝待再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　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刼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二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窘賊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

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詣軍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圖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請以誘其出戰因而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伏誅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伏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　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

時吏科左給事程萬里言陝西重鎮　國初以來安置土達于寧夏甘凉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于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毅詐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　勑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　勑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　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能一切苛歛庶足歡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

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宜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收者三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强梁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北來邊報見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日之計宜選　京師騎兵一萬宜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

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歸兵力毋祗憑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　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下　廷議六年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　命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　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報大擾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

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威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于大同宜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饋餉一時未辦宜愼固封守嚴督治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愼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冬　召朱

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　勅盛往議方畧　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彰武伯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土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

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旣而楊信亦請三萬人廵邊而罷搜套之議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驁宜　勑王越等俟葉盛至日即調甘凉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令成與越等計議以　聞三月王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鎮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因　諭越與盛還京乃圭復請集　廷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弟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衂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于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五月廵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兵相幾戰守謹以各邊諜報上　聞　上曰邊事日急其令趙輔王

越刻日啓行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　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　聞　詔讓輔越玩寇非廵撫余子俊建議埋山築墻設墩臺砦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癿加思蘭爲太師九年滿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選精騎萬餘自寨潄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算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相向慟哭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恚猶未解再鬬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遁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微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白

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頻歲師不出至是捷虜內失其拏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秋滿魯都亂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亂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遂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亂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亂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璫汪直侍寵喜事數握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 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紿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畧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 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百萬守將許寧以捷 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 成化末無寧歲 成化間北虜大抵乜剌爲强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 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先朝亦嘗爲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是年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可汗虜中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而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乜剌酋亦遣人來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則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乜剌二種聞進威名三年三貢 所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揣兒莊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

矣入舘進亦嚴兵待之諸虜聞警外者亦付與洞内
華人盜虜馬斬以殉以故虜奉約束惟謹大同宣府
河曲稱虜患興　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脫
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刼諸部屢寇
邊獲財畜日强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
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琛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
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山
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
春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

昇遲留不進皆論死其夏速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
亡多　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
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
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　京師戒嚴分　遣文武大
臣守潮河川大壽山居庸紫荆倒馬白羊諸關以都
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等臣
屢告急復　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
虜奄苗逵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
千歸賞賚有差廷臣爭言功薄不當賞報　聞虜分

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
不能禦御給事中屈伸疏劾之　詔讓暉因　召還
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靖八月
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
侯吳瑾罷還京武侯鄭英代侍郎李燧督餉關中乞
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入關隴輒出花馬池矣十
五年時北虜遷延來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
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寄言于　上乃　召兵部尚書
劉大夏議大夏以爲不可　上曰　永樂間頻年出

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
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
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時又在丘福下不
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爲所誤
事乃寢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　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　諭以京軍當
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言　朝廷養兵衛畿輔
而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
子亡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剗之會其秋虜入

大同殺墩軍　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健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遽進曰邊事急京師居重馭輕爲尤惡疲内以事外非完策也　上意猶未息東陽曰大同險遠力可自支而潮河川去京師特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朶顏交通卽潮河川古北口當必有内間儻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賊在大同未委所向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之此不戰自敝之道也　上曰虜驁甚不擊之不武卽未出宜

敕革將飭豫以需皆頓首曰備之善已　召兵尚書大夏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　上曰我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獄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餉足兵强將士經百戰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獘將官鮮得其人偏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十八年九月虜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邊

時　朝廷淸明内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故議復河套一淸才畧足任遂上經畧三疏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戸以固原黑水口鎭戎所

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凉一帶爲堂室行令總兵參遊分地駐劄聲勢連絡併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堠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鎭襲蹤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虜所欲當則堅壁淸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惰歸然後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則銜枚以刼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自延綏大

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横肆無忌有年所以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陜西之患未有已也臣非不知往來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王之得已然商周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擒况河套本我內地而被據以爲巢此田中之貪利用搏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

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以進搗之既近賊壘奮身疾前衝其腹心搶其巢者而殲其壯俊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壁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虜猝突則或爲羽翼或爲後殿而邀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阻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就決于此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詳議施行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杆虜或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自是從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三年　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餉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劉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虜伏大衆于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總督尚書才寬以捷　聞已又入花

馬池寬被誅時小王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剌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頻年深入殺掠慘于西陲亡失無算守臣輒以捷　聞九年總制叢蘭告急　詔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永等多挾人從請乞煩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十年寇固原十一年寇榆林十二年入大

同屬　上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總兵王勛等遇虜于應州爲所圍　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收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　乘輿幾危七月虜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弒阿爾倫遁入河西阿爾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

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還衛之又東有罔留罕哈爾嗔三部罔留部營一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不郎爾嗔部營一其酋可再都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顔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禿斯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字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剌嗔一營併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

亦屬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哼介嘶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嗔部營八故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出土闆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剌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尾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爲讐

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十六年寇誹洮岷凉等處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許翊鳳以　聞言虜勢日熾防禦日疎大臣坐食廩祿而不展一籌將官惟務剝削而不發一矢廩藏空虛芻糧匱乏軍令傷于姑息銳氣餒于依乍遇虜入掠輒嬰城自保聞虜造鍬钁欲攻城堡請下戶工二部講求良策　勅鎮巡等官選集精銳刻期勦逐戶部擬遣官一員昇以璽書閱防專理糧餉兵部議請從之報可　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

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叅將賈鑑督之嚴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嘗入陝西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　詔楊一清爲總制一清議勦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逋虜不大創患無已勦所部待師期　詔憲愼防守虜輒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叅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

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刺結親謀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稍却未幾　召還唐龍代之十一年虜款延綏塞　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　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力振國威乃取日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兒孩者亦小王子部落逝入西海與亦不刺阿爾禿厮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李瑾議浚濠塹遏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淸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囂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土中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荅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有十一子次曰塞那剌

有七子長吉囊次俺荅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荅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荅合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卒盜邊自肥日益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于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

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秋入甘州大掠巳分掠東西諸塞無寧日毎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却虜有功虜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九年入寇榆林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任兵清秋原虜退以捷告七月虜入宣府塞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三予言虜酋哈剌嗔糾俺荅幾祿吉囊

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从蔴旗掠馬負十日食入塞北報至虜巳過順聖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昌遇虜于馬連堡又敗虜畱于宣府境内者幾兩月徐自出塞而巡撫楚書以却虜叙功擢賞有差時虜旣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嚮道乞丐偵詗我邊西至甘京東入山東或入　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强弱撫鎮將領勇怯[illegible]皆盡走告虜酋吉囊俺荅二酋分道入塞大同卒陰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鬬汝虜喜指折箭以誓而去至是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輜重與之名買路錢大同撫臣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卒亦驕悍不用命宣武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窊青屹荅侵

至陽方邊拔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入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各賊未遭剉衂延住腹裡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我兵進退不滿尺寸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遣入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　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

廷臣集議更新玆檄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然曰虜今且退何事張皇先是虜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西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濘虜騎不得逞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准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盡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皋復

邀敗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三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攖其鋒乃深入內地縱橫擄掠既遇霖潦旋虜欲且饜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循省　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二人時周尚文已奉旨革任持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天和以捷　聞　上大喜褒獎

天和即軍中策加太子少保二十年虜酋俺荅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巡撫大同史道疏聞其事因言虜自　弘治後不入貢四十年而我邊歲苦侵暴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第虜勢方熾戎心叵測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集議所以待之者　詔兵部集議以　聞虜待命邊外屢向墩哨卒詗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賓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飲虜衆有執掠哨卒封其衣糧者俺酋聞而痛

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糧還延綏按御史譚學復以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虞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且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趨臨調度相機勦兵部議覆從之先是虜酋遣石天爵求入貢　上曰虜情叵測假詞給我耳　命畢大臣總督宜大軍務乃以樊繼祖往懸格金九十萬　命發石天爵至鎮繼祖乃逸之去遂以我邊無備報虜酋吉囊遂率衆入寇副總兵丁璋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之虜遂入關繼祖坐視不能救縱其深

第 是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0 版正內

入遊擊周宇禦之戰死虜遂入山西又[illegible]掠人畜數萬　京師戒嚴乃起翟鵬總督　[illegible]及山東河南軍務既而吉囊由陝未至塞上[illegible]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　上命[illegible]發兵應援繼亂竟不應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荅糾數酋經朔州至廣武天屹峰攻牆我兵敗績復　召翟鵬總督宣大諸處軍務出賞格擒斬俺荅賞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時俺荅青台吉兒刺哈

刺漢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翟鵬時尚未至我師遷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虜深入虜大衆駐平遥介休間散入陰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男女牛羊衣襆遷就大營結陣整衆且歸張世忠等自候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蹴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見世忠軍壯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之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箭傷裂創下四面布戰虜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救圍急王刑汝寧道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虜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蹴我營世忠墜馬死虜乃復分掠定襄盂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月入塞至七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時山西提學胡松發憤疏曰虜寇南侵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

之密邇可該曰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久設方畧簡人馬繕器械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即力不能亦當疏言其狀請　朝廷廣措芻餉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之策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坐視待其諸部旣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爲陰納賂遺款令勿殘巳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之長驅深入徧行内地如蹈無人之境夫受閫外重寄爲國家封疆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

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道志意廣貪日滋蔓陰縱不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人欲僥一時之倖而嫁禍于後人以致虜賊敢于深入而不忌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晉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將爲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爲大害也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羇縻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

入關南與嵐靜樂之境夷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其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蹈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遙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于此得便則于此數來亟扑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　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淸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有百萬之敵壓于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敵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

淸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驗上　上付御批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嗤笑之以爲越職自炫賣非所宜言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悅　上意厭聞兵諸警諱不時上蓋　嘉靖初　肅皇帝勵精圖治克謹邊備而揚文襄一淸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爲捍禦故虜患未甚其後　上既玄修西內念猶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卽督撫大臣往往逮

詔獄劾治輕乃得譴戍而閣大臣㒔國者頗倚寵納賂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故邊愈益圮而虜患益滋二十三年虜破宣府入紫荊關　詔逮總督翟鵬巡撫朱方等以翁萬達代時鵬以不善附權貴逋貨財再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鵬以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竟罷鵬革總制官終以罪受訊以翁萬達代萬達有計畧至鎮詰邊蒐卒次第修葺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反內

萬騎犯鐵裹門鵓鴿谷薦遽分軍爲二故帥張遽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遽戰鐵裹門虜却鳳戰鵓鴿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鬭死軍没然虜亦大創明年復使使求欵邊卒狃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欵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聽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于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

河套條爲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令以議修築邊墻銑復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帝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即　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也後三城内徙虜遂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套得出没自由東西侵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虜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收馬無宿槀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具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詘而用吾之利常使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詘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日之計宜用鍊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毋當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

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益勵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陜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久計　勑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所奏事先于來歲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揜擊郊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益築邊不

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畢所兇殘臨河作障乃　國家萬年久遠之大計惟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賫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穴以舉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不若修墻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鹻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地而責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　上嘉奬之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强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外議益沸又銑于大學士言係僣也欲倚以圖功言力主之而學士嵩與言方交郄明年會官再議兵部尚書王以旂言事體重大錢糧兵馬非旬月可辦　上心稍疑於是嵩上疏直詆其非言亦疏辨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復上書自明求去　上果震怒奪與議者俸而逮銑下詔獄會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先以銑劾奏被逮來京見銑敗乃賂嵩自訟詐銑掩敗冒功倡儀復套搖關中人心于是下法司擬罪銑言竟俱論死鸞罪得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冤之自後無敢言復套事矣時翁萬達議有曰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誼宜棄而不守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自　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爲日久矣然　正統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　弘治中我軍猶歲搜套搗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習爲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頼　廟堂注意修舉亦暫爾彼此强弱盈縮之勢較如而何

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開渫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諳知我勞而佚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即師小利尚難其歸倘失鄉導全軍何賴且數萬之衆緩行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尅日襲撻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戰固無定地定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逃遯筋角時開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又數萬之衆出塞有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黄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愛有禾黍桑麻菽粟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故其赴敵如赴私讐宜有必奮然且逃于兵亦怵于死生往往退怯以煩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若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其

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于套秋冬馬肥爲虜强則我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失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亦肥乎而乃止于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援擊我也秋冬馬瘦虜强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盻之間情態立異奈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即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遯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塚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闗敗虞陷没則事勢異也往

據諸邊本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窺踰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任收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爲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非河而守之亟築塡墻次移邊壁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拒空套以出沿河二千餘里築塡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壁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不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況我邊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可充飛輓難繼此尤所當先序而礙思者也事變之來易其有極孰能逆覩異時者或自相攻擊或薦遭疾疫套地之復此其時乎今獨當謹我塞障備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處事忠篤如此久之俺荅益求入貢萬達言俺荅乞貢請

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疏奏自火篩作梗晉趙淩厤迄今四十餘年自　嘉靖辛丑虜人肆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虜計中蓋虜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渾源甲辰由宣府抵紫荊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東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殲醜虜以雪積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勅總督鎭巡等官過加防禦二十七年虜大入大同參萬達策虜趨鎭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趙卿貶萬達俸二秩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諜知之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鎭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時尚文老矣尚健鬬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死得　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

鞠戰殁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兵攻闘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是棄師也率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輿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總兵趙國忠又敗之于大滹沱復與尚文等分道追虜虜狼狽夜遁萬達以捷　聞議者爲數十年鮮此戰功久之又謀深入萬達疏請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勿以號虞取敗　上然之萬達尋　召還郭宗皐代而尚文

亦卒張達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爲三覆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達亦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　聞逮宗皐等罪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寇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藩焉至是三衛反尊虜深入至古北口巡撫王汝孝悉衆禦之虜佯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騎具鍬钁抉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虜遂長驅內地將逼通州巡畿御史王狩馳旣通州曰此　國家咽喉處也督吏民城守收

從弁膽踰河西勿使爲虜用及虜至以白河阻不得渡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處抒夜爲疏繼使走請援　京師始震悉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兵四萬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杖庫關掾倒勒賄不時發久之未能軍本兵丁汝夔以聞　上大驚　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民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發畔咸寧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內視稍強拜鸞爲

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之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敗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効分遣京營兵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下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人擁人連絡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齎糗糧　制下犒師牛酒諸賚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illegible]餱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甚有餓死者　上怒令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辦事虜日大肆焚掠至

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傷集門下闕不得入號聲徹西內　上命啓扉納之是日虜遊騎往返六門外勤王兵無有敢攖其鋒者令所執內臣持書來多嫚語求通貢時　上坐西齋宮烽火四起計無所出　召大學士嵩禮部尚書階問虜事嵩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胡止云掠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恃宜權許以款弟恐將來邀索無厭耳　上俛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　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同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再集群臣以議日午群臣畢集階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　上聞群臣相顧莫敢發時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何必問問則恐後生

懦夫闇于事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衆入寇震宮闕彎弧我阬而迫乃許貢耶與城下盟何異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　上奚議奏入時已暮　上思馳騎　召起至西苑　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併釋沈束獄以作人心且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嵩即請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已而虜出鞏華城犯諸　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大口亭午　上出御奉天殿　勑責逮繫都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就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繫諸獄仇鸞大譁遂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戢削籍起遷巡按王忬爲僉都御史守通州時　上下怊然忽遽發本兵束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每往偵不十里遇遊寇者詭言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椎髻

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益朶顏諸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衆寵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　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即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奈何觀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夔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于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故不敢戰乃誘曰汝夔有禁勿戰語稍聞　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埛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野中貴遂謗汝夔守謙貳于虜　上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爰書少緩上坐齋宮大怒刑部彭北周故緩獄以覬倖免亦就逮廷杖奪俸久之虜已東　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例三覆　上亦杖之削籍仍追故貞吉廷議多詭僻詆其狂誕中理周尚文沈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謫焉　詔大將軍鸞盡督宣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鸞實中情怯

矜大言厲妓外爲容已虜剽得金帛子女無算意欲滿乃循諸　陵而北翔徉去鸞終憚不擊而潛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覘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既退乃收斬虜所遺我稚弱及降卒逃者以捷　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曰仇鸞免送于是　詔鸞省京營虜虜既歸會疾病人畜多死厥掠皆歸部落稍中悔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市俺荅遂上書求貢三十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請督臣蘇祐以　聞下　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姑從虜以紓吾邊且　永樂、成化間嘗許女直三衛市矣何獨靳于虜　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堡浙及延寧以侍郎史道經紀其事駕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躙我　八陵虔劉我赤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繆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厭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于備槩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獲得

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若其人內迫于 國家之深恩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悄于敵之重勢則務中其欲以求寬推 陛下獨斷下相嵩等八大臣議皆憚鸞唯唯鸞密疏爭下繼盛 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費金幣萬計顧得駑馬作市已即禁飛牡駒引之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我叛人蕭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欵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

流伏甲市傍若幾殺俺答因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爲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頹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爲內應會諜者引還史道遣人譲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鸞加太子太傅道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庾一羊數釜米如珠而牛羊如山竭虜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 詔從祐議召道還其冬大入邊

殺掠邊臣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即中國能禁民勿盜耶三十一年復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俺答恚益縱掠逢時上請合兵征勦 上命鸞相機捕逐毋仍覬望然鸞假寵長懦不敢發兵進討又恃通市不爲戍守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恣意朘削爲橐橐計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拒虜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闌臨無復顧忌動稱貢市有司廪餼惟謹至是大掠懷仁諸堡守將莫敢誰何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

塞毋拒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破之必矣兵部謂深入則蹂我 幾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率兵出塞捕虜 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寵嘆吒以虛聲聳 朝廷而學士嵩亦與鸞交歡數于 上前言鸞不戰非計于是令兵部傳諭須一大創自是亦覺鸞不足恃矣已而邊報益亟鸞疾劇不能出師猶戀大將印不欲辭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然實不能出也尋病死都督陸炳發其奸 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更言者死嗣是頻

年侵掠三十二年冬虜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
于　京師　上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
戰守狀時薊遼總督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
甚力虜百道攻之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
聞詔賜犒之時宣示威德將士氣益倍虜不得利乃
引去事　聞進博都御史時虜患益熾朶顏挾之索
賞無時守臣奏言由海關稅銀給之又邀卒出塞輒
縛求取贖諸將苟冀無事斂軍資賂之少不與則殺
所縛其暴横如此明年王忬以侍郎督薊遼大郄虜

于喜峯口因籌三衛令鎮巡以綺綉胡粉之屬結其
妻孥慰撫備至又約薊遼總兵各以六月耀武其地
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絶三衛稍慴復爲我用三十
五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奇衛舍人與丘富周
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蓮教倡惑先後叛入虜虜
居之豊州號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
虜治攻具墾田積粟收知界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
者輒歸虜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旣腴
地令事鉏耰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

令副使楊順計獲　部給賞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
斬俺答諸酋子萬金伯爵擒斬丘富周原二三百金
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勲及弟
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
富問儒生計安國留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
爲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恐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
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擒富怒令邦奇與浩
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
呂仲祐内應攻大同勲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

騎至邊索所倭刀識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祐姦狀
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
浩廷美家三十六年俺答入宣府塞冬大掠大同塞
其子辛愛妾桃松寨者以私通部目鬱帶帶懼誅來
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且詐言以我叛人丘富來
易總督楊順懼議遣還或曰無傷也我失丘富而彼
得鬱帶沮降且辱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磔以殉虜竟
不執送丘富攻圍右衛益急烽火斷絶順告急總兵
尚表轉餉虜遮圍數重經月不解城中至併竈而爨

危在旦夕亟命督兵濟之久之大兵集虜拔帳北遁運餉始至居民呼聲震地慶爲更生連歲大同以守者非人虜視爲往來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襍處其地　上心憂之凡動發太倉銀歲例外以數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使勉賂遺而邊民所沾不及十之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宜大可棄以誑聽聞既虜圍右衞急　上屢問計于輔臣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本兵許論習塞事請降　諭問論論阿嵩遂言右衞遠在大同西北深入虜地異相所以得安

由東西堡寨聯絡策應之也今墩堡悉毀于虜遺一孤城于極塞外故虜一圍困卽聲問隔絕計非重兵驅之虜不肯去卽虜去而兵無宿糧計必速散散則虜必復來今圖爲永安則必復該衞兵馬原額以今地方荒歉偒聚踴貴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爾則此彈丸一城雖孤懸虜地猶可保也論熬設爲難詞欲　上自棄之　上顧益憂念汲汲措餉發兵援之虜尋引去右衞以存辛愛聞大同急起楊博督宣大薊遼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

捷　聞以嚴嵩挾憾竟抵不錄明年春虜入薊州塞自練兵議起薊鎭客兵減十之二而春防視秋又殺十之五以故鎭兵最爲罷弱是時把都兒辛愛數萬騎以朶顏酋影克哈莪爲嚮導入寇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譖忬挾虜爲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灤河暴漲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是歲俺答由鎭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

總兵劉漢謀乘間攻板升擒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臏趙溱俱敗死胡鎭拔柵走　京師戒嚴　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銃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　肅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强

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糾其父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利阿爾禿厮始躪通匿西海爲甘凉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析而入于虜塞東西岌岌憂之　帝嚴明虜軨邊計一不嘗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市未浹歲絕之而邊臣顧私昵虜相與爲欺蔽邊大把　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冦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

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劊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留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内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聞所殺虜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將黃台吉以偏師駐宣府塞下綴我兵之誥奏　詔遷懷來護　陵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爾内地浹三旬無與抗者

値雨潦千下其騎乃還延出塞去事　聞　詔逮維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誥罷去三月衛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掠昌黎撫寧樂亭盧龍聞　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莊虜聞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棰崖中崖深十餘丈積尸爲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詗知爭趨至割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爲言者所劾謫罷有差二年　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患以譚綸督薊戚

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衂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召募至三萬令卒治塞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州及環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虜自避不敢深入薊四年夏俺答大舉犯平虜參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巡撫李秋曰千里邀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道

不聽促參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　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俶俺答愛之爲娶兀愼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兎扯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巳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其部南走扣敗胡堡求入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于中國亡繫也總督王崇

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北奇貨可居吾豈館餼餙輿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縶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賜中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懸之與我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亦遥足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黄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我以一居者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覘其俯存舊部落勢必讐應黄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黄台搆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

失與戎羈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而俺答忿忿侵擾不止矣因具以其章上　聞　詔授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兵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開全謀哭罵俺答曰耄悖不遄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侵漢漢士馬强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損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

閲騎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其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則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保于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斂謝使者曰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臧叛虜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爲聞諸朝來報屬黄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

還語俺答點名黃台吉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宜領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戰則敗約我無餅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老祖諸逆酋以獻周元則變報毒死始全與丘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蹤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千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畜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奉居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死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初陷石州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舘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以萬計遂遁去朝廷屢計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

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日奈天也罷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款堅宜聽且乞 詔邀臣毋燒荒搗巢生虜數下 廷議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乘塞不設備其將如何宜更議毋遽許廷臣咸言市虜 先帝所禁奈何弛之崇古言 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鸞故盟易寒今虜實仰我搏顙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 國初嘗王和寧王順寧矣 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不遵而徒藉口于 先帝何也因條爲八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于 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弟各都督同知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 勅賜俺答曰我 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服朕纘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 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戴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 本朝款塞稱藩厥有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

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　勅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　詔甚恭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藁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綵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

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　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　帝何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虞陝西太師行爲若請矣旣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益邊乃請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侄勢相依倚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

詔議非是之誥去戴才代才上言陝西諸酋歲久不可令虜雜其間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市名關出者奈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示羈縻　上詔讓才而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更乞月一市崇古爲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剌麻僧詔給遣之巳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婿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旣予封矣其

何衡于方寸之印予之當鐵鍋宜勿予即予予銅毋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塀稍給賜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凛凛邀約陰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市毋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以車夷苯因等東徙苯固者不知其所從來　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弱處爲我外藩車夷旣劫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藩籬徹中國制馭不可不謹　詔俺

答歸車夷自俺答款後塞下稍寧邊臣皆論功受賞大學士拱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弋而荷鋤闕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覯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照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廷而臣等所爲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摇尾而乞憐逆其頹則狂猘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罔非可以禮義馭服法度繩約者也　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

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討却其請而斬使者絶之于是黠虜怒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鎮甚或直抵　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　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賛我也于是因而受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上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讋懾百蠻况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王之德威于海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綏懷之威寬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戌倡獗以來　先皇

帝常切宵旰之憂下　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功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即有修爲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既效順邊境無事正　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

方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制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爲患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即我得遂與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由前二說既皆驗于行事由後一說方取必于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惰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恤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寖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 勅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者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褒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與中國之元氣日壯而 廟堂得坐勝之策天下幸甚其後俺答死子黃台吉嗣黃台吉死子扯力克台吉嗣各邊修

貢互市如初故東至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達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鎮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衆無廢墜獨東虜土蠻未靖而 朝廷之所經畧亦專事于遼之東西焉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欵而獨已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詭言修貢事 隆慶五年四月寇速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寇長勝堡 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鎮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將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受當事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一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擣紅力寨斬獲無算先是土蠻與俺答吉囊皆小王子後爲元種住牧雲中迤北俺答强東置匙兒可萄鎮西置吉囊于河套遂橫行沙漠間土蠻東北徙舊遼陽廠子孫雖不能頡頏于黃台扯力而生聚日蕃衍衆可八十萬有八大部世爲虎憝兒憨猶華言

可汗也雖于二十四營中時出沒爲邊患而受賞于廣寧頗就戎索無它異兵甲粗具邊人呼爲皮襖達子　萬曆末酋虎漢兒者新立年少嗜酒及色即能雄視朶顏諸族會奴酋勃起嘗蠶食其邊界掠殺馬牛羊無數不能支且大市在宣雲皆俺答後卜失兔車爲政彼貪漢物弁附市其牛馬皮角氈罽多爲卜部所漁食積不能平會卜酋欵久君長象于緍絮麵蘖部落亦稍稍效板升大邊有誅茅構土室以居者勢益慵弱插部以久荒漠恐嗜欲惡衣食既爲奴所逼處遂得然有故土之思焉則席捲西行戰克哈慎兀擺諸部無有抗扞者徙帳直壓宣雲迤北擁八娘子各有部曲其志亦將曰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此順義王而所爲大市諸漢物僅得之以伏臘祭其先人丘墓自爲大可汗不亦愉快乎　天啓末遣百人講于新平堡守將盡夜襲亢殺之則憤而起衆薄大同城殺軍民數萬諸城郭墩煌大震屬今　上卽位朝議以新城王象乾久在邊邦巽此酋數十年鎮薊時曾爲加撫賞遂從致藉　召入京年已八十矣平臺

召對王曰臣能號召西北永邵諸部令從以抗之無難也于是用爲總督盡監護諸將于陽和至則果令卜永華合從與插戰皆戰負插鹵卜酋閼氏與其邱弄而熟視曰爲大可汗何需此廼盡夷故俺答諸種遣精騎入套吉囊子孫俱頫首屬之東起遼東西至洮河皆受此虜要約矣象乾不能持初議則上章曰急用欵　天子計猶豫姑許欵尚責戰王公則遣通事與講而自以私財走家童入燕市市蟒紵鏤作金鈒卮盂好者賚之曰此不腆聊以賀可汗且需後命也事勢始緩而象乾亦以憂愁病偏枯臥起不離床蓐插亦遣好人候王公遺之生酪漿養牛善馬其胡雛曰記得我祖若父言世世受王太師馬法恩王太師馬法在吾屬寧敢反乎于是盡變平臺召對語持欵疏上　廷議猶斷斷稱和戎非計　上終俞象乾策乃講欵事新加八萬于邊門外開刀刑白馬以盟曰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嗚呼　廟謨深遠矣

建酋古女直裔也凡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元十八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

諸夷之爲衛所其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　永樂初毘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併外藩　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宴勾建州剽掠　正德間祝孔革等亂阻

朝貢至　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惟謹　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關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鎭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

元孤懸扼遼肩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當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陲晏然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清河近酋王杲東隣兀堂諸酋去遼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圉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裝學顏跪請聽市寬奠永奠詔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

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　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諜杲匿哈納塞勒精騎馳勦得二十六級杲僞以蟒掛紅甲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悉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杲送境上檻車傳致

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視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之會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怒王台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仰逞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復勦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而仰逞二奴結婚西虜哈屯恍惚太潛爲嚮導勢漸張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判江上夷與虎兒罕搆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健

如厌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特　賜諭祭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兒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兒馬早歿康古陸厲台妬生者爭分父業爲虎兒罕所擁亡抵逞家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毋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壻因借兵黄台吉復季勤諸寨黄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白盔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十一年癸未阿台盔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縱掠撫順

邊渾河口徐引去李成梁因與兵備使請四方會議直擣古勒寨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得倘等已前破阿海寨捷告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畀子孫自是虜遺種東夷震懾遠去一蟊賊云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盔借西虜援兒恍惚太等騎可千餘睏猛骨孛羅幷虎兒罕子歹商日尋于闘總督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勑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乘氷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逼脅李松再宣諭之二奴驕蓋挾請貢　勑松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偶伏因遣備禦霍九皋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圈聽撫則張幟爲號案甲勿起不者聞砲卽鼓行前如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圈門頗横恣目白虎赤勑斫霍九皋中臂九皋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毆我兵十餘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

孫孛羅仰加奴子哈麻盡殲焉成梁兵闘砲繼至脅收獲級千餘捷　聞告　廟　賜爵有差自是海西酋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讐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歹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詐挾索貢　勑如二奴時蓋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讐敵二奴侵凌海西其勢日强至十五年丁亥巡撫顧養謙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請　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

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疏請宜降詔以示警戒而　天威殷重下旨逮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委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惚大等萬騎悉攻把大寨我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秉虎兒罕殁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反商鼎立至是以彎虎兒罕故甘心反商爲北關內應因約反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反商而猛骨孛羅亦助康古陸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反商因日焚其巢往十八寨十六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勦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成梁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二酋奪氣倒戈降成梁釋不誅班師還開原養謙謂反商弱多疑即賦諸酋立之不能有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反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務以畏我因重反商反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且反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會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令反商以叔事之刑牲盟久之反商死撫其裔盡厚而猛骨索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構怨奴兒哈赤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奴兒哈赤者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鄉導死于兵火奴幼隸大將李成梁幕下成長乃颺去自雄東方漸北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海受創奔就南關都督反商時北關遺孽卜塞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攻反商惡奴以反商匿其仇亦并連卜圖之　朝議諭反商歸海約婚于奴各罷兵奴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又斬木札河叛夷克五十以獻且逃亂樊有殉國忠請得陞職長東夷遂授以都督秩與南關等是時　萬曆十七年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强後三年竟殲反商族以爲塞功加龍虎將軍自是勢益盛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孛羅方讎于鬭南關不絕如綫奴酋益旁嗾朝鮮及黑龍江諸夷三十三年乙巳奴酋勢益張漸逼奠寬李成梁請徙寬奠新疆居民入內地棄新疆爲甌脫已而奴酋張

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大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科臣劾成梁棄地啗虜罪三十八年已酉奴酋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又勒騎任撫順關脅賞幷勾西虜宰賽煖兎等窺開原邊吏告急　朝議急撫北關收宰賽以折其謀明年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又圖其婿江夷卜吉台吉台急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奴修怨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馳突清河間　詔徵薊兵赴援并禁糴奴即詭奉欵且計縻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懇願不

背漢耕牧無敢遥于異日請質子爲信并訟北關匿壻狀　朝廷信之未幾虜我弛備即圍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至總督薛三才疏爲往失策棄南關已過可令北關再折入奴乎東方憂滋大矣因發兵援之且請募兵屯開原以待其變御史翟鳳翀言奴意不在壻與女特假負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以天朝作外夷提合强北關以必從宜急救北關而別遣將駐清河撫順逼奴巢以壯聲援報可奴于是撤兵復欵勉無他意而毋發兵以圖獵爲名不知所向

當事者信其質子終忕視之李成梁死無稱塵者成梁子李如松戰死朝鮮李如栢罪廢李如楨難提督西司房然門祚衰于成梁時所任遼大將多西人不能得東邊要領哈赤受市賞于撫順關佯搖尾不敢有他遼人士視益輕易宴賚皆惡草具貿貂參之進無算即所養卒亦習以氣凌奴矣聞其時且有徵其妾入侍官中者人參產東北夷故事開原清河有兩市奴强從間道梗開原路盡要入清河北關生計漸落于是開原之牙儈共北關日爲蜚語譖奴北關許

奴爲媳之老女渝盟改嫁煖兎奴來訟開原道復左袒北關不爲判奴啣恨次骨後所云七宗惱恨者此其一也邊將吏不爲之講解時時大言奴必反又不爲備而奴益練習其部曲合兵法然貢市如故特稍稍怨期貢夷爭車價爲口實耳未敢明自反狀屬李氏世爲將居約久恩借事令死灰復然官府省臺間多熟路凡西將鎮遼者十不一全張承徹西將賢者會推鎮遼者辭謝不赴李氏兄弟陰謀曰但勾奴一動于撫順張將軍必無幸惟其兄弟可恐使旗鼓一

建奴固我家所卵翼而封殖者易與也孰知其如潰川之不可隄障耶明年戊午奴果反陷撫順備禦李永芳而殺張將軍承胤　朝議洶湧特起宿將李如栢杜松劉綎柴國柱等赴遼而命楊鎬往經畧之固俱李氏積素累舊者而衍十萬金佐軍興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其職奴復歸漢人張儒紳等行間賫文請和以息我師巳又逃撫安三岔白家衝三堡經畧鎬兼程受事抵關請徵各鎮兵為援時偵報奴合寨猱衆十萬北關偪立朝鮮已與之姻結且督匠造

船烏龍江而李永芳亦降為之使巳圍清河守將鄒儲戰歿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寬之衆望風奔遁經畧斬千總以殉稍止久之又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明年巳未春援遼師徵調雲集　廷議以經畧報奏久稽恐師老財匱閣臣方從哲票旨馬上催戰二月遂決策誓師分兵四道馬林帥兵從靖安堡趨開鐵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帥兵從撫順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栢帥兵從鴉鶻關趨清河攻其南劉綎帥兵亮馬佃趨寬奠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約期出師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洩至期杜松抵渾河則棄車營趨利半渡賊卒兵萬餘忽邀擊衝我師為二松血戰力竭師遂殲馬林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深入連破十餘寨越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大潰綎歿于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師報至舉朝氣索逆勢益以不振　詔以李如楨代如栢經畧鎬戴罪蒞事當是時寧寬諸奠並比于奴御史陳王庭請　諭朝鮮屯兵沿江塞

奴窺寬奠鎮江之路并　勅北關連屯開原候奴犯開鐵即襲其老寨無為所紿頃之奴帥部衆于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寨巳又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躪鐵嶺撫安等堡而新帥李如禎方與經畧總督爭亢熊廷弼以新推督後命蒞自敗書初聞中外衆皇匝月爾後旋就怠弛　上亦稍復寢格矣奴遂僭號後金建元天命黃衣稱朕指中國為南朝顯抗衡為敵國云未幾擁騎數萬從靖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又陷鎮西堡潘鐵奔潰　上特簡熊廷弼受

一九〇一　十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經畧代鎬任　遣兵部官部兵陝浙河南山東諸省差御史張銓按遼而逮治楊鎬以李懷信代李如禎時奴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又遣部夷佯綴我師而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塞及白羊骨塞北關相繼淪没廷弼至以瀋陽城空難守决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熊先是按遼風裁赫然至則旌旂壁壘一一改觀爲壇祭杜劉諸將凡縮朒者皆劾斬之獨鐵嶺守將王文鼎燕趙名豪也其親知多貴重有氣力新受事未半日而鐵嶺陷熊亦反接

之坐纛下監司諸將長跽請命終無所聽竟論斬堅壁厲士巡撫周永春請添兵守鎮江護朝鮮貢道佐聲援十二月雷震廣寧諜稱奴方遣奸細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大雪士多饑凍廷弼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以扼賊衝明年奴輕騎出没潛犯海蓋悉撤東邊縮新塞十餘里另起一城而反老寨諸夷于新寨令力拒守矣　廟堂之上妄意爲間暇憤文鼎者修怨于熊摭拾其它事弾文歷歷熊辨之强而詞多不恭久之罷聽勘以袁應泰代弼年爲　天啓元年經畧袁應泰至袁清幹非大將才奴以數萬騎圍奉集監軍道高出率兵赴援至虎皮驛奴遊騎見塵起遂引去攻畧數日殺傷頗衆僅以城免時總兵賀世賢尤世功擁衆弗救蓋三路敗衂以來中外爭以疎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冦入門庭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奴于是舍老寨而給新寨近槃據撫順深入瀋奉肆然無忌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不明偵探常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

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三月奴載釣梯傾國士馬渡渾河深入攻瀋陽圍守禦時不克下後從東北面累土塡塹登城吶喊城內應之開門而入城遂陷守將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出逃總兵朱萬良等扎營渾河南以自固不敢前已經遼令議撤川浙土兵保守遼城而遣朱萬良姜弼將兵屯虎皮驛以爲奉集聲援報聞　詔廷臣會議防禦長策御史江秉謙復議起熊廷弼經遼而奴已長驅進逼遼城矣經畧袁應泰督總兵侯世祿李

乘戍宋萬良等拒敵應泰親出城督戰按臣張銓督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次日相持又次日奴衆排砲車過河結營東山我軍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我軍不支奴遂以步兵攻小西門應泰急退入城與銓東西分彊嬰守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傷而走有馬達賊萃東門夾攻至酉時小西門起火奴兵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應泰知勢急登樓引刀自裁銓被執罵賊不屈死之總兵賀世賢降至曉奴酋始入城安撫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者見城中火起知城陷遂潰或西奔三岔或南至海上而奴兵且四出擄掠已而奴下令括民衣又于東教場聚貨物分給西虜次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百姓乘亂奔逸結隊南行者數百人奴復遣將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之矣獨東山礦徒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則擊殺之于是　朝議布置三岔河守山海關四月修山海城原監軍高出且倡爲棄河西以陷西虜之說爲奴虜相擠我始得以固守山海旋爲言者所劾卒就逮治監軍王化貞復請調天津水兵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赴旅順海口聯海上犄角朝鮮壯南衛之勢以慰其心厚給杪花爲我藩垣以圖恢復計疏入　命如議給應又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毋致稽悞　遣御史方震孺郵賫遼東復起熊廷弼兵部尚書經畧遼東奴復聲言進犯廣寧廷弼抵京　上命賜尚方劒與便宜行事廷弼請揀京營選鋒報可久之王化貞遣練兵遊擊毛文龍領兵二百餘人赴河東招降叛逆准以便宜行事文龍舟泊連雲島上蓋州致書蓋金復僞將楊于渭等勸其歸順以次進廣鹿給店石城長山色利海洋王家諸島獲其島官而安撫其民時有遼左衛庠王一寧者因城陷奔朝鮮求援朝鮮義之送歸國過于石城文龍拉之襄事又招撫雙山等處屯民括其間頭角稍異者給與憲札銀牌以鼓之民皆踴躍稱快日扶老携幼聞風而至已又至朝鮮彌串堡令鎮江避難人民潛誘鎮江士民咸共嚮應次日千總徐景楷潛度送款且云僞將佟養貞出兵

抄殺城空可襲文龍于是進兵攻鎮江長驅登城賊衆潰佟養貞迎敵被擊仆地就擒斬獲無算文龍入城安撫百姓爭持羊酒犒師寬甸一帶城堡相繼歸附捷至稍爲吐氣然兵勢寡弱孤懸海島援不可緩矣旋　旨諭登津速發水兵從海道前進策應于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而遣郎中梁之垣宣　諭朝鮮分兵犄角而給發糧餉陞賞毛文龍等官有差即命之駐兵鎮江聯合南衛東山乘機進討已廷弼

奏兵馬孱弱不堪臨陣宜汰還另補并祈　勅當事苟且塞責之罪奴襲金州時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反報酋子三人率兵八千走薊州持一月糧剛圍鐵山鎮江復陷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久之化貞以西虜效順南衛東山之民鼓勇主于進戰而廷弼持三方布置之說主于固守即鎮江之捷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稍郄　上以經撫議論不合着令會議可否是時奴在遼陽未動王廷撫在廣寧收拾餘燼欵西虜並樹黨條奏似亦有次第人情壓熊之技倆大半袒王而熊猶戀經畧節不舍持兩端則與　朝議定巡撫居外當虜經畧居關往來控制如是者垂一年無事詎壬戌春奴渡河圍諸堡堅拒相半攻守幾積月實無意至廣寧已又進攻西平堡未下將歛兵回營化貞遣總兵孫得功爲前鋒劉渠帥之以攝奴方欲交陣得功分其兵爲二翼遥渠迎敵比接亦得功遂帥衆奔渠兵見後帥奔亦相迯潰渠被傷死得功衆兵降遁兵潰歸廣寧城內人民驚亂不順虜

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火藥至有設龍亭欲郊化貞迎賊者將領江朝棟入告急化貞遂倉皇棄城奔閭陽驛城遂空熊以九千人駐凌河距廣寧百餘里見化貞跳詢其故曰廣寧人欲縛我贄奴今空城盡跳矣熊懼大夌人亦將贄彼擁化貞曰公前行我爲公殿隨燒絕一路屯堡跳至關越三日奴偵知廣寧城空始以輕騎追襲見驛路燒殘無糗糒井竈可資乃徐徐東去于是燕趙諸公起刺熊若曰今而後得反之也經撫並檻車徵置獄以太宰王在晉爲經

畧駐關東莞人袁崇煥以邵武令從計吏入京請纓得僉事銜兵寧遠奴踞遼瀋據河西不啻爲既脫廣寧城衛畫荆棘五百里烟斷在晉疏曰東事雖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矣故今之經畧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之責任更重惟與議者洗心滌慮毋互相舛戾得以一意展布爲便且以　祖稷山河之

重而根基命脈寄于一丸泥隄防稍疎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實無足恃何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内惕于風鶴奔北之驚䰟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堞頹垣凋零慶歲將恃兵力乎恃人心乎恃地險乎所恃者宗社無疆之福耳夫自古内嚴而外自治内安則外不危則今日莫急于憂内乎而内患宜防也内奸宜詰也内備宜飭也内衛宜嚴也内供宜節也内應宜急也此五者皆所不可不加意者也已逮熊廷弼王

化貞下　詔獄授毛文龍總兵登州判土一寧贊軍務秋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堝湯站等處戚級馬械有差尋上疏曰三万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兵冝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通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或招或勦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没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宜以陳大韶從三山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王學

易從廣鹿島入守金州則彼此牽制有犄然之勢朱鵬舉從長山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劉可伸從石城島入守海州林茂春從小松島入守盖州程攸從麗島入守岫岩張忠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甸間并相機直入奴塞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懼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官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銳師以蹙之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

躡其尾奴可立滅也。未幾奴酋進攻寬奠，抵十三站等處，戮遼民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其妻子。遼民多結聚錄州城南，已還兵。奴自往新塞，李永芳往遼陽而四發兵防守：一枝守鎮江，防朝鮮；一枝守南衛，防登萊；一枝守廣寧，防西虜。又遣永芳渡河至廣寧，差遼人賚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時款夷爲哈喇傳大罕酋孛羅賚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部暨三十六家，而中有答喇明暗𠏉兒計台吉及王焼并不受賞，尋諸夷亦勸之受款。有歹青者最

貪横，奴賞金購之，與欲之婚媾，太之任爲歹青婚經臣王在晉令人間之。而虜之近廣寧者爲墩虎兎虜中之王稱憨者，昏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太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强，故奴不購憨而購歹青。憨貪二十萬之賞，具金繒莽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其弟虎憨往往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哈喇慎等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滅遼，共誓復廣寧以洩忿，且欲糾召卜火諸大酋合攻大隙。西虜以憨爲主，憨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所視爲重輕，故

講賞惟憨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也，所部日朔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伻。至是春，憨令來索去年秋并本年春秋諸賞。經畧王在晉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陷没，憨實悞我，何以賞爲？我兵當鬪數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款則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通使委曲調劑，僅與本年秋賞以羈縻之，虜始就盟。至期，令道臣閻鳴泰、袁崇

煥等出關，伻令鑽刀歃血定盟，願助兵滅奴。若奴兵至而憨不援則賞革，若通奴之路背盟陰合則罰，皆指天爲誓，而款事報成。此外則有鎮安朗素賽也及粆花皆願受款。蓋粆花切近于奴，奴動粆花必先知之。奴地距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于我，不能歸，故西虜既款，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中之，必不動。故款虜爲當目急着。弟其間亦有可虞者：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爲唆；朶顏諸部亦漸生需索。昭明信于犬羊，責寔盟于

猖狗難爲久要不忘之棐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索羅部窺我之弱往往借助兵之名率衆索賞而臨邊止數百騎烏足勦奴且助不可常賞遂爲例索而不與究必啓釁又先是五路頭目妻子爲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炒花炒花不能養又投奴酋奴用之以守廣寧而以眞夷雜處其中已而闖我圖恢復遂悉遷五路投降之虜于海蓋間而用眞夷渡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混我以爲款虜則禍患興于肘腋之地凡此孰非可虞者要之權以款爲

羈縻使雖不爲我用亦不致爲奴用耳至于自强之策要以戰守爲本久之王在晉　召還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遼難得人願出關城董兵務　制可而以張鳳翼爲登萊巡撫三年癸亥永寧大捷復州僞總兵劉愛塔謀內應不果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時奴設五瞭臺甚密以梆爲號比傳烽尤速毛文龍旣素知滿蒲等處遠近險易已聞奴有西寇之期遂指授諸將將分兵五路文龍親爲策援討我設疑彼必齊梆將歛兵內顧遂設空營三以疑之復令杜貴伺機直冲甜水店于是奴兵自相蹂踐全軍潰退文龍以捷　聞久之鳳翼䟽曰他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充强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焚殘在在蕭頹垣敗壁人當挫衂時時驚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畚鍤非一年可就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

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彷徨誰爲衛霍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堅守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實擊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浸假而造作浮車用紅夷從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繹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故守關之策有三其一以山海爲家

當以前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探以一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翼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練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趙克國困畀开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雁門法養威蓄銳俟我生聚多訓練熟然後興問罪之師此正着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以興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翼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可便則如督臣誘哈喇紇與之仇殺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閻劉愛塔與之疑二以潰其腹乘機觀變俟彼釁甫投隙可抵突然

爲批吭之舉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登國芳爲後勁使舳艫相望風訊時通又善結虎酋假金白復仇之舉聲言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而榆關將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兎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方以誤之法總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足以兼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橫海之氣不然我之所防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動此堅亦搖關

以西尚得安枕乎今關外業已分派兵馬宜簡才智沉雄之將出而料之旋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晝夜圖維出死力而悍嚴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來爲幸哉未幾文龍又偵知涼馬佃爲奴牧所于是領兵萬餘分路夾攻克之時奴情驚動文龍調兵三萬裹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牛馬島分爲三隊奮力追殺斬獲夥級器械甚衆冬西虜哈喇愼耶索犯邊參將王楹死之輔臣孫承宗令督臣安撫哈喇愼及奈台吉等毋相鼓煽

頃毛文龍又奏烏雞關捷并促發餉百萬以爲覆巢之舉巡視西城御史崔奇觀擒獲奸細韓宗功伏誅四年文龍擒賊將金重德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久之奴酋旋率萬騎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後文龍帥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皆捷自是收復金復等處由金州至永寧堡蓋州以及清河寬奠陽湯姑鳳凰城并鎮江一帶幾千餘里秋獻俘并恐恤戰傷及旌擢有功將領以示激勸時樞輔孫承宗出關巳疏敘前屯趙率教寧遠將滿桂

等爲能安撫難民開屯荒地馴服款虜餉條丁糧皆國費而得人心俱宜加擢總兵以風勞臣旋以文龍海上屢建奇捷陞秩賞賚仍命相機進取以奏成功自南四衞爲戰場惟金州東聯海蓋南逝登萊爲彼此必爭之地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軍難恃登撫武之望議城南至旅順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狹東東西相距僅十里議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臺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圖聚遼民數萬人而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部議允行戶部議裁登餉十萬應之詠

鎮以挑濬之費未充尚未舉行而張盤駐旅順朱國昌駐長行島曾有功駐三山島自若也無何有功擅約盤國昌率兵破上奠功及國昌盤至有功爽約不赴旋遇虜騎猝至重圍我師盤力戰被執國昌罵賊陣亡奴兵復攻旅順城破屠戮一空有功鬭變潛匿不救報　聞部議旅順口直對登州爲我師東渡之門戶宜如前議濬河爲固不容再計而前以戶部議裁登餉事遂寢闕夫計數萬金之費棄一百三十里之險是所省者小而所失者大宜給足其資以勸成之便自是島帥文龍撤回旅順發兵與登撫議不協命兵部酌議平之是年秋有降虜學庠劉伯强者歸正因用之爲遊擊詐稱四王子在錦州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遼民即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總兵馬世龍信之遂調叅將李承先彔之甲統兵直抵柳河口渡河攻趙州比兵至奴已傳烽燧伏兵四起我兵不敵棄甲奔逃奴躡至河上承先等扎營未定賊兵突至

承先之甲拒戰被創而死樞輔疏　聞　詔督撫道將嚴加防守冬十月以兵部尚書高第爲經畧賜尚方劍以行旋以之望與文龍恊改之望南兵左侍六年丙寅正月奴酋率兵過杜家屯至葉英國札營已進大凌河至松山經畧高第疏請調兵赴援　上曰何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乎下　廷議兵科羅尚忠謂今日之兵不可調又不可不調何也兵勢既微則無以實內地然求調不應又無以壯軍聲樞臣宜權內地之緩急多寡酌量應調急

道不可調綏者豈可調也兵少不可調多者較可調也經臣亦宜權閫外之緩急多寡增置調兵少處宜增調較多者可無調也急地宜增調較緩者可無調也關門與寧遠孰急見在之兵孰多守關門城爲要着守寧遠以守關門乃爲穩着則守[illegible]之尤爲先着如第就關門論止應及時修築逐日簡練兵至數萬亦不爲少如寧遠險隘萬分可恃袁崇煥肝膽筋骨又堪倚仗便當藉之爲干城不可以之爲孤注經臣既在關內鎮臣楊麒便當練兵出關與崇煥併力堅

壁願經臣之斷而畫之亦願樞臣之審其成畫以爲應調而毋泛泛應之也總之關以外遠一步則有一重之保障近則偪而危矣關以內近一步卽有一處之應援遠則遥不相及矣伏望　勅諭順天撫臣卽督各道練兵繕器以待不時之需已下　廷議酌援寧遠之策尚忠又䟫曰救援寧遠一着關係呼吸卽乞　聖明定斷未遑竢衆論而集之也益關門以外一片石喜峯口等處尚多瑕隙獨寧遠爲阨要舉朝亦明知寧遠之當救乃有謂我兵一出必且舍寧遠

而屠援兵不如姑且聽之惡是何言也夫所貴乎兵將者爲君父不愛死也若惴惴焉慮冒矢石而潛伏城內是匪以兵守城乃以城蔽兵也以躲爲守猶之以逃爲戰是何言也然則能逆救兵之必勝乎則又難言之矣關門剝削已久各兵艱苦備嘗甚至無甲又甚至無衣多有質弓矢以易火者驅饑寒氣綏之衆而逆其無失職則何能第斃于饑寒與斃于戰鬭等斃也失兵于寧遠無事之前與失兵于遠寧有事之後等失也萬一有救而無失則其功德又不可量

矣今宜嚴諭樞臣速簡兵力之驍勇者多發以厚其勢與前屯趙將之兵併力東向特其進兵之際未可躁鹵定用酌量或故出疑兵或潛用間諜卽不然止拚此數百餘兵用金鼓砲火烈燄燃藥以亂其耳目而貳其心志卽不却步能無却意耶迺若哨探已斷亦豈無法寧遠之探所以不至關門者恐城開則奸進匪僅惜一生命也寧遠不可來關門獨不可往乎卽擲一人以往偵得消息亦可乘機應變倘經臣善用軍法則畏敵不勝畏法哨役援兵一時並有其人

矣尚方之劍豈徒爲經臣虛張聲勢已耶得　旨山海藩籬全恃寧遠關外堡障全賴袁崇煥豈得視爲孤注令其坐困該部即諭傳與經畧鎮臣作速發兵救援倘有踈失并以守備不設論已而奴酋進攻寧遠先擊西南城我軍出大砲打死無算尋復攻南城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崇煥令綑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繩係下焚之賊兵號退又選健丁五十名隊城而下以棉花傳火藥焚奴戰車殆盡奴却營五里已又燬遺糧鑿岸氷以困之不越日復發于火砲

奴力屈拔營奔遁當是時虜氛孔亟而當事意氣方新將卒用命却禦有方故能成功是時島帥文龍亦督兵添入奴地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等進襲海州皆有斬獲奴聞以故斂兵而返二月經畧高第奏報虜情　命陞袁崇煥僉都御史將領滿桂趙率教實授總兵軍士犒賞有差且　命援兵既集當逐處遏河各路口宜嚴加防禦已高第以病辭免從之而　命崇煥巡撫遼東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遣非丁堪

爲兵者赴寧遠立營操演其有家屬相隨者安插以資其屯耕久而南兵漸可汰回所省餉費不少便也而毛文龍來報五年十月八會寨之捷科臣薛國觀言今歲春初奴犯寧遠雖經挫折然攻圍屠掠遺還內地者廿餘日而文龍且上言去歲十月間事其于入犯緊乎未聞猶且得曰偵探最真聞風撲殺者耶何以牽制爲哉因　命獻俘非真正渠魁自後不得輕瀆文龍當圖成功毋事虛騰塞責已崇煥請以總兵趙率教駐前屯滿桂駐寧遠分屯而守更迭爲援

夏五月虜報其急督帥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文龍又馳報會安堡之捷崇煥尋與滿桂不協徑奏列兩鎮參差命調桂別用以左輔代自是與督臣微有不平互相爭辨特　勑令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駐守前屯六月奴酋侵并西虜部落炒花并其子歹安兒逃逸虎兒諸酋會兵欲圖報復文龍乘其東侵進攻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解俘獻捷七月崇煥議以滿桂鎮守山海駐關門兼管四路文龍疏辨牽制之功請無移

撤東江兵馬以終其局　上命不必移鎮着部給以所請器械糧餉及一應軍需焉是年八月奴酋死諸子爭立七年丁卯正月奴酋來襲鐵山文龍領兵拒禦時麗人苦遼民擾害暗爲奴前導比至奴兵易麗人衣服截殺沿途撥夜大王子因率八萬餘衆圍寺鐵山欲生致文龍文龍潛避雲從擊傷都司毛有俊劉文舉等兵民逃竄奴招撫之已大王子直搗雲從文龍復潛逸闕口持火器衛守壽林奴兵必大皮島而差內丁都司毛有見等領兵分路衝擊奴兵果勞

苦不備堅壁不動奴坐困多日不能前犯久乏退回宜州下營怒爲麗人所紿徒傷失兵馬未獲文龍隨攻麗郭山義州安州等處肆其焚掠文龍因收兵走間道設伏以截其後奏　聞　命給餉接濟以壯軍聲而崇煥請發水兵爲東江之援　制可奴兵東犯朝鮮君臣播遷　命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挑選精銳輕兵直搗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崇煥因令總兵左輔趙率教朱梅等分三營進逼三岔河爲推求之狀已而東江將士毛永顯高萬里等相率叛逃

尋又報襲敗奴兵于义州晏廷閣口等處是年酋虜亦蠢動宣府告警旋入犯甘肅撫臣督兵大破之捷聞已又　命關寧增定大帥分派信地聯絡聲勢而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駐大凌河滿桂仍駐關內乃　賜劍以重事權焉崇煥復奏欲購炒花立援　命多方講析相機宜　諭務令懷我威德共作藩籬五月榆關傳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勢下令防虜已而率兵十餘萬攻圍錦州總督趙率教用炮火矢石擊却之至七月復大

舉入犯我兵遇于笊籬山酣戰殺傷頗衆奴鋒大挫尋進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射死酋子二人錦州圍解當是時奴四子雖名貴而其長子與諸子各有部曲勢不相下相忌生釁微有以情輸東江者又稍經大創伎倆頗盡時議者謂宜合寧錦之兵與東江之衆各分爲數隊遞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集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于奔命而我且出錦而義由義而廣寧漸進以逼之使鼠還故穴則有坐而

文稍耳然是時魏忠賢爲政無畫一之議崇煥亦坐口語歸是年秋　今上握太阿運斗杓前薊遼督撫率以媢璫罷復起袁爲督師　召對平臺袁以五年滅奴自任　上甚股肱倚之乆之遣西僧喇麻弔老奴喪往還皆如禮奴酋亦遣我降丁遺袁土物致款書用印稱國號袁諭其去印與國號奴並無所難復遣來書奏上不發抄語不得聞大司馬王公洽謂侍郎熊公明遇曰督師擬與奴款恐是和之別名熊詰王公曰公何以答王公曰彼能東出撫順關還我遼

瀋則款與和亦前事所有今失三岔之東則以何地爲鴻溝乎是時識者頗訝袁敢欺謾爾爾頓侍平臺五年滅奴之對耶適東江有賫奏官至部熊公密問其曲折對曰奴立其四子爲可汗諸子各有部落不能甚和行法亦不如老奴信必魚皮撻子業已散如今彼中真撻子獲我遼陽財物婦女各成家計知享用不似往時窮苦狠拚命疾力戰亦蓄我遼人爲丁不成軍鋒毛總兵新得劉愛塔盡悉其[illegible]裏東江倘得馬萬騎餉百萬奴不難平也于是崇煥屢見之章疏而我人之奸闌者每教奴舍遼闌薊然于文龍不無反顧逕結親末不的爲西道王崇煥謀信東酋以爲款事成將不煩折矢以歸我河東地豈不大快而嫌文龍爲異同巳巳乃僞遊島上佯言視兵使壯士袖鐵椎椎文龍因劍斬其頭曰此跋扈將軍也文龍死奴諸子勢不得不合則因謀于東酋爲買積糧草卽于是年夏或遣數十騎或三五騎零星渡三汊河我偵者忽不知其所往至八九月間騎漸集叅顏三十六家獨東酋羈餘窮苦無賴奴結其疆者而食其

弱若腐肉之齒利劍無留行也于時　朝議方以清汰爲事薊撫王應豸奉行失實突以清餉五十萬閙應豸以魏璫驟貴藉此結　主知彌前失不虞三屯營兵丁科等脫巾一烽臺爲亂也比事小定應豸以檻車徵置獄用王元雅往代猶王濤汰如故方減額併伍各監口汰弓尖哨盡失歲將軍初意奴酋遂擁三十六家諸虜于十月二十七日從大安口入守兵盡娃兎逃匿烽火不舉寂無知者本路將倅不能敵卽削髮降賊三屯營雖設有總兵軍民先虜未至

已逃盡鎮帥朱國棟僅以身殉十一月初一日奴騎
薄遵化山海總兵趙率教領副將二員馬兵五千來
援札二營于城南五里龍山之陰奴連札十三營衆
寡懸絕一戰而率教與其副皆陷沒初三日內薄攻
城用奸閙在南門大呼曰城巳上北城矣城南之人
轉瞬北顧則奴兵業有梯而先登者城旣陷元雅自
殺有鮑承先者于 天啓元年援遼爲奴所擒奴豢
之日久遂爲前鋒領精騎三千攻剋城堡皆彼爲導
師遵化之陷彼請奴子入城收府庫約諸生謁奴如

上官禮奴子能華言妄意安民頗作譎諷誣天語承
先復諭諸生曰秀才不讀書乃守城乎可往西門受
賞其人與銀五錢乃生閉兆門遜研殆盡承先于遵
紳馬思恭有雅故貫氏亦世宦也因緣降奴各受僞
命守遵化反抑我師承先領騎四散攻掠馬蘭參將
李萬春與承先有雅故被諭降併受僞命守馬蘭遵
素富饒奴所掠金銀幣帛悉以車馬駝騾重裝出口
併女子年少者咸驅之去而順義豐潤玉田一帶皆
望風奔潰所恃爲 京師翰蔽惟薊州一兵道駐焉

將卒視遵差減劉總督策旣固客雲復自客雲往遵
圖守禦時塘馬盡跳羽書斷絕樞部所使偵卒成畏
虜不敢近據風聞還報遵陷三四日 京師尚無的
據至煩 上親出帑金購死士密往探京營軍皆未
經戰陣無武藝精兵可急使先已有 旨令督師人
衛以信五年滅奴之志崇煥于是選騎率總兵祖大
壽疾力進路逢劉總兵督于薊麾之去曰這廝零夷
賊我自有法度處置不必以衆禦各照冊守信地及
奴薄薊崇煥又差人持虎珀數珠銀碗與東酋求其

和好退兵且上慰安疏云奴特來送死耳不足憂時
賊勢大祖帥各兵俱集薊崇煥覩望不出戰 上屢
有 旨責諸將嚴守薊城令越薊西一步劉總督爲
崇煥阻仍還密雲護 陵寢大同總兵滿貴宣府侯
世祿各邊撥至督師素不押用滿帥彼此俱相忌各
處援兵無紀律沿村搶掠害與虜同被害者開援兵
便以爲袁兵云並譯入官府 上以拒奴急不問也
第責大司馬治偵探不早撓兵機下法司以申左司
馬用懋管部事特廷臣集議須一重臣鎮通州爲

京師犄角爲薊門聲援特起舊閣部孫公承宗于家
亦慨然就道陛見　上即夜令遍閱內外城壕意留
掌中樞次日仍遣往通用初議也或曰閣中有爲其
資前到關任不便者比奴薄郊圻督師在薊不聞堵
禦于先又不襲擊于後反從間道先抵都城人情駭
異謠言洶洶咸謂督師特爲虜前導也朝紳亦半與
之督師不覺以勞疲求入城少休　上心益疑不之
許也但遣官犒勞之前一日奴酋已逾三河逼通十
里而陳通城先集撫鎮關漕各官兵將未有耑屬閣

部作至不辨士馬孰精強倉卒未能遣出擊奴酋遂
逾通直抵都下時十一月二十日也廷臣陳城守方
畧章交公車至是懸簾擂木火砲銃石布置森密
上猶慮在事諸臣莫肯實殫心力特　遣中貴李鳳
翔提督京營位次總督居協理之左內外各門皆用
勳戚中貴與文臣協守中貴力持門禁堵塞不開即
軍機文書亦令縋城出入嗣以徇情怠弛罷協理李
公邦華李在京營清覈虛冒過嚴軍人冒者銜之胥
謗議甚嘈賴　上聖明得無他以閔左司馬夢得代

之　上又夜私幸巡城上懸簾牢薄不稱明日逮工
部四郎杖　闕下並張大司空鳳翔下獄焉自是人
心悚策晝夜罔敢懈京城守備甚設西洋大砲每一
發聲如雷震奴亦逡巡不敢近然京軍悉用以城守
僅擇選鋒八千令副將袁信施洪謨統之擬出城外
札營爲護然亦以孤注未決出所仗者各邊兵督師
所統祖帥一軍雖精然不滿萬騎滿帥侯帥兵各無
紀文山西張鴻功兵抵良鄉聞賊至反肆掠跳去督
師見奴勢張不敢動滿帥粗朴驍勇無大慮然敢戰

邀擊零騎微有斬獲然其騎亦殺且盡奴酋頗忌仍
在督師二十七日竟突督師營祖帥悉力堵拒火砲
擊死甚衆且殲其一頭目督師以捷奏　上特宣進
而加慰勞有殊錫期以旦夕剿奴督師意俟援兵齊
集一大創不輕發指戚且猶二心款議以要城下之
盟虜數往鄉村掠食按兵如故　京師內外官咸用
前疑復騰謗且有殺了袁崇煥逆子走一半之謡諸
勳戚中積不平督師擅殺毛文龍又入民謡咸詆滿
帥而以督師前奏捷爲欺十二月朔日　上復召督

師暨帥祖廷對面責督師朒縮不戰狀滿帥亦在上前謾紏督師奸欺昔在薊州何以力沮劉總督兵不同心擊賊放過韃子犯　京師督師語塞下　詔獄卽令滿桂總理各鎭軍務不復設文臣經畧祖帥惶恐而出翌日單城下督師暴縶城上中貴多謾罵遼東人有二心或飛石擊之祖遂率其一軍東歸過通州閣部遣石都司招之泣陳京兵咸指遼兵爲奸細從城上拋石擊死五六人遼兵逃死耳寧隨返信地東身待罪閣部爲疏陳　上下　旨慰安令立功

自効先是閣部初至以馬世龍雅故請出之獄復其官稍稍集其家丁舊部營城下閣部慮祖帥有他則以　諭帖便宜遣馬師往追直抵關祖帥已開關出馬帥力爲講解　朝議復用閣部駐關上鎭之祖帥毋忠智識大義亦大罵祖帥曰　朝廷有惡汝今不顧門戶家族耶我老婦人不能爲汝擊獄沒作官婢祖帥乃惝然回關云當閣部以便宜遣馬帥時京城人蜚語亦洶洶及報祖帥回關而後喜可知也時奴兒京城守禦嚴西洋砲一擊十數里許難近攻思經

我外援巳乃移兵之良鄉良城斗大先爲西兵掃空莫可守奴至直入殺三千人遂謀攻涿州　上聞卽令樞部發兵往援未有馳赴者幸李總河若星山東巡撫王從義山西巡撫耿如杞保定巡撫解經傳文第入衛故馮輔銓家于涿亦捐貲募人共守有西洋大砲至涿安設城上連發如雷震奴距涿三十里不敢近乃掠固安房山霸州一帶固安令劉伸初亦督兵民守禦甚力厥後不能支奴怒其拒命入城屠戮甚慘伸帶印匿死屍中得免其家口七十人無一留

者奴至房山城外神廟有道人趨前獻茶因動以先世陵墓在房房民固守陵戶也酋大喜遂不甚加害霸州駐有兵備道先托故他適奴兵至士民恐跳僅存空城門大開酋洞疑不敢入所擄掠子女財物充牣于路用騾車輦去從原道運出口且先覘京城未肯巳因復返良鄉進發自房去固安日前各鎭兵集涿者俱巳抵都中左司馬用樾既正樞席因令諸將畫地分營令各摩厲以須而總節制于滿帥中亦隸滿帥四拜滿帥受總理命且半月亦奮欲殲奴自効

則同孫祖壽麻登雲黑雲龍三帥軍搽巷以待先是有布衣申甫者故南京僧畜髮爲山人與庶常金聲游慷慨談兵自稱習車戰聲特薦于　上召對稱旨授以都司甫不欲受人節制旋擢爲京營副將聽其招兵訓練自成一軍即改聲爲御史監其軍指督糧運至是草草造戰車巳具器仗粮料如所請乃所募皆燕市游手傭徒十二月十四日自京起行次日將至蘆溝橋奴卒至帥未成列奴騎側衝陣後甫與諸兵卒盡陷没奴則至搽巷滿帥等四營悉出戰頗用砲擊死彼千餘實皆我降民剃髮者奴僞退十里我兵追擊又僞退十里至夜潜兵以進首劫孫營兵爲進斫殆盡滿帥等始覺倅起敵各營皆巳被奴兵潜入及燒我火藥擊我銃砲煙熖漫蔽各亂兵踐藉不得出任其遮斫滿孫二帥皆陷没麻黑不知所往或曰爲奴所擒云時十二月十七日也初奴僞退將道路譁言我兵殺奴騎且盡殘兵無幾行遁去京中小民沿街拍手相慶部科報聞　上傳吉云賊夷殺詐須探諜精明不得但據道路之口逾日偵知始知

中市一軍皆没滿帥等四營全潰尚未審奴之去向也奴前掠薊旁州縣時老營仍劄南海子遊騎往來不絕多出没西山煤運中斷京城煤價每斤至十錢柴半之小民艱于舉火且藥局暨倉場屢火不無奸闌歲底刑部獄囚更燬房逸出思逞使奴酋尚在郊圻事且叵測在京小夫愞臣之徒憤耗不知所爲計不幸作大馬决而巳中外邸報俱壅闕不通各省巡撫選兵入援多中道奉　旨回惟甘肅巡撫梅之煥萬里入援次年抵京坐兵譟罷歸爲總兵分過也是時全倚　聖主如天之福奴都督阿卜泰感病思歸遂撥營而東數日而京兆遣人探知始出示安民云　上亟　命該部禮卹陣亡殘滿孫二帥遺宗伯致祭令京兆掩骼埋胔仍責職方兵垣查卹不早鐫級視事申甫所募兵八千僅存隨金聲押運者七百人而巳中貴謂其費金錢鉅萬師徒撓敗與焉聲亦上書自劾　上以甫本念亦忠仍宜從卹于聲不之責也奴之東行躡潞縣近郊至張灣燒盡守東糧艘入灣城殺三千餘人擄掠子女衣帛踏河冰就裝上

往香河寶坻寶砥令史應聘有知畧聞奴來即于各神廟暨鄉紳家素有青黃蓋若干張置城上又令人扮丐者捱近奴營偵其詰問詭稱各鎮將領入京適集此奴遂不逼徑往永平時陜西及延綏寧夏各總兵奉　詔勤王兵具列城外無耑統利臣請復　部設經畧部院　上因新遵撫梁公廷棟　召對有條理　命之總督申司馬以不稱罷微聞武臣中有不樂文臣節制者密疏于　上乃晉梁本兵而擢馬帥爲總理發延綏總兵吳自勉保定總兵曹鳴雷先往

薊駐防截奴歸路馬帥方自關上率兵五千人入京途遇酋護軍者用砲擊殺劓斬百餘級稍奪回輜重子女入城陛見　上重加賞賚仍命其亟趨關寧馬帥遂于庚午正月初二日　陛辭北行初三日報奴入永平境遷安令投降次日設餞郊外郡有自養粹者備兵開原道時與奴有雅故獻永平城率百姓鼓吹迎奴入矣馬帥阻不得前進仍與吳監軍御史阿衛駐薊奴既拔永遵二城大隊直往關寧我兵巾幗聲息莫通所幸遼帥祖大壽前受慰撫捧　詔感泣

已率銳士入關受閣部指揮疾力戰奴死砲下約六七百遂不敢前關門賴以屹立又劉興祚即劉愛塔先入奴巢爲奸跳歸東江後至關帶有健丁路伴與酋直亦擊殺數百人身竟被創死又永平屬昌黎令左應選係晉人殫力果毅督兵固守其邑酋攻圍七八日疾力砍梯欲登多被矢石擊死竟不得志去第益兵往遵化護輜重從原口出大隊仍駐永平京營副協理劉之綸原以庶常請纓者　召對時稱旨感恩欲自効當奴退時奮勢請領兵追襲除日離京

沿途值奴零騎亦有斬獲功至是與馬帥迎軍薊東籌度前進奴以婦女爲間詒之日遵城空可襲也因進兵誤入奴伏中狠狽失據全軍皆沒馬帥僅以身免奴復欲旋師逼薊幸薊城新堅各鎮援將如延綏保定皆名宿方大任以巡關驟遷撫薊亦極力支吾而總兵楊肇基率孤軍進三屯城守路將金日觀輩亦間獲當路壘堡奴二三月後來解奴馬不甚利其四子擁大隊漸次從各口東歸我師不能邀亦不能知也涉夏天漸熱其守永平與遵化者眞酋不甚多

督我人白氏賈氏者爲之建翕侯中行之策刼百姓僞守耳　上乃决意命東西合勦至五月十三日祖帥提遜兵丘禾嘉監之總理馬帥及關帥宋偉亦提兵徃奮勢奪灤州用西洋砲打死城上人碎其樓垜死戰祖帥度惡攻死鬬勢必兩傷乃闕其北面之圍暫休我師彼勢窘當必宵遁伏兵邀之當路是夜果遁明日復灤州祖帥功居最永平首偵其故遂大殺永平人尸塞路亦遁遵化遷安諸縣爲奴守者不三日而聞風披靡盡恢復薊督張公鳳翼與楊肇基與自勉王威楊麒監川兵者剿可訓秉灤州勝勢如破竹與有功　上喜大賚鬬士晉內外文武功勞爵蔭先逮繫失事與援軍無紀律者總督劉策巡撫耿如杞郭之琮總兵張鴻功侯世祿各論斬戍有差繫獄中族諸叛人如賈馬董稱袁崇煥于市以正其主款通夷開門揖寇之罪誅賞赫然立限督撫完繕當路塞以一中貴人與一御史視工晝夜有程課涉冬邊堅垜設將勇士厲通昌薊密關永等處增設文武重臣陳利兵而誰何庶幾乎怒形而千里竦威振而萬物伏者微　上英武素定廟勝之冊不及此諸臣敢佻天爲巳力耶（前本從信錄後皆熊司馬青玉堂集）

黄太穉策曰讀詩至六月之章云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意謂此夷狄深入內地之始漢文帝後元之六年冬匈奴六萬騎入雲中上郡烽火至達甘泉以唐太宗神武初平內難突厥頡利亦以其年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宋則景德澶淵之役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其在我朝　世宗肅皇帝庚戌虜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仍從間道踰嶺潰牆入突犯　京師掠十餘日遁去倂非歲逆奴犯順輙蹂躪遵永良固之間益自漢以來凡五見云盱衡論之唐貞觀尚矣從六騎挺身出徑詣渭西與頡利隔水而語遂以成盟御如御風還如收電此以人主而躬總將相之事千載一時者也漢得良將次之宋得良相又次之漢雖發六將軍備胡霸上棘門直兒戲耳獨一周亞夫亦非著有斬獲功會天幸虜自遠塞故當次唐若宋人且以萬

乘之尊爲之孤注恭悉矣寇準誠負社稷功而所盡策已不盡用金繒歲幣遂爲千載禍端當復太漢雖然後之爲相有能如準者乎其爲將有如亞夫者乎豈惟不能抑亦不敢乘輿且至矣而壁門不啓羽書狎警矣而飲博自如違慢欺忽勢將操文墨議其後何功之圖即禍且不免則非獨非將相賢也當時人心近古紀律明議論省固非後世可幾者乎庚戌之變相太專將太狡饑狠黠鼠互相影藉賴　肅皇帝如

天之威靈薄言震之而有君無臣故其效遠不逮漢宋然以視今日何如也庚戌繇三衛勾虜今繇東么奴其嚮導同庚戌虜攻薊伴級我師而別以精騎出師後今奴亦越寧錦而別從大安龍井入其道徑同偵候不力莫知虜遠近多寡其耳目同入援兵率驕蹇易潰因而肆掠其調度同大司馬得禍諸法吏屢繫請室而別出罪帥于縲絏中其賞罰同所殺傷人畜巖數百萬其刼數同虜既遷延思遁莫能一大創之而徒尾護其出割所餘零級爲功其始末情事無弗同者然曩僅十餘日近則腹攤內地久之矣曩順義懷柔三河昌平薊州邑村落雖殘未甚也近則名城坐隳幾乎易容爲主矣曩諸道兵聞警疾馳不數日壁城下者遂可得五萬餘而近則爰居爰處甚或委而去之矣曩人心未改近有辦髮解衽見于士紳者矣曩所召募猶近畿諸道六郡良家子也近徵發偏海內矣相去八十載故老尚有存者云事事遠類庚戌事事

遠不逮庚戌所恃　皇謨淵塞　神威雷暘真步武　肅皇一時文武諸臣亦非有專如其相抗如其將故楊守所之誅未行而趙貞吉之策數進按臣疏通之畧雅廸王忭而農部給餉之斂亦復愉勝李鄴北此數端差強人意耳若乃其釁端概始天時人事之乖錯頗亦有可論者使高臺壘不齊盍模東未必不坐困使鋒臺兵不沐朋悄蛸悄諸賞格科條不槩從裁削奴未必遽抵遵即抵遵亦預有以禦之不至遽陷

卽謟而朝端亦應疾聞之不致疑存疑陷者數日如在夢寐中使閩寧將吏初得報卽厚集其驍銳鶩舉電馳邀擊要害不僅[illegible]以七千人睒蹌就道奴未必遽越薊而西使鳥師不擅誅虎穽穴羆搏其子奴亦未必不內顧使滿帥不虛冒重銜早設一文臣總其師中權後勁勢相犄角卽遼人不至自疑奴卽驟銜之未必立敢遠奴既踰薊穴遵使薊帑三屯諸帥並仝心戮力潛師邀躡之遵未必不卽復或日驟躡之保無

他虜恊樞之覆業見于前車矣是不然夫奴之誅遼也不如其誅永甚遼寡叛民而永率叛吏也遼彈九黑子而永且跨有數邑一州也又遼經焚燬之餘永無恙也是則復遼易復永難今以滦河一戰閣兵遂易其所難而謂大將擁兵符在手發事驅除反難其所易者無是理也且使諸帥果同心戮力佐恊樞未必卽覆於戲禍忠之作　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天將有以開之其勝負倚伏類有出人智力之外者故或多外

懼以興或數勝也以始誠爲漢計與其募而無王庭海內虛耗寧烽火達甘泉焉可也誠爲宋計與其澶淵既和之後東封西禪日奉妖書而告之也寧夕夕告急焉可也同一突厥頡利耳貞觀初年刑白馬與盟渭橋之上而其後遂俘送京師未央開宴躬自起舞夫烏知其小喜也非所以驕之耶烏知夫四郊多壘之不卽爲福耶非姑嘗試之耶且夫兵之爲道可知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嗜使其君臣上下常若有奸大

喜功開疆闢土之一念橫其胸中殺機內動診氣上騰固亦天地神明所弗福也數年以來

皇上實不務焦勞惓惓以救民水火之中爲急詎意有當事之臣議而中焉得肆爲誇張誕謾之談于是乎陳以五年爲期餉以五百萬爲率馬騾料豆衣裝器械費復稱是盡天下之意嚮精力悉驅而歸之復遼兩字而後已　廟堂合是若無復政刑臺鎖合是若無復議論外之藩臬守令合是無所爲撫寧催科併山林草澤章

縫尉汪之流舍是無所爲功名富貴其究也剽
至兵連禍結民怨神愁遂尺地不可復　錢輔
生靈漂血僵屍流離載野而當事之臣卒亦躬
罹其禍間嘗以往史徵之自古及今未有人臣
好貪功恐殺爲天下先而禍不及中者也漢御
史大夫晁錯大行王恢其證也夫復遼之名非
不見爲甚美即我　皇上所爲宵旰圖維强兵
富國惓惓欲救民水火之心亦非不甚見于天
下然而兵一動不可復息財一匱不可復生如

火焚林如水決漏猛亦其勢所必至而矧曩急
遼茲復急薊遼急不得已罄士馬金錢精銳奮
血恐輸之遼薊急復安從輸哉世豈有不涸之
源常儲之螺女者哉茲何時也安酋負固于黔
滇海寇披猖于閩粤流賊鴟張于關隴蓮妖蠢
動于青齊推埋鼓鑄說劍造謠所在生心近中
州山右之間又復見告畿東數州郡之瘡痍指
瘠既未可卒復省直入百萬之加派雜項既未
可卒蠲而兼之援卒驛騷京卿四出舊欠新逋

雖然並徵即有冰旱盜賊轉徙流亡之變宣下
敢議題蠲民不敢希賑恤鳥窮則啄獸窮則搏
所可爲過計深憂者恐不在薊遼而在蕭牆
之內也以愚度之遼自河西抵關外遂進七百
里而遥奴明既脫其地棄以餌我我即不復彼
亦不爭遼固無虞也聞奴謀愈狡近復棄其南
衛東山老寨千餘里而徙築遼陽舊城其地距
潘家口諸處不五日可至則犯薊寔循此道是
則薊之可慮更急于遼抑奴運亦何常之有勇

怯視部落盛衰視畜産去來逆順視中國堅瑕
奴寔亦無能爲也即如昨歲者祖帥東歸遺戈
滿地斯人心震攝之一時也而卒之　明敕驟
頒旋乎感泣滿帥戰北聚骨成丘斯又人心震
懾之一時也而卒之狂謀中折旋就敉寧外有
强敵臨門之警內有逸酋擾市之驚于夜紛紜
訛言四起斯又人心震懾之一時也而卒之搶
攘于俄頃之間旋亦帖然底定于以知　皇上
恩深　明時福大奚爾遂氛　天厭之久矣夫

其越閩寧而不知防得永遵而不解守畏通夥而不敢攻攻寶抵昌黎而不能下孤軍深入捆載潛歸漁色甘溺窮酗恣殺吾以知其無能爲也彼傷重創巨固鼠竄非敢再圖即不然度以一丸泥斷塞之足矣故爲今計除修邊墻復臺卒激澄將吏簡練援兵措求屯鹽諸寔著急著爲所當舉行而此外亟願我　皇上追懲往事亟結人心慨然明　告天下以休養生息數十年然後爲一舉萬全之師是則禦戎上策竟以

漢文帝爲正唐仍次漢宋仍次唐太宗之神武不如文帝之恭儉而後之爲臣子者即其善斷如準持重如亞夫終亦不可忘李文靖富韓公老成憂國之意速夫內備既修兵威既振事一來不可復失則惟靜以俟天時之自至而已矣夫以庚戌之横也不二紀而俺答稱臣稽首納貢享五十載清寧之福夷德無極虜運無終茲固其天亡之時也　聖明在上恩請罷六月之歌而嗣鹿爲九如以　獻

古今治平畧卷三十二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三

豫章　朱健　[illegible]
弟　朱[illegible]　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弭盜篇

三代弭盜　（秦附）

昔者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防患之術甚周其任民施教糾慝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黨正卿師者固有以閑其邪辟而不致于爲非然其掌鄉合州黨族閭

比之聯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人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偕伺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慶賞之故其時風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閒有陰訐朋比干犯矯誣者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

邦汋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其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足行旅固獲卽夫之安而伺察嚴密姦宄絕跡于道塗矣内則有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是都城固獲出入之寧而防

禁明肅儉壬潛消于閭里矣卽不幸而有竊發之警則旋就捕獲而有司厲以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量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器也卽不免而有宵夜之行則微候必明而有司寤以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不欲容人以窺伺也葢先王不恃其有圍姦之法而恃其有消姦之法非恃民之不犯吾網而恃其無可以犯其恣睢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内無有大寇巨魁足傷盛化而閭里門巷之外雖胠篋穴牆之流亦屏跡歟

志而不敢犯則防閑之具詳而豫故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絕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蔓延滋長而至于大且著也此周官備禦之司不甚設而其爲致譏者鰓鰓于宿息互欜鼜夜道路之微誠絕姦于源止邪于未形也豈非制治保安之要道也哉其後王澤既竭邦國殄瘁寇虐作慝無所不爲而歌柔桑痛亂生者雅告變矣至春秋晉悼公時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或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敎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魯襄公時國多盜季孫爲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是時邾庶其來奔與之邑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心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大抵盜賊之起必有所因秦始皇時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又作阿房宮征戍無已勞役無度于是百姓力屈財殫欲爲亂者十室而六至二世又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其時百姓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于是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斬木揭竿一呼响應乃爲壇而聞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北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使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縣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乃悅當其時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于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

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多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收民之道務在

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兩漢弭盜　三國六朝附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榷筭告緡天下重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輕犯法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賊不發覺及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嗚呼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過于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于嚴則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繇既得其繇必研窮所以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可槩以急捕斬戮爲哉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將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渤海乂多刼掠相隨聞遂敎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畞秋冬課收歛蓄畜果實蔆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獄訟止息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山陽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駑卽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之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于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時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故迹姦邪罪名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永始元延間上怠于政貴戚驕恣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賞以三輔高等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

死便輿出瘞寺門植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于凡利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朱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

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慹服王莽竊位事務變更郡縣賦歛遣指賕賂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然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其嚴敕卿大夫等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于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繇是遂不能制惟田況素果敢發兵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況領二州牧況上言盜賊所發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師郡縣苦之反甚于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惟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惡其言故罷況去齊地遂敗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

軍廉丹擊之崇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將討之恐部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繇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至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冠盜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王莽末四方潰泮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輕財重義扶危濟困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畧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于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鐵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時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恣充斥建武五年乃以郭伋爲漁陽守伋到示以信賞討戮渠帥盜賊消散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于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趙吾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

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建武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刼吏人自稱將軍于是帝遣輔威將軍臧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坐相刼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二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勅官徹圍緩賊

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十六年郡國群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復屯于是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以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

飾匿莫肯料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躡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緊于此盜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嚴加糾罰責以猛濟寬驚懼姦慝元初二年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因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

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衛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刼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順帝漢安元年大將軍梁冀恨張綱劾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

經因譬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憤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下赫然震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靈帝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遐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廬江守羊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願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謡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乃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

遏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莫不畢應塡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夫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義車裂語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諸關並置都尉召群賢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于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賊儁前與賊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嵩追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嵩乘勝進攻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于陽翟擊彭脫于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還與角弟梁戰于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虜獲無算築京觀于城南光和元年初交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大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至是即拜朱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爲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

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後黃巾賊起公卿多稱儁有才畧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平之而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連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爲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惶懼乞降璆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

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忠等遂降光和三年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楊璇爲零陵太守以郡中力弱吏人憂俱璇乃治特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驚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衆百萬人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若畜士衆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戰果見殺三國時孫權訪世務于陸遜遜建議曰英雄基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王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

山分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蠻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侑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時魏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曹操善之首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侍郎王鑒上疏曰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

耳若賊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瞰我垣墻之內窺我室家之好驍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不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宜熊羆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勤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壘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熾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彼逆得肆其變卒之溫廢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狠兕之寇乎論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戒嚴須秋而動高

風啓塗龍舟電動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恩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今惜一舉之勞縱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憂也疏奏帝深納之後魏孝文帝嘗問大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反外

率守貞良則盜止矣時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隋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下詔討之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冬十月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

人共推米二三石道途遼險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漳南人竇建德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孫安祖將之入高鷄泊中爲盜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于清河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郡縣官莫能禦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賦皆不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繇息帝不悅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玆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夫以開皇之初比于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

筭甲兵之多少較倉廪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逃險則遼隧未擬于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于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于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若寇

讐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雁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繇興而煬帝之所以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于群盜而身殞于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

唐代弭盜　五代附

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宇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及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饑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

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十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衆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

賊如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振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内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餓甚式旣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崇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疋于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訶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大破裘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銀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遂擒之械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竊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嗣是諸鎭相繼逐帥而叛燕落鎭滅削軍士衣糧以充貢獻故激成禍亂至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量料判官龐勛爲王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于是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迨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于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繇是賊衆日滋

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絶勛又分遣其將南冦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人殺崔彦曾自稱天册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

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寃朐人黄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黄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帥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禦之然神策軍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絶糧士莫有鬭志巢至衆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饑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嗚呼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人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冠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生曹分局者所幹何事一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日承平日久儲偫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朞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于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杜禍患而常享安樂矣乾符六年以崔安

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剮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中和二年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賊韓秀昇屈行從等先是所遣將皆敗于賊故奏仁厚爲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斬都虞候一人以徇乃召耆老詢山川蹊徑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許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

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驂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中和二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訓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其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之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冤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陳敬瑄乃以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問之諜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

續修四庫全書 50

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

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

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其先驅且曰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如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窮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

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無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于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于城西七日而咼之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繇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宋代弭盜（元附）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繇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繇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

帥衆至數十萬攻陷成都僭稱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刼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請發兵討之乃遣宦者王繼恩進討攻復成都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汝死所矣正繇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

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詐首詠灼見情僞立爲刑次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廣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粮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眞宗咸平元年廣武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逐都巡簡使攻畧漢蜀卭州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命雷有終討

平之帝以詠治蜀政優異復使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欣愜詔曰得卿朕無西顧憂嗟乎李順之黨方平而劉旰興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眞宗之使張詠治蜀者再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仁宗初張方平帥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卭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于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

令卭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卭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于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始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善乎蘇氏之言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之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

秋如器之款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迎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

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又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于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呌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抑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

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于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

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冦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寬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于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者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

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于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獘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于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于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

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內監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後丘氏濬曰觀此論而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番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粮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

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于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

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軍慰使平之時歐陽修論置兵禦賊劄子畧曰兩府之議不肯于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避怨蓋避百十

人官吏怨其身寧死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一年一火强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埜聖明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愼擇官吏免致虛爲擾擾反更害民右正言余靖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疏畧曰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衛裁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延簡得自募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

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自取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捲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于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于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繇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灾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

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嘗其利富者先被其灾昔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

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勅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元豐元年軾知徐州上疏曰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繇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願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此治盜之一術也昔者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願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覇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邴吉出于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繇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德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

爲之制今世胥史牙較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較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于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願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較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于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軾　又代李琮疏曰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王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于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于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

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刦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艶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扳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畧曰伏見熙寧以來州軍別立盜賊重法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玆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

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欲乞悉除重法收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縻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拒民也時秦觀策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私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于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

烝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觸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

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

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祿之榮繇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追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繇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

則傷惠殺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側反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且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于仍歲水旱賦斂横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之計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于平

人或冗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illegible]誑惑以爲徒黨或困于饑寒迫于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質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于生殺而不察其宜以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聞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一旦收捕納于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理究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發之兵能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姦止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及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于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于常人乎宜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于法外處置盜賊有可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醸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又曰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掠虜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韓上覩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

居經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能取則彼卒材鼠輩曷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此亦銷弭盜賊之至計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峒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不敢發時朱勔領應

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臠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與言賊不亟平坐

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嗚呼盜賊之起孝假衆力不能獨爲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然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怨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監哉孝宗時嚴贛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蓋江西之贛其俗尚鬬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

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鬬詈以輕犯鞭朴甚至于發塚窖刃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嘗聞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倡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

無憂矣故曰顛之盜不可使出巖地險阨而峭狹崇闊之路不可並倚頸口之溪不可横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冠之役顛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冠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冠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冠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夫歷代制禦盜冠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葢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强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强之號令葢豪强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爲今之計莫若喻郡縣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内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効則縻之以爵以收其用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强豪能服其命此其爲侮固不同矣故竊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

解之陰賊感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讎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葢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無利葢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者擇其利多害少也而爲之耳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葢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饑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饑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可返者饑民而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冐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而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殺之間故歲凶則不得不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

[illegible]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犄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貲者故相率而相往于三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獘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獘未嘗絕何也蓋所謂食菜事魔者號令所從出語言所從授則有宗師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然非若此類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屬而爲亂宜密詗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勦治誅絕也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戶所貧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貧之之門則平有不平之心宜將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利算害可謂深矣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使民屯種脫從之先于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今開西山水關灌水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敝窳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澁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脫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濬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

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巳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會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債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其黨韓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

既而山童就擒乃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王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蓋至正初年泰王伯顏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壽皆殄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亂先是蔡亂頭剽刼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洋嶼人慕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即招之以海運千戸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與萬戸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索羅元帥董摶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戸爲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赦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巳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既失之于始中宮寵后又失之于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紀綱于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嗟乎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

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繇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效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有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

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萬不得已必播告之日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則禍亂之原塞矣

國朝弭盜

明興德澤翔洽法制明肅大誥有頒鄉約有訓所以正民心善風俗者直追虞周之盛郡縣捕盜特設別駕幕職等官以時稽察鄉坊保長里甲之制畢備但中原新復海宇向風　洪　永　熙　宣之間比屋可封道不拾遺晏然柰烽罔鐸數十年無擾息之警焉猗與盛矣至　正統後逆振竊權在位者多秕政民稍失所於是山東葉宗留福建鄧茂七等乘隙嘯聚頗爲民害初茂七故建昌人名鄧雲任俠爲鄉里

所推巡閩御史柳華檄各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盜不從命者聽總甲究治繇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一鄉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畜物茂七始倡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官逮之急因格殺弓兵數人縣聞於[illegible]府帥三百人捕之復傷官軍遂刑白馬誓衆聚兵反鄰縣游民衆金鼓響應烏合至十餘萬僭號署于是　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關掠光

澤順流而底邵武掠其庫減數日至順昌八閩騷動而時有參政宋彰者交趾人與中官多賄賂王振遷職抵任驗戶科斂以償責貧乏不堪者苦爲所殘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剽刼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據縣治與茂七聲援進刼沙縣將攻延平狀聞　朝命御史丁宣核其事宣至先發牌招之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遞建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齎牌使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其勢益熾於是　命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

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已而榮戰歿楷奏請益兵乃　命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刑部尚書金濂等大發兵以往十四年二月張楷兵至廣信茂七圍延平甚急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即馳榜諭以威信果率兵至鉛山已而後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招之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鼓作

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餘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王據九龍山金濂張楷等選精兵二千撤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官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檑石下壓之賊衆遁散未幾伯孫勢益蹙因陳懋等乃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知賊將張留孫勇而徙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伏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孫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其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閩遂平八月廣州盜黃蕭養反養南海冲鶴堡人以强盜事繫禁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廣州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副總兵指揮使王清自高州

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茂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逬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衆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往討明年景泰改元四月董興等大破之餘黨悉平　天順四年八月大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遇革妖言搆集大藤峽等山賊攻陷諸縣治殺擄官民荼毒一方都御史葉盛督參政范信等擒斬之脅從者不治　初兩廣盜起信以兵會剿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廉横間誣宋泰永平等鄉民皆賊黨屠戮殆盡至是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參議朱英爭其非辜且遣使請都御史葉盛即班師民免屠滅之慘盛從之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故討賊不成功葉盛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衆趨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　上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

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　成化中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命撫寧侯朱永工部尚書白圭率兵討之起都御史王恕會擒賊巢是時盜賊縱横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貨與之其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去有司捕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含冤莫辯彼眞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肎革心聽撫大學士李賢言賊寇雖已往征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大軍南下必邀刼以爲黨其流民亦恐官軍剿殺因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榜文開諭俾各安業有能擒賊斬首來獻者比軍功一例　從之編修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于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養兵吏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室廬戕殺親屬欲入城則閉不納將入山則反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賊刼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以

嘗矢石反奔則乘之以遺官軍萬一僥倖不死彼固欲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役如常得爲太平良民也然而大軍既至真賊逃遁顧將不得已之從賊者殺之以爲功繇是平民皆甘心爲賊矣宜曲加寛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永繇南漳入乘勢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潦恒先士卒而登至格兜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巳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奮勇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繇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

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顧巳營火起遂驚駭蹂亂走死者無數斬首者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初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　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鋒謀亂至　天順八年有石龍者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刼掠通合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黄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至是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俱斬之六年荆襄賊首李鬍子聚衆反鬍子本劉千斤餘黨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正德三年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稱順天王鄢本恕稱刮地王廖直稱掃地王衆至十萬攻陷郡縣起副都御史林俊督兵討之時官兵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從征所至剽掠甚於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篦汝矣四年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刼財號爲響馬盜至是聚黨益

熾劉瑾遣御史甯杲於真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於徐淮專一捕盜鳳鳴在歸德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歛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絶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多内官張忠任張茂爲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嗾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彦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杲毅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敗之

惠被擒延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陜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賊大敗棄輜重走六年劉七等聚攻安蕭縣刼去在獄盜黨齊彥名以叛窮民罰應旬日增至數千時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久之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日熾有趙瘋子名鐩者文安庠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鐩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汙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鐩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遂破泰安燒東關攻萊蕪七月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擄莫計吏部尚書楊一清舉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同征之偉素不知兵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專主招撫遍檄諸路凡賊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給供頓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

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内臣主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求赦不得遂大肆刼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玩寇殃民捕逮下獄論斬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兵部侍郎陸完提督任臨清調宣府遊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俱聽大用完節制已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賊闖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　上御文華門召何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　上喜令賚火牌調陸完並趨固安抵平以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軍威遂振十月劉七等破冀州劉七等犯樂陵知縣許逵敗之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趙

璲等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南至宿遷靈璧知縣
陳伯安禦之敗績被執已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歸
德等州縣至潁州官軍扼小黃河渡楊虎領黃寧等
七人奪舟欲濟官軍覆其舟虎等溺死趙燧復推劉
惠爲帥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賊以十二月朔　車
駕出郊宮省牲圖犯　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分調
軍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
上命司禮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今日　駕可出否
對曰當早出以安民心　車駕遂出抵暮方回賊知

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安與安肅易州淶水而南
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束鹿直抵晉州藁城栢
鄉內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
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
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十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
分寇山東劉惠趙璲邢老虎等分寇河南以牽制官
軍其勢益熾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逃諸將利擄掠
戰不力賊勢日盛劉惠趙璲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
寧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璲

自名懷忠稱副元帥張永前軍管四營軍劉資左軍
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講其餘
皆有名號分作東西二廠管事分二十八營應二十
八宿各樹大旗爲號時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七年
春忽報劉六等仍抵霸州京師復震陸完分調諸將
許泰等大敗賊衆於汴北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
度是時官軍若併力殲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甯
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礴久之賊因得渡商水鑑劾
宗阻誤兵機逮下獄趙璲等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

日不破邢老虎病死伏羌伯毛銳衰老怯懦所領京
營軍萬餘皆未經戰陣太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
師至眞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遊擊許泰兵
至救援僅以身免失所佩將軍印徵回京以與大用
同事不問喪師之罪但罷歸而已久之總兵劉暉敗
劉六劉七等於滕縣餘奔萊州海套官軍圍之賊潰
圍奔至古縣鎮又追殺無數僅餘四百人比奔趙璲
等擁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
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

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僉劍士斮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屠城趙璲以尚書馬文升家在圍中引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使二千餘人奔郾陵焚掠而過新鄭城堅不能入遂至陽圯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遂率衆過河我軍潰散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掠邳州之泇口集遂蹂贛榆過剡城復寇邳州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所過皆作煨燼次日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

趨徐官軍追襲師集於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明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戰且守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擄衆數百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剿蹤在有聚夥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驚偏　陵寢寇軍過於嵩浚拔古縣集等處屢戰大破之劉六劉七齊彥名獨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兵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至邳之新安遞里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復趨

靈璧西南而去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遁去至黃河團風鎮奪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官軍所拒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時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忽颶風大作

賊船皆觧散飄墮其衆顛踣不支我兵復用火攻乃登山嘯聚或下崖散遁趣爲通州諸處守兵所殲我軍聲譟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憑高控險矢石雨下我軍殊死戰遂奪其垣賊隊崖死者無數其餘已先具斫艋山下以備鼠逃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爲遊兵所誅餘賊悉殲之遂班師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刧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璲號風子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

僞官攻破州縣幾二百所遞放獄囚擄庫藏兵甲焚掠婦女殺戮殆不可勝言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劉惠趙璲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隷方畧時七年冬矣擾亂六省延踰二年然不立官據土此其爲賊也乎高岱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於此寇者侵淫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控制之畧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失策玩

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拜封崇顯是惡足爲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勣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時江西盜起巡撫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於是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乃招賊首黃奇寘麾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候報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令奇容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云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師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師衆入五百人奮力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

獲千餘人華林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碯寨東鄉賊皆平之自桃源賊作亂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參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胄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爲賊所留擢武切威廷舉畧不爲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厚結之使執其酋因奉廷舉歸總制俞諫因廷舉被執移兵桃源知府李承勛曰賊之食必掠裴源積粟請發兵及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賊入大敗遁去時華林碼碯東鄉賊皆平移師桃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

有欵納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蹂躪饒越信衢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六月浙江總督陶琰應天巡撫王鎮會江西總制俞諫夾攻王浩八等於徽衢平之十二月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九年三月諫檄兵備胡世寧會兵勦臨川四寨盜平之十二年江西賊橫水謝志山等桶崗藍天鳳等作亂將虔鎮西有桶崗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浰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川與漳南諸逋寇並阻險爲民患大者至僭王號肆攻剽不忌當事者不勝忿多謂狼達軍以勦之不能難則主招又不效於是有三省夾攻之議乃命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未至鎮即疏言盜賊之日滋由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至者斬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夫賞罰之科條其備人宜競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對敵之時賞格

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贛之禍亟矣伏　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擣則擣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三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擦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黨聚因之則何益哉況近年江西有桃源之役福建若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由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勿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可[illegible]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自[illegible]妨　國計也惟　陛下詳擇　詔改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

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徃歲進諸軍頗懈惟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亟其銳以掩賊不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久矣賊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候士兵之集下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奇怯為勇變弱為強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

無窮於是宣言犒眾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填之而定會湖廣請夾攻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為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為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向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為必先桶岡必觀望未為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分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吏遏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駭而大師至開塹設旅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升絕巘革茅卧幟伏而待厥明師至險賊前鬭則舉旗幟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大霧雨則休兵命開前號盜所徃得之分奇兵冒霧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

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徃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方猶豫則我師已入鎖匙龍趨出降矣於是諸道軍冒雨恥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義縣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而定池仲容者浰頭劇盜也僭號張官爲渠若夾剿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

則諜曰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恐以夾勦又諜曰夾勦軍來不逮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横水時守仁恐浰賊乘虛出爲援乃播論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弟陽受招及桶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欵相圖嚴爲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召賓犒内伏甲殲焉而是夜親率師走三浰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迹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　嘉靖初青州盗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刼青兗轉入萊蕪新泰臨邑間都指

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圍紀麾兵進攻頗有殺傷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救賊見兵寡無救乃馳下山急擊紀督戰甚力會臨清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楊鸞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死之紀中搠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谷高諸鎮殺傷燔燒軍民千百餘家兵部知紀等敗狀乃劾東兗守巡等官玩寇殃民及巡撫巡捕失宜之罪且言魯橋諸閘近逹濟漢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被兵宜急遏賊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宜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郎等官發瀕河丁夫守夜拒守　上乃切責山東巡撫董鳳翔守巡參令戴罪殺賊而　勑侍郎瓚如部議會稽奏至劾楊鸞及辛楷等乃　詔御史逮鸞而貰楷等罪令捕盗自贖然官軍終畏莫敢擊兵備李珏王俊兵亦逡巡觀望山東兵獨臨清巍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科道請李瓚兼制諸道以山東京操軍官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承勑　上頗采其議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守逐賊而賊乃徃

來行刼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鬭且行至苟村諸道兵大集圍之俘斬數百賊大敗散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欲渡河弗不得乃復掠考城循河西岸擾東明長垣於是河南及保定巡撫咸告賊狀而御史盧瓊言河水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關　國計其大宜於要處嚴兵防守毋使害及漕河兵部以爲然乃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李瓚以便宜犒賞　勑諸巡撫及守巡官協力會勦留指揮楊浩等兵於德州地方以防不虞

從之二年正月賊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揮凌儁等合兵擊之斬首數十餘級諸部驕怠遂舉兵賊復聚堰府城中留守顏愷率兵六千二百餘人會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都指揮藍佐卯川顏木等師俱次郭村而廖涇獨退縮不進河南恭降賊張進父子引兵三百騎馳至愷遂前與賊對壘張進謂賊衆我寡且伏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援奔鬪張進陣中忽搖旗者三遂先却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斂兵不救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御史在洛以　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乞暫設總制庶有功下兵部議申明罰法[illegible]懸賞格　上從之給事中汪應軫言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安之策擇守令勝之策有六曰間賊黨別豪傑開糾告扼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不即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鎮巡官以下俱坐罪兵部覆應軫言是請如議降　勅　詔可六年潞城

盜陳卿起初卿爲潞府長史司吏被革因嘯聚據青山流劫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等處官兵不能制巡撫常道言賊據險難攻請先撫之不服然後加兵　上然之七年山西巡按御史蔣揚言卿等招撫之後不即解散且欲坐邀守巡入山講和切計陳卿之衆僅八百餘口能戰者不過四五百人鹽醯布泉器用工匠一切仰給於外備我征討不服耕稼糧蓄不充誠先遣兵斷其蹊徑然後會河南攻其東山東西攻其西腹背受敵弃命不遑更請調山東兵備副使牛鸞所部精騎令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備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備副使翟瓚巡撫常道潘塤移近地節制則我兵既集賊且喪膽而其黨可散賊首可成擒也　詔從之初巡撫常道請兵勦盜廷議發京邊軍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設奇敗之道懼遂議招降卿益大肆猖獗集衆萬餘分據魯班竪弃腦尖綻口諸處各設巢砦相拒五載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璁力主勦謀乃請奪常道官而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之又命都督魯鋼率兵協勦是年八月綱駐潞州處張

軍聲賊衆惶懼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諸縣焚殺甚慘綱頓師不出賊以為無能為復聚山中而河南巡撫潘塤乃檄兵備副使翟瓚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遂破魯班壑穽腦尖綻口洪梯陡崖諸巢又進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魯綱閻賊破亦帥師會於脊度寺賊走青羊石返頭翌日陳卿為僉事陳大綱所擒陳琦為副使牛鸞所獲前後斬馘數百降脅從者二千餘人青羊遂捷奏功建平順縣於青羊山隸潞州為潞安府三十二年山東江

北連歲水旱饑民蠭起為盜劇賊時洲時愷馬愛等各聚衆數百人屯劄黃石山豹頭硐等處流劫沂邳間燒燬泇口鎮巡按直隸御史李逢時以　聞認停山東淮安撫臣沈應龍連鎮及兵備等官俸令尅期平定至是山東麥收甚穰饑民多歸就業應龍等復檄許羣盜自首於是賊勢衰耗諸首惡就擒應龍等以事不具　聞　詔斬所擒獲諸盜而貸其自首者仰應龍等支俸如故然應龍苟蕆無事諸賊來首難免贖章灼皆貸不問而民間受害務行捕報卽痛治

以洩憤是賊黨矜驕良民喪氣而所在剽掠公行矣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初以販私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遠近官府不能制先任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保長歸德知府尹一仁復令督捕盜遂擅聽民訟肆為威虐與王千斤等橫謀不軌結衆越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己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刼庫獄捆載去尚詔家多金寶姬妾尚詔既出柘城仁賴子乘虛掠所蓄滿其姬妾姬妾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

執獲磔之因掠公私幣庾復闖大康索所惡者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已而與官軍戰於鄢陵官軍不敵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南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討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鶚乃分委將領沿江策應賊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賊分兵為水陸營九月河南諸軍分道追賊斬獲甚多尚詔乃變服遯巡撫楊宜獲於山東莘縣其黨潰散凱　聞賞賚有差至末年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為亂　都

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剿江閩間奏賊寇臣守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贛將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計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刼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虎方逐鹿能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鬬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

下令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叛卒流剿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横漳泉延建間聚不散且竄江西巡撫胡松請合勦浙都司從建寧擊賊賊蹂崇安大掠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脅[illegible]也大懼駭奔北夜脫戎服釋兵伏爲賈人裝乘[illegible][illegible]船欲入湖出江而松所遣伏舟師扼之湖而殲无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覘千里以爲伏一舉而殲之固得筭多

卷之三十三終